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参考资料

巴 黎 公 社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一九七四年五月

马克思语录

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

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

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恩格斯语录

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

公社是旧的、法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的坟墓，而同时对法国来说又是新的国际共产主义的摇篮。

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语录

公社的事业是社会革命的事业，是劳动人民谋求政治经济的完全解放的事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事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社的事业是永垂不朽的。

公社还是19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最伟大的典范。……不论公社的牺牲多么大，公社对无产阶级共同斗争的意义已经补偿了这些牺牲：公社在欧洲掀起了社会主义运动，公社表明了国内战争的力量，公社驱散了爱国主义的幻想，公社破除了对资产阶级的全民族意愿的天真信任。公社教导欧洲无产阶级具体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毛主席语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说 明

为了学习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法兰西内战》，研究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配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教学，我们汇编了这份资料，供内部参考。资料共三部分：一、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消息的报刊摘录》（1871年3月18日—5月1日），原刊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1962年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习材料》（一）；二、巴黎公社大事记（1870年7月—1871年5月）；三、附录；后两部分是我校陈叔平同志编译的。

这份资料编印仓促，不准确和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引用时请查对原文。

北京大学 国际政治系

1974年5月

目 录

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消息的报刊摘录·····	(1)
(1871年3月18日—5月1日)	
巴黎公社大事记(1870年7月—1871年5月)·····	(107)

附录

公社时期巴黎二十区有关资料一览表·····	(256)
公社时期巴黎二十区及其人口分布示意图	
巴黎公社委员简况表·····	(260)
巴黎公社委员人数动态表·····	(294)
公社时期俱乐部、国际支部分布图	
(附说明)·····	(296)
公社时期主要革命报刊简况表·····	(300)

关于巴黎公社消息的报刊摘录

(1871年3月18日—5月1日)

马 克 思

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无产阶级武装起义胜利后，革命导师马克思当时虽然流亡在伦敦，但他却以他特有的全部热情投入了这一群众斗争，并以巨大的毅力细心搜集、研究所有关于巴黎公社的消息。他逐日从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报纸经过批判挑选而作的报刊摘录，是内容极其丰富的珍贵资料，对于学习《法兰西内战》，研究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份《关于巴黎公社消息的报刊摘录》是马克思逐日汇编的英、法报纸上关于公社消息的摘录，译自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Ⅲ（VⅢ）卷。中译文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根据俄文并参照英、法原文译出的。这次付印译文参照《法兰西内战》1971年单行本略有变动。原书无注，所有脚注均系中译者所加。

参考：3月19、22、24及29日《每日新闻》和《派尔麦尔新闻》

2月18日《每日新闻》

内务部长皮卡尔正忙着改组市政参议会。卡塞米尔·别

里尔被委派为塞纳省省长。瓦伦顿将军充任新的警察局长。《时报》认为，对瓦伦顿将军的任命是一个警告性的措施，表示政府并不认为巴黎的局势正常。“毫无疑问”，该报补充说，“蒙马特尔的大炮^①不可能被永远留在高地上的”。

（巴黎。3月16日）（巴黎的选举是3月8日进行的。）“那些嘍囉（国民自卫军）变得自由放荡并且拒不受命了。”

（巴黎。3月16日通讯）。瓦伦顿“首先忙着建立充分可靠的警察队”。“蒙马特尔的叛乱者……当人们好奇地来瞧他们时……便成了伟大的英雄”。“战争的儿戏，士兵的儿戏”。“一切都不象是真事”。为了证明国民自卫军不过是拿来摆样子的，正在宣扬说梯也尔政府“已经奖给法国军队不下三千六百五十八枚荣誉军团大十字章”。“政府的打算是要‘对所有期刊不分种类每分征收印花稅两生丁’”。

巴黎。3月17日（电）。“政府官员全都……回到了巴黎……梯也尔给他自己规定了三百万法郎的年俸，把他的总部设在凡尔赛……商人们激动起来……提出了迅速改变期票法的请愿书”。

3月18日《时评报》

蒙马特尔的大炮“保卫得比任何时候都好……（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是全能的；只有它在发号施令，由于它的威信的增长，市政官员的威信已经丧失得一干二净了”。

① 安置在蒙马特尔高地上的大炮，是掌握在国民自卫军手里的。梯也尔为了解除巴黎工人的武装，一直阴谋夺取这些大炮。最后终于在3月18日向蒙马特尔进攻，挑起了法兰西内战。

(《“辩论报”》) “政府在把议会迁往凡尔赛的问题和对报刊采取反对措施的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引起了猜疑，除此以外，在蒙马特尔还传说维努亚将军决定将蒙马特尔加以封锁。不管这一传说多么荒诞，人们还是很相信它，因此下定决心不把大炮交出去，等等”。“这以后……关于奥雷耳·德·帕拉丹的问题……成为争执的焦点。国民自卫军要求把选举权扩大到选举自己的总司令，拒绝接受政府委派的帕拉丹……使谈判陷于破裂的……原则性问题，等等。……加里波第……被一致拥戴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这一点他们丝毫不让步”。

“革命营的滑稽可笑的军队继续在蒙马特尔扎营，守卫着从法国炮兵那里夺来的大炮。难道政府不认为这个蛊惑人心的狂欢节在大斋期拖得太久了一些呢？结束这场不祥的滑稽剧，比查封几种并不著名的报刊和在戒严解除以前禁止创办新报刊岂不更有益吗？我们希望巴黎军队的指挥官赶紧……恢复秩序。”(3月16日《自由报》)

“昨天(16日)深夜，一长列炮兵载重车奉命驶往蒙马特尔高地，以便装载并运走轰动一时的蒙马特尔高地库房里的弹药。根据指示，视志愿兵的行动如何，这一措施要么一举成功，要么就见机收兵。看来，夜里并没有解决问题；总共只商谈了几分钟车子就回来了。国民自卫军实际上是守卫着自己的大炮的，不过这一切并未引起任何喧嚷”(《高卢人报》)。

国民议会，3月11日(波尔多)。议长：“我们下次会议定于3月20日星期一在凡尔赛举行。”

根据议会3月10日通过的法令(杜弗尔提出的)，期票

应于16日开始支付（巴黎3月16日电）。（“大家都认为这一法令通过得太欠斟酌”。）

巴黎。3月16日（电）：“卢森堡公园……停止开放了。在公园里配置了第一一五常备团。另外三个团占据着邻近天文台的街心花园”。

3月11日。“今天，到处张贴着以国民自卫军委员的名义发布的红色公告‘告士兵书’”（3月10日在沃克萨尔举行的会议上通过）。书中宣称：“巴黎已有三十万国民自卫军，此刻却还在往巴黎派遣军队，并竭力对这些军队隐瞒着巴黎居民的情绪。那些使战争失败、使法国分裂、把我们所有的金币都付了出去的人们，企图用挑起内战的办法来逃脱他们应负的责任。他们指望你们会成为他们密谋罪行的驯服工具。”“巴黎人民要求什么呢？他们要求保留自己的武器，自己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并在他们失去信任的时候罢免他们。他们要求把军队遣散回家”。

巴黎。3月11日。《人民呼声报》对维努亚将军封闭该报（同时还封闭了其它五家报纸）提出了抗议（见《号召报》）。维努亚援引前皇后颁布的巴黎戒严令。“9月4日已经使这一法令失去效力，议会也刚刚才通过了废除帝制的决议”。

马尔斯教场和特洛卡德罗广场由尚济军团和炮兵占据着，等等。

3月18日《自由报》

巴黎。3月18日。“十分安宁的气氛仍然笼罩着市郊街区”。“由于任命瓦伦顿将军为警察局长，不信任的情绪增

长了。人们不能饶恕他……转向**市近卫军**^①的行为……把对瓦伦顿的任命同对……埃斯皮纳斯的任命（12月间）作个比较”。在首都贴出了判处**弗路朗斯和布朗基**死刑的告示。

布朗基说：“在帝国时代取得了廉价声望的一伙人，9月4日窃取了政权……1848年共和国的刽子手占多数……还有帝国的缔造者。……为了不至于导致国家分裂，每个人都竭尽全力从事救亡事业……而这些人，把自己的朋友们安插在所有那些没有保留波拿巴分子的职位上之后，便泰然无事了。……当敌人还包围着巴黎的时候……政府却以假情报，以虚伪的诺言来搪塞人们希望说明事态的要求。敌人在继续修筑炮垒等等……而巴黎却有30万公民露宿首都街头，没有武器，没有工作，而且很快就将没有面包。危险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况且本应以公社来代替那个用突然篡夺的方式而产生的政府……由此便出现了10月31日的运动。”^②

3月18日《国民报》

一百个营的营长3月17日的声明（3月16日在沃日街角保马尔舍街心花园的毕朗咖啡馆里一致通过）。他们“充满坚定的决心，将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反击**竟敢对共和国采取的侵犯行为**，而且将同样地反击**胆敢解除国民自卫军武装的任何企图**，国民自卫军是社会协定、社会秩序和公共自由的天然

① 市近卫军，是1830年7月王朝政府为镇压革命运动在巴黎建立的军事警察，曾多次镇压巴黎的起义。

② 1870年10月31日巴黎工人和部分国民自卫军发动起义，占领了市政厅，并成立了以布朗基为首的社会拯救委员会。国防政府被迫答应辞职，并确定11月1日举行公社选举，但事后违背诺言，派军队夺回市政厅，残酷地镇压了起义。

捍卫者”。“目前（《国民报》说），有一支三万人组成的军队，根据维努亚的特别命令分布在萨托里札营。”

3月19日和20日《时评报》

（双日刊）

巴黎。3月16日电。奥雷耳·德·帕拉丹穿着便服视察了蒙马特尔的大炮。

巴黎。3月17日。昨天晚上（3月16日），当政府派炮兵去夺取沃日广场上那些看来好象没人守卫的大炮时，一切本来都安安静静。但当炮兵带着骡马在广场上刚一露面，集合的鼓声立刻响了起来，军官便带着自己的人退出了。

《时评报》引《泰晤士报》，据该报称，政府中反对派所持的口实在于三十苏^①（国民自卫军的津贴）的问题。

“取消这种津贴，民众就会变得理智起来，至于叛乱者和二流子——这一丘之貉——饥饿很快就会逼他们屈服。”

《世纪报》谈到皮卡尔：“当法令（关于封闭六家报纸的）刚一签字，这位部长就躲藏起来，而让一位报纸的编辑^②来讲话，这位编辑就急忙谴责政府这一决定……报道说巴黎是平静的，说被封报纸的攻讦并无恶意等等。”（3月14日《自由选民报》）

3月19日《费加罗报》

“梯也尔率直地要求建立一种除了近卫军之外的帝国军

① 苏 (Sau) 法国货币单位，等于一法郎的二十分之一，三十苏等于一个半法郎。

② 皮卡尔的兄弟阿尔图尔·皮卡尔为《自由选民报》编辑。

队类型的军队”。

“这样一来，（国民自卫军）新的联合组织就是国民自卫军各营的联合会，各营通过**每个连的代表**相互联结起来，各连代表指派**营代表**，各营代表便指派出一个**总代表——团长**，他代表全区并同其余十九个区的十九位代表联系……这二十位由国民自卫军多数营选出来的代表的使命是……选出一个**将军**”。

辞职区长**科尔崩谈特罗胥**在比桑瓦耳战役后第一天所做的演说：“我的新的同僚们在**9月4日那天晚上**忙着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将军说道，——就是巴黎是否可能成功地经受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犹豫就作了肯定的答复**。现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可以为我作证，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并证明我**一贯坚持这种看法**。就在那次讲话中我还告诉他们，在目前的情况下，企图在巴黎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简直是**蠢举**。当然，——我当时还加上一句——，这可能是英雄的蠢举，但也不过是英雄的蠢举罢了……我但愿这个蠢举会因**某种奇蹟**取得幸运的结局，可是我不指望它……区长先生们，这就是我曾对他们讲过的，他们当时刚经过人民投票而成为我的同事。……过去发生的事件^①并没有推翻我的预断”。

3月20日《每日新闻》

社论：“法国目前的政府（梯也尔等）是尽可能地共和化了的。”“**贱民**——他们现在威胁着巴黎和法国的安全。”

^① 指蒙特勒图战役（又叫比桑瓦耳战役）

“**恶棍。**” “武装的、叛乱的贱民……得以……建立一个政府，这个政府的建立将意味着敲诈和掠夺的合法化。” “这个可悲的罪行（列康特和克列芒·托马将军）……是新的恐怖统治的预兆。” “奥雷耳·德·帕拉丹……勇敢的将军。”

“叛变者，他们的游手好闲和不学无术使法纪遭到破坏。”

“蒙马特尔的贱民并没有为自己赢得特殊的英雄主义的荣誉。” “如果这是法国的意志，内阁也将要求建立共和国；但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混乱不堪呢？” “联合会委员会利用民情掌握了政权，**这种民情是用讲道理的办法平息不了的。**”

（说的好，廉价文丐！） “因此，除了采取更严厉的强制手段外，什么办法也没有了；而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不是那种食言之人，……敌人已经在巴黎城内了，而反击它必须用积极的行动”。

巴黎通讯。星期六（3月18日）夜晚。 “议会……定于星期一（3月20日）在凡尔赛开会，政府只有在……它能够确立巴黎的秩序以后，才能出头露面。” “政府……已经决定用武力夺取蒙马特尔和那儿的二百或三百门大炮与多管连珠炮，这些炮是根据那个擅自组成的委员会的命令被扣在那里的……完全由那些谁也不知晓的人组成。他们长时间地管辖着首都的这些地区。……上星期日（3月12日）颁布的关于封闭叛乱报纸和任何其它期刊未经许可不得发行的命令，已经谁都不理睬了……新的叛乱报刊未经许可天天发行。” 一清早（18日）墙壁上张贴着梯也尔的公告，摘录如下：“政府已经决定采取行动。妄图建立政府的罪犯应当交付正式的司法当局审判，被夺去的大炮必须归还军械库。” 到傍晚，还是那个梯也尔，和他的九位同僚向“国民自卫

军”提出一分呼吁书：“政府并不准备进行一次国家政变。共和国政府除了共和国的安全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它目的。”“它之所以采取行动，只是为了‘维护秩序’和取缔‘叛乱委员会’，因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几乎全都是居民不知道的人，他们仅只代表共产主义学说，企图把巴黎加以掠夺，把法国加以毁灭，等等。”深夜，由厄内斯特·皮卡尔和奥雷耳签署的致国民自卫军的第三个呼吁书宣称：“一些受了蛊惑的人……正以武力反抗国民自卫军和陆军……政府已经决定把武器留给你们。拿起这些武器来吧，坚决建立法治，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共和国！”

早上九点钟，我（记者）来到蒙马特尔近郊，这儿聚集着许多人。“他们要我们把自己的大炮交出去，可我们决心要用大炮来保卫他们显然想加以摧毁的共和国。”

早上三点钟左右（3月18日），常备军和别动队突然包围了蒙马特尔高地，一次冲击就夺得了大炮，之所以这样容易，是由于他们的攻击是完全出其不意的。但是，被迅速发出的警报号召而拿起武器来的群众，立刻大批地到来，来自伯利维尔^①的群众特别多，于是重新又占领了阵地。一队警察被解除武装，群众又夺回了自己的大炮。战斗中有十五人死亡。

早晨三点半钟，蒙马特尔高地被维努亚将军的部队包围起来，他们占领了通往那里的一切要道，并在各个据点上配置了大炮和多管连珠炮。五点钟时，费德尔军队的一个团——

① 当时，蒙马特尔和伯利维尔都是起义的国民自卫军的基地，那儿放着他们的大炮，有大量的工人武装。后面谈到的“蒙马特尔的叛乱者”、“伯利维尔人”等，都是指他们。

第八十八常备团，是昨天才开到巴黎的——登上了索尔菲里诺塔，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为数不多的二十几个国民自卫军，一下子就占领了高地和大炮。大约一小时之后，又有国民自卫军往这里开来，其数量虽然还不足以收回失去的高地，但同政府军对射的勇气却绰绰有余。有几个局外人被打死。国民自卫军夺回了全部自己的大炮，还夺取了被常备军拖到蒙马特尔斜坡上的几门大炮和多管连珠炮。常备团中有一些人同国民自卫军举行联欢。民众中响起了“军队万岁！”的呼声。士兵中有几名挎着后膛枪的警察受到粗暴的对待。指挥军队的将军中有一位叫**列康特**的做了俘虏，被带到了红宫花园。一部分忠诚的军队^①被打得溃不成军，被迫与那些忠诚的国民自卫军^②一同撤走。叛乱者占领着城市中一个又一个的据点。他们从蒙马特尔下来，占领叶甫根尼亲王的兵营，把红旗升在巴士底狱的圆柱上。半个巴黎落到了他们手里。

此刻（晚上十点钟），起义者在修筑街垒。在上罗舍阿尔街修筑的街垒形状极其森严。

另一篇通讯（巴黎。3月18日夜）：“维努亚亲自率领一支相当大的部队，在寂静的夜里前往蒙马特尔，企图出其不意地袭击在那里守卫大炮的国民自卫军。……黎明时，他的部队占领了克里希街心花园和通往蒙马特尔高地的所有的街口。但在下令开火的时候，所有常备军的士兵都把枪口朝下，并同叛乱者联欢起来。”“打倒维努亚！”一部分**巴黎近卫军**短时间态度还坚定，击向他们开火的叛乱者。……很快一切战斗都停止了……维努亚很有秩序地退走了。”

①② 指效忠于梯也尔政府的军队。

巴黎。3月18日电。不久前向自己的选民发表了和解宣言的巴黎的十七位代表，3月17日举行会议，提出了对和解的新的呼吁，坚决主张国民自卫军把自己的大炮交给当局。**舍薛尔**为此发表了特别有力的演说。**几乎所有巴黎的报纸都反对国民自卫军的联合会委员会，等等。**

胜利以后，蒙马特尔和伯利维尔人们当中的共同意见是：会议必须立刻解散，另选一个所在地是巴黎的议会。

3月18日下午四点钟左右，列康特和克列芒·托马被枪决……。维努亚将军的参谋部同所有的常备军与宪兵队撤到了塞纳河左岸。目前还没有关于扰乱治安和侵犯私有财产的消息。

3月21日《旗帜报》

社论：“伯利维尔的叛变分子……巴黎的被围……使他们摆脱了不愉快的必要的劳动。……他们由政府支付津贴，却什么活也不干；他们由政府提供武器，却顽固地拒绝用这些武器来反对社会秩序的敌人，他们靠着国家来养活。……他们那廉价的爱国主义。……用领得的三十苏喝酒、吸烟……他们决不会急于抛弃这些福利。……当战争结束时，这些人不甘愿放弃自己舒适的处境……放弃自己惬意的安闲生活而回到沉重的劳动和贫困中去。……以前，国民自卫军乃是巴黎居民中循规蹈矩的人……在围城时期他们招募了巴黎的败类。……**奥雷耳·德·帕拉丹**卸职了，一个更有声望的继任者^①也仍然得不到国民自卫军的承认；**菇尔·费里**的辞职，

^① 指朗格鲁瓦。梯也尔政府起初任命帕拉丹，以后又任命朗格鲁瓦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都遭到国民自卫军的拒绝。

维努亚的退却，立刻明显地表明：政府被吓倒了……红色共和国处于强盗、流氓以及巴黎的蛊惑家的统治下。……让步将意味着灭亡。……共产主义坏种，最最无情的残酷……巴黎的恶棍……”。

巴黎通讯。3月19日晚。“大约二十名最下等的流氓成了巴黎的绝对主人。在沒有得到里昂和马赛的支援以前，他们……暂时还十分仁慈地在推迟对城市的抢劫……（18日）他们占领了旺多姆广场的全部公共建筑……今天早上……赫赫有名的中央委员会占领了市政厅……旧市场被一圈街垒围了起来。……直到今天早上，杜弗尔、菇尔·法夫尔、皮卡尔、西蒙、海军上将波图奥和列弗洛将军还留在巴黎……”“他们向国民自卫军发表了呼吁书，然后便前往凡尔赛。呼吁书中说道：“这个（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是些什么人呢？在巴黎谁也不认识他们；他们的名字对全世界来说都是陌生的……他们是什么人，是共产党人、波拿巴分子，还是普鲁士人呢？稍晚一些时候，起义者占领了财政部、内务部、国家印刷局和爱丽舍宫。委员会由二十个成员组成。委员会3月20日的公告：“戒严令已经解除。兹号召巴黎人民各归本区进行公社选举。”委员会“致巴黎的国民自卫军”书：“你们曾责成我们组织巴黎的防御，保卫你们的权利……现在，我们委任证书已经满期；我们将它交还你们，因为我们不贪图占据被群众风暴推翻了的那些人的位置。”列康特将军被第八十八……常备团的一些士兵杀害了。他们喊叫：“你曾经叫我们射击民众；现在轮到你了！”……最令人吃惊的，是巴黎十二分的宁静。——天气非常好，在爱丽舍广场、瑞华利大街和罗亚尔宫，挤满了平常在星期日醉心于假

日休息的人们。甚至在刺刀林立的街区，也看不到任何紧张的气氛。……我不愿看到巴黎被（普鲁士人）占领，但如果能看到大约是这些**伯利维尔**的先生们挨上的一顿揍，也算是一种补偿……**尚济将军**还在叛乱者的手中。

巴黎。3月19日电。中央委员会指派了各区的临时委员，并且还占领了政府各部和各个电报分局……**巴黎的区长和议员**向政府派遣了一个代表团，要求免去**维努亚**、**帕拉丹**、**瓦伦顿**、**茹尔·费里**的职务。费里卸任了。**朗格鲁瓦**被任命接替帕拉丹的职务。他来到中央委员会，勃留涅尔问他是否承认委员会。什么，不，不承认。他辞去了自己的职务。

巴黎3月20日。传说国民自卫军准备开往凡尔赛。

路易·勃朗、舍薛尔、佩拉、阿达姆、弗洛盖、别尔纳尔、朗格鲁瓦、洛克罗、法尔西、布里桑、格列波、米里哀尔发表宣言。要求：“选举国民自卫军的全部领导人”和“建立由全体公民选举产生的市政参议会”，并选举十九个区的正副区长。

3月21日《钟报》

《**费加罗报**》昨日被封，禁止它今后再出版。

中央委员会的公告（3月19日）：“它（委员会）并不是一个来历不明的组织，它是国民自卫军二百一十五个营的自由意志的体现……在国民自卫军这方面，没有任何过火行为和压制行为……然而，有人却执意要挑拨离间……政府一直企图用最卑鄙的手段来犯下最可怕的罪行——**挑起内战**。政府诽谤巴黎，煽动外省反对巴黎。政府还唆使我们的士兵

弟兄来反对我们……还想要硬派给我们一位总司令。在我们阻止政府把大炮交给普鲁士人之后，政府就采用夜袭的方法，企图夺取我们的大炮。”政府想要取消巴黎首都的称号……“我们从来没有签署过关于死刑的决定；国民自卫军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罪行。”

委员会3月19日的命令，规定在3月22日进行市政选举。还通告说：“我们现在宣布，我们坚决尊重（和平的）先决条件，以便同时确保法兰西共和国的幸福与全面和平。”

《公报》的代表对各省发表的呼吁书，书既发往各大城市，也发往农村。“那么，让外省赶快以首都作榜样，按共和的形式组织起来，让外省尽快地通过代表和首都取得联系吧！”

所有的政治犯都释放了。

《公报》杂闻栏中其余的刊载：“只有两个人以一种我们现在看来是犯罪的行动引起了民愤，并在民众的怒火中遭到了惩罚。为了说明真相，国民自卫军联合会委员会表明：国民自卫军没有参与这两项处决事件。”

四点钟左右，有几个营在弗路朗斯的率领下正往图伊尔里开发。

在市政厅升起了红旗。

国民自卫军侵入《高卢人报》报馆。

3月22日《小报》

海军上将赛塞被任命为塞纳省国民自卫军总司令。

（在凡尔赛）继续流传着一种谣言，说有五万巴黎人和不计其数的大炮与多管连珠炮正向议会进军。

议会（3月22日）根据皮卡尔的建议，通过了一项宣布塞纳—瓦兹省戒严的法令——这项法令甚至给予普鲁士士兵以审判权。

（委员会）《公报》（3月20日）：“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变行为，已经了解到：把公共事务的管理权掌握到他们自己手里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劳动者，也就是那生产一切而自己却什么也享受不到的人，就是那目睹自己用劳动和血汗创造的产品堆积如山，而自己仍为贫困所苦的人，难道这些人就应该永无止境地遭受凌辱吗？难道他们永远也不许致力于自己的解放事业而不受到同声诅咒吗？……它（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庸碌无能以及精神和道德上的腐朽颓废，使法国陷入社会崩溃的灾难……如果去年9月4日以后统治阶级能为人民的意愿和需求打开方便之门……如果统治阶级不是宁肯让祖国毁灭也要反对共和政体在欧洲真正得胜，我们也不会落到象今天这样的境况，也会免于崩溃。无产阶级眼看着自己的权利经常受到威胁，眼看着自己任何正当的愿望一概被否定，祖国陷于毁灭，自己一切希望化为泡影，他们已经了解到：由他们亲自掌握自己的命运并夺取政权以保证自己的胜利，这是他们应有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前进的激流经过瞬间的中断，又重新开始它一直往前的行程，无产阶级将不怕任何困难，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解放。”

商业期票的支付期限推迟一月^①。在房客没有找到新居

^① 系公社为巴黎的中产阶级（小商人、小业主）所采取的措施。（期票法是3月10日杜弗尔颁布的。）

之前，房东和旅店老板不得强迫搬家。

据《公报》报道，列康特在比加尔广场曾四次下令攻击一群和平的妇孺。

克列芒·托马被捕时，正穿着便服在摄取蒙马特尔街垒的分布图。列康特是被他的士兵们枪决的，后者是被国民自卫军战士枪决的。

3月21日《每日新闻》

社论：“虚假的英勇……矫揉造作的感情……令人作呕的戏剧表演”。“空空洞洞的自我吹嘘，既无信心又无战斗热情。……如同六月的叛乱^①者那样……他们对突然停发工资和终止安闲生活感到怨恨^②。……如果立法者^③既对恢复……帝制缺乏统一的意见，又没有作为一个公民对维护共和国应有的忠诚，而曾指望德国人返回来绥靖巴黎，等等”。

巴黎通讯。 3月20日。在场的委员会成员曾经制止枪决将军。……从来没有任何法令象3月10日颁布的杜弗尔法那样产生过如此有害的影响，这一法令是不顾巴黎商人的强烈呼吁而颁布的，它引起了真正的混乱。小商店的业主们说：“我们全都是完蛋的人了。”因而也就伤透了千万个国民自卫军士兵的心。……普鲁士人重新进入圣丹尼，等等。

3月23日《每日新闻》

法兰西银行被迫付出了一百万法郎，得到了一些国家债

① 指一八四八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

② 《每日新闻》这一段话指的是巴黎的国民自卫军，

③ 指凡尔赛国民议会的议员。

券作为抵偿。公社选举延至3月23日举行。

社论：无产阶级统治着巴黎，农民阶级统治着凡尔赛。
……由于担心共和政体受到背叛而产生的强烈恐惧，是时局乖戾的基本原因。……起义者要求：用全民投票选举巴黎公社委员会；改编国民自卫军，由民众选举国民自卫军的军官；废除警察局长这个职务，警察由公社当局管辖；取消巴黎陆军。……双方都不愿发生内战的信号。

凡尔赛。3月20日。国民议会通过一项市政紧急法案；同时并（以紧急提案通过）撤销杜弗尔法。

3月21日。国民议会不顾皮卡尔的反对，根据地主议员**德加斯朗德**的建议通过一项紧急法案，决定恢复所有波拿巴时代的立法议团，**拉斯特里**宣读的呼吁书“致公民们和士兵们”被一致通过。佩拉要求加上：“法兰西万岁！共和国万岁！”（“地主议员”一阵强烈的反对声。）**梯也尔**：这倒可能是一个合理的建议，等等。（地主议员的反对声）**茹尔·法夫尔**发表演说，反对共和政体优于普选制的说法。他奉承代表“地主”的多数，说他后悔为国民自卫军保留了武器，这些武器普鲁士人原本威胁着要从他们那里夺去的。当时普鲁士人曾经通过外交途径询问他：如果巴黎的起义取得胜利，是否给他们以镇压起义的权利。**梯也尔**说得比**法夫尔**更带和解的精神，最后并肯定地宣称，“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也不会派遣武装力量去进攻巴黎”。

巴黎。3月21日通讯。巴黎周围的炮台掌握在起义者的手中。（委员会）**里昂**接踵而起，宣布自己为自由城市并反对“地主”。……第八十一团的士兵曾坚持要枪决**列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不管是**杜弗尔**还是**皮卡尔**，他们最好的

主顾^①都属于那些坚决反对由于巴黎被围而遭受任何损失的人……

巴黎。3月21日电。大约四千名“非武装的“反动分子沿着中心地区的街道通过，人数愈来愈多，高呼：“**法兰西万岁！国民议会万岁！打倒委员会！**”他们行进着，在还没有走到交易所大厦时，守卫在那里的第十一营的营长曾下令鸣枪致敬，以表示对示威游行的同情。位于银行街的第二区区政府还仍然在合法的市政府的手中。……任命海军上将赛塞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决定……获得批准。……他将同区长们一致行动。

3月21日。区长们拒绝参加公社选举。**3月22日。**委员会宣称：他们不参加，选举也要进行。对在昨天发表意见反对选举的报纸提出“警告”。预先告戒它们。

（委员会的）《公报》：“议会只是为了一种特殊目的而选举出来的，因为在投降的前夕，当领土还被敌人占领的时候……被占各省的议员不可能被自由地选举出来。”此外，“他们还是在反动的影响下选举出来的。”“让他们安静地来解决……和与战的问题，然后就解散。”

柏林。3月22日。《地方通讯》说：“我们当然不会去干预巴黎和法国之间的内部争端。”法国俘虏暂停遣返。

凡尔赛。3月21日。康罗贝尔对梯也尔郑重表示愿意效劳，梯也尔以适当的方式接见了他们。

3月23日《每日电讯》

巴黎。3月21日。今天举行了巴黎高贵人物的第一次示

^① 杜弗尔和皮卡尔都是律师出身。

威游行。在《**法国国旗**》上……写着“**维护秩序的人**”。全都是高贵的绅士。他们缓慢地沿着**意大利街心花园**向上走，通过**圣丹尼门**，来到**维维恩街**，在三点钟的时候成队进入了**交易所广场**。在广场及其周围至少有二千人——高贵人物！

（临时拼凑起来的政府举行秘密会议的地方是**旺多姆广场**。）
维护秩序的人冲向交易所的“栏杆”。这时交易所的经纪和商人也加入了游行队伍，使人群扩大到三千人。人群穿过“**胜利女神街**”，三点半钟时，前锋进入**德鲁奥大街**，站岗的哨兵撤往第九区区政府。第九区区政府位于**德鲁奥大街**离**街心花园**不远的地方，它的正对过就是宪兵队，这两座大厦控制着通往**蒙马特尔**的要道。在这里也有许多人加入秩序党的队伍。自卫军和维护秩序的人举行了联欢。他们佩着**蓝色条带**作为**秩序的象征**。这种情形令人毫不怀疑：维护秩序的人是有组织的，因为甚至当我们沿着**拉法也特街**走下去的时候，也不时有人出来分发蓝色条带。人群走到**和平街**的时候，已经扩大到五千人。有很多荣誉军团勋章获得者和高贵的商人。群众涌到了**旺多姆广场**。在三点四十分的时候，守卫和平街的哨兵奔至旺多姆广场。整个运动看来来得非常突然，事先没有作任何应变的准备。——国民自卫军驱散着人群，于下午五点钟占领了他们先前的全部前哨岗位。当维护秩序的人突然出现在国民自卫军司令部面前时，他们把整个广场都塞满了。“**打倒中央委员会！**”这是“**维护秩序的人**”举行的第一次示威游行，明天——**3月22日**——还要举行。

引《**每日电讯**》上一位廉价文丐的话：“**巴黎高贵人物的示威游行……所有参加游行的人，乃是被世界称为绅士的**

人，也就是头戴大礼帽，身穿细呢绒的人”。

另一位廉价文丐谈到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时说：他们乃是“憔悴的人，面带一种沮丧的神情，这种神情乃是巴黎工人由于不得不忍受巴黎的饥馑而特有的”。（大意如此）

3月25日《号召报》

凡尔赛。国民议会3月23日的会议以及当天晚上的会议。进行调停的区长们（在3月26日的选举即将到来之际）专门带着建议书从巴黎赶来，由其中一位兼为议会成员的区长负责在讲坛上宣读。当区长们进入会场的时候，左派议员高呼：“共和国万岁”，区长们报以同样的呼声。这引起了卡斯特兰、巴兹和布菲的愤慨；德一洛尔惹里尔先生戴上了帽子，所有出席会议的乡下佬^①都用不满的怨言“守秩序，守君秩”来抵制“共和国万岁”的呼声。人们要求主席宣布闭会。唯命是从的格列维便宣布议事日程讨论完毕，在左派的反对和抗议声中溜走了。议事日程并没有讨论完毕，因为区长们的建议书甚至还没有在讲坛上读完。巴黎的议员们说，要在晚上开会时提出辞职。休会时进行了讨论和谈判。梯也尔出面调处。复会时，格列维提出道歉，等等。半小时后，议员们聚精会神地听取了区长们的建议书，为它通过了一项紧急议案，并立即交付主席团进行实质上的审查。

当刚刚响起“共和国万岁！”的呼声时，德一卡斯特兰就说：“我们不能忍受这个。”坐在右边席位上的许多议员都离开自己的座位往讲坛走去，向主席提出了强烈的质问。

^① 指地主议员。当时地主议员代表保皇派的利益，反对共和国，拥护王朝复辟。

巴黎的区长们建议：（一）要求国民议会同巴黎的区长们保持经常的联系；（二）要求国民议会同意授权区长在必要时采取为维护社会治安所必需的措施；（三）要求规定在本月28日选举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四）要求最好在4月3日以前举行巴黎市政参议会的选举；（五）至于市政选举法，要求把当选条件中的定居年限缩减为六个月，要求正副区长均由选举产生。

就在这当晚的会议上，茹尔·法夫尔的一位叫图尔凯的喽罗提出了一项质问，问普鲁士的司令官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通谍意味什么。法夫尔先对普鲁士讲了一通庸俗的恭维语，说“请普鲁士人不要怀疑他的诚意”；然而又一次用莫尔特凯^①的火和剑来威吓巴黎。“这是巴黎的一次罪恶的叛乱……应当永远受到诅咒，它使国家遭受灾难。”虔诚的茹尔·法夫尔呵，请祈祷俾斯麦保佑我们吧！

凡尔赛。3月24日。支付期限推迟一月。

中央委员会规定选举于3月26日星期日举行。

地主是这样一帮人，“他们总是以内战作为获取权力的手段，他们过去有过两次朱安暴乱^②，他们招募了康德军^③和沙列特的农民，他们回到法国全靠上帝和普鲁士国王的保佑”。

① 莫尔特凯（1800——1891），普鲁士陆军元帅，曾指挥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

②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发生的一次保皇反革命暴乱，因其叛变首领的外号叫“朱安”，故称为“朱安暴乱”。（巴黎公社时期，把在布列塔尼招募来的，怀有保皇情绪的凡尔赛部队叫做“朱安兵”。）

③ 康德（1776——1818年）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一个反革命将军，领导一支由外籍侨民组成的军队，称为“康德军”。

在凡尔赛的火车站上有特派的警务专员检查来到的旅客是否带有报纸。如果在旅客身上发现有不合乎议会多数派心意的报纸，这些报纸就要被没收。在巴黎，委员会却允许在自己的公告旁边张贴凡尔赛政府的公告。

3月23日。赛塞以临时总司令的身份通知普鲁士人说，赛纳省的议员和选出来的区长已经从国民议会政府那儿争取到：（一）完全承认市政自由；（二）选举国民自卫军的全部军官，包括总司令在内；（三）修正关于支付期限的法令；（四）颁布一项房租法草案，该草案应有利于其房租在一千二百法郎以下的房客。

3月22日。在选举委员会的公告里有这样一段话：“从9月4日以来，共和国第一次从它的敌人的政府下解放出来……在城市里，保护公民不受政府侵犯的民警队，代替了保护政府反对公民的常备军。”

法尔夫。茹尔·法夫尔刚一执政，就赶紧释放了皮克和泰费尔，他们是在《旗报》事件中因盗窃和伪造文据而被判刑的。——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命令，泰费尔被重新逮捕并拘禁起来。

旺多姆广场的冲突。3月22日。《公报》：从中午起就集合在新歌剧院广场上的示威人群，于1点30分时进入和平街。走在最前列的是些特别激昂的人，其中有德·埃克隆、德·科特洛冈、昂利·德·佩恩这些被帝国豢养起来的老狗。示威人群走到圣奥古斯汀新街时，包围了两名掉队的国民自卫军前去值勤的哨兵，对他们进行侮辱并解除其武装。后者奔回了旺多姆广场。接着便立刻有一些国民自卫军拿起武器，以战斗队形开赴新小田街。他们受命不得开枪。人群

的最前列有八百——一千人，他们在“**打倒杀人犯，打倒委员会！**”的叫喊下很快就和国民自卫军迎面相遇。他们对国民自卫军进行了粗野的谩骂，喊他们：“**杀人犯，胆小鬼，强盗**”。示威者疯狂地抓住国民自卫军的枪枝，抽取一位军官身上的马刀。叫喊愈来愈厉害。简直是真正的暴动。响起了手枪的枪声，子弹打中了公民马尔儒纳尔的大腿，他是广场警卫司令部的中尉，**中央委员会委员**。广场警卫司令贝热瑞将军一开始就赶到了人群的前面，要求骚动者离开。鼓声差不多接连响了五分钟。要求散去的命令重复了十次。而人群却报以叫嚣和谩骂。两名国民自卫军已经重伤倒下。但他们的战友还仍然犹豫不决，向天空开枪。**骚动者企图冲破自卫军的警戒线并解除他们的武装**。枪声响起来了，骚动者立刻狼狈逃散。贝热瑞将军马上命令停止射击。有人从几所房子里向国民自卫军开枪，打死了两名国民自卫军——瓦兰和弗朗斯瓦，还有八人被打伤。在人群前列的**维康特·德—莫里奈侯爵**（被自己的人）从背后杀死。在死者身上发现一把用链条系在腰带上的**匕首**。在和平街上拾到许多手枪和短剑，这些东西都被送往广场警卫司令部了。

3月25日《每日新闻》

社论：“法兰西在自己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堕落象目前这样的地步，目前，我们都看见了，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国家的政府，为了镇压叛乱，正谄媚地求助于她最凶恶的敌人；而叛乱者本身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也在千方百计地力求同这个敌人友好往来。”“**野蛮的流氓**”，“**社会的**

渣滓”，“射击手无寸铁的公民”，“在星期三大屠杀事件^①中犯罪的胆小鬼”，“德·沙列特将军……受命扩充他的西部志愿军团”。

冯·史洛特盖依姆将军的声明引起了一种谣传，说……俾斯麦暗中在鼓动这些骚动。”“无庸怀疑，在选择为达到这一目的（镇压叛乱）所需要的镇压手段时，即便是我们当中最人道的人，也不会那么本分的。”

巴黎。3月24日电。对叛乱者的抵抗正在扩展。在仍然还忠诚的各区里有几个顽强的营被解除了武装；很多国民自卫军轻易地听任被解除武装^②。《公报》（仅为该报收到的一封信）宣称：建议赔款中的一大部分应由战争祸首来支付。法国富有业主的财产价值一千七百万法郎，应当征收这笔财产的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茹尔·法夫尔在凡尔赛宣称，他非常吃惊，他完全不知道德意志第三军团司令和叛乱者之间的书信往来这件事。

巴黎。3月23日。黎舍留街、街心花园、蒙马特尔街等等等等……之间的全部地区，都被这几个区的反动的国民自卫军所占领。“综合技术学校”的学生已投效设在交易所广场的反动的临时司令部，以便充当副官。

国民自卫军总司令海军上将赛塞、朗格鲁瓦、舍薛尔已经着手调动和集中“秩序党”的各个营。他们的司令部暂时设在交易所广场。里昂宣布成立公社。马赛也宣布了。

4月1日《爱尔兰人报》

“罪恶的传单，费加罗报和高卢人报”。 “什么是生产

① 即3月22日旺多姆广场事件。

② 这里指的是当时还被控制在反动各区里的国民自卫军。

者？什么也不是。他应当是个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是。什么是工人？什么也不是。他应当是个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是。”

3月25日。赛塞把他的师旗从交易所广场挪到铁路西车站以后，发布了一项将忠诚的国民自卫军各营遣散回家的命令，同时他自己也放弃了指揮权，离开了巴黎。——前任宪兵团长瓦伦顿。

巴黎。3月26日。中央委员会把权力移交给新选出来的区长们，等等。选举已于26日（星期日）举行。多数报纸附和《**辩论报**》，该报宣称将不参加非法规定的选举。在城市各忠诚的地区里，参加投票的人比预料的要多。赛塞说，镇压起义需要三十万人。除了第一，第二和第七区外，委员会在各区都取得了胜利。起义部队的纪律非常好。麦克马洪已经投效梯也尔。卡特里诺将军号召他指挥的文德人^①在兰布里去找他。

凡尔赛。3月29日。梯也尔：“有人指责我在谋求建立君主政体，我正式否认。当我执政时，共和国已经是既成的事实。我在上帝和人们面前宣布，我决不出卖它，等等。”

里昂。3月27日。公社遭到失败。

凡尔赛政府决定进攻巴黎。在“秩序党”控制下的第一、二、十六区的区政府被几个红色营在强大的炮兵支援下包围起来；区政府的警卫部队接到通知：或者让出建筑物，或者同意让选举在规定日期进行——二者任择其一。“秩序

^① 文德，法国省名；该省从十九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起，多年来一直是反革命盘踞的地方。

党”选取了后者。在城里的议员和区长在一个由中央委员会签署的文件上签了名，在这个文件上，他们承认当前的选举是合法的，号召全体公民参加投票；中央委员会也发出了同样的号召。在五十万选民中足有一半人没有去投票。选举是根据1949年的选举法^①进行的，八分之一的在册选民即应认为是足够的多数。因此，当选者是巴黎合法的代表。从多数红色党人的外貌上可以看出他们的贫困和营养不良。

旺多姆广场的冲突，在“非武装”示威游行曾经经过的街道上，遗弃着许多短剑和手枪。先响起手枪的枪声，然后起义者才奉命向人群开枪。《公报》补充说，薛里顿将军从和平街一座房屋的窗口目睹了整个事件的过程，证明示威游行的人是进攻者。

3月22日。晚上（示威游行之后）在第一、二、十六区敲起了集合鼓，接着在23日早上，街心花园、黎舍留街、蒙马特尔街和市场街之间的全部地区便被公社的敌对者所占领。交易所广场的区政府成了这帮人的总部。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敌对双方的前哨面对面地站着岗。……议会的拥护者方面没有炮兵……要在没有炮兵的情况下和敌对者战斗，简直是发疯。被巴黎的区长们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赛塞，起初企图组织“忠诚分子”把中央委员会从市政厅赶出去，但后来却下令遣散了全国国民自卫军，接着自己也于星期六离开巴黎到凡尔赛去了。他的那一伙人服从了他；“红色”营却没有服从。

选举进行得很公正，很有秩序。在帝国时代的警察跋扈

① 即根据1848年宪法（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制定的选举法。

时期，选举时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这样太平的景象。凡尔赛一片混乱。对凡尔赛的进攻本来预料将安排在星期四（3月23日），因为公社的领袖们曾经声明过，如果议会采取任何敌对行动，他们就将向凡尔赛进军。议会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相反，议会以紧急程序通过了在巴黎举行公社选举的提案等等。议会用这些让步承认了它的无力。

保皇派在凡尔赛的阴谋。波拿巴的将军们和奥马尔公爵。法夫尔企图罢免梯也尔。法夫尔甚至公开承认他曾经接到俾斯麦的信，信中宣称，如果到上个星期日（3月26日）巴黎秩序还没有恢复，德国军队就要占领巴黎。**红色党人毫不费力就看穿了这个小把戏。**尚济的被释同赛塞的撤退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保皇派报纸曾一致主张**缺席判办这位将军的死刑。**他们原想把这项仁慈的行动派在“红色党人”的头上。“他们曾三次下令将他处死，这一回他真的要被处死了。”红色党人对待自己的俘虏，并不比英国的大臣们对待自己的爱尔兰受难者更坏。选举延期是因为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同政府达成协议，虽然明知道这种延期是危险的，它只会给保皇派反动分子以采取行动的时间。——选举秩序确保了不受威胁的最充分的自由……在当选的九十名公社委员会委员中有七十二名红色党人。……弃权者不能认为就是公社的反对者，因为他们绝大部分（？——俄文编者）是在保守的各区登记的。**公社3月28日发表的公告。**就职时的热烈情况。他们希望建立一个能够充分地保障人民权利的共和国。

公社纲领：希望在法国各中心城市（各省省会）建立自由的公社。各省公社应由本省人民选举，并代表拥有立法全权的议会。它应当管理本区的财政和军事组织，并且拥有为

此目的而征税和签订借款条约的全权，恰似美国各州的立法机关。全国的事务应由从全国选举出来的国民议会处理。

3月27日《旗帜报》

巴黎。3月26日。只要政府仍然坚持共和国的行动纲领，在凡尔赛的拥有一百二十名成员在左翼共和党决定支持政府。昨晚尚济到达。

社论：“锻工阿西”。“什么时候法国才会出现一位勇敢的统治者，有才干，有胆略，足能担当起救国事业，用‘排射的霰弹’把共和国消灭。”

巴黎通讯。3月25日“贱种”（叛乱者）。论述“尚未完成的事业”。

凡尔赛，3月25日。里昂、圣太田等处秩序恢复。

3月25日。马赛宣布公社成立。

另一篇社论：“社会主义把它全部真正的生命、全部对居民的真正的影响都给与了法国的共和主义。……那些随时准备战斗……准备厮杀……准备为共和国而死的群众，共和党的普通党员，几乎全是社会主义者。”**石工工会理事会的通告……**社会主义目前表现得最为有害。“**共产主义和屠杀之间的关系。**”“法国工人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决不承认死后有天堂，因此，热中于在现世攫取一个天堂。”

3月27日《每日新闻》

社论：在法兰西存在着两个国家——由牧师领导的农民，以及由政客和新闻记者（！）领导的工人。“梯也尔……已经选好了他的外交使节……其目的在于让奥尔良主义的传

统复活。……国际协会会员不仅力求建立一个共和国，而且还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他们正寻找机会暗中煽动反对资本的劳工斗争，看来，或者不如说是反对资本的懒惰斗争——因为这种斗争的最终目的就是如此。”

巴黎。3月25日通讯。同海军上将赛塞的和平谈判达成了下列协定：被占的各个区政府归还相应各区；区长返职；做好立即进行公社选举的准备工作；然后，中央委员会和赛塞引退。当然，这全都是谎话。第二天早晨（25日），《公报》便把问题揭穿了，它规定在26日进行选举。关于这一点，在谈判中双方的意见是有分歧的。区长和巴黎议员不得不让步。

凡尔赛。3月25日。国民议会：“波拿巴王朝的法官又复职了，他们参加过1852年的混合委员会，由于给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黑名单上的共和党人制造流放凯恩^①的法律根据，变成了政变中无耻的工具，他们是被克列美革职的”。

“茹尔·法夫尔作了最卑鄙的……煽动内战的尝试，他任何时候也忘不了由普鲁士人占领巴黎以恢复秩序的想法。”

巴黎。3月26日。公社的《公报》使贱民激动起来，它用最大号的铅字刊印的长篇论文，令人确信议会已经任命奥马尔公爵为王国的全权代理人。

3月28日《小报》

委员会不仅释放了尚济将军，而且还释放了德朗古里安将军。

^① 凯恩，南美洲法属圭亚那的首府，苦役和流放的地方。

3月28日《每日新闻》

3月26日。巴黎通讯。“革命可能是正义的，但仍然是非法的；反过来讲，革命可能是合法的，但仍然是非正义的。当政变合法化了，它是否就能成为正义的呢？而9月4日的革命是否因为是非法的，就是非正义的呢？……让他们不要胡说在这个国家中的非法可耻吧；在这个国家里，各党派都是非法成立的，都是采用非法手段爬上权位的——只有一个党派例外，这就是那些顽固的、迂腐的王朝正统主义者，他们属于毫无希望的少数。”“最妙的是（在里昂的）一位将军不得不在自己的信末，在‘国民议会’这几个字之前写上‘共和国万岁’。——皮卡尔曾向国民议会援引过这位将军的呼吁书。三天以前，议会却有意地从自己的‘致公民和军队’的呼吁书里删去了‘共和国万岁’这几个字。”关于一些资产阶级在选举日同红色党人联欢和友好的情形：“这些拥挤在区政府院子里的绅士们，同叛乱的国民自卫军互相握手言欢；只不过他们私下所谈的仍然是‘镇压手段’，‘力量’和‘霰弹’。有一位胖胖的资产阶级当着我的面，带着凶狠的面孔和激动的姿势谈出了自己的希望和信心，说他……现在自愿与之联欢的‘这伙流氓’过几天就要**成批地**被宰杀和放逐到凯恩去受熬煎了。”要是议会有力量组织集体枪杀的话，倒真能在巴黎的**富有资产阶级**的热烈赞许下去进行。虽然在市政厅的上空飘着红旗，但是那里的人们比起在旺多姆圆柱的庇护下生活的诚实而温和的人们来，是沒有那么残忍的。昨天的逃亡者，今天在阿谀奉迎市政厅中的人们，企图安定他们的心，以便聚集在凡尔赛的地主议员和波拿巴将军

们好结集力量，对他们开火。

3月28日《旗帜报》

“无能的外行”（在统治着巴黎）。“残忍的小丑”。
“法国已经堕落到象个早期基督教温驯的殉道者……注定要被野兽吃掉的。”

3月30日《每日新闻》

巴黎的政府需要“钱”，并采用各种方法证明这种需要的正确。但是根据不列颠的廉价文丐的意见，“不值钱的”政府是没有存在的权利的。

巴黎。3月29日电。中央委员会烧毁了警察部门的全部文件。……小业主们不满意调整房租的杜弗尔法……“邮政局长拉姆朋正式拒绝把职务移交给委员会派来的新局长。”

3月28日。土鲁斯、里昂、马赛、圣太田的秩序已经恢复^①。德一沙列特带着八千名布列塔尼人到了凡尔赛。

3月28日。驻巴黎记者。“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就是非常能干的人。……他们的实际知识远在一般水平以上，他们在政治问题上有着渊博的学识……他们的组织非常健全……把市政厅的这些人当做渺小人物来对待是错误的，这些人是强有力的……是严肃而聪明的……他们决不让那些连为什么投票也不知道的愚昧的农民来管理法国”。

凡尔赛。3月28日议会。弗洛盖：“他们是些笨蛋”，
“凡尔赛距巴黎总共才五里路^②，可在思想意识上它距巴黎

① 土鲁斯、里昂、马赛、圣太田于3月22日—3月28日曾先后建立公社，但均遭到失败。

② 长度单位，随时代与国家不同，所代表的长度也不同，一般大约相当于四—五公里。

却有一千里路”。

一位1849年的老议员**弗列诺**：倒希望从皮卡尔那里知道，是否已经采取或者将要采取有效措施，以**阻止国际协会同巴黎取得联系**。**皮卡尔**迴避答复这个问题，说答复这个问题还太早，因为目前需要的不是空言，而是行动。

杜弗尔提出了自己关于巴黎房租支付问题的法案。法案仅仅给债务人一个选择的可能：或者立即偿还（房主不担负战争带来的损失），或者去法院登记申请救济（最后六个月的房租）。

秩序党的许多报纸，它们不久前还参加了决定不给非法的市政选举以支持的庄严的联盟和协定，现在宣称，市政选举乃是**既成事实**，凡尔赛政府应该同巴黎达成协议。这样的报纸有《**世纪报**》、《**时报**》、《**国家未来报**》。

社论：议会中的多数议员在那正为所有党派互相和解培育中间土壤的唯一的政府组织形式面前，竟成了自私可耻的恐惧心里的俘虏。他们……坚持要把政府迁离由自然和历史所形成的领土、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统一的中心，从而使法国**失去精神上的首脑**。他们把巴黎看做敌人，而不是看做国家生活的真正的象征和最高的体现，因此，他们已经失去了享受国民代表称号的权利。而且，从他们批准**和平条约**的时刻起，保留他们的代表权已成为违反宪法的篡夺。

3月30日《**号召报**》

梯也尔向来不做好事，向来只会造成灾难。

一些卖国的和无能的将军们使国民自卫军蒙受嫌疑，使其远离战斗，尽管如此，国民自卫军在**比桑瓦耳**还是证明了

它的能力；国民自卫军的大炮之所以归它所有，是由于它有双重的权利：第一，大炮是**国民自卫军买的**；第二，和平条约规定把大炮留给**法国的唯一原因就在于大炮是属于国民自卫军所有的**。维努亚在比加尔广场还没有开枪就吃了败仗。被战败的梯也尔同帝国的将军议员们一起逃往凡尔赛。凡尔赛被军队塞得满满的；在萨托里军营集中了十万人，选出了总司令**杜一巴拉依**；**沙列特的布列塔尼人**和瓦伦顿的市近卫军同比埃特里的市警合并。

3月30日。公社宣言：“今天，那些你们甚至不属于追究的罪犯，竟滥用你们的宽宏仁慈，企图在城市的大门口建立一个保皇阴谋的中心。他们在策动内战，他们运用各种龌龊手段，与所有的坏人狼狈为奸，他们甚至无耻到乞求外国人的援助。

3月29日。公社会议：中央委员会已经移交出自己的全部权利，它声明，今后它和运动前一样，仅仅是**国民自卫军内部的委员会**。

3月28日。凡尔赛。梯也尔给各省省长和副省长的通告：“人数远远超过坏工人的诚实工人们应当了解；如果面包又一次从嘴边飞掉了，那他们应该责怪**国际的拥护者**，那些人虽然自封为劳工的解放者，而实际上是劳工的暴君。

前任巴黎市长茹尔·费里于3月28日星期二向入城税稽征所的官员发出通令，禁止继续为巴黎城课征收任何入城税。

牛瘟猖獗到不得不取消诺曼第的一切集市，平常每年的这个时期都是在这些集市上进行家畜买卖的。目前，巴黎食用的牛都是从葡萄牙运来的。

3月31日《每日新闻》

巴黎。3月30日电。拉姆朋前往凡尔赛。（因为公社占领了邮政局。）政府禁止往巴黎运入粮食。公社禁止从巴黎大酒库别尔斯往外运酒。在巴黎的人谁都应当不服从凡尔赛的命令。**中央委员会应当以国民自卫军委员会的资格继续自己的活动。4月份以前的最后三个季度的房租全部免缴。**凡已付出这三个季度中任一季度的房租的人，有权把这笔付款转作今后的预付房租。此项法令也适用于有家俱陈设的公寓。房主限令房客搬家的任何通知，在最近三个月内无效。禁止在巴黎的屋墙上张贴凡尔赛发出的公告。

《费加罗报》（曾经允许复刊）又被没收，并且遭到永远禁止。

巴黎公社仍旧认为自己可以在**国家**问题上制定法律。

梯也尔禁止往巴黎运入马匹。在法院里，无论是检察还是审判，再也沒有开庭。因为再也沒有法官了。

在帕西、特尔纳和巴亭奥列，正继续在加紧进行解除忠诚的国民自卫军的武装。投票反对公社的每个区都缴出了自己的后膛枪。

公社委员每月领取三百法郎的薪金；这个数目曾被费里规定为巴黎正副区长在封锁时期的临时薪金。

公社执行委员会的任期规定为一月，并随时可以撤换。

巴黎。3月29日通讯。法国的城市有一天会一同站起来，坚持自己在国家的代议机关里占居领导地位。在财政方面，公社处于绝望的地步。瓦尔兰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对公社谈过这个问题。公社对待男人相当严厉，在很多场合下剥夺

了他们的自由，并要求他们遵守最严格的纪律，对解放妇女则非常关怀，公社取消了警察部门中负责监督妇女操行的科室。

杜弗尔关于房租的法案：建议授权仲裁法庭不仅可以将偿付期限展至两年，而且，**如果租赁者是纯粹的商业经营者**，还可以减少租金整整四分之一。即使是最温和的报纸也对此加以谴责。这个法案实际上给一般住家的房客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因为按照习惯法，如果债务的无法偿还是由**不可抗力**造成的，普通法院就可以免除它。**除去商人以外**，大批的人在围城时期丧失了赖以支付房租的收入。

3月21日《时评报》

那些当时曾把普鲁士人引到巴黎大门口来的9月4日的人们，现在又在这儿挽留普鲁士人。

梯也尔每次参加政府都要驱使士兵去屠杀人民……他是一个杀父乱伦、纳贿受禄、抄袭剽窃、背信叛卖、野心勃勃、庸碌无才的人。

杜弗尔是个极端顽固的坏蛋。**厄·皮卡尔**曾希望充任路易·波拿巴的大臣。

俾斯麦于返回柏林时，曾在法兰克福说：“国民议会倒是宁愿看到普鲁士人占领巴黎，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并镇压那些流氓；然而，普鲁士政府曾决定，在出征的主要目的达到以后不多牺牲一个士兵，因此，普鲁士政府不能为国民议会效劳”。这样，就说明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在议会多数派意见的支持下）曾经竭力要求占领巴黎并屠杀巴黎居民。谁都不能责怪巴黎人不承认这些人选出的政府，既然这

些人曾竭力请求日尔曼帝国的首相来屠杀他们。

3月28日《时评报》

冯·史洛特盖依姆3月11日的信。中央委员会3月22日的答复“宣称：在巴黎进行的……实质上是一种带有市政性质的革命，其目的绝不是要反对日尔曼军队。我们没有权力来讨论波尔多议会通过的和平的先决条件。”3月22日的事件^①是被茹尔·法夫尔这个文契伪造犯，这个卑鄙的阴谋家所挑起的，他（21日或23日）一登上凡尔赛议会的讲坛，“就谩骂那些把他从卑微中选拔出来的人民，并煽动外省反对巴黎”。

3月24日白天。维护秩序的人企图反抗。

3月25日：赛塞的戏唱完了。

凡尔赛。3月27日。奥马尔公爵在凡尔赛。

4月1日《每日新闻》

社论：富有阶级正在离开巴黎……从选举以来已有十五万人逃跑了。出走。……巴黎公社正一步一步地把自己宣布为法国政府。就城市而论，公社已经保证了自己政治职能的发挥。《世纪报》发出绝望的号叫！

巴黎。3月31日电。公社向五家保险公司强制借款；废除征兵制（3月29日）。公社声明：不能兼有公社社员和议会议员双重身份^②。声明说，外国人可以成为公社的社员，

① 指旺多姆广场事件。

② 3月29日公社讨论了关于凡尔赛议会议员是否可以兼任公社委员的问题，讨论结果认为这两种职务不能兼任。

对弗兰克尔的选举有效^①。送往支援赛塞的多管连珠炮掌握在公社手中。《**立宪民主主义者报**》被封闭没收。（3月31日）。

巴黎通讯。3月30日。（凡尔赛的）《**导报**》说，巴黎不能成为自由城市，因为它是**首都**。巴黎反对作政府的首都，因为政府的现存形式是由“地主”强加的。3月29日关于房租的法令。当铺中的典当物品停止出售。（3月29日）有人说我们的29名新的执政者全非知名人物，对这种异议，他们的机关报回答说：“当年的十二使徒^②也并非知名人物”。

4月1日《小报》

赌博被禁止。

4月3日《旗帜晚报》

巴黎。4月2日电。在紧靠巴黎的库尔贝瓦和涅伊之间发生战斗。国民自卫军被击败，涅伊桥被“梯也尔的”士兵占领。**勃留涅尔**将军从巴黎出击并一度占领古尔勃浮瓦、布多和涅伊桥的几千国民自卫军失利。许多人被俘。许多起义者被作为“叛逆”当场枪决。凡尔赛军队首先开火。

3月31日通讯。第31团在巴黎前线投降了。4月1日罗什福尔说：“我们应当在全法国选举市政参议会，然后进行普选。”公社的《公报》（4月1日）：“保证巴黎获得一个民选的，但仍处在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权的专制监督下的公社代

① 同时并讨论了外国人是否可以参加公社的问题，结果是肯定的，弗兰克尔，匈牙利人。

② 指耶稣派出去传教的十二门徒。

表机关，这并不是3月18日革命唯一的目的。革命的目的是要为法国所有的公社争得和确保独立，要为所有的更大的地方单位——县、省、外省——争得和确保独立，这些地方单位将缔结一个国民公约彼此联合起来，以维护它们共同的利益；革命的目的是要确保共和政体，使之长存。……巴黎虽然放弃了它实际上等于无权的表面上大权独揽的地位，但它并没有放弃它的道义力量和思想影响，这种道义力量和思想影响使它的宣传工作在法国和欧洲节节取胜”。中央委员会（1日）搬出了市政厅，迁到沙托德奥办公。

4月2日公社职员的最高固定薪金为六千法郎。银行已经预支给中央委员会三百万法郎。凡尔赛的军队已经占领圣克鲁和塞纳河线。

4月3日《每日电讯》

社论。“这些叛徒”，“半文盲的流氓”，“市政厅的海盗。”“杀人犯”，“流刑犯”“竟用法令来摧残私有权”^①。“公社的军队！……邦巴司特司·弗里奥索从未指挥过如此不伦不类的队伍！”

4月1日。秩序党的支持者占优势，他们控制着奥特尔桥；在这里驻扎着加利非将军和他的非洲雇佣军——一些朱阿夫轻骑兵，等等。

4月4日《每日电讯》

巴黎。4月3日（电）。第八十常备团的二十五名士兵被

^① 公社4月2日通过一项接管梯也尔和凡尔赛政府其他五个成员的财产的法令。

第七十五团的士兵作为“叛徒”枪毙。贝热瑞和弗路朗斯在场。他们本来相信蒙一瓦列连的炮台司令曾经约定不开枪。这件事是蒙一瓦列连开枪干出来的^①，执行委员会控诉梯也尔、法夫尔、皮卡尔、杜弗尔和波图奥发动了法国内战，在沒有把他们交付审判以前，暂由国家扣押其财产。

巴黎。4月3日。宣布政教分离的法令，取消宗教预算，并宣布全部教会产业为国家财产。

公社在自己的公告中说：凡尔赛政府已经向我们发动进攻。他们由于自己的军队靠不住，已经调动了沙列特所属的**教皇朱阿夫部队、特罗霄所属布列塔尼人和瓦伦顿的宪兵队**，以便炮击涅伊。麦克马洪在凡尔赛被任命为总司令。

4月4日《泰晤士报》

社论：4月2日星期日在巴黎附近的战斗。4月3日的大会战。

4月2日凡尔赛政府派去了一个师，主要由**宪兵队、海军陆战队、林警队和警察**组成。在首次战斗中，凡尔赛部队以四比一的优势兵力将混乱逃窜的敌人赶过了涅伊桥；起义者由于装备恶劣，又遭遇到在兵力上占压倒优势的敌人，被迫在极度混乱中后退。他们在**桥头自己的防御阵地上坚守了很久**，和敌人进行着猛烈的对射。一些被俘的起义者惨遭枪杀。

从深夜直到黎明，起义者集结了十万人，他们从**克里希**

^① 当时蒙一瓦列连炮台由凡尔赛军队占领，炮台司令曾和国民自卫军约定在巴黎和凡尔赛战斗中守中立，可4月3日当巴黎向凡尔赛进军时，炮台却向公社军队射击，这种完全出于意外的射击引起了军队的混乱。

和涅伊、普安—杜—茹尔和沙蒂昂分成三路纵队前进，开始向凡尔赛进军。他们的右翼在接近蒙—瓦列连时遭受重大伤亡，立即瓦解溃散；但在东南方，起义者的中路和左翼……却将敌人逼向麦顿——贝热瑞十点钟的时候曾在麦顿请求增援。在古斯塔夫·弗路朗斯指挥下前往支援贝热瑞的三万配有炮兵的军队，在遭到政府军的打击已混乱地退往巴黎。

“最地道的巴黎流氓”，“反对文明的阴谋”，“伯利维尔的社会渣滓”。“富豪，资本家，浪荡汉——这就是巴黎。”

4月4日《每日新闻》

巴黎。4月2日通讯（星期日晚）。凡尔赛的常备军充满动摇情绪。凡尔赛战役主要是由宪兵队和炮兵进行的。涅伊战役实际上结束是在晚上十二点半钟。公社部队占据着沙蒂昂。

4月4日《时评报》

阿尔图尔·皮卡尔是厄内斯特^①的兄弟（警察局长办公室1867年7月31日的一份报告上，指出他是交易所的骗子手）（在股票投机中有诈骗行为）（被交易所除名）。（茹尔·法夫尔、奥迪朗·巴罗、厄·皮卡尔等人曾提名他为塞纳—瓦兹省最近一届立法团的议员候选人。）阿·皮卡尔曾经盗用过三十万法郎公款（在巴勒斯特罗街五号总行^②的一个分行经理任上；这个职务是他的兄弟替他张罗的）。“皮

① 即厄内斯特·皮卡尔。

② 指1852年创立的法国大股份银行——动产抵押银行总行。

卡尔马上被逮捕。他供认了全部罪行，刚不久被关入警察局。（摘录。警监。布德维尔，1868年12月11日。）阿·皮卡尔是他兄弟主办的《自由选民报》的编辑，“该报的专长在于天天诋毁共和党人为强盗、土匪、均产者”。

4月5日《时评报》

3月31日。（公社的）《公报》。选举委员会的报告：“鉴于公社的旗帜就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外国人可以加入……因此，弗兰克尔……”同时并决定当选票数不必按照1849年的法律所规定的八分之一的选票，因为“11月3日皇帝的全民投票^①”（用伪造的办法）人为地夸大了投票人数，“在围城时期有死亡，在投降以后有居民离开了巴黎，围城时期还有相当多的在巴黎的外国侨民等等”。公社同意这些结论。

巴黎。4月4日电。将近早晨四点钟，弗路朗斯和杜瓦尔在朗浦安—德—库尔贝瓦会师。部队立即挥戈向前。两个纵队竭力越过了战线，向着凡尔赛推进。

弗洛盖和洛克罗放弃了自己的议员权利，声称他们的职位在自己的同胞当中。

虐待俘虏首屈一指的是宪兵队。

4月5日《回声报》

凡尔赛。4月4日电。古斯塔夫·弗路朗斯被打死。晚上：沙蒂昂方形堡今天早晨被占领。包括安瑞将军在内的二

① 1852年11月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强迫全民投票赞同上院所提出的恢复帝制的决议。

千名俘虏被解至凡尔赛。杜瓦尔将军在方形堡内就地被枪决了。水兵和士兵续继大批地倒戈，转向**国民自卫军**。

4月5日《每日电讯》

凡尔赛。4月4日电。叛乱者在蒙一瓦列连附近和麦顿高地被击溃。每个在共产主义者队伍中俘获的穿着常备军军服的士兵立即遭到毫不留情的枪杀。政府军对待投敌者和叛乱者都极端残暴。

巴黎。4月4日。一些外国人和居民迫不及待地**从首都逃走**。

今天黎明时，凡尔赛军队袭击了沙蒂昂方形堡，共产主义者一枪不发象朋友一样让他们接近，可他们却对共产主义者进行了残暴的屠杀。

4月3日。杜瓦尔和弗路朗斯在朗浦安—德—库尔贝瓦附近会师。他们刚一到达，就遭到了蒙一瓦列连的猛烈射击。

社论：看来，梯也尔的确扭断了反革命的脖子。“星期一的胜利是以弗路朗斯的死来**完成**的。”“梯也尔星期一向议会报告了这些**令人兴奋**的细节。”“弗路朗斯的尸体停在凡尔赛，这一下**我们可以确信**，他的不安静的精神终于安静了。”

“印刷工人贝热瑞的战略。”“对于这些自由之子，除了蔑视之仇还能有什么感触呢。”“这不是历史，这是狂史。”^②

① 当时凡尔赛军队曾多次驱使士兵倒持枪口，装和平的样子，向国民自卫军接近，然后背信弃义地突然开火，公社为此曾专门发表过声明。

② “狂史”，英文原文为 Hysteria，这语一般音译为“歇斯底里”。但原文在这儿有意用了两个谐音词，History（历史）和 Hysteria（俄文）这两个词系音译，也为谐音词，故译作“历史”和“狂史”。

“公社的崩溃”、“苦艾酒和吹牛”——在这样的标题下刊载着4月3日的巴黎通讯。“士兵们以为蒙一瓦列连炮台在共产主义者手中；参谋部的军官们以为反正已经同炮台司令达成了不开枪放国民自卫军过去的协议，他们被欺骗得太残酷了。”

4月5日《旗帜报》

社论：“弗路朗斯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暴乱者。**”“革命的暴行。”

巴黎：4月4日电。在城外，公社军队还坚守着旺夫、伊西和克拉马尔，他们在这里整天都遭受着猛烈的冲击。战斗还在继续进行。

在协议有效期间，弗路朗斯上校和他的加里波的义勇队副官在沙蒂昂遭到突然袭击；当时弗路朗斯曾以手枪还击，但立即被砍裂了头颅；尸体也被运到凡尔赛去了。他的死为法国带来的是百分之百的好处。

社论：弗路朗斯和贝热瑞成了相信瓦列连人的牺牲者……“自从二月中旬以来，梯也尔一直是保守派和保皇派议会的首脑。如果他能把公社镇压下去，他所借助的必然是保守派和保皇派的军队。”

4月2日（《复仇者报》）。“今天早晨，沙列特的朱安人、卡特里诺的文德人以及特罗胥的布列塔尼人，在瓦伦顿的宪兵队的支援下，对和平的涅伊村发射了大量的霰弹和炮弹，从而发动了同我们的国民自卫军之间的国内战争”。

4月5日《每日新闻》

社论：“维努亚将军带着两个步兵旅，加利非将军，即

那个以服饰号称帝国化装舞台上的奇观之一的迷人的侯爵夫人的姘头，则率领着一个骑兵旅和一个炮兵营，开始进攻库尔贝瓦。”（这是第一次会战）“国民自卫军的难以理解的胆怯。”

4月6日《每日电讯》

巴黎。4月5日电。公社在致居民书中控诉保皇党人作战如同野人；他们枪毙俘虏，打死伤兵，射击卫生救护站；他们的士兵枪托朝上地倒举步枪，然后背信弃义地突然开火。他们强迫十七岁到三十五岁的未婚男子去服役。巴黎大主教被捕，控以叛国罪（逮捕目的是作为人质^①）公社威胁说，如果凡尔赛政府继续枪杀俘虏的话，就要处决他。对其它重要人物的逮捕也将用于同一目的。马德连教堂的神甫已经被捕。战斗在继续进行；在麦奥门附近逮捕了两名穿着国民自卫军炮兵制服的军官，后来查明，他们是企图搭乘卫生救护车混入城内的宪兵队的军官。群众要求把他们立刻处死。国民自卫军没有同意，结果把他们押到旺多姆广场的总部去了。

《辩论报》、《立宪民主主义者报》、《自由报》被查封。预料《晚报》也将遭受同样的命运。

4月4日。米里哀尔的声明：“让法国明了，巴黎并非在叛乱，而是……在进行合法的防御……当政府命令前帝国士

① 为了制止凡尔赛滥杀俘虏，公社曾颁布“人质法令”，但人质法实际上没有真正执行，凡尔赛在看出公社没有决心执行“人质法令”后，又恢复对俘虏的残酷屠杀。

“巴黎大主教”指达尔布瓦，当时公社曾以他和其他几个人作为人质，希望交换被梯也尔囚禁的布朗基，但梯也尔不同意，认为放回布朗基，等于给公社一个首脑。

兵组成禁卫军，在前元老院议员统率下向巴黎进攻的时候，巴黎人民并没有任何进攻意图，并没有制造任何骚乱。”

社论：“国民自卫军只能令人蔑视，他们……等等。”

凡尔赛记者。4月3日。（关于4月2日的战斗。）进攻是根据维努亚的意见进行的。维努亚就地处决了二十五名常备军士兵（俘虏）。俘虏的国民自卫军被送往凡尔赛——这是一群样子丑恶得甚至在苦役场里也难得看到的人。要是没有强力的宪兵护送队，他们早被撕成碎片了。人们用最肮脏的话来骂他们，喝斥他们，把他们叫做“杀人犯”。

4月5日《每日新闻》

凡尔赛。4月4日电。梯也尔关于俘虏的公告：“真正人士的怜悯的目光，从来也没有关注过无耻民主制度下的无耻的人。”

马赛，4月4日。起义者被击溃。

巴黎。4月4日。沙列特指挥的朱阿夫人打着白旗作战，他们每个胸前佩着一个用白布做的耶稣圣心，上面写着：“住手！耶稣的心就是真理。”他们喊着：“国王万岁！”……克吕泽烈被任命为军事部门的首脑^①。

巴黎记者。4月3日。最保守的报纸认为，巴黎国民自卫军在可悲的内战中表现出来的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说明特罗胥将军过去没有很好地利用他们去反对普鲁士人。

4月7日《每日新闻》

巴黎。4月6日电。《公报》上（公社的）法令：“鉴

^① 指公社任命克吕泽烈为军事代表。

于凡尔赛政府公然践踏人道的法律和战争的法律，鉴于它犯下了甚至连侵入法国土地的外国侵略者也不敢以此玷污自己声誉的恐怖暴行……特此颁布：第一条，凡是与凡尔赛政府狼狈为奸的人，立即逮捕和监禁。第二条，在二十四小时内成立起诉法庭进行起诉。第三条，起诉法庭在四十八小时内宣判。第四条，根据法庭的判决而被扣押的全体被告将被认为是巴黎人民的人质。第五条，每杀害一名战俘或一名巴黎公社合法政府的拥护者，立即处决大量人质当中的三名人质，处决的人质将用抽签的办法来选定。第六条，应将每个战俘送交起诉法庭，由法庭决定是立即释放还是作为人质扣押。”（《巴黎公社》。）

逮捕天天都在进行。现在在看守所里已经有五百名在押犯人，有很多僧侣界的人士和耶稣会士学院的全部上层分子。圣奥古斯汀教堂的牧师今日被捕。

公社的自卫军自从丢掉了政府军会同他们友好的幻想以后，更加警惕和谨慎了。凡尔赛军队中不愿同巴黎作战的那部分军队被派往南方，法国银行又预付了五十万。没收了耶稣会士企图走私运出巴黎的四十万法郎。

凡尔赛。4月4日。杜瓦尔将军被俘并被立即处决。维努亚反对对叛乱的军官或常备军士兵表示任何怜悯。

4月5日。公社公告：“凡尔赛的匪徒们每天都在屠杀和枪毙我们的俘虏，我们不断地听到新的屠杀消息。人民甚至在怒火中烧时也憎恨内战和憎恨流血，但他们有责任保护自己免受敌人的野蛮残杀，因此，他们今后将不惜任何代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巴黎：4月5日。食品价格开始上涨。《泰晤士报》：

“局势象1793年，但缺少当时的勇气。”

社论：战斗已经进行了四天。

巴黎。4月5日通讯。《巴黎日报》和《国家报》被迫停刊……看来，弗路朗斯把他的总部设在了距麦顿不远的一所房子里。宪兵队从可靠的密探那儿得知了这个事，便出动一连人去捉拿他，死的活的都行。他们进了这所房子，只有一个宪兵走在前面，他闯进了一间屋，看见弗路朗斯和他的副官正准备从窗子里跳出去。弗路朗斯急速回身向不速之客开枪，但没有打中，宪兵挥刀一砍，把他的头颅几乎砍成两半。不能设想还有什么比他们对待巴黎俘虏（对待被押往凡尔赛的将近一千名的国民自卫军俘虏）更惨无人道了。他们往俘虏脸上吐唾沫，撕去俘虏的军帽，咒骂俘虏，他们往俘虏身上倾泻只要能够想得出来的一切**最粗野的诟骂**。皮卡尔双手插在裤袋里，在各队列间踱来踱去地取笑。在官邸的阳台上，则站着**梯也尔夫人**和与她同伙的一群容光焕发，兴高采烈的贵妇人。……风头人物是安瑞，他走在俘虏队伍的最前头，那样漂亮，那样坚毅，那样自然，那样满不在乎地对待他的已经注定的命运。……缺德的坏蛋们对他大加侮辱。……俘虏们被领到皇宫对面兵营的天井里，他们在那里由**比埃特里的警察队**进行仔细的搜查。这个警察队是皮卡尔在凡尔赛招募的。伯利维尔被虐待得如此残暴，以至引起了对警察的反抗行为。维努亚将军在卓越的参谋部的簇拥下，急驰来到凡尔赛。

4月7日《泰晤士报》

社论：“巴黎是一个悲惨的地狱。”

巴黎。4月6日电。应当任命维努亚为荣誉军团勋章大法官……议会的军队把起义者从涅伊桥附近的阵地中驱逐了出去。

弗·萨尔赛在《高卢人报》上谈到俘虏：“这些可怜的生物，大部分看来确乎是呆子。他们与其说是野兽，不如说是牲口、羔羊。”

4月8日《每日新闻》

巴黎。4月7日电。各主要教堂的堂长被逮捕；今天逮捕了圣苏尔皮司教堂、圣塞维林教堂、诺特尔—达姆—德—洛列教堂的牧师，由于他们企图从公社的手中拯救教堂的财产。所有不愿服役的国民自卫军将被停发薪饷、解除武装，并将丧失公民权利。

4月6日。加利非跨过涅伊桥追击国民自卫军的一些队伍，这些队伍是在互有胜负的战斗之后仍然潜伏在古尔勃俘瓦的。今天圣洛兰教堂被国民自卫军抢劫一空。在凡尔赛有一千八百名俘虏，其中有五十九名军官。已经成立战地军事法庭。

在凡尔赛议会里，杜弗尔提出了简化战地军事法庭手续的法案。大多数的人投票赞成这一紧急法案。但是，甚至《晚报》也谴责这个法案。五百名俘虏被押送到伯尔—伊尔，五百名送洛里昂，五百名送布列斯特。

巴黎。4月7日。巴黎人获得一些胜利（夺回了沙蒂昂高地等）

4月8日《旗帜报》

巴黎。4月6日。今天是交战的第五天；公社的军队处

处被击退。

4月10日《小报》

4月8日。今天战斗继续进行得极其残酷。

巴黎。4月6日。取消了将军衔。第十二军团长公民雅罗斯拉夫·东布罗夫斯基被任命为巴黎卫戍司令，接替贝热瑞。

4月10日《旗帜报》

社论：“血与火的酒宴。”“难以名状的一群卑鄙的亡命之徒，目前正在市政厅里横行霸道。”

议会。（凡尔赛）4月8日电。杜弗尔要求新的出版法（加上法夫尔记“陪审团”）。……《世纪报》抗议公社禁止最近筹划的在交易所举行的拥护和解大会……凡尔赛的部队昨晚七点钟左右攻占了涅伊桥附近的街垒。4月8日。配置在涅伊桥上的蒙一瓦列连和凡尔赛的炮兵连正炮轰麦奥门，并向大军路一带射击。委员会正往麦奥门派遣援兵。军事代表^①：“无论已婚还是未婚……十七至十九岁的男子根据自愿原则……在国民自卫军中……服……兵役，十九至四十岁的男子则系义务”。凡尔赛政府看来准备对巴黎进行常规包围。安瑞将军从凡尔赛逃跑了。

4月10日《每日新闻》

巴黎。4月9日。诺特尔一达姆大教堂被抢劫一空。

^① 指公社军事代表克吕译烈。

议会（凡尔赛 4 月 9 日）以二百八十五票议决区长应当由每个公社选举。但是梯也尔毅然决然地以辞职相威胁，强迫议会通过一项修正案：在人口超过二万人的公社里，授权行政当局委派区长。

凡尔赛。 4 月 8 日。凡尔赛的军队通过对涅伊桥的占领取得了相当巨大的优势（4 月 7 日）现在已经能够随意调派多少军队到塞纳河左岸去了；但他们还没有占领麦奥门，而且在任何地方也都还没有越过巴黎的防御工事。凡尔赛军伤亡颇大。

德—加利非将军（侯爵）（4 月 6 日）在鲁哀尔附近“用突然袭击的方法抓住了“国民自卫军的一名大尉、一名中尉和一名士兵，他就地枪毙了他们，并且立即发表了一项声明以颂扬自己的功劳。

4 月 10 日《号召报》

议会。 4 月 8 日。杜弗尔埋怨说，在各省报纸都有“过激言论”的情况下，政府竟还仍然是赤手空拳。

4 月 9 日。今天应当进行二十八个公社顾问^①的选举。

每天晚上左派都在网球厅举行会议。（从凡尔赛押出的俘虏大约有一千四百名，每五名锁在一起。动员了四百五十名警备队员来押送。科姆博作了俘虏，有一个伍长在后面用脚踢他。根据维努亚的命令，杜瓦尔（表现得非常英勇）被枪毙了。……一千一百名叛乱者被安置在萨托里军营的楼屋中。俘虏们被关在黑屋子里，捆绑着……一天一块面包。

① 指公社委员。

“同巴黎作战的警察每天领取十法郎。”

公社委托自己的一名委员普罗多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一百五十多人被释放。有很多是在国防政府时期毫无根据地被逮捕，且未经审理的人，有些未经审理的人被囚禁已经一年（在波拿巴统治下）。

4月11日《号召报》

4月9日和10日。东布罗夫斯基冒着蒙一瓦列连炮台的炮火夺取了安尼尔和布阿—科隆普。

帝国的将军们炮轰连普鲁士人也因怜惜而绕过了的凯旋门。

4月11日《每日新闻》

巴黎。4月10日电。政府军没有可能保持住前沿阵地，在炮轰桥梁和麦奥门之后被迫退却。……公社在忙着建筑防御工事。

凡尔赛，4月10日。一万名突围出来的起义者队伍占据着沙蒂昂地区的房屋和战壕。

4月9日。茹尔·法夫尔从卢昂返回后与梯也尔共进午餐：**盛宴**^①（大使、部长、将军）。在奥特尔和普尔—杜茹尔附近又有一次突围。公社占据着塞纳河沿岸的布朗和其它一些村庄。《高卢人报》断定被捕的牧师有三百人。

4月11日《小报》

住宅搜查和逮捕各式各样，譬如对典狱长拉丰私邸的搜

① 梯也尔为庆贺法夫尔从卢昂（与普鲁士人勾结）归来，在路易十四皇宫里举行盛宴。

查便是一例。这家伙跑掉了。从他那里运走了整车的文件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对银行家列依德私邸的搜查也是这样的；西部铁路公司（三名）经理之一的托马森被逮捕，因为他同梯也尔等人有可疑的关系。

4月12日《每日新闻》

《世纪报》和《时报》关闭了。

4月11日电。最近九天来一直延续的战斗经过一个短时间的静寂，又重新开始了夜战。

凡尔赛。4月11日。法夫尔在讲台上用悲喜交集的腔调并带解释地读完了巴斯卡尔·格鲁塞致德意志将军的紧急公函，公函探询凡尔赛政府是否已经给了第一次五亿法郎的付款，并探询何时把所有权属于巴黎公社的炮台交给巴黎公社。

《高卢人报》嘲笑法夫尔的戏剧性的姿态，说他胜过了弗雷德里克·勒美特^①。

4月12日《复仇者报》

巴黎捍卫着公社，从而证明了：如果临时政府不讲谤巴黎，不叛变它，不出卖它，而是去武装它的话，它是能够拯救民族的。仍然有无数的炸弹和榴弹落在埃士也尔街区。

一八四〇年。在众议院，防御工事法^②。

梯也尔说：“怎么！你们认为，无论什么样的加强防务

① 法国著名的喜剧演员。

② 指梯也尔于一八四〇年在众议院提出的加强巴黎防务的法案，企图借此加强政府对巴黎人民控时制，当，遭到民主党人的反对。

都会危害自由和秩序吗。这种想法毫无现实感。首先，无论怎样的政府你们都要毁谤，说它为了保持政权，有那么一天会炮轰首都。难道一个政府在用炸弹炸开了荣军宫或名人纪念堂的穹顶以后，在纵火烧毁了你们的家庭住宅以后，还能站在你们的面前请求批准它的存在么！要知道，这样一个政府在胜利以后将要比在胜利以前更难立足一百倍。”

《真实报》：“我们不仅要建立共和国，而且要建立一套共和国的机构，从基础开始，直到社会大厦的顶端。”

这些公民^①（路易·勃朗、阿·布里桑、爱德·阿达姆、勃·梯也尔、埃·法尔西、阿·贝拉、爱德加尔·基奈、朗格鲁瓦、多里安）谈到起义的事，并谈到梯也尔发表的温和的谈话。

4月12日《旗帜报》

社论：不久前还在讥讽巴黎缺乏勇气的那些社会人士，现在不得不为巴黎的勇敢精神和……不顾死活的顽强精神感到遗憾。……如果炮击巴黎已经成了凡尔赛军队的习惯，那末，遭受炮击也已成了巴黎人的家常便饭。因为“普鲁士人炮击巴黎几乎是开玩笑。而法国人炮击巴黎却是严酷的现实。”

4月12日《时评报》

在凡尔赛几乎有一百名波拿巴将军。差不多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回到了法国，并且得到了与各自的军衔相应的委任。

^① 均为当时的调停人。

巴黎。4月11日。共和同盟发表了旨在停止自相残杀的战争的宣言。要求：解散巴黎军队，代之以巴黎自卫军；由公民选举巴黎的全部官员；最后，要求为公民着想完全停战。他们去见梯也尔，遭到了拒绝，于是就前往其它城市。

国民自卫军和政府军勇敢厮杀的战场，正是特罗胥所说的，他沒能用这些军队来有效地对抗住普鲁士人的地方。特罗胥连一次也沒敢到普鲁士的枪弹所及的地方去过。巴黎炮台，特别是蒙一瓦列连炮台，对于抗击普鲁士人沒有任何意义，因为它们的炮火不能控制首都周围的高地，而在这些高地上当时才正需要建立炮台，当然，如果用它们来**反对巴黎**，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由此可见，梯也尔建筑炮台的目的就是为便于炮击巴黎，而不是为了保卫巴黎防御敌人。这就是说，目前的战争便是在路易—菲力普时期策划的梯也尔计划的实现。

九月四日的人物在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的那些贵妇人的殷勤招待下耽于**讌饮……这些青春已过的悍妇……**在庆祝法夫尔从卢昂归来！

议会非法攫取了谁也不會授与他们的最高政权的委任状；相反，他们当选所根据的协议曾經明确地否认他们这种权力。他们把按照法律规定不能赋与梯也尔的权力赋与了他。

9月4日《真实报》。“我们在围城时期曾經说过，要不是仅仅由于屈服于平民或者与平民相同的国民自卫军的一致要求，将军们是宁愿出卖国防的；如果不是完全如此，至少事实上如此。这些善于谄媚的军官们全都是波拿巴分子、奥尔良派或正统派，他们完全了解，尽管他们的使命在于拯

救巴黎，但是巴黎的胜利会同时成为他们所憎恶的共和国的胜利。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围城时期仗才打得这样坏；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绝对不让国民自卫军参加战斗……特罗胥真正的敌人绝对不是普鲁士人，真正的敌人是共和国。特罗胥的目的一直是让巴黎投降……目前的内战不过是被称做特罗胥计划的那个阴谋的继续。这是**官僚、寄生虫**，总而言之，是一切为反对法国民主力量而联合起来的帝制迷恋者的斗争任务，这个……民主力量的中心和策源地可以说是巴黎。……维努亚、茹尔·法夫尔、皮卡尔，所有这些人的幸福和前途都必须依靠反动力量的胜利。……巴黎憎恶9月4日的人物，因为他们剥削它，使它遭受饥荒，出卖它。……一个方面是诚实的劳动者，一个方面是那些律师，那些雇佣的刽子手、那些贵族……”。

4月13日《时评报》

巴黎。4月12日电。今天麦奥遭到不停的炮击。——逃跑者的部分财产将被没收……一些缺乏信心和缺乏勇气的人，他们以圆滑周到代替信心，以蛮横无耻代替勇敢。

4月13日《号召报》

“不应当把巴黎的运动同蒙马特尔的突然被占混为一谈，后者只是这一运动的导因和起点；这一运动是普遍而深入巴黎人心的；甚至大多数由于种种原因而置身局外的人，由于这个原因也不否认这一运动的社会合法性。究竟是谁作出的这个断言呢？是不是象茹尔·法夫尔所说的那样，‘是公社的人’呢？完全不是，这是**工商会代表作出的这个断言。**

这是代表七至八千工商业者说话的那些人……他们是前往凡尔赛发表的这一声明。”

“这些明达的外省人。”“他们在凡尔赛的大街上怂恿人群对战败者横加侮辱”……既可笑，又可耻。

“商场和集市检查员卢森·杜布阿已经在警察局里被拘禁了两天……他被控隐瞒了商店里的一部分面粉储存。

外省处于嫌疑法^①的打击下，逮捕更加频繁。

巴黎大主教（达尔布瓦）写给梯也尔的信（日期注明：马扎斯，4月8日）和德盖里（马德连教堂的牧师）写的同样内容的信（日期注明：康塞尔热里，4月7日），在信上签名的并非两位行动自由的牧师，而是两位在拘禁中的神职人员，他们耽心自己会成为德盖里所说的“可怕的报复”的对象。（此人在信上说：“这些杀戮在巴黎激起了极大的愤怒，可能引起可怕的报复。”（“的确如此，这里已经通过决定，今后再要杀戮一个人，便将处决掌握在他们手中大量人质中的两名作为回答，请你考虑，我以牧师身份向你提出的要求是多么迫切，多么绝对必要”。

《号召报》指出：“有一件值得注意，这就是：除牧师以外，商人、共济会会员、记者、区长、议员、所有公民团体，都以调停人的态度要求停止流血战争。工商会的代表团曾经两次去凡尔赛，共济会的代表团和共和联盟的代表团正从那里返回。牧师们却留在巴黎。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耽

^① 指一八五八年二月十九日立法团通过的“关于嫌疑犯法令”。根据这项法令，政府和国王有权把敌视第二帝国的嫌疑犯驱逐出境或流放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任何地方。

心“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大量人质中的两名”^①的干涉，可别引起这样的想法，即他们竭力要阻止流的血是他们自己的血。共和国将听任帝国的将军们“以过分的残暴行为增加我们自相残杀的战争恐怖”（上面最后几个字摘自大主教的信）。

巴黎妇女的勇敢精神！

4月13日《每日新闻》

巴黎。4月12日电。昨天夜里巴黎极其紧张，因为凡尔赛的军队在城西和城南同时进行了夜袭。政府军才领到三十门的大口径炮，昨天晚上便开始试验它们。但没有成功。今天又继续进行试验。（罗什福尔今天在另一篇论文里揭露费里克斯·皮阿和他的同伙，说他们是令人憎恶的暴君，或者说得更恰当些，是明显的笨蛋。）今天炮击的主要目标是麦奥门，是蒙一瓦列连的大炮轰击的。

许多炮弹落在凯旋门周围。

天主教徒卡特里诺将军在科姆组成布列塔尼人军团。

圣丹尼。4月11日通讯。最优良的（政府的）军队是宪兵队，其中大多数是科西嘉人。

凡尔赛。4月11日通讯。巴黎的战争。在巴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距离马德连两哩的地方曾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咖啡馆里顾客和平常一样多，大多数剧院也打开了。《高卢人报》（在昨天的报上）所描绘的恐怖和暴力的绝对统治的图画……是纯粹的臆造……常备军的指挥人员受到了那些极其

① “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大量人质中的两名”这几个字是《号召报》故意从巴黎大主教达尔布瓦给梯也尔的信中引出来的，实际上指的就是达尔布瓦和德盖里他们自己。

无礼的忠告^①的影响。关于冷酷地枪决俘虏——还并非逃兵^②——的极其骇人听闻的细节被参谋部的军官津津有味地传播着。

一位访问过巴黎的英国人：“谈到我对公社的总的印象，我敢说，我同那些用阴沉的色调来描绘国民自卫军，并断言他们似乎仅仅代表巴黎一小部分人的记者们的意见完全不同。据我看，争执主要发生在巴黎和农民之间，现在在巴黎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衷心同情公社的。在他们的营垒周围集结了各阶层的人，其中有很多资产阶级，他们希望自卫军胜利，并且诅咒那些普鲁士人，国民自卫军的士兵决不是一群野鲁汉；相反，他们最高尚的、规规矩矩的姿态很快就吸引了我，他们的军官也属于通常那种有着良好教养的法国军官的类型；而国民自卫军的团队在外表上，据我看同样也在战斗素质上，无论如何也不逊于别动队，甚至不逊于常备军。还可以补充一点，**从我一到巴黎的时候起，我没有看见一个醉汉**，无论是在市政厅还是在其它任何地方，我都受到了最有礼貌的接待；因此我想，每一个没有偏见的英国人，只要来到这里，看一看这些人的孜孜不倦的工作热情、自我牺牲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并把它同帝国以及议会的因循拖延、假公济私比较一下**，最后就会象这里一切人所作的那样，高呼：“公社万岁！巴黎万岁！”

4月14日《时评报》

公社《公报》：“通过搜查为这一情报的正确性提供了

① 指公社关于《人质法令》的公告。

② 逃兵系指由常备军起义到国民自卫军方面去的士兵，当时凡尔赛对被俘的这些士兵特别严厉。

证据，这些证据是：凡尔赛政府的命令和由它拨出的款子，不久前关于加速制造改良断头台的建议、计划、工人、工具，最后还有物证；当这些东西——也包括一些普通的工具——全部汇齐时，分会委员会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决议：两架死刑机应在广场当众焚毁，与此同时，应事先在击鼓声中宣读关于这件事的通告。这就是张贴的那张通告的原文：

“公民们！第十一区分会委员会得悉，由那可恨的被推翻的政府付款订制的**新式断头台**（更轻便，动作更快的断头台）目前正在制造，兹下令没收这些君主统治下实行奴役的工具，并且决定销毁它们。据此，为了肃清本区和确立新的自由，决定在区政府广场将断头台焚毁，执行时间是1871年4月6日十时。”——**分会委员会委员等，1871年4月5日。**

“**议会在平静的开会**”（梯也尔给省长们的通知）。议员们的心情也很轻松。……这些既不甘心死亡、又不能获得胜利的下等斯巴达人，他们以可耻的投降把巴黎出卖给敌人还不够吗？难道他们发誓还要以内战来完成这个投降么？……残忍的**特里布雷**穿着菲力蒲·艾加里特红色的仆人制服^①。

“梯也尔和九月四日的人物、与其说是被政治热情，不如说是被贪婪欲望弄得头昏目眩，……他们竟采取了最卑鄙的诬蔑手段，说凡尔赛军队似乎仅仅是在同逃跑的流刑犯打交道。巴黎竟有二十万流刑犯……拙劣的玩笑。”……

“正当巴黎革命爆发的时候，普野·克尔蒂约正准备签

① 特里布雷，法国国王弗兰西斯十二宫廷中的丑角，这里指的是梯也尔。菲力蒲·艾加里特（一七四七至一七九三），奥尔良公爵，该系的代表人物。这里大概指梯也尔企图复辟奥尔良王朝的阴谋。

订一笔借款合同；如果利用一种甚至路特希尔德的商行^①也不能反对其使用的办法，这些先生和夫人们便有可能在十年内获得三亿二千七百一十三万五千法郎的纯利……合同已经签订；各个份额也已经确定，要获取它们只剩下解除蒙马特尔的大炮……梯也尔、茹尔·法夫尔、普野—克尔蒂约、皮卡尔和西蒙的太太们懂得数字的意义……在这种利益的引诱下，梯也尔夫人的沙龙就变成了女人们的卖淫窟。女人们在这里不顾任何羞耻，为了夺取使这帮窃贼接近金库的每一寸土地，她们都要拥抱那些从战地归来的将军们；有一个人……从一位唐斯小姐的嘴里听到了她内心的呼声：“坏蛋们，签字的事已经全都准备好了！”

《社会报》：“弗路朗斯被打死！联邦主义者被击败！利息提高了！”“我们的胜利就是他们的失败，这一点，交易所所有的掮客都是知道的。劳动将会夺去目前为他们所窃据的地位。”

《复仇者报》：梯也尔（1）是谁在一八三〇年为了变成最好的共和国的拥护者而抛弃了《国民报》派的共和国？^②梯也尔。（2）是谁为了取得自己的恩人拉斐特的大臣位置，而将自己的恩人出卖？梯也尔。（3）是谁为了保持自己的大臣职位，而把自己的朋友与合作者卡莱尔投入监狱？梯也尔。（4）是谁在当上了大臣以后，伪造他历史？梯也尔。（5）是谁建议的取缔报刊的九月法令？梯也尔。（6）是谁建议的反对出版自由的三月三十一日法令？梯也

① 此处大概指法兰西银行，因路特希尔德为法兰西银行管理委员会委员。

② 指梯也尔在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盗窃人民的胜利果实，庇护路易—菲力普登上王位，梯也尔本人在七月革命前是《国民报》派的共和党人。

尔。(7)是谁在一八四〇年把法国的剑插入鞘内,以便在一八七一年再把它抽出来?梯也尔。(8)是谁为了普鲁士国王的利益,在巴黎周围建筑一些孤立的炮台?梯也尔。

(9)是谁为特朗斯诺南街大屠杀用的子弹签付了支票,为给布赞苏阿制造的断头台签付了支票?梯也尔。(10)是谁充当了正统派的监狱产婆^①和亲正统派的教父^②?梯也尔。

(11)谁是那出卖了四名拉罗舍尔军士的犹太底兄弟和顾问?梯也尔。(12)^③是谁象塔尔图夫^④一样,为了同……结婚而向母亲献殷勤?梯也尔。(14)是谁从亚斯启程时还是一个象约伯^⑤一样的乞丐,而在两度参加内阁之后,便成了双倍的百万富翁?梯也尔。(15)是谁向王国宫廷、向共和国、向帝国、然后一边等着改朝换代,一边又向共和国宣誓效忠?梯也尔。(16)是谁曾经当过民族历史学家,当过灰色大礼服的^⑥洗涤工,还当过普瓦梯埃街的^⑦清道夫?梯也尔。(17)是谁编写了二十页书维护专制政治,而不曾编写一页书维护自由?梯也尔。(18)是谁曾经赞同罗马战

① 一八三二年,按照梯也尔的命令逮捕了正统派的王位觊觎者尚博尔伯爵的母亲贝里公爵夫人,将其置于严密监视之下,并进行侮辱性的身体检查,目的在于宣扬其私婚,从而破坏其政府声誉。

② 一八三一年巴黎的反正统派捣毁了亲正统派的凯朗大主教宫廷,梯也尔为了打击自己的政敌,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劝告军队不要去阻止人群的行动。

③ 法文这一条为(13),没有(12),俄文把这一条译为(12)但无(13)。

④ 法国作家莫里哀喜剧“伪君子”的主人公,一个虚伪的教士。

⑤ 圣经故事中一个清贫如洗的圣徒。

⑥ “灰色大礼服”,指拿破仑第一,梯也尔在其历史著作中曾替拿破仑抹粉。

⑦ 指秩序党的领导机构“普瓦梯埃大街委员会”而言。

争、赞同墨西哥战争^①、赞同一切战争？梯也尔。（19）是谁为了维护莱茵河的疆界和为了同普鲁士人作战，比谁都更加竭力地叫喊反对普鲁士的统一？梯也尔。（20）是谁曾经竭力赞扬腐朽的**帝国军事制度**，赞扬那**庞大的军队和庞大的预算**？梯也尔。（21）是谁在法国还并没有准备的时候，就曾经赞同为这次对德战争征兵和筹款？梯也尔。（22）是谁阻挠人民及时地按照丹敦的办法^②，以全民武装的方式进行这场战争？梯也尔。（23）是谁为了以**皇帝来取代共和国而向各国国王求援**？梯也尔。（24）是谁同**伪造文契者**^③狼狈为奸地签订了使法国招致灭亡的和约、卖国可耻的和约？梯也尔。（25）是谁抱着恢复帝制的目的在担任共和国的总统？梯也尔。（26）最后，是谁基于自己的公德和私德——背誓和乱伦，基于自己对《**贱民**》的仁爱和对马扎斯监狱的憎恶，而当了二十六次人民代表？是谁充当着私人财产、宗教和家庭的救星？充当着**国父和自己的妻父的角色**？梯也尔。

4月14日《旗帜报》

社论：梯也尔看来不能充分了解“快攻猛打”这一著名的简短箴言所包含的意味深长的智慧。……他应该意识到，自从他让蒙一瓦列连的炮弹落入市区内的时候起，他就成为了全部仇恨的对象，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坚决的政策。……他已经做得足够了，用茹尔·法夫尔的话来说，足够受到历史

① 均为法国的对外侵略战争。

② 丹敦，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在组织反抗外国干涉军时（一七九二年）发动广大农民起来战斗，给敌以致命的打击（丹敦后来堕落成为革命的敌人，被革命法庭处死）。

③ 指法夫尔，当时他是梯也尔政府的外交部长。

的诅咒，既然历史是由伯利维尔的人们在诠释。

4月14日《号召报》

巴黎。4月14日。已经下令拆毁旺多姆广场的圆柱^①，因为它是“野蛮行为的纪念碑，暴力和虚荣的象征，对军国主义的赞扬和对国际法的否定”等。

4月13日。帝国时期的最高（秘密）警察局办公室长官德鲁维尔被捕。

4月12日。法令：“所有有关付款期限的诉讼……缓期进行。……《公报》公布了关于付款期限的法令。”

4月15日《旗帜报》

德国人炮击巴黎的威胁，使新的共和国政府成员和法国的各党派报纸有理由对“外国蛮夷”进行最愤慨的和最有力的揭露，说这些外国蛮夷除去关心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以外，不承认其它任何法律。此外，德国人的威胁还在所有的中立国家里引起了普遍的谴责，当然，英国的“鞭笞者”

（格林^②是例外。而当德国人在等待了几个月之后终于炮击巴黎的时候，茹尔·法夫尔神圣的愤慨……。上星期巴黎遭到了炮击，其破坏性比德国人的炮击更加巨大无比。在哀泣巴黎的神圣不可侵犯之后，却至少十次地炮击了这个城市。……用冰雹似的炮弹轰击大军路和瓦格兰大街，炸毁路灯杆，杀伤和平的群众与妇孺，却不能获得任何战略上的优

① 旺多姆圆柱，为纪念拿破仑的胜利于一八〇六年至一八一一年建立的，一八七一年被巴黎公社拆除。

② 格林，英国男爵。

势。炮击激怒了秩序党，因为巴黎的西部遭到了炮击，而巴黎的无产阶级区却在大炮的火力范围之外。……很明显，公社的军队至少不逊于常备军，常备军攻入巴黎市区的几次尝试是如此地毫无成效和软弱无力。公社已经把所有能够抓到手的政府的白银都送往了造币厂，等等。

4月16日《号召报》

梯也尔承认了巴黎的“市政权利”（作为对共和统一联盟的回答）与此同时，他却迫使议会拒绝把这一权利给与其他任何城市。巴黎，作为一种例外，分为八十个街区或地段，其中每一街区不管有三千人还是三万人，可以通过个别投票的办法分别选派一名参议员。

《公报》开始公布关于公社会议情况的报告（四月十五日）。

巴黎。4月14日。卡西米尔·布依被任命为一个调查团的主席，调查九月四日独裁政权所干的勾当。

4月17日《旗帜报》

在这一期的第三页上也刊载着托伦事件。）^①

国民议会。4月14日以极大的多数票通过了市政法；同时并通过了关于出版过失的法案，等等。

4月16和17日《时评报》

公民贝累（代表公社）同法兰西银行签订了一个协议。

^① 大概指托伦参加凡尔赛的国民议会。托伦本系国际的会员，右派蒲鲁东主义者。在参加凡尔赛的议会后，四月二十五日被国际开除。

根据这项协议规定的条件，公社承认银行的私人企业性质，并且负责保护银行不受侵犯，保护的办**法**是：或者把该企业的职工组织成国民自卫军的一个营，或者——如果需要的话——由公社调出一些军队合并于该营。至于银行方面，则应根据公民贝累的字据，把属于巴黎市所有而寄存于银行的款项提供公社；如果这笔款项已经用完，银行应当垫款给公社，这项垫款以转给银行的市有财产作为保证。

4月17日《号召报》

共和统一联盟①所进行的**坚定不懈的尝试**②，没有成功。……**洛克罗做了凡尔赛的俘虏**……

只有凡尔赛报刊上虚伪的捏造和诽谤能传到各省，并在那儿起支配作用。……各省感到愤懑，因为有一个由二万名坏蛋组成的匪帮用打劫行凶的行为对首都进行造谣中伤。……**同盟（共和联盟）**③认为自己的首要义务是传播正确的消息和恢复外省和巴黎之间的正常关系。

①③ 根据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俄文编者的注释，共和统一联盟（共和联盟）是两个不同组织，前者全称是“巴黎权利共和合同盟”，为一八七一年四月在巴黎成立的资产阶级组织，它企图在巴黎和凡尔赛之间进行调停，建议双方在承认共和国和巴黎的市政自由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以使用和平方式取消公社。后者全称是“外省共和联盟”，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由曾旅居巴黎的外省人组成，它号召各地支持巴黎公社，反对凡尔赛政府和保皇派的国民议会（见该书第六十、一百二十二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单行本。马克思所作的报纸摘录中不是全称，因此不敢断定是否指的两个组织。（从《法兰西内战》和这份报纸摘录看来，马克思并没有将二者明确分开。）

② 指在巴黎和凡尔赛之间所作的调停努力。

4月16日进行了（公社）“顾问”^①的补充选举。很多人弃权。（杜邦在第十七区当选）

（议会的）十五人委员会^②和凡尔赛报刊在它们的官方和半官方的言论中，都一致否认“妄加在凡尔赛军队上的草率处决和大量屠杀的捏造”。那么，处决杜瓦尔和国民自卫军士兵是根据维努亚和加利非的命令吗？

《真实报》援引梯也尔在一八四八年一月发表的一次演说中的一段话：“诸位先生，你们都知道在巴勒摩发生的事情^③：当你们听说一个大城市竟遭到连续四十八小时的炮击时，你们全都感到不寒而慄。究竟是被谁炮击的呢？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来敌人炮击的吗？不是，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炮击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权利。是的，**就是因为要求享受自己的权利**，它得到了四十八小时的炮击。我向欧洲的舆论呼吁。挺起身来，从这个也多是欧洲最伟大的讲台上用几句**愤怒的言辞**来大声斥责这种行动，这将对人类的一种贡献！”（参看4月十九日《复仇者报》引文结尾等。）

在同一期的《号召报》上还刊载着**地主们**^④在1871年4月14日起草的市政法。

付款期限委员会向公社提出建议：第一条，今天以前签出的各种付款期已经临近的债务，如**凭票即付的票据、借**

① 指公社委员。

② 凡尔赛国民议会配合梯也尔反对革命巴黎的组织，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日建立，参加委员会的主要是保皇党人。

③ 指一八四八年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第二的军队弹击巴勒摩城，以镇压当地人民的起义。

④ 指凡尔赛国民议会中的地主议员。

据、清账发票、支票、债务契约等，应从本年7月15日起在两年内偿付，这些债务不计利息。第二条，债款总额均分为八份，从上述日期起，每三个月偿付一分。第四和第五条，债权人按照惯例，只能对“产生法律纠纷的那部分债务”提出诉讼。

4月18日《每日新闻》

巴黎。4月17日电。公社任命了一个调查团，调查在巴黎的那些由于厂主不在，或由于厂主拒绝在目前情况下开工，因而关闭的作坊和工厂的数目。调查团应准备一个报告，说明在什么条件下这些作坊和工厂才能移交给工人协作社，以便协作社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开工；还要说明工人可以给被征用的业主提供什么样子补偿。

公社有三千八百万法郎的现金。在市政厅里发现了大批未出售的巴黎市公债券。这是最近一次由巴黎市签署发行的公债券的剩余。这些公债券是完全合法的，因此法国银行就把它从公社那里买了去。——围城的形势在粮食问题上能够感觉出来。物价上涨得很快……巴黎行将由于饥饿而崩溃。

社论：“巴黎的红色党人无忧无虑……这些二流子组成的团队，他们领取工资，穿着制服，依靠非法政权赏给他们的几生丁^①法郎享受闲散生活，绝不会仅仅因为厌倦了这种职业而将它放弃。

^① 法国货币单位，等于百分之一法郎。

4月19日《复仇者报》

（参看4月17日《号召报》。）“诸位先生，五十年前，当奥地利人为了摆脱长期被围的处境而行使战争权利，想要炮轰里尔城的时候，后来，当英国人也是行使战争权利而炮轰哥本哈根的时候，以及就在不久以前，当曾经为本国效劳的埃斯帕特罗摄政王为了镇压起义想要炮击巴塞罗纳城的时候，全世界各个角落都一致发出了愤怒的斥责。”

梯也尔在他的4月16日的通告里说：“如果听到了几声炮击，那也不干凡尔赛军队的事，那是一些叛乱者干的；他们想要使人相信他们是在作战，虽然他们好不容易才敢露露头。”

“公社……命令区长，在发放七十五生丁的补助金时，对国民自卫军的合法配偶和所谓不合法的配偶、母亲和寡妇不得有任何区别。”

《真实报》评论说：“不难揣测，那些奉命镇压巴黎并使它屈服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围城时期便是这样的人，现在，当他们由被围者变成围困者的时候，也还是这样的人。和过去一样，谎言是他们惯用的武器。就象不久以前他们报道由于巴黎实际上处于封锁状态而不可能进行核实的胜利消息一样，现在他们又在发表最虚假的消息了。这样做还不够，他们还销毁和没收首都的报刊，拦截报道，于是，外省只能得到茹尔·法夫尔、皮卡尔先生、以及他们的同伙认为可以发给外省的~~消息~~，而这些消息的正确性是不可能进行查对的。……此外，官方报刊还硬说凡尔赛军队坚持严格的防御立场。如果听到了几声炮击（等等，见上）。让这个

诚实的政府不要生气，我们邀请它的成员来爱丽舍广场或者特尔纳街区呆上几个小时，他们可以亲自证明，炮击、用爆炸的榴弹来杀害路人，并不都是国民自卫军干的事。”

《**口号报**》：“凡尔赛政府丧尽天良地用炮弹摧毁你们的壁炉，冷酷无情地撕碎你们的沙发，但它却把**出售**（拍卖？——俄文编者）**这些家俱**^①说成是吓人听闻的事。这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是不公正的。……这样一来，凯旋门的浮雕有了八十处弹痕。加里列街已经无法居住，因其邻街房屋的屋顶都被炸塌了——这还不是凡尔赛军队在炮击巴黎么，那么是谁呢？真是活见鬼。也许这是公社自己的军队干的，他们毁坏纪念碑的目的在于给人们造成一种想法，认为梯也尔先生善能炮击把他选举出来的首都，等等。”……**炸弹**……《**人民觉醒报**》报道：“炮弹、霰弹、炸弹炸穿了墙壁、炸开了屋顶，炸通了天花板，妇女和儿童被杀死，小店舖里的商人和工作台旁的工人被炸成碎块，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凡尔赛乡下佬议会的最大荣誉，为了那被巧妙地装扮成小小的行政权力的中央集权思想的胜利。”

《**国家评论报**》……“在涅伊发生的事件^②是骇人听闻的；这是他们时代的耻辱。”

关于调查被业主抛弃的工厂，并将其让与工人协作社的法案交付表决，并获得通过。

《**自由报**》（后方英雄们在圣日耳曼^③出版的报纸）：

① 指公社征用凡尔赛政府成员的财产。

② 大概指凡尔赛军弹击涅伊的和平居民。

③ 圣日耳曼，巴黎的一条街，当时未受到战争的侵扰，成为巴黎资产阶级的后方。

“鉴于在议会里扮演的悲剧日益频繁，可以指望，尽管议会并不了解自己的使命，但它每日亲身的痛苦经历，也一定会向它指出它必然无疑地应当解散的时刻。这个议会是如此昏头昏脑，它不去考虑通过辞职使自己的错误得到宽恕，反而抓住那篡夺得来的权力不放，并且巧妙地加以组织，以便再犯新的、更要严重一千倍的错误。”

4月19日《旗帜报》

巴黎。4月18日电。第三十六团在达孚团长的指挥下拿下了倍根堡。红色党人在安尼尔附近遭到失败。红色党人在塞纳河右岸从涅伊直到圣丹尼，现在连一寸土地也没有了……帕西、特罗卡德罗、特尔纳、列瓦鲁亚和克里希遭到猛烈炮击。显而易见，末日已经临近了。

巴黎。4月17日。昨天投票选举公社缺额委员的结果，是这个机构^①在十三个区里的一次挫折。仅仅在四个区里有几名候选人从有选举权的选民中获得了八分之一的起码票数。在所有其它的区里，按照规定当选的候选人连一名也没有。

社论：给麦克马洪元帅不断派去的援兵已开始影响战斗的进程。

4月19日《每日新闻》

巴黎。4月17日通讯。“巴黎的犯罪事件惊人的减少”。

4月20日《口号报》

《口号报》动员人们无论如何也要投票。但放弃投票的

^① 指公社。

人仍然占大多数。

昨天警务专员逮捕了《蚀报》（非政治性报纸）的编辑波洛。

宪兵们对待起义军部队采取了普鲁士人的办法，只要他们能够把巴黎人包围在任何一所房子里，他们就把房屋浇上煤油，放火纵烧。有几具被烧焦了的国民自卫军战士的尸体被抬到了由新闻界设在特尔纳街区的救护所。

几天来，食品价格已经大大地上涨了。

“侏儒”（梯也尔）对铁路的奇怪的憎恶是人所共知的。他在七月王朝时期曾把铁路建筑污蔑为空想的怪物！

奥尔良王朝的公爵们在凡尔赛。

在最近几天里，将要公布厄内斯特·皮卡尔同他的交易所经纪人的通信，这些通信可以加上标题：“不是提高民族尊严，而是贬低民族尊严，并从中抽取十万息金的艺术。”

医学院的教授们离职而去；讲课停止了。教育委员会采取措施建立自由学院。

4月20日《每日新闻》

巴黎。4月18日通讯。私人房屋遭到掠夺，报纸也遭到查封；不过，运走和拍卖家俱的事还没有发生。

4月16日的投票情况：

第二区：在册选民人数——二万二千八百五十八。（3月26日）投票人数——一万一千一百四十三；（4月16日）投票人数——三千四百九十八。赛拉叶得票三千一百四十一。

第十七区：在册选民人数——二万六千五百七十四。

(3月26日)投票人数——一万一千三百二十九，(4月16日)投票人数——四千八百四十八。杜邦得票三千四百五十。

凡尔赛。四月十七日。梯也尔恢复了比埃特里的警察队，并完全象埃斯皮纳斯和莫尔尼担任内务大臣时期当时皇帝的作法那样来使用警察队，对这些，一八五二年的失宠人物，不管是奥尔良派还是共和派，连一句反对的话也没有。……皮卡尔最近的一次命令撕毁了第一次革命时期的“嫌疑犯”法。宪兵们奉命搜查开往巴黎或凡尔赛方面的每一次列车，并且逮捕所有“他们认为”外表可疑的人，没收他们的公民证，而且在警察局长（也可能还要同皮卡尔联系一下）没有下令释放以前，不得把他们放走。公民证制度的卑鄙齷齪恢复到和从前完全一样了。妇女们旅行或散步要没有同伴在一起，会遭受到比监禁还更坏的侮辱。

巴黎。4月19日电。《国家评论报》、《公共福利报》、《晚报》、《钟报》遭到查封。（托伦）。“鉴于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选入国民议会的托伦先生已经最可耻地背叛了自己的事业，国际（协会）巴黎支部开除了他，并请在伦敦的总委员会同意（批准）这个决定。”——新的炮击。——为了审理各种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事件，成立了巴黎战地军事法庭。乌尔巴赫被捕。——《高卢人报》承认，起义者的防御计划是相当完整的，他们的领导者表现得智慧而勇敢。

圣丹尼。4月17日。对冯·帕普将军（在圣丹尼的普鲁士指挥官）的访问。俾斯麦没有对梯也尔发出要求他最迟在二十三日前平定巴黎的骚乱，否则允许普鲁士人进行干涉的任何最后通牒。当普鲁士占领着法国这样大一部分土地的时候，进行干涉对普鲁士是没有任何好处的。这将使差不多已

经消失了的对胜利者的仇恨重新强烈起来。普鲁士政府为了帮助秩序党消灭骚乱，除了不进行主动的和直接的干涉以外，准备采取任何措施。条约规定了普鲁士在停战期间和停战以后占领区的界限，极细致地划出了双方军队都无权进入的中立地区。从城垣到普鲁士的阵地前沿也是这样的中立地区，不过德国将军有权任意让他的士兵占领它直到城墙边沿。当麦克马洪将来被允许通过这个地区去包围城市时，要得到普鲁士明确许可和放行，不过既然这样的许可永远也不会给与公社的士兵，因此，可以说普鲁士是在主动地帮助凡尔赛镇压起义。

据冯一帕普的意见，从麦克马洪目前进军的速度看来，至少在三周内他不能进攻城垣或炮台。冯一帕普说，（到4月15日晚上为止）凡尔赛能够指望的只有五万人。麦克马洪就只能用这点兵力来保卫凡尔赛；其余的士兵是不能信赖的。料想不到，回家途中的亚尔萨斯和洛林^①的士兵，竟那样轻蔑地谈到整个的军队，特别是谈到军官。他们的伙伴——来自其它各省的士兵——都发誓既不为凡尔赛作战，也不为巴黎作战。他们被派往南方或勒阿弗尔去进行改编。从全国各地和从比利时、德意志、瑞士来到凡尔赛的士兵，只有很少的人留下来参加麦克马洪的军队；可是麦克马洪至少需要十二万人。普鲁士政府方面曾经提出一项派军队去支援凡尔赛的明确的建议，在那以后，又曾经建议切断铁路交通和封锁巴黎，但梯也尔回答得非常含糊，以致再没有第三个建议继续提出。……虽然德国保持中立，置身局外，但它时

① 法国省名。

刻都准备参与维护秩序的事业。

4月21日《回声报》

凡尔赛4月21日。政府军在涅伊获胜。夺取了堡垒和大炮。

4月21日《每日新闻》

4月20日。安尼尔被东布罗夫斯基占领。

《公共福利报》不顾禁令，今天又出版了。

圣丹尼。4月20日。普鲁士军队有准备撤走的迹象。炮台将移交给合法政府，以便普鲁士人有可能撤退到里姆斯。康罗贝尔已经来到并去会见了梯也尔。杜克罗有希望从瑟堡带来八千人。(克林珊将军)从瑞士开来了一支七千人的队伍。

公社宣布，法院进行一切判决必须用公社的名义。

公社4月19日。公社宣言：“巴黎要求的是什么呢？要求承认并巩固共和国，要求在法国所有村镇实行公社的完全自治……这种自治应平等地给于一切公社。……公社固有的权利是……决定公社的收入和支出预算，改进和变更捐税，管理地方服务事业，组织审判法庭、对内政务和国民教育，管理公社的……财产，通过选举或竞选，选择能负责的、并受经常监督的可以撤换的公社法官和各级官吏。……保障集会和出版的权利……组织城市防御力量和国民自卫军，国民自卫军自己选举领导人并单独负责维护城市秩序。不言而喻，如果中央政府和联合公社代表机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已经实现和采用上述原则，巴黎公社将不再要求任何更多的地方保证……等等。巴黎并不想把自己的意志和领导权“强加

给全国其他各地”。……帝国、君主政体和议会制政府直到如今还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统一不是别的，而是专制的、不合理的、横暴和令人难以忍受的集权。巴黎所希望的政治统一是各地主动倡议的自愿联合。……结束政权和教权制度，结束军阀跋扈、官僚政治、商业垄断特权，它们使无产阶级遭受奴役，使国家遭受灾难和复灭……。巴黎拿起武器，只是出于它对自由的忠实；为了整个法国的光荣，应当停止这场流血冲突。法国自己应当庄严地宣布它不可动摇的意志，以此来解除凡尔赛的武装。……我们的责任是斗争并取得胜利。”

4月18日。共和同盟发表如下声明：“梯也尔对我们的代表作的声明既没有为我们保证维持共和国，也没有保证建立公社的自由，实际上对我们所要求的，什么也没有保证。”

“……解决当前冲突的唯一可能的办法应当是和解……我们决定，目前暂时同法国各外省城市的市政参议会建立联系，使他们了解巴黎的合法要求。……里昂，这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公社的城市，和里尔、马康，以及那些懂得巴黎的事业就是法国所有公社的事业的其它城市，已经比我们先发出呼吁。他们的干预起着提醒作用，如果误解这种提醒，对国民议会来说是不明智的。议会最后总将了解，法国所有的大城市已经不顾一切地拥护共和政体，并要使法国获得**最彻底的公社自由。这是它坚定不移的原则。**”

凡尔赛。4月20日。勃留涅建议委派一个由二十五个委员组成的委员会来呼吁和解，他劝说议会作出准备同巴黎进行谈判的表示，他的提案由于预先对表决已有布置因而遭到否决。

社论：“凡尔赛已经准备下二千万英镑……用以支付普鲁士驻防军的撤退费。……梯也尔并不十分急于要他们撤走，如果麦克马洪有足够的军队来保住炮台和交通线的话，那么，现在由德国人掌握着这些炮台和交通线，将会给他提供莫大的便利……然而……他能够支配的力量……是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的。”“至于对巴黎的西北方、西方和南方同时进攻……无论是现在或者是德国人撤走以后，都是同样可以进行的……因为冯·帕普表示，他准备让麦克马洪沿着城垣和德国前哨线之间的中立地带进攻。”

4月20日《每日新闻》

摘自李特列的一封信：“这个可怕的自相残杀的战争是国民议会干出来的。本来只要肯定宣布成立共和国就可以了，不应当只是暂时同意它，而后又提出无数保留条件来刁难它，而应当立刻将议会迁回巴黎，并承认巴黎的市政权利；应当向没有遭受敌人侵扰的外省发出呼吁，呼吁制定一项关于付款期限和房租纠纷这些困难问题的统一的法律，号召分担在围城时期落在巴黎身上的负担。用这些简单的办法本来足以避免现在的冲突……议会却不这样做，反而利用一切机会公开宣泄它对巴黎和共和国的憎恶。议会不让加里波第发言，用粗暴的吼叫来压倒维克多·雨果的讲话；议会通过它的御用发言人的嘴告诉大家，它的意图是要**剥夺巴黎的首都称号**。当分组会上有人提出异议说：‘这么做，你们是想发动内战哪’？议会这样回答：‘如果内战开始，如果巴黎起义，我们就消灭它’。这对议会来说还嫌不够；而巴黎行动却是明智的，它没有表示。但是，如同在（一八四八年）

六月一样，必须挑动起义^①，以便有一个扼杀共和国的借口，此外，还不能宣布建立君主政体作为挑动起义的导火线，因为这一行动会把法国每一个城市都挑动起来。那么，政府是怎么干的呢？它任命**维努亚**为巴黎总督——**维努亚**是12月2日的刽子手；它任命**瓦伦顿**为警察局长，并以改编国民自卫军为名……任命**奥雷耳·德·帕拉丹**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既然巴黎被解除武装，既然巴黎已被**维努亚**、**瓦伦顿**和**帕拉丹**之流束缚住手足，共和国也就葬送了。这一点，巴黎人是了解的。面临不战而降和大胆投入一场结果不能预料的可怕斗争的抉择，他们宁愿战斗；为此，我不得不赞扬他们。……如果公社垮台，共和国就要葬送，在对君主政体已经毫无感情的法国重新又恢复君主政体，就将成为我们国家的结局。”

4月23日《口号报》

蒙一瓦列连刚刚得到了四十门口径为三十号的大炮，准备用来摧毁**涅伊**、**安尼尔**和被地主议员称做**暴动巴黎**的整个南部。

“普鲁士如此欣然地让梯也尔得到八万，以后又增加到十五万，而不是条约规定的四万军队……法国的涸竭、毁灭——这就是德国人所希望的。（否则普鲁士只要率直地拒绝辅助炮手的要求，就能迫使他立即同巴黎进行谈判以恢复秩序。）内战会把一个新生的强大的机构陷于涸竭。”内战需要金钱！只要想一想，每延迟一天，我们就要为占领军付出

^① 指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这次起义是由于政府公布解散国立工厂的法令而挑起的。

十二万法郎的费用，从停战以来，这笔费用已经逐渐积聚成了五十亿法郎的总额，我们的钱袋差不多要倒空了。

巴黎。4月19日。那些得票未达法定多数的人，仍被公社宣布为当选。

4月22日《先锋报》

凡尔赛。4月19日。在波尔多发生的运动是一椿引起普遍不安的事件。在会议休息时，它被当成市政法的内容来讨论。一群人沿街高呼：“打倒梯也尔！公社万岁！”一批批非武装的群众集合在市政厅前。真正的人民的集会……没有任何强力。……每天都要收到许多各个市政参议会拥护和平解决冲突的请愿书。

机械工大联合会的号召：召集机械工人于1871年4月23日星期日开会。**预定议案：**社会解放；协会草案；保卫共和国和公社。

公社命令。成立巴黎公社民间和军队航空家协会（由杜尔诺夫大尉领导）。

巴黎。4月20日。代行委员会：第一条，取消夜班工作。第二条，废除前帝国警察局设立的职业介绍员。这项职务由各区政府设置的面包工人登记处接替，中央登记处设于商业部之下。

4月22日《时评报》

4月15日。别雷尔兄弟私邸中的财产被征用，该私邸位于圣——奥诺莱郊区街。

4月22日《每日新闻》

巴黎。4月21日。战斗继续进行，互有胜负。双方都没能守住安尼尔。……选出了新的委员会：弗兰克尔（劳动与交换），克吕泽烈（军事），茹尔德（财政），维阿尔（粮食），巴斯卡尔·格鲁塞（外交），普罗多（司法），安德里约（社会服务），瓦扬（教育），拉乌尔·里果（公安）。

以这种形式组成的政府将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工作：

“（1）行政权仍然暂时托付给**九个委员会中各委员会**的一名代表，这些代表所管理的事务由公社分配。（2）代表将由公社根据多数票任命。（3）代表每天集会，根据多数票通过他们有关各部门的决议。（4）代表们每天在秘密会议上就他们所采取和执行的措施向公社提出报告，由公社批准这些措施”。

公社下令关闭所有在半夜里营业的咖啡馆。……《**公共福利报**》终于完全被禁止了。该报今天不再出版。

《**人民呼声报**》猛烈地抨击了克吕泽烈，甚至谴责他胆怯。

凡尔赛。4月20日。梯也尔为军界举行盛宴，庆祝**杜克罗将军**从瑟堡带回一万五千名由德国归来的前麦茨卫戍部队士兵。

在议会里大约有一百个席位空缺。……所有前国防政府成员的住宅里的财产已被征用。

4月22日《爱尔兰人报》

巴黎。4月16日。巴黎被要求在二十四小时内投降。从

巴黎逃跑的居民空前增多。

4月12日，凯旋门被破坏。

4月23日《观察家报》

《号召报》上这样描写《真正危险的阶级》：“圣日耳曼—昂—列^①的和平居民此刻很开心。一些大胆的人在自己的阳台上架起了望远镜；大家都等着轮流观看巴黎附近发生的战斗。……内战不过是一椿惬意的消遣。巴黎人和凡尔赛人，不过是演戏演得比平常稍微认真的演员，如此而已。……圣日耳曼街此刻住的是同法兰西民族没有真正关系的人。这儿新来的居民是那些被事变吓跑了的男男女女“后方英雄”和巴黎林荫道上的人物。城市，不是别墅式的“英国咖啡馆”就是豪华的淫窟。这两种店铺的常客是没有国籍的，他们是一个特殊的变种——特殊帝国制度的产物，因为他们生活唯一的内容就是享乐！……要想恢复拿破仑时代的快乐生活究竟该怎么办呢？去观看打仗和去数大炮的炮声吧！最近在沙特列上演了某种军事剧，不过，这次表演的技巧非常非常好。倒下的人是真正的死掉了，伤员的号泣也是最真实的。并且，所有这一切是如此富有历史意义。这些女士和先生们这样好奇地注视着这场表演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人拼死战斗所反对的正是他们。巴黎再也不愿容忍的，正是妓女和那些摩登纨绔子弟的存在。巴黎决定，或者迳直把他们赶走，或者改造这些无用的、怀疑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家伙，这类人曾经控制过这个巨大的城市，曾把它当成自己的私人财产来利用。无论帝

^① 巴黎街名，

国的哪位头面人物（也就是说，无论帝国的哪位妓女），也将无权再说：“在巴黎最好的街区里常非愉快宜人，但是在其它街区里却贫民太多。”

4月24日《每日新闻》

社论：“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巴黎起义的完全绝望的性质越来越明显了。”

巴黎。4月22日（通讯）。“那些仍然同梯也尔一起指望凡尔赛军队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的人，想必具有极大的信心。胜利每延迟一天，对公社来说就是胜利。”

凡尔赛。4月22日通讯。“对起义者来说，危险不是在他们的正面，而是在他们的两侧。目前正流传着一种谣言，说圣丹尼正由普鲁士人进行清肃，而将由政府军队进行占领。报道毫无根据，不过，也许在麦克马洪还没有把他的军队充分组织起来之前，就将已经发生军事行动，或者冯·帕普将军将允许他渡过横贯市区的塞纳河而直扑圣一乌昂。在那里，紧靠村落有一座方形堡，可是直到现在德国人还不允许任何一方占领它。看来，麦克马洪将得到此项许可，从而在圣一乌昂站住脚；这样，就将从右面威胁克里希。”

巴黎。4月23日（电）。为了不让形迹可疑的外国人进入巴黎，凡尔赛政府的宪兵队遵照皮卡尔的命令并在普鲁士人的同意下，在圣丹尼仔细地搜查经由北方铁路开往巴黎的每一次列车。被召集起来改组医学院的医科学生拒绝同公社讨论问题，在“共和国万岁”！的呼声中散去。……在陆军部里发现了一些有关巴黎被围的非常奇趣的文件。……公社采纳了德勒克吕兹的建议：军事工作要根据多数代表的决定

进行指导，而不是只根据克吕泽烈一个人的决定。

勒阿弗尔。4月23日。勒阿弗尔市政参议会今天派遣了三位参议员前往巴黎和凡尔赛，其使命是进行斡旋调停，建议在保持共和政体和赋予法国以市政自由的基础上停止内战。

4月23和24日《时评报》

在公民库尔伯主持下的巴黎艺术家会议。

这些人希望不要拆除旺多姆圆柱。（完全自由的讨论）。

（公开的会议。）其实，公社议决的只是拆去上面波拿巴的雕象，而在它的底座上将建立自由雕象。（在巴黎大约有三千名艺术家。）

“全世界所有的大城市都对我们的城市感到羡慕，它是艺术的化身，它领导着我们的工人进行自觉的劳动，并为巴黎创造了无可争辩，无与伦比的声誉。”（醒醒的《晚报》自己说的。）（艺术家俱乐部）宣布妇女与男子平等，并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社论：正着手出售圆柱；凯旋门行将倒塌。

4月25日《时评报》

挑拨者和煽动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起初为了获得政权不怕激起群众的愤慨，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又毫不犹豫地屠杀自己的兄弟。

前第八军团的军官克·德尔别施在《法兰西回声报》上发表的声明是以副主教若克麦的声明为根据的，若克麦说：

“我，下面署名巴黎大主教的副手，有幸伴随他去完成他所

从事的和平与仁慈的使命”等等。（1848年6月26日的声明。）但是，巴黎大主教是6月25日被卡芬雅克的军队杀死的，而不是被起义者杀死的^①。

《立宪民主主义者报》和《国家报》决定拆卸自己的机器，把排字盘包装起来，以便迁往外省并在那里设馆。根据公安委员会的命令全部物资被扣押并被查封。

4月24日《口号报》

凡尔赛。4月22日。麦克马洪在兰布里主持了一次大型的军事会议，所有聚集在凡尔赛的将军都出席了会议，以便商讨消灭巴黎的问题。黠武主义者从来没有举行过这样众多的将军们的会议。所有当时根据甘必大的命令被仓促派往外省而以后全都在色当投降了的将军们，同3月19日夜从巴黎逃跑的将军们汇合在一起了。这是一个挂着密密的带穗肩章的基督教徒大会。复活了的色当英雄们否认甘必大的将军是他们的同僚；对此，甘必大的将军们不无理由地回答说，当色当的将军们还在德国卷纸烟时，他们6个月来却一直参加战斗，他们甚至已是真正的军团指挥官。

在凡尔赛有三种军队：（1）国民自卫军或别动队——是市警和宪兵改装的……军官是间谍化装的。

（2）色当的军队——是在返回法国领土时被强迫开往凡尔赛的。

^① 1848年6月起义时，卡芬雅克自己的士兵杀死了大主教阿弗尔，而卡芬雅克却将这事推到起义者的头上，马克思引这一段的目的是准备揭露梯也尔也在仿效卡芬雅克，拒不同意用布朗基交换大主教达尔布瓦。（见《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71年单行本第78页。）

(3) 外省的军队——全由那些寻求补助金和津贴的军官组成，连一个士兵也没有。

这三种如此奇怪的军队互相仇视，军官之间常常发生决斗。

里昂的代表昨天早晨受到皮卡尔的接见，随后又受到梯也尔的接见。他们离开时，对政府的意图不大满意，因为政府“无论如何也要进行战争。”

两天来，守卫在通往巴黎的公路上的宪兵队，一直在拦阻和没收运往首都的食物和商品。

从外省和市郊来的运输今天比较令人满意。

前帝国近卫军的三万名士兵被绰号叫做“既非英雄，也非烈士”的杜克洛加以改编后，此刻正经过蒙莫朗西和哥罗列包抄圣丹尼，并将在德一法勃里斯将军的同意下，从东面用强力牵制敌人。（据说，他们好象是由康罗贝尔指挥的）。

孱弱的尚加尔涅在凡尔赛根据行政首脑^①——他在1848和1851年的老同谋者——的命令，刚刚获得了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维努亚集十二月政变^②参加者、屠杀杜瓦尔将军的刽子手和荣誉军团勋章大法官的职能于一身，受托执行这项命令。瞧他们弄到何等地步了。

凡尔赛。4月22日。大批地提高莱茵军队军官荣誉军团勋章的等级，并以新的勋章授与他们，这是根据列弗洛将军的建议，其目的在于消除这支军队同巴黎、北方和卢瓦尔军队之间在奖赏方面存在的巨大的悬殊现象。尚加尔涅、布尔巴克、赛塞和比桑将军获得了大十字勋章。

① 指梯也尔。

② 即1851年12月2日的路易·波拿巴政变。

在议会里有一百二十个席位空缺。

4月25日《每日新闻》

社论：涅伊停战。最近几星期不断的炮击，使巴黎郊区居民住房所受的破坏，比参加这次炮战的士兵所受的损失要大得多。财产的损失很大，而私人所受的损害同军队的损失根本无法相比，等等。公社的不和在报刊上被公开宣扬着。……中央委员会和克吕泽烈公开地敌对。

巴黎4月23日通讯。停战被拖延，旨在于不承认“叛乱者”有作为交战一方的权利。不过逐渐地，只需再过些时间，叛乱者就将不再是叛乱者，而将取得交战一方的地位。……实际上，叛乱者已经不是叛乱者了，他们有自己的政权和自己的领土，在这个领土的疆界内他们是主人，他们的政权是合法的，就象在最后一个帝国垮台以后最近的政府在全法国拥有的政权一样地合法。……凡尔赛政府用以压制它（公社）的举动，将毁灭它自己本身。

圣日耳曼—昂—列。4月23日。凡尔赛人对间谍的恐惧比巴黎人厉害得多；每一个往巴黎去或从巴黎来的人，或进出凡尔赛的人，都必须交验身份证或某种其它的证明书。警务专员们进行住宅搜查。……梯也尔毫不犹豫就签署了一项明知不正确的通报，说军队决没有枪毙俘虏……政府的租赁和期票法使巴黎大多数奉公守法的小业主陷于破产。……在旺多姆广场事件以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当时公社正痛苦地经受着那天流血事件造成的后果，当时第一、第二、第八和第九区的**区政府**，以及银行、交易所、大奥特尔和圣拉扎尔车站全都在好心人的手中，当时墙壁上张贴着海军上将赛塞的声

明，说他要仿效他儿子的榜样，为了“荣誉和祖国”而牺牲他的生命，而巴黎的区长们也正和议员们一起一再向凡尔赛请求帮助——在这样的时候，政府却没能汇集一万名可靠的军队，而在五点钟的时候，赛塞便溜走了……属于秩序党的自卫军也走的走散和回的回家了，等等。

4月25日《口号报》

共济会代表团，其中有两名工商会的成员参加，（4月23或24日！）在凡尔赛受到梯也尔的接见。代表团的使命首先是要要求停战，使涅伊、特尔纳和萨布隆维勒被驱入地下室的不幸的居民能出来前往安全的避难处所；其次，是建议在无条件承认巴黎市政自由的基础上达成一项协议。

关于第一点，梯也尔声明说，按照战争法律他不同意目前停战，但他准备命令凡尔赛军队第一军团司令拉德米罗将军，如果对方派军使来到他那儿，可以在为遭受炮击的村庄撤退所需要严格限定时间内停战。

梯也尔对凡尔赛议会通过的市政法没有引起巴黎的丝毫热忱，表示非常惊讶……“这，——是法国任何立法会议在任何时候在组织市政府方面所能通过的最自由的法律”。

“那么，1791年的市政法呢？”——“怎么，你想叫我们回到我们祖先的狂妄道路上去吗？”他宣称，只要普鲁士人一把炮台留下来，他就打算炮击巴黎，“恢复合法政权”。

共济会会员全体大会定于今天两点钟听取代表们的报告。

里昂代表在同梯也尔重新会见之后，离开了凡尔赛，梯也尔无论如何也不放弃他那荒谬的顽固立场。“如果这样，

——代表们离开他时说，——过几天您将获悉：里昂宣布成立自己的公社。我们带给我们的同胞的这个答复，会把他们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

国民议会里反对加里波第的喧嚷。

“我们是**信守诺言的人**。”（法夫尔及其同伙在议会里说。）

4月24日《波尔多论坛报》

（报上有**巴黎公社纲领**。）（4月19日颁布的。）

地主议会的阴谋。议会在波尔多的最初的日子里就是一个狂暴的会议，闹闹嚷嚷，粗鲁无礼，例如侮辱加里波第，谩骂波尔多的国民自卫军，等等。

在凡尔赛，野心家们为谋求王位，正在搜集情报和网罗**阴谋家**。当权者乃是**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梯也尔以法兰西共和国天字第一号使节的身份去请求欧洲各国国王的接见，但却毫无所获。他是由二十几个农业省选举出来的。梯也尔3月10日的声明具有共和精神。但他和地主议员之间有**秘密协定**。他在当权以后，在履行3月10日的诺言方面首先做了些什么事呢？首先，任命**德·奥雷耳、瓦伦顿、维努亚**担任各种职务，这些职务使他们有可能扼死巴黎——假如巴黎对政府的这种或那种措施有哪怕是一点点微小的反抗企图的话。首都曾发生剧烈的骚动，这是由于**滥用职权**而引起的，**滥用职权的牺牲者是巴黎人**；也是由于**投降行动**而引起的，它同样使巴黎人蒙受了显然不应由他们蒙受的**可耻侮辱**。这些任命是滴在伤口上的油滴……（？——俄文编者）
当局的意图恰恰是要解除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武装，然后对各

省的自卫军如法泡制。……在这个意图下隐藏着一个阴谋计划。……正当这些事件在巴黎发生并在各省也有所反映时，**奥尔良王朝的公爵们在凡尔赛安家了**——尽管关于他们选举的合法性问题，在不愿火上浇油的借口下一再被拒绝讨论。他们的职业是制定阴谋，就象梯也尔的职业是说谎一样。……后来，梯也尔又接见了帝国的将军和元帅。所有这些人人都希望共和国崩溃，因为在他们看来，共和国有一个巨大缺点，就是它给与它的仆人们的报酬不够慷慨。他们投靠每一个有某种成功可能的王位觊觎者。……政府力求只委任帝制派担任**社会职务和各种驻外使节**。这就是政府全部关注的中心，而且，要是没有特殊的目的，他们是不会这样着急的。……当议会正大肆胡作非为，而政府也企图控制共和国时，正统派和奥尔良派^①的报纸转载了一个文件，报道说**波旁分子和菲力普—艾加里特后裔^②的合流差不多已是既成事实**。旁系堂兄弟^③在信里签署了一份国王诏书，这封信已经被发表。……这就暴露了一樁阴谋，因为政府不仅知道他的存在，而且还在庇护他。梯也尔一定会支持多数派，那么，如果法国不反抗，阴谋就会立刻得逞，复辟就会轻而易举、毫无阻拦地实现。要不然梯也尔就将同多数派作斗争，就将被迫御去自己的全权。由于**奥马尔公爵**是议员，因此全部问题只在于批准他的当选并把他扶上王位。

基佐令人厌烦地、无休止地控诉巴黎。

-
- ① ② 菲力普—艾加里特后裔，即奥尔良系。当时的保皇党人分为三派：“正统派”，拥护一七九二年被推翻的波旁王朝的后裔（波旁系）；“奥尔良派”，拥护一八四八年被推翻的奥尔良王朝的后裔（奥尔良系）；“波拿巴派”，拥护路易·波拿巴。
- ③ 可能是指茹安维尔亲王或奥马尔公爵。

玛利亚—阿美利亚曾把基佐称为“抓住政权这块岩石死不放松的螃蟹”。

在色当失败的消息传来时，民众一跃而起，宣布成立共和国；当时任何人也没有提出抗议反对这种自由的、自发的和一致的行动。代表们现在有没有权利来废除那最高政权的体现者亲自建立并要求保留的东西呢？

卡雷昂—拉图尔（在议会里）要求……不强迫（他，正统派）议会对最后的政体通过决议。

裙带风。资产阶级让自己的子弟、亲属等担任“**总税务官**”。奥尔良家族的进款也属于这种不劳而获的收入。曼涅先生把奥尔良家族的一个富有的牧师职位给了自己的儿子。这位曼涅先生每年要花掉不下于五十至六十万法郎的帝国预算，这笔钱是他以全能部长的资格，以秘密会议成员的资格拨在他自己名下，并拨在他的各级亲属名下的。阿尔弗列德—曼涅9月4日退隐了。新部长**普野·克尔蒂约**赶快奖给了自己的女婿**罗什·朗贝尔**五至六万法郎——卢瓦雷省总税务官的职务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是有这笔收入的。

拉法格的信件。自从没有警察以来，象施了魔法一样，无论是盗窃还是行凶的事件再也没有听到了，这使得一位爱国志士说：所有的“**保守党人都逃到凡尔赛去了**”。娼妓是公社极端憎恨的敌人。这些女人需要反革命来恢复她们光荣的职业，普鲁士人是她们的安慰者。她们到普鲁士军队占领的圣丹尼和其它地方去进行访问，以便当自己的情人不在的时候得到安慰……。

你们怎么在处理共和国所有的职务、职位和官僚！你们把它们全都分给了人所共知的共和国的敌人。这些职务是那

令人羡慕而又冷酷无情的资产阶级的当然世袭的财富，资产阶级有享用它们的特权；只要这些职务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被给与了不属于它本阶级的任何一个人，它就认为是盗劫。

4月25日《波尔多论坛报》

反抗压迫，是自由和现代文明的主要原则，它在公社里有自己的历史根基和自己的传统。

在（路易）拿破仑时期：“由于所有的市长都掌握在省长手里，而所有的公社都掌握在市长手里，因而这个机器（也就是“官方的候选人”）发挥了非常完善的作用。”

梯也尔谈到正统派：“他们所能经常采用并到处都能为此找到证据的有三种手段：外敌入侵，国内战争和无政府状态。……采用这三种手段的政府任何时候也不会成为法国的政府。”（《总汇通报》。1833年1月5日众议院会议。）

在4月20日议会会议上激起了对詹·勃留奈的极大愤怒，因为他宣读了一项旨在同巴黎和解的建议（建议议会同巴黎进行谈判，并为此指派一个由二十五人组成的代表团，暂时停止军事行动。）议会首先就这个问题是否值得讨论进行表决，从而葬送了这个建议。

梯也尔—蝇子米拉波^①。梯也尔总是拿普鲁士人的干涉来威胁巴黎人。

嗜血成性的侏儒。

① 为梯也尔的绰号，米拉波（Mirabeau）伯爵，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自称为第三等级的代表，但后来却与王室勾结，暗中接受王室的津贴，出卖制宪议会的消息，并为路易十六策划逃亡。

4月26日《口号报》

关于涅伊的协议应于24日实现。梯也尔把它改到25日（从夜九点到次日下午五点）因而很多居民遭到猛烈的炮击，等等。

皮阿恢复了他在公社里的职位。康诺和德维廷在凡尔赛。八里桥也在。还有德一法依和康罗贝尔。

杜弗尔的通令（给各检查长）。1871年4月23日于凡尔赛。“他们（作家）已在全法国逐渐成为独裁政权的厚颜无耻的捍卫者，这个政权是被外国人和遭受惩罚的罪犯专横地获取去的……。是的，巴黎在公社的名义下为了实现这种卑鄙的破坏行为而组织起来的物质力量，为自己找到了捍卫者。……这不是那一个政府的敌人，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敌人；你们应当毫不犹豫地惩罚他们。当他们表面温和，实际危险，花言巧语地正在变为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调解使者的时候，当他们还在把由普选产生的议会和所谓巴黎公社相提并论的时候，当他们还在责难议会，说它没有把市政权利赐给巴黎的时候，你们决不能就此罢休，等等。”

从前天起，普鲁士人开始阻挠住巴黎运输粮食，等等。在圣丹尼，由宪兵和市警担任警察的勤务。外国人和普通过路人一样地受到盘诘，等等。

4月26日《每日新闻》

路易·勃朗4月23日的信。（全文公布）（共和国是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

巴黎。4月24日通讯。巴黎目前完全被包围了。普鲁士

人已把沙伦顿炮台交给法国军队，从凡尔赛来的军队已接近圣丹尼。（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与公社之间发生冲突。

（皮阿从3月26日开始便在公社）。

（杜弗尔想用对外省报刊进行法律起诉的办法来压制巴黎。报纸因鼓吹“和解”而要受审讯，实属奇闻。）

巴黎。4月25日电。拉乌尔·里果提出辞呈（辞去公安部长^①的职务）。由库尔奈接替。（但里果仍然是公安委员会的委员。）

4月27日《口号报》

《口号报》在凡尔赛被逃亡者维努亚查禁。

里昂代表的呈文（于4月24日）经格列波提交议会。

普鲁士人已经两天没有让供应巴黎的食品从圣丹尼运出，从昨天早晨起又开始自由放行。

宪兵（现在武装起来的）不仅在圣丹尼，而且在恩基安监视着从这个方面联结凡尔赛同巴黎的所有的道路。

4月28日《口号报》

又有四名国民自卫军（在他们被俘以后）没有经过任何手续就被凡尔赛枪毙。

乌拉尔·里果被任命为公社的检查长。

凡尔赛的报纸正式报道奥马尔公爵和德·茹安维尔亲王在瓦兹省亚利桑附近国民议会议员奥迪弗列特·帕司基耶先生的城堡里住下了。……颁布了禁止奥尔良家族在法国居

^① 即公社的公安代表。

留的驱逐令……（内战的挑拨者）。这样一来，特朗斯诺南爸爸^①岂不背叛了！维努亚枪毙了杜瓦尔，瓦伦顿逮捕了洛克罗，接着杜弗尔又在他的通告里声明，在凡尔赛和巴黎之间进行调解的任何企图均应视为犯罪行为。

在普鲁士人临近时从巴黎逃走的房东们，现在要求偿付他们应得的房租。

共济会员昨天在市政厅前组织示威游行，前面打着红旗通过市内各个街区。

约二十名凡尔赛第三十五团的士兵，其中有两名下级军官，昨天早晨通过特尔纳门进入巴黎。

还有三十名徒步的轻骑兵也进入巴黎。

4月24日，贝累（反对梯也尔的）公开声明：“使劳动受资本的奴役，一向是你的政策的基础。从你看到劳工共和国在巴黎市政厅里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你就没有停止过向法国叫喊：“这些人都是罪犯！”“你们为了把任命大城市市长的行政权力保留在自己的手里，强迫议会取消了它的决议，就在那一天，你们便已铸成了自己的谬想和错误。”“你们的人？却都是些帝国的人”，“哥萨克帝国或者共和帝国”。

4月28日《每日新闻》

巴黎。4月27日电。巴斯卡尔—格鲁塞关于保护外国人免受各种征收的命令，等等。“在巴黎从来没有任何政府对外国人这样……礼遇。”在没有发布下一个命令之前，任何商品不许从巴黎输出。这是对阻拦装载家畜的车辆进入巴黎

^① 特朗斯诺南爸爸指梯也尔（因他于1834年镇压共和党起义时曾对特朗斯诺南街居民进行血腥屠杀）这里说他“背叛”，因他原系奥尔良分子。

和中断奶、鱼供应的报复。巴黎的炮台（伊西等）遭到凡尔赛人的炮击。

4月29日《口号报》

关于布朗基的问题。他被藏得这样秘密，以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究竟被关在那个监狱里。梯也尔不愿通知他的姊妹他在什么地方，这是违反刑事法典的——为此，梯也尔简直该蹲监狱。而这些狗却疯狂地反对人质法令！简直好象你们倒想怂恿公社来实行这个法令！

4月27日。公社派遣了几名委员到毕塞特去调查国民自卫军第一八五补充营的士兵的情况。他们当中有一位还活着，但受伤很重。他是和他的三位同伴受到轻骑兵的突然袭击的。那些轻骑兵要他们投降。他们投降了。士兵们没有伤害他们。但当他们已经成为俘虏时，来了一位轻骑兵大尉用手枪射杀他们。

4月30日。在全法国的市政选举。

纳尔榜公社。

二十万工人已经当了一个多月巴黎的主人。他们有武器、大枪、军队——也有贫穷。他们不仅没有抢劫一座私宅，没有让一个富翁成为他们报复的牺牲者，没有做过一件残暴的事，而且——这是的确的确的——在由他们单独地负责保护的公园里，他们也没有折断一枝树枝，没有摘过一朵花。……农民们则曾把自己的敌人活活地烧死……。

《科隆日报》肯定俾斯麦已经断然拒绝遣返法国俘虏。

（对梯也尔正式请求的答复）。

梯也尔对凡尔赛的议员们说，他将不再接见任何一个受

托进行调解的外省代表团。

有14辆牛奶车被普鲁士人，或凡尔赛人，扣留在庞图瓦兹车站。

政府的兵力与其说在凡尔赛，不如说在鲁哀尔，或者甚至在圣·日耳曼。聚集在这些地方的最著名的波拿巴分子，把凡尔赛的乡下佬看作是瞎眼的，但却是为他们事业的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工具。拉德米罗、加利非、康罗贝尔、维努亚、杜克洛、莫杜依、八里桥、热罗姆·达维德、舍夫罗、鲁尔、康提、德一班维尔、卡萨尼雅克、瓦伦顿，这些将军们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这就是那些支持梯也尔的乡下佬能够给他们以足够的军事力量和行政权力，以便把那些乡下佬赶出去。

!!! 打死弗路朗斯的宪兵上尉立刻就被奖以勋章。

凡尔赛议会。4月26日。

路易·勃朗反对杜弗尔的通令。但他只是谦恭地请求杜弗尔解释一下“他的通令的全部意义”。《侏儒》刚一走下讲台，一个地主（德一拉姆朋伯爵）就对他提出一个问题，问他怎样看待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委员会，“**他是否在袒护公社**”。**路易·勃朗**（在讲台下边）：“我认为，公社破坏了我所拥护的法制（一阵“台上去，台上去！”的嘈杂地打断了他。）**我谴责公社的行动。**（质问等等。）不过，我认为也需要告诉你们，在巴黎有许多有思想的、诚实的居民，他们要求秩序，要求自由。你们正是应当同这些居民进行谈判。这就是我要说的。”（行了！回到议程上来吧！）**杜弗尔**在热烈的掌声中厚颜无耻地对他的通令进行辩解。杜弗尔说，外省的市政参议会都根据巴黎的口号行动。例如，**奥士的市政参议**

会就一致向他要求立刻停战，要求2月8日选出的议会自行解散（御下全权），因为它的任期已满。

随后他选读了一段《国防报》（里摩日市的报纸）：“外省拒绝提供向他们征集的志愿兵营，这样便表明了他们的不满。”路易·勃朗提出了一个愚蠢的问题：那些没有任何犯罪思想而只要求和解的人是否应当受到惩罚。

4月29日《每日新闻》

巴黎。4月28日电。战斗和炮击仍继续进行。

公社要求铁路公司在24小时的限期内付给二百万法郎。此外，还要求公司今后定期缴纳自3月18日起应付的税款。

要求和解。甚至巴斯卡尔·格鲁塞也这样。公社和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分裂很严重。梯也尔受权宣布各省一律戒严。马廷省的检查长写信给杜弗尔，说他“要辞职……我不能为这样一个政府效力。它要我在国内战争时期卷入党派斗争，命令我迫害那些我凭良心认为是无辜的公民，只不过因为他们说了‘和解’两个字。”

巴黎。4月28日通讯。国民自卫军刚刚发表了一项声明，他们在声明中明确地表示赞助调解同盟，拒绝作战。

4月29日《时评报》

巴斯卡尔·格鲁塞关闭了他的《自由人报》。

巴黎《公报》。每天都有新的文件，证明确实存在着一些国防负责人的叛变行为，更为卑鄙的是这些显要人物竟在他们的通信中也以此作为谈笑资料。

巴黎（1870年12月12日）。（巴黎卫戍部队炮兵总司令，

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信)谈的是关于苏桑推荐给吉奥的某个格泽尔或格塞尔^①的事。“请坦率地告诉我,您有什么要求,我一定照办。我可以把他带到我的司令部去,不过由于那儿无事可做,他将无聊得难受;要不然把他派到蒙一瓦列连炮台去,在那儿比在巴黎安全得多(这是为他的父母着想),而且他在那儿还可以假装发炮,因为他可以按照诺艾尔的办法,把炮往空中打。当然,请直言无讳。”(这位诺艾尔当时是炮兵校级军官,1870年12月12日是蒙一瓦列连的炮台司令。)(这份材料〔信及其它〕是由中央委员会公布的。)和平同盟的建议(由舍薛尔提出的)。

4月30日和5月1日《时评报》国民自卫军第八营4月25日提出的纲领。带着骄傲而自负的笑容。

备 考

梯也尔1月17日在立法议会上的发言里谈到他的朋友尚加尔涅。

“在军队情绪异常的时候,我们曾担心,政治渗入军队可别降低了战斗意志。……其实有什么要紧!一个坚毅而又干练的将军带领着军队,不断鼓舞军队的战斗意志,也就压倒政治激情。这件事有一天将要载入史册,并将使他得到荣誉。”梯也尔、尚加尔涅、奥迪隆—巴罗仅仅在1851年2月才脱离政府。梯也尔这样讲指的是尚加尔涅的事。关于波拿

^① 苏桑向吉奥推荐一个叫格泽尔的人,但吉奥没有在援军中找到这个格泽尔,只找到一个格塞尔。

巴和奥尔良家族之间的竞争问题。涅马也尔在萨托里的检阅。**自由联盟**当中的走狗们在1869年为巴黎要求一个通过选举产生的市政参议会。早先的通过选举产生的市政参议会，正是被1848年的共和国以政府任命的行政委员会代替了。1851年6月19日茹尔·法夫尔在讲台上声明：“对我来讲，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在象巴黎这样的城市里，这样巨大的市政权力应当属于一个由内政部长直接领导的代理人。这究竟因为什么呢，诸位先生？不仅因为依我看来恢复巴黎的公社在政治上是不理智的，而且因为中央政府的存在和活动乃是公民的经常的保证。从我自己这方面来讲，我不怕我在这里做的声明会被利用来反对我。因为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在今天还企图恢复一个独立的市政单位，一个不受政府管辖的巴黎的公社，那么，这个人是没有从历史上学会任何东西，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希望陷自己的祖国于风暴中的人”。

杜弗尔： 奥迪隆，巴罗内阁（1848年12月26日）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不顾1831年法令的正式规定，任命对常备军拥有最高指挥权的**尚加尔涅**将军同样担任国民自卫军的司令。规定截然划分军权和民权的**关于国民自卫军的法律第67条**，于1849年7月7日被取消了；根据蒙塔兰贝尔的建议，议会授权政府可以把同属一个区的各省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集中在军区司令手里。

共和国的处境（1848年等）；就象刽子手对唐·卡洛斯^①所说的：“我要杀你，但却是为了你好”。

1849年6月2日杜弗尔（在奥迪隆·巴罗的内阁里）接

^① 唐·卡洛斯，西班牙王子，因参加反对父王的阴谋而被处死。

受了**内务部长**的职务。自由**联盟**（1869）正如1847年一样，进行了改革。卡芬雅克将军在绝望的暴怒中曾拼命提高自己总统候选人的声望。他被迫于**10月29日**取消了戒严令。由于普瓦梯埃街总会^①要求以几个职位作保证，因而他便召来两名**路易一菲力普**的大臣——**杜弗尔和维维延**——参加内阁，这样他便嘲笑了二月革命。卡芬雅克和拉马丁需议会里保皇党人的支持，答应给他们肯定的保证，因而才进行了内阁的改组。《**国民报**》派把职位交给了前“**第三党**”。杜弗尔被召来主持**内务部**，这个杜弗尔曾由于拒绝参加在圣特举行的宴会而被《**国民报**》百般嘲弄过，因为他曾经在那儿让大家为路易一菲力普干杯。法国到处是选举的经纪人和极口称赞将军^②的崇高美德的宣传品；而对其他候选人却大肆诋毁和糟蹋，特别是对**路易·波拿巴**——尽管过几个月杜弗尔又将成为他手下的忠诚的部长^③。反对卡芬雅克的传单被千方百计地查禁，它们的散发者遭到被捕。杜弗尔还拖延邮政马车的开行，以便易于分发支持卡芬雅克的选票。**选举前的恫吓和行贿**，规模之大是前所未闻的。

杜弗尔是1849年的戒严大臣。他早在1839年**5月13日**那不幸的日子^④之后的第二天，便已经当上大臣了，也就是说，他曾在共和党最后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作过当时7月政府的残酷无情的镇压大臣。1839年5月13日的大臣是有资

① 指秩序党。

② 指卡芬雅克。1848年12月，卡芬雅克和路易·波拿巴同时为总统候选人，其他还有洛兰、拉马丁等。

③ 杜弗尔当时利用内务部长的职权全力支持卡芬雅克竞选总统，但后来卡芬雅克失败后，他又进入了波拿巴的内阁。

④ 指1839年5月布朗基“四季社”起义的失败。

格做1849年6月13日的大臣的。

(关于意大利的辩论^①)

在1848年2月革命期间(路易·菲力普时)。梯也尔：
我“不仅属于法国的革命党，而且也属于欧洲的革命党。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但是，即使这个政府转到了激烈人物乃至急进派的手中，我也不因此背弃自己的事业。我将永远属于革命党。”

麦茨的投降

塔米济埃10月31日呈请辞职^②，于是(在11月1日的反革命运动时，便任命了)克列芒·托马。当时他便下令逮捕国民自卫军中所有的革命军官，并解除他们的职务。(他这是借口伯利维尔人的胆怯行为。拉姆普瑞艾尔。)在1月22日的事件^③中(在市政厅广场)(布列塔尼人曾枪杀国民自卫军)。(这是蒙特勒图^④的后果)。(报上半官方地谈到投降与和谈)，(停战协定是1月28日签定的)。(市政厅广场上的示威游行)，(人们被打死和打伤)^⑤。作为总司

① 大概是指在议院讨论当时意大利的革命。(后来,1849年4月,法国军队被派去镇压了这次革命。)

② 指1870年10月31日,塔米济埃拒绝背信弃义地去进攻曾经释放过他们的巴黎无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因而辞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职务。

③ ④ ⑤ 蒙特勒图,指蒙特勒图战役,又叫比桑瓦耳战役,发生在1871年1月19日,即巴黎被围后的第4个月。这是特罗胥为了摧残和瓦解国民自卫军的力量,使军民相信巴黎不可能继续防守而组织的最后一次突围。这次突围没有足够的准备,在出击部队之间没有取得行动的统一,缺乏必须的后备力量,因而遭到失败,突围失败后,巴黎无产者和国民自卫军于1月22日发起示威游行,要求解散政府,成立公社,国防政府派遣别动队大批逮捕和枪杀参加游行的群众,是血腥镇压了这次革命运动之后,政府立即准备巴黎投降,于1月28日和普鲁士人签定了停战协定。

令的克列芒·托马在这次事件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围城时期他只是从事瓦解国民自卫军的工作。他压根没同普鲁士人作过战。12月2日。**香宾附近的战斗**^①。特罗胥迫使国民自卫军扮演了一个可笑的角色。托马在幕后支使特罗胥，特罗胥发表演说，劝说自卫军军人拒绝……，等等。）

3月2日。以国民自卫军委员的名义今天张贴给士兵看的告士兵红色公告：

“在巴黎已经有三十万国民自卫军，却还在往巴黎派遣军队，并竭力对这些军队隐瞒着巴黎居民的情绪。那些使战争失败、使法国分裂、把我们所有的金币都付了出去的人们，企图用挑起内战的办法来**逃脱他们应负的责任**。他们指望你们会成为他们阴谋罪行的驯服工具。巴黎人民要求什么呢？他们要求保留自己的武器，要求自己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并在他们失去信任的时候撤换他们。他们要求把军队遣散回家。”

3月17日。**一百名营长的声明**（3月16日一致通过）：他们“充满坚定的决心，将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反击**竟敢对共和国采取的侵犯行为**，而且要同样地反击**胆敢解除国民自卫军武装的任何企图**，国民自卫军是社会协定、社会秩序和公共自由的天然捍卫者。”

3月18日。**企图用突然夜袭的办法占领蒙马特尔**。

3月19日。**中央委员会**（二十位委员）（在市政厅）的公告。“**戒严已经解除**。兹召集巴黎居民各归本区进行公社选举。”中央委员会致国民自卫军：“你们曾经责成我们组

① 指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当时政府曾用军队镇压了香宾省的一次起义。

织巴黎的防御，保卫你们的权利……现在我们的委任证书已经满期；我们将它交还你们，因为我们不贪图占据刚被群众风暴推翻了的那些人的位置。”

3月20日。议会根据厄·皮卡尔的建议，通过一项宣布塞纳—瓦兹省戒严的法令——法令将审判权授与士兵自己。

3月21日。尚济和朗古里安将军被释。起义者要求：用全民投票选举巴黎公社委员会；改组国民自卫军，民选国民自卫军的军官；撤销警察局长的职位，将警察管理权移交给公社当局。

双（1）方都不希望发出内战的信号！

3月21日。议会通过一项紧急法案，决定恢复所有波拿巴时期的立法议团。在通过“致公民们和士兵们”的宣言时，佩拉要求加上：“法兰西万岁！共和国万岁！”地主们一阵强烈的反对声。梯也尔：“这倒可能是一个很合理的建议，等等”。（地主议员的反对声）茹尔·法夫尔夸夸其谈地反对共和政体优于普选制的说法。他奉承代表“地主”的多数，等等。梯也尔：“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我也不派遣武装力量去进攻巴黎”。

3月21日。委员会的《公报》：

“议会是在投降前夕，在领土被敌人占领着的时候，只是为了一种特殊的目的而选举出来的。”此外，“他们是在反动的影响下选举出来的。”

3月22日。康罗贝尔向梯也尔郑重表示愿意效劳，梯也尔以适当的方式接见了他们。

3月23日。凡尔赛的国民议会，巴黎的区长们（调解代表团）。当他们高呼“共和国万岁！”时的一幕丑剧。议会

有意要从它致军队和公民的宣言里删去“共和国万岁！”这几个字。在同一次会议上，法夫尔在发言中说，他不知道“普鲁士指挥官给中央委员会的信意味着什么。”他向普鲁士们献媚。“请普鲁士不要怀疑他的诚意”；他用俾斯麦的火与剑来威胁巴黎；“罪恶的、应当永远受到诅咒的巴黎叛乱”。

3月22日。中央委员会的宣言：“从9月4日以来，共和国第一次从它的敌人的政府下解放出来……在城市里，保护公民不受政府侵犯的民警队，代替了保护政府反对公民的常备军”。

凡尔赛政府为了镇压起义，正恳求法国最凶恶的敌人的帮助。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公报》上声明：“战争赔款的一大部分应当由战争祸首偿付。”

3月27日。（凡尔赛）。梯也尔：“当我执政时，共和国已经是既成的事实。”（以后共和国又将重新变成假定的事实。）

政府在3月27日得到里昂公社失败的消息后，便决定进攻巴黎。

共和党人。巴黎3月26日。拥有120名成员的凡尔赛共和党左派决定，在政府还遵循共和党的行动纲领时，将支持政府。巴黎的区长和议员企图阻挠3月26日的选举；但他们被迫让步。凡尔赛4月9日。左派每个晚上都在网球厅举行会议。

3月25日。凡尔赛议会。波拿巴王朝的法官们复职了！（在此以前，同样以紧急法案通过了恢复波拿巴时期的立法

议团的决议) 这些法官们参加过1852年的混合委员会, 由于给路易·波拿巴的黑名单上的共和党人制造流放凯恩的法律根据, 成为政变中无耻的工具, 他们是被克列美革职的。茹尔·法夫尔千方百计地挑动内战。他任何时候也忘不了由普鲁士人占领巴黎以恢复秩序的想法。

3月27日。奥马尔公爵在凡尔赛。

3月底4月初。秩序党的“出走”——从选举以来已有十五万人逃走了^①。

有人说我们新的二十九名执政者全非知名人物, 对这种异议, 执政者回答说: **“十二使徒也非知名人物。”**

杜弗尔1871年4月23日(关于和解)的通令。

4月27日。议会: “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只有一个, 这就是巴黎的阴谋, 它迫使我们流法国人的血。”

“我现在再三重复这一点……让握着罪恶武器的人把武器放下, 讨伐就将立刻停止, 和约就会签订, 当然, 对那些罪犯应另作别论, 好在他们不很多。”(右派各座席上一阵活跃。)……**梯也尔:** “诸位先生, 我恳请你们告诉我, 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莫非你们对我说的罪犯不多果真觉得遗憾吗? ……那些忍心杀害克列芒·托马和列康特将军的人只是极少的人, 难道这不是幸事, 不是不幸中之万幸吗?”

5月18日议会。法兰克福条约, 1871年5月10日。议会于5月18日通过, **投票588, 赞成票——490, 反对票——98。**

5月22日。“几天以前我曾对你们说, 我们正在接近目

^① 指由巴黎逃走。

的。今天我来告诉你们，目的已经达到了。”（5月21日杜哀将军由圣克鲁门攻入城门。）

5月16日。梯也尔的住宅被破坏。

5月11日会议。

3月21日。“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我也不往巴黎派遣武装力量。”茹尔·法夫尔同时却以俾斯麦的火与剑来威胁“罪恶的、应当永远受到诅咒的巴黎叛乱”。

3月27日。“当我执政时，共和国已经是既成的事实”，继续谈到和平等等，但是就在同一天，当获得里昂公社失败的消息后，便决定采取行动。

毕克普司修道院的秘密（5月5日《口号报》）。

毕克普司修道院，圣—安图昂郊区。在那里进行的搜查揭露了一樁残暴的罪行。在一个数平方英尺的密室里，发现了三个修女，她们在那儿已经被囚禁了九年，由于长期囚禁的结果，她们已变成了呆子。其中最老的已73岁，她现在已被安置在列伊兵营里，受着国民自卫军的保护；其余二人，一个大约40岁，另一个大约30岁，已托与私人照顾。在修道院里进行发掘时，挖出了埋在土里的一些骨骼和儿童的骨骼。

这个毕克普司修道院握有极大的财产。最老的那个修女曾被关在一个狭小的笼子里……她挨饿，遭受鞭打，只不过因为她希望离开修道院回到亲属那里去。同神父拉法哀尔的恋爱关系。她被允许出去，但刚一出去便被抓来关起了……在两个比动物园里关豹子的还更狭窄、更矮小的笼子里。笼子里有一床破烂的褥垫，不幸的人们便在这个褥垫上度过了九年。

位于庭院深处的一个小花房里放着刑具（和在西班牙以及罗马的地下刑讯室里发现的刑具类似）。……毕克普司女修道院和正好位于街对面的男修道院由一条地下通路联接着。在女修道院院长那里发现的墜胎条款，是游方僧布司凯神父编写的。

在圣一拉特伦教堂的地下室里，一个二十余立方米的空间堆满了人的骸骨，稍往里发现的一些骸骨还是新近的。

巴黎公社大事记

(1870年7月—1871年5月)

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公社革命的光辉历程充满了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表明：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公社原则是永存的。它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在当前深入进行批林批孔运动中，重温巴黎公社的历史，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巴黎公社的历史，从普法战争酝酿爆发到巴黎公社被颠覆（1870年7月初——1871年5月底），可分为公社前时期和公社时期。

一、公社前时期

这个时期从普法战争酝酿爆发直到巴黎公社起义（1870年7月初到1871年3月18日），主要反映巴黎公社产生的历史背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来龙去脉。这个时期又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70年初——9月4日，即从普法战争酝酿爆发到第二帝国崩溃和共和国成立。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代表法国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波拿巴王朝，企图通过对普鲁士发动战争来缓和当时十分尖锐的国内阶级矛盾，以延长自己的统治。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场为防止革命而发动的战争，反而引起了革命的爆发。由于波拿巴王朝制度的腐败和它在军事上一败涂地，9月4日，英勇的巴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推翻了帝制，宣告成立共和国，但是，政权却被打着“国防政府”幌子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窃取。因此，9月4日革命只改变了政权的体制，而并没有改变政权的性质；阶级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激化，阶级斗争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开展。

第二阶段：1870年9月4日——1871年1月28日，即从共和国成立到“国防政府”投降（停战协定的签订）。这个阶段，由于普鲁士王朝决心把战争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掠夺战争，普军包围了巴黎，法国陷于空前尖锐的民族危机。两个阶级斗争的焦点自然而然地集中在抗战还是投降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跟民族利益是一致的，它坚决要求抗战；资产阶级出于其阶级私利，千方百计地要投降。阶级矛盾是如此尖锐和不可调和，打着“国防”招牌的资产阶级政府很快就暴露出它的卖国政府的真面目。这个阶段，工人阶级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首都人民要求抗战的有利形势下，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它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二十区中央委员会，无产者通过参加国民自卫军把自己武装起来，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工人阶级掌握了武装，这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资产阶级在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面前，惶惶不可终日，

它害怕工人远远超过害怕普鲁士人，为了镇压工人阶级，投降便成为它的当务之急。资产阶级“国防政府”千方百计地破坏抗战，从事投降卖国活动的罪行，从反面教育了巴黎人民群众，使他们认识到：只有推翻资产阶级卖国政府，代之以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才是唯一的出路。无产阶级为建立公社而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1870年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2日），都由于领导力量薄弱，遭到资产阶级的残酷血腥镇压。资产阶级卖国政府终于在1871年1月28日跟着普鲁士人签订了停战协定，达到了投降的目的，妄图集中全力镇压武装的巴黎工人阶级。

第三阶段：1月28日——3月18日，即从资产阶级政府投降巴黎公社起义。在这个阶段里，资产阶级召开了反动的国民议会，成立了以梯也尔为头子的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和约初步条款，采取了旨在镇压工人阶级的一系列反动措施。在资产阶级的武装镇压的威胁面前，工人阶级建立了自己的军事组织——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这个组织的实力和威望不断在斗争中提高，起着实际上的政权的作用。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要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因为这是它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和出卖民族利益的严重障碍。工人阶级要捍卫自己的武装，因为这是它争取自身解放和民族解放的首要条件。这就是当时阶级斗争的焦点。3月18日凌晨，梯也尔政府悍然发动了内战，妄图用武装进攻来夺取工人阶级的大炮，解除他们的武装。英勇的巴黎工人阶级，积历次革命失败的教训，紧握枪杆子，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的武装镇压的阴谋，一举夺取了政权，取得巴黎公社起义的划时代的伟大胜利！

二、公社时期

这个时期从巴黎武装起义胜利直到巴黎公社被颠覆（1871年3月18日——5月28日），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与不甘心失败的资产阶级激烈搏斗、复辟与反复辟的七十二天。这个时期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3月18日——3月28日，即从巴黎公社起义胜利到巴黎公社宣告成立。在这个阶段里，气概冲天的巴黎无产阶级发扬了高度的历史创造性，大体上完成了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新国家机器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并选举产生了巴黎公社。但是，由于没有趁起义胜利的大好时机彻底消灭盘据在凡尔赛的反革命残余武装力量，给敌人以喘息反扑的时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与此同时，凡尔赛政府则施展其反革命两手的伎俩，一方面在普鲁士的帮助下，加紧纠集扩充反革命武装力量，并在巴黎组织反革命武装叛乱；另一方面则大肆散布和平麻痹的空气，并通过其代理人——反动区长千方百计地阻挠、拖延巴黎公社的选举，以赢得更多的喘息时间。这个阶段的阶级斗争，采取一种较为隐蔽的形式，表面上比较风平浪静，实际上十分尖锐，在巴黎周围，笼罩着一派磨刀霍霍、杀气腾腾的气氛。

第二阶段：3月28日——5月1日，即从巴黎公社宣告成立到社会拯救委员会成立。在这个阶段，巴黎公社积极地发挥其无产阶级政权的作用，采取了一系列体现无产阶级政权性质的措施，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法令，诸如取消常备军代之以国民自卫军的法令；公职人员最高年薪限定为六千法郎的法令；取消三个季度的房租的法令；政教分离的法令；

以及将逃亡工厂主的工厂移交工人协作社的法令；等等。由于凡尔赛政府已经利用一段喘息时间养好创伤，于四月初反扑过来，开始对巴黎公社发动武装进攻，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武装颠覆和反颠覆的形式（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公社被颠覆）。凡尔赛军对巴黎进行疯狂的围攻，但在公社的英勇抗击下，军事上长时间出现对峙局面。阶级斗争不断尖锐化的客观形势，要求公社的政权机构相应地集中。公社的政权机构经过两次改组，先是由十个委员会制改为执行委员会代表制（4月20日），再由后者改为社会拯救委员会（5月1日）。在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问题上，公社委员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第三阶段：5月1日——28日，即从社会拯救委员会成立到巴黎公社被颠覆。在这个阶段里，公社委员围绕着社会拯救委员会问题而形成的意见分歧加深，分裂为多数派（布朗基主义者及其支持者）和少数派（蒲鲁东主义者及其支持者）两派。公社革命缺乏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的恶果不仅在一系列策略问题上，而且也终于在公社领导核心集中地反映出来。公社的军事斗争形势急剧恶化。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巴黎公社仍继续大力发挥其无产阶级政权的作用，实现了许多重大的改革和创举，包括拆毁旺多姆凯旋柱；无偿发还劳动人民抵押在当铺的生活用品；废止面包工人的夜工；拆毁专为处死路易十六赎罪而建筑的小教堂，等等，此外，在文化教育领域也进行了改革，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则。5月10日，梯也尔政府跟德意志帝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法兰克福和约，德国加紧对公社进行军事干涉。5月21日，凡尔赛军队侵入巴黎，公社战士奋勇抵抗，经过一个

星期的浴血奋斗，巴黎公社终于被颠覆。但3月18日革命所焕发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永远照耀着全人类解放的道路。

1 8 7 0 年

7 月 6 日

法国外长格腊蒙在立法团会议上发表强硬讲话，宣称普鲁士的利奥波德·霍亨索伦亲王继承西班牙王位将严重损害法国的利益。法国陆军部长勒贝弗则在内阁会议上公开宣布法国已经完全做好战争的准备。连日来种种迹象表明，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路易·波拿巴王朝，企图以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为借口，对普鲁士发动战争，以转移视线，缓和国内阶级矛盾，阻挡日益高涨的革命怒潮，并一举夺取垂涎已久的莱茵河地区，好延长第二帝国摇摇欲坠的统治。

7 月 12 日

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支部发表反战宣言《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宣言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的支持和拥护。

7 月 13 日

普鲁士国王威廉从爱姆斯拍发急电，就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答复法国政府。该电文经过首相俾斯麦修改后，带有侮辱性语调，激起了波拿巴朝廷更疯狂的战争叫嚣。普鲁士王朝对这场战争同样感到兴趣，它打算通过对法战争实现全德

国的统一，并侵吞法国的矿藏丰富并具有军事价值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省份。

7 月 15 日

法国立法团以 159 票对 84 票否决了对波拿巴政府的对外政策的一切质询。对普战争已成定局，内阁大臣奥维尔表示以“轻松的心情”接受了战争，在这次会上，资产阶级政客梯也尔、法夫尔等人以所谓“反对派”的面目出现，他们只不过在会上提出要求公布外交文件的问题（梯也尔完全站在帝国立场上鼓吹等待“合法的机会”），但事后却大吹大擂，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打扮成反战英雄。

普鲁士发出战争动员令。

7 月 16 日

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爱森纳赫派）的组织下，德国工人在不伦瑞克举行声势浩大的大会，宣布完全赞同巴黎工人的宣言，并通过一项决议，表示坚决反对王朝战争。

7 月 19 日

法皇路易·波拿巴向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爆发。

马克思在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由于普法战争爆发而在法国造成的局势。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写一篇关于国际对这次战争的态度宣言。

7 月 19 日—23 日

马克思写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

一篇宣言》。宣言深刻地揭露了第二帝国发动战争的阶级根源和掠夺性质，指出“**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国的阶级斗争篡夺了政权，并且以不时进行的对外战争来延长了自己的统治**”。宣言支持并鼓励法国工人采取反对战争的立场，预见“**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宣言指出这场战争在德国方面当前具有防御的性质，但同时揭露了正是普鲁士出于王朝的利益，使路易·波拿巴有可能发动这场战争，并估计到普鲁士王朝可能把防御战争变为掠夺战争，号召德国工人防止普鲁士使“**目前这场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这篇宣言，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了普法战争的根源、性质和发展前途，为国际工人阶级特别是德法两国工人阶级制订了对待当前战争的方针和策略。

7 月 28 日

马克思在给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分析了法国和德国的政治形势，说明这两个国家的阶级斗争发展的程度已使得任何战争也不能够长期地倒转历史车轮了。他指出，第二帝国战败可能引起法国革命。

同日，路易·波拿巴到麦茨，想趁普军还未集中完毕之际率领莱茵军团入侵普鲁士。但因波拿巴王朝的制度的腐败，法军作战准备极差，军需给养和兵员集结远未达到越境作战的程度。法军整个作战布署被打乱。

8 月 2 日

法军试图闯入德境，被普军挡回。

8 月 4 日

普军突入亚尔萨斯，攻打维桑堡，歼灭法军一个师，打开了向亚尔萨斯前进的道路。波拿巴政府严密封锁这次军事失利的消息。

8 月 6 日

为了极力挽回维桑堡失败的不光彩的面子，法军求胜心切，急于索战，结果又接连在维尔特和福尔巴赫会战中吃了败战，法军全线溃退，巴黎舆论譁然。

8 月 7 日

为了压制巴黎人民对战争的不满，波拿巴政府宣布巴黎处于戒严状态。

8 月 8 日

恩格斯在《普军的胜利》这篇军事论文中分析了法军头几次的失败，指出：“法军已丧失了一切主动权。它的行动与其说是决定于军事上的考虑，不如说是出于政治上的必要。……如果不根据敌人营垒中所发生的情况而根据巴黎所发生的或者可能发生的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那末它就已经失败一半了。”这就深刻地揭示了第二帝国军事失败的内在的因素。

8 月 9 日

以工人为主的巴黎群众数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武装人民、推翻帝制、成立共和国。立法团中资产阶级政客法夫尔之流，接过人民群众的口号，阉割其革命内容，在立法团会议上装模作样地提出所谓武装人民和废黜路

易·波拿巴的提案，进行政治投机。

在革命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奥列维尔内阁被迫辞职，由八里桥组阁，企图以换汤不换药的手法，平息民怒，延长第二帝国统治。

8 月 12 日

法国工人领袖布朗基由布鲁塞尔秘密回到巴黎，准备举行起义，以推翻帝国，建立共和国。

8 月 14 日

布朗基及其追随者突击巴黎东北部拉一维勒特工人区附近的一个兵营，试图说服该兵营的士兵举行起义。这次行动由于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密谋和蛮勇，没有依靠群众，也没有经过周密的准备，遭到失败。布朗基分子爱德等人被捕。

法国莱茵军团部队在从麦茨往凡尔登和夏龙方向撤退时，被普军截击于庞日村，使法军向摩塞尔河左岸强渡推迟了一昼夜，对战局影响极为不利。

8 月 16 日

为了切断法军向凡尔登退却的通路，把法军挤回到麦茨方面去，普军在马尔斯—拉—土耳其附近阻击法军。会战结果，普军获胜。

8 月 17 日

鉴于军事频频失利，害怕巴黎人民闹革命，路易·波拿巴派遣特罗胥回巴黎坐镇。

8 月 18 日

普军又在圣普里瓦附近阻击法军，法军在此次会战中又

吃了败战，法莱茵军司令巴赞元帅率领部队向麦茨方向撤退，17万大军被普军围困在麦茨。

8 月 19 日

眼看第二帝国处境不妙，特罗胥发表声明，制造他个人与第二帝国相对立的假象，以欺骗群众，进行政治投机。特罗胥这种反革命两面派手腕，深为立法团中资产阶级政客梯也尔、法夫尔等人所赏识，他们随即跟特罗胥勾搭在一起。

8 月 23 日

败退到夏龙的麦克马洪奉为率领第二帝国仅有的12万军队，到麦茨替巴赞解围。

8 月 25 日

恩格斯在《战争短评(十二)》这篇杰出的军事论文中，根据麦克马洪军队的动向，判断“麦克马洪军队可能被迫在梅济埃尔和沙尔蒙—纪韦之间法国向比利时领土突出的狭窄地带投降”，从而预言了色当的败局。

8 月 27 日

八里桥写信催促麦克马洪，告诉他如果不替巴赞解围，巴黎就会爆发革命。于是，麦克马洪挺而走险，不顾一切地向色当方面开进。

8 月 30 日

普军在博蒙附近予麦克马洪军队以打击，迫使法军撤至色当附近，集中在麦士河与比利时边界之间的一块狭窄地带

上。正是恩格斯在几天前所预测的那块地方。

9 月 1 日

普军以压倒的优势向色当附近麦克马洪军队发动总攻，予法军以致命打击。法军投降，路易·波拿巴被俘。战局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恩格斯的预见。

9 月 2 日

法军当局在色当签署了投降书。普军开始由色当向巴黎推进。

9 月 3 日

色当投降的消息传到巴黎，巴黎工人和劳动群众无比愤怒，立即举行大规模示威，坚决要求推翻君主制，成立共和国。

9 月 4 日

人民群众的示威运动进一步高涨，人民强烈要求推翻君主制，成立共和国。革命群众层层包围并冲进了立法团宫，驱散了立法团会议，把议长施尼德尔抓着衣领推出门外，当场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并准备到市政厅去隆重宣布共和国的成立。当时混在群众当中的资产阶级政客法夫尔等人，千方百计地想把群众运动拖向后转，未能得逞；他们眼看成立共和国已是大势所趋，害怕政权直接落到革命人民手里，于是伙同特罗胥随着群众来到市政厅，法夫尔跳上讲台，有气无力地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接着组成以特罗胥为头子的“国防政府”，这一伙政治骗子，打着“国防”的旗号，欺骗人民，篡夺了革命成果。巴黎工人和劳动

人民虽然一手完成了推翻君主制、成立共和国的历史使命，但由于领导力量薄弱（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们还囚禁在监狱里），政权仍然落在资产阶级手里。

晚上，“国防政府”举行第一次会议，会上正式确定政府内阁名单如下：

外交部长——法夫尔
内政部长——甘必大
财政部长——皮卡尔
司法部长——克列美
陆军部长——勒夫洛
海军部长——福里桑
社会工作部长——多里安
农业贸易部长——马尼恩

在这次会上，特罗胥扬言“巴黎要打算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简直是一件蠢举”。一语道破了这个政府的叛卖本质。

同日，巴黎工人代表在科尔德里广场6号（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和巴黎工会联合会会址）举行集会。会议认为在当前普军逼近巴黎的情况下，跟新政府作斗争不合时宜，但有必要在国防和巩固共和制方面对“国防政府”进行监督和帮助。会议提出一系列民主改革要求，包括：取消警察局，它的职能由区政府兼负；立即撤免第二帝国公职人员的职务；废除一切限制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法律；立即举行区政府选举；第二帝国时期对革命人士的判决宣告无效，等等。

在里昂，在国际地方支部的影响下，爆发了革命运动。武装的工人开进市中心区夺取了军火库，国民自卫军也组织起来。革命者宣布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并组成革命政

府——社会拯救委员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9 月 5 日

巴黎工人建立自己的组织“二十区中央委员会”！

为了从组织上落实 9 月 4 日会议的决定，巴黎工人代表再次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在巴黎所有 20 个区通过选举产生“共和主义警备委员会”，每个区的“警备委员会”应选派代表 4 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即“二十区中央委员会”。

“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及其所属各区“警备委员会”的建立，是巴黎人民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它们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组织和联合巴黎人民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坚强力量。

国防政府内务部长甘必大颁布关于组织国民自卫军的通知，规定国民自卫军除保留第二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 60 个“良好”营（资产阶级成分的营队）外，再扩充 60 个新营，而参加新营的公民名单须经各区政府下设置的有关委员会审批。这项规定的目的是想极力排斥工人参加国民自卫军，因为武装工人就等于武装革命。但是，巴黎工人不顾官方的阻挠，排除种种困难，抓住一切机会把自己武装起来。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庄严宣布德国工人阶级抗议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体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英国工人开始在伦敦、北明翰等城市举行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在外交上支持并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意大利民族英雄朱·加里波第写信给国防政府，表示愿意为法兰西共和国抗击普鲁士的入侵效劳，那些根本不想抵

抗普鲁士、一心一意只想镇压工人阶级的国防政府头子们，坚决反对接受加里波第的援助。

资产阶级政客、奥尔良王朝代表人物梯也尔在他家里召集奥尔良党人开会，告诉他的党羽们在国防政府成立后，他们很快就可以上台，指示他们在上台后要很好地协助现政府尽快地跟普鲁士缔结和约，以便腾出手来对付工人阶级。

9 月 6 日

马克思开始草拟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9 月 7 日

为了欺骗群众，法夫尔贴出公告宣称：“敌人在我们门口，我们只有一个想法——把它从我们领土上驱逐出去……我们绝不退让！永远不会！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一块石头！”布朗基及其战友们在《祖国在危急中》报上发表宣言，表示支持国防政府，认为“大敌当前，不应有任何党派之分”，“为了拯救社会，应当取消一切反对派立场并消除种种不和”。这反映了当时法国工人阶级领导人的觉悟不够高，对国防政府的阶级本质缺乏认识。

9 月 9 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上宣读他所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自从第一篇宣言发表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生动地验证了马克思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伟大科学预见。在第二篇宣言中，马克思根据

普法战争发展的新阶段和法兰西共和国建立之后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向法国、德国以及国际工人阶级提出了新的斗争任务。宣言指出，在普法战争中普鲁士方面的防御性质已随着路易·波拿巴投降，色当失陷和巴黎宣告成立共和国而终结，普鲁士把这场战争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宣言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普鲁士企图掠夺法国人民、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凶险计划及其反动论据，号召德国、英国以及国际工人阶级站在法国人民一边，反对普鲁士的侵略，体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宣言欢呼法国建立起共和国，但提醒法国工人应当看到这个革命的不彻底性，也就是“这个共和国并没有推翻王位，而只是占据了它所留下的空位子。它不是作为一种社会成果，而是作为一种民族的防御措施宣告成立的。”宣言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国防政府的阶级本质：

“组成这个政府的，一部分人是声名狼藉的奥尔良党人，一部分人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这个政府不但是从帝国那里承袭了一大堆残砖断瓦，而且还承袭了对工人阶级的恐惧。”宣言向法国工人阶级指明了斗争方向。指出“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告诫他们“不应当为1792年的民族回忆所迷惑”，“不是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建设将来”；号召他们“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去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

9 月 11 日

“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已筹备就绪，正式开始工作。

9 月 12 日

国防政府派梯也尔到欧洲各国朝廷游说，以废共和国立国王为条件，乞求他们出面调解，与普鲁士议和。

9 月 14 日

特罗胥检阅了国民自卫军，假装出一付坚决抗战的样子，以欺骗群众。

9 月 15 日

“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的纲领^①正式公布，内容除宣告二十区中央委员会成立外，还向国防政府提出四大项的要求，主要内容包括：取消旧警察局，警察的职能掌握在由选举产生的区政府手里，委托国民自卫军协助新警署行使职能；官吏由选举产生并对选民负责；取消限制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法律；征用生活必需品；将无主住宅分配给无住房的居民；立即选举流动自卫军军官；发给全体公民枪枝和弹药；对政府的国防措施实行群众监督；由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各区的防卫；发动非国民自卫军的居民参加国防劳动；派代表团到外省跟共和派进行联系，等等。纲领庄严宣告“共和主义的巴黎，宁可化为灰烬，而绝不投降。”签署这个纲领的有48人，其中有“国际”会员，布朗基分子和激进共和党人，不少是以后巴黎公社的积极参加者。

^① 这个纲领以告公民书的形式出现，历史上又称为“第一个红色公告”，以区别于后来的“红色公告”。

9 月 16 日

“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的纲领在巴黎广泛传播，该中央委员会并派代表团到市政厅向国防政府递交纲领。国防政府居然拒绝接见代表团，并对纲领大肆污蔑。在国防政府的授意和支持下，反动分子公然到大街小巷撕毁张贴出来的纲领。

9 月 18 日

普军开始包围巴黎。在此后巴黎被围期间（一共131天），特别是在严冬阶段，巴黎工人和劳动人民饱尝饥寒交迫的痛苦。巴黎的饥馑达到骇人听闻的境地，牛、马肉几乎绝迹，猫、狗、老鼠、乌鸦都成为珍饈，甚至动物园也卖起象肉、熊肉来了，价格奇昂，非劳动者所能问津。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来源完全靠每日 1.5 法郎的国民自卫军津贴，即使加上后来发给的家属津贴每日 1 法郎，总共只不过 2.5 法郎。这点钱在当时只够买三个不大的土豆或是一个鸡蛋，怎么能够维持全家的生活呢？劳动者因冻饿而死的人数每星期平均达4500人。而资产者则趁机大搞投机倒把，大发横财，过着“从来没有感到巴黎是在敌人包围之中”的骄奢淫逸的生活。一方面，工人阶级奋起抵御外敌，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还把自己的血汗钱捐献出来铸造大炮。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则加紧进行叛国活动，变本加厉地镇压工人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不断激化。

9 月 19 日

国防政府上台后的所作所为很快就使革命者擦亮了眼睛。布朗基在报上尖锐地抨击国防政府，指出“政府只不过是帝国的膺制品”，“它怕害革命甚于害怕普鲁士人，它不是想办法对付威廉，而是设法对付巴黎”。

9 月 19—20 日

国防政府外长法夫尔急忙到菲利埃尔跟俾斯麦进行投降谈判。在巴黎工人阶级的强大政治压力下，谈判没有成功。法夫尔诡称国防政府要“抗战到底”，继续欺骗人民。

9 月 20 日

各区警备委员会代表 230 人举行会议，会上除拟定抗战救亡的措施外，还提出选举公社的问题。^①

9 月 26 日

伯利维尔区工人群众举行三千人的大型集会，声讨哥迪奥兵工厂厂主破坏国防、剥削工人的罪恶行径。大会要求政府当局逮捕厂主哥迪奥，将该厂所属各企业交给工人管理。对于巴黎工人的正义要求，国防政府非但置若罔闻，反而调动大批军警把大会镇压下去。

① 以后几天，在俱乐部、民众集会以及革命报刊上，都提出成立公社的要求。不过这时人们对公社多半理解为一种城市自治机构，而其产生办法也大多主张采取申请政府批准的合法途径。

9 月 28 日

里昂运动宣告失败。这个运动的失败，完全是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克吕泽烈、里沙尔等人及其所组织的秘密团体“拯救法国中央委员会”的错误领导。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蠢驴巴枯宁和克吕泽烈跑到了里昂，把一切都弄糟了。”他们利用里昂建筑工人对降低工资的不满情绪，策动武装暴动，冒然攻打里昂市政厅，同时发表“废除国家”的无政府主义宣言。在巴枯宁之流所谓“不要任何纪律，不要任何理论，不要任何权力”的错误方针指引下，这次暴动搞得个乱七八糟，一天之内就被镇压下去。里昂从9月4日以来形成的大好革命形势因此遭到彻底破坏。

9 月 30 日

鉴于工人自发地大量地参加国民自卫军，国防政府下令停止建立新营。但截至这时为止巴黎人民已经建立国民自卫军194个营，大大突破了国防政府所限定的60个营的框框。巴黎工人基本上都入伍了。

10 月 4 日

在巴提诺尔区的一个俱乐部里，革命群众主张应当自己动手组织公社，而不必经官方的批准。

10 月 5 日

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在《战斗报》上发表呼吁书，呼吁巴黎人民为建立公社而奋斗。

弗路朗斯率领的伯利维尔区国民自卫军武装队伍一万人到市政厅前，向国防政府提出有关加强国防的合理建议和立即选举公社的要求，国防政府断然加以拒绝。

10 月 7 日

尽管国防政府头子们一再阻扰，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终于来到法国，支援法国人民反抗普鲁士侵略的斗争。

10 月 8 日

二十区中央委员会为争取建立公社而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国民自卫军与群众数万人涌向市政厅广场，高呼“公社！公社万岁！”“我们要公社！等口号。国防政府对此早有戒备，除调动大批装备精良的布列塔尼部队到市政厅担任警戒外，并发动国民自卫军资产阶级营队前来破坏捣乱。国防政府不仅断然拒绝示威群众关于建立公社的要求，而且还企图逮捕前来提出要求的群众代表。这次示威游行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巴黎革命人民，使他们认清了这样一个道理：想靠政府批准的办法来建立公社是行不通的，公社必须靠自己动手去建立，为此就必须推翻现政府。

10 月 9 日

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在《战斗报》上发表呼吁书，呼吁人们在最近期间在巴黎建立起一个“握有主权的市政代表机关”，并选举那些“深知人民疾苦”、“与人民并肩斗争、同甘共苦”的人当代表。

10 月 11 日

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在《祖国在危急中》报上向选民发出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建议他们日后在发给当选的公社委员的限权委托书中应载明下列各项纲领性要求：（1）捍卫和支持公社的完全自治的原则；（2）对选民直接负责并可撤换；

（3）战争期间居民口粮应免费地、平均地进行分配，入市税应废除；（4）严厉制裁帝国时期不法官员，惩办逃兵，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停止追究一切商业和民事诉讼，自10月1日起至战争结束时止免除全部房租；（5）撤销警察局并将其职权移交给自治机关，公布帝国的秘密文件，制定公民身份证；（6）实行非宗教的、完全的、免费的普及教育；（7）进行社会改革，彻底取消一切垄断和特权。不难看到，这些要求中已经包含若干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原则。

10 月 13 日

法军攻占巴黎南部据点巴纽，本来可以一股作气攻下夏提荣，但特罗胥根本不想打，不予支援，因此很快就被击败。

10 月 21 日

法军一支前卫部队在巴黎西郊马尔麦松方向突破普军包围圈的一个薄弱点，普军震动很大。国防政府根本不打算出击突围，只投入六千人进行战斗，因而很快就被普军打退。

10月27日

在国防政府的默许下，巴赞元帅及其所率领的17万军队在麦茨向普鲁士投降。国防政府极力封锁麦茨投降的消息。

10月28日

巴黎一支守军主动出击，突破普军包围线，一举解放了城外的布尔热村，取得了巴黎被围以来的第一次胜利，使人心为之一振。巴黎军民热烈欢呼布尔热的胜利。国防政府头子特罗胥一伙对布尔热的胜利极端不满，暗地进行破坏。

《战斗报》透露麦茨投降的消息，国防政府断然否定，声称“巴赞一直进行出色的出击，来骚扰敌军”，并唆使暴徒捣毁《战斗报》社。

10月30日

由于国防政府的破坏，占领布尔热的法军在得不到任何后援的情况下被击败。布尔热重新被普军占领，消息传来，巴黎人民无比愤慨。当晚，国防政府举行会议，刚从欧洲游说回来的梯也尔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立即跟俾斯麦恢复和谈，并派梯也尔次日到凡尔赛去磋商。同时鉴于巴赞在麦茨投降的消息已隐瞒不住，会议决定公布这一消息。

10月31日

巴黎革命人民举行起义，进行推翻国防政府，建立巴黎公社的第一次尝试！

连日来，麦茨投降、布尔热的失败以及国防政府加紧向

普鲁士乞降的消息，激起了巴黎人民的莫大义愤。根据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革命群众从清早起就到市政厅前举行示威，国民自卫军工人营队也不断开到。到中午时分，市政府前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七八千人。群众领袖布朗基、弗路朗斯、米里哀尔、德勒克吕兹等人也都来到现场指挥。下午，革命士兵和群众突然像一股怒潮般地涌进了市政厅，把惊慌失措的反动军队挤到一边，完全控制了市政厅。国防政府要员特罗胥、法夫尔、皮卡尔、费里等人统统被起义者软禁在市政厅黄色大厅内。国防政府起初还妄图以立即举行市政厅选举的甜言密语来把群众打发走，但这个骗局不能得逞，因为革命群众已经不需要这种钦定的选举了，他们提出了推翻政府，成立公社的革命口号。顿时，“巴黎公社万岁！”“打倒政府！”等革命口号响彻了整个市政厅，革命红旗一面又一面地支在市政厅窗外。在布朗基和弗路朗斯的分别主持下，成立了社会拯救委员会，以筹备公社的选举，起义者在热烈地酝酿和讨论新政权的人选名单。国防政府在起义者的强大压力面前，不得不假惺惺地答应辞职，并定于11月1日举行公社的选举。革命士兵想将国防政府要员逮捕下狱，却被弗路朗斯所阻止。于是，特罗胥、皮卡尔等几个人得以趁混乱之际溜出市政厅，特罗胥脱逃后，立即组织反动军队进行反扑。布朗基和弗路朗斯满以为大局已定，他们既没有提出任何纲领性文件，也没有向起义群众布置下一步的斗争任务。革命军队和群众认为任务已经完成，欢天喜地四散而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们也都回去连夜开会讨论第二天选举公社的问题。与此同时，反动军队却不断开到市政厅。深夜，市政厅内反动军队的力量已经超过了革命的军队。在

市政厅内行使新政府职权的布朗基、弗路朗斯等人，忽然感到自己已处于劣势地位，于是不得不同国防政府签订协定，从而获得自由退出市政厅的权力。由于害怕在市政厅内发生武装冲突，国防政府采取欺诈手段，在协定中假装同意选举公社和新政府，并保证对本次起义事件不加追究。这次起义的失败，表明了法国工人阶级领导力量的薄弱。

同日，马赛宣告成立公社，发表《告南方公民书》，内容主要讲的是拯救共和国，根本没有提出为工人所了解的任务。

11 月 1 日

国防政府举行会议，会上决定立即撕毁与布朗基等革命领袖签订的协议，宣布选举公社的协定无效，并策划镇压10月31日起义的领导人。国防政府还发表一个文告，宣布定于11月3日举行全民投票，以测验对政府是否信任。

11 月 2 日

国防政府下令逮捕10月31日起义的领导人，列入逮捕名单的有布朗基、弗路朗斯等23人。

马赛公社失败。

11 月 3 日

国防政府急不可待地在巴黎举行了所谓信任投票，试图利用10月31日起义刚被镇压下去的时机通过一种合法手段来巩固自己摇摇欲坠的地位。这个在国防政府一手操纵和控制下进行的信任投票，丝毫不能反映人民意愿。投票结果是：

支持政府的票数为557,996票，反对政府的票数为62,638票。但是，这种自欺欺人的信任投票，就连国防政府头子也担心不会有什么效果。特罗胥在政府会议上忧心忡忡地说：“公社的思想恐怕还要复活”。

公社的思想是永远消灭不了的！就在这一天晚上“山狱党人”俱乐部的革命群众又公开地提出建立公社的要求。一位青年人说：“如果别人不给我们公社，我们就自己拿去”。

11月4日

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在《祖国在危急中》报上发表宣言，宣称其所以在信任投票中投反对票，为的是“争取光荣的和平，争取公社，反对投降，反对肢解法国”。

在蒙马特尔区“白皇后”俱乐部上，革命群众要求成立公社，他们说：“如果有了公社，我们就可以按革命方式行动起来。”

11月5日

国防政府任命克列芒、托马为国民自卫军司令，以接替由于不愿意背弃10月31日与革命者订立的信誓而辞职的塔米济埃。克列芒、托马是在1848年6月起义中残酷镇压工人阶级的刽子手。

11月5—8日

为了进一步巩固所谓“信任投票”的结果，国防政府急忙在巴黎搞区长和付区长的选举（以前正付区长都由政府指派），妄图用一种市政自治的假象来欺骗群众，以抵消成立

公社号召力。5、6两日举行了区长选举，7、8两日举行了付区长选举。但选举结果却使政府感到失望。在选出的20名区长中，亲政府的有12人，反对派有8人。在拉维勒特和伯利维尔工人区，一些被政府逮捕和通辑的10月31日起义领导人，包括弗路朗斯、德勒克吕兹、米里哀尔、兰维埃、瓦莱斯等，都被选为区长或付区长。

在玩弄正付区长选举这种政治骗局的同时，国防政府加紧执行特罗胥所声称的“严厉”措施。这除了大肆逮捕10月31日起义领导人外，还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其反动军警机构的措施，诸如更换国民自卫军司令；任命以秉承第二帝国警务传统著称的克列桑为警察局长；重新起用1200名第二帝国时期的旧警察；从帝国时期旧警察人员中选拔22名警务专员，等等。

尽管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公社思想仍然在革命人民中继续传播。伯利维尔区“法维埃”俱乐部在6日集会上，革命者尖锐地揭露了国防政府企图搞区长选举来对抗公社，决定采取选举布朗基、弗路朗斯等革命者的办法来粉碎这种阴谋，并且豪迈地宣称：“我们要争取成立自己的公社，我们伟大的和社会性的公社……光明将从伯利维尔和麦尼尔蒙坦的山岗照射下来，并驱散市政厅的黑暗。我们将像看门人每星期六打扫房屋一样，清除反动势力”。

11月26日

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和工会联合会共同发表长篇文告，这篇文告尽管带有蒲鲁东主义的色彩，但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巴黎人民在革命俱乐部和民众集会上所提出的各项要求，

包括：抗战到底，保卫共和国；取消国民议会选举；解除继续留任的第二帝国官员的职务；成立市政委员会，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并可罢免；取消宗教费预算；实行审判员选举制；实行普遍兵役制；征用粮食、衣服、燃料以及防御所需要的物资；在战争结束前延缓支付房租。文告强调指出工人与农民利益的一致性，它向“受苛捐杂税和受雇主压榨最深”的工农呼吁，建立起“工农共和国”，要求“土地归耕地的农民，矿井归采矿的矿工，作坊归建设作坊的工人”。

11 月 27 日

普军开始炮轰巴黎，攻击目标主要在巴黎东部地区，这些地区主要是工人区。

11 月 28 日

国防政府组织大批人马（动员10万人，有5万人投入战斗）对巴黎附近的香槟进行出击。这次出击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其卖国政府的实质，并为其投降活动扫清道路。国防政府事先大吹大擂，说什么这次出击要打开渡过马恩河的道路，以便与所谓外省军队会师，并在诺让附近渡河等等。特罗胥委命杜克洛指挥这次战役。杜克洛在出发前向全国宣誓：“我只能凯旋而回到巴黎，不然就牺牲。你们也许会看到我战斗而死，但任何时候都不会看到我退却。到那时候，你们不要停顿不前，而要为我报仇。前进吧！前进！上帝保佑我们！”

11 月 30 日

在医学院俱乐部里，革命群众愤怒地揭露特罗胥、法夫

尔、梯也尔等人的卖国行径。

11 月 2 日

在国防政府的卖国投降路线的指引下，出击香槟的战役宣告惨败。杜克洛既没有成功，更没有成仁，而是抛弃八千名伤亡人员不顾，仓惶逃回巴黎。事后，国民自卫军司令克列芒·托马阴险地对在这次出击中伤亡很大的伯利维尔等工人营队进行诽谤，企图把失败的罪责推在它们身上，妄图为解散工人营队制造口实。

12 月 2—3 日

法国第一卢瓦尔军在帕特和阿尔特纳瓦解，普军重占奥尔良。

12 月 22 日

在“1001演奏厅”俱乐部里，革命群众说：“跟着这样的政府，我们是不能得救的，我们正处在投降或饿死的前夕”。在“法维埃”俱乐部，人们宣称：“政府缺乏革命精神来把普鲁士人赶走，特罗胥什么本领也没有，并且无法令人信任，克列芒·托马是六月事件的制造者，双手染满了鲜血”。

12 月 23 日

在医学院举行的民众集会上，人们提议“把政府抛到窗外去”。在“学者园地”俱乐部，革命群众尖锐地批评政府，并建议选择适当时机前往市政厅宣告成立人民政府。

12月30日

在阿拉斯街举行的民众集会上，人们要求逮捕特罗胥，并宣称已经有许多俱乐部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在当时举行的民众集会和俱乐部会议，每次都必定高呼“公社万岁！”的口号来结束。说明建立公社的思想是何等深入人心。

1 8 7 1

1月5日

普军开始把炮击巴黎的目标集中在居住区，试图对巴黎人民施加军事压力，与国防政府里应外合，以加速巴黎的投降。

1月6日

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发表《告巴黎人民书》，即著名的《红色公告》。公告首先指控了国防政府的种种罪状，指出它不履行组织国防的义务，搞和谈，反对人人武装，让波拿巴分子留任显职，把共和党人投入监狱，使巴黎陷入绝境；指出政府成员“既不会管理政务，又不会打仗……他们不能理解，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中，每个为拯救祖国而战斗的人都有向祖国取得生活资料的平等权利……他们在本可以有丰足产品的地方造成了贫困；人们死于饥寒；妇女受着煎熬，儿童面黄肌瘦，纷纷夭亡”。在军事上，“无意义的出击，

无成效的血战，无止境的溃败，甚至最勇敢的人也因此心灰意懒”。公告接着提出了当前加强国防的若干紧要措施，如全面征用粮食并无偿地、平均地进行分配，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等。公告旗帜鲜明地提出“公社是人民的唯一救星”，是“防止毁灭的唯一方法”。公告的结论是：“9月4日政府的政策、策略和行政，都是帝国的继续，应当受到谴责。让位给人民！让位给公社！”《红色公告》提出了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并代之以无产阶级政权——公社的问题，这是巴黎无产者阶级觉悟提高的标志，是他们决心采取新的革命行动的信号。在《红色公告》上签署的有139人，其中不少人是后来巴黎公社的著名活动家。

《红色公告》在巴黎广泛传播，受到巴黎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国防政府对这个公告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特罗胥亲自出面宣称政府绝不接受公告的要求，并下令逮捕在公告上签署的革命人士。同时，国防政府派出大批人马到巴黎大街小巷撕毁公告，巴黎无产者为保护公告跟他们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1 月 7 日

为了想抵制《红色公告》的影响，特罗胥发表声明，声明最后提出保证：“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巴黎人民对特罗胥的声明嗤之以鼻。法维埃俱乐部的一位革命群众给特罗胥的保证作了如下注释：“对！他紧握利剑，但锋芒对准我们；他不投降，那是在伯利维尔^①面前”。

① 伯利维尔是巴黎的著名工人区。

1 月 10 日

国防政府举行内阁会议，会上特罗胥之流加紧策划投降的阴谋，他们展开了特罗胥投降计划的最阴险的部分，即加紧制造大规模的军事失败和人员的大量伤亡来瓦解巴黎军民的斗志。特罗胥在会上赤裸裸地说：“如果在巴黎城郊大战中死掉两万到两万五千人，巴黎就会投降”。

1 月 12 日

法国卢瓦尔第二军团在勒芒被挫败。

1 月 15—17 日

法国东方军团（布尔巴基指挥）在埃里库尔战败。

1 月 17 日

国防政府举行内阁会议，进一步讨论投降问题。特罗胥在会上无耻地宣称：“敌人的勇猛一定会使投降成为不可避免”。其他政府要员也大谈特谈投降的问题，甚至连若干具体的细节都涉及到了，例如，派谁去进行投降谈判，投降是以法国的名义或是仅仅以巴黎的名义进行，等等。

国防政府宣布实行粮食定量制，人为地制造粮食恐慌。这完全是有意地给巴黎人民施加压力，以利于特罗胥投降计划的推行。

1 月 18 日

普鲁士国王威廉在凡尔赛宫明镜廊宣布成立德意志帝

国，并宣布自己是帝国的皇帝。这样，通过普法战争，普鲁士王朝自上而下地实现了德国的统一。

1 月 19 日

经过精心的策划，国防政府终于泡制了比桑瓦耳会战这个伤亡重大、一败涂地的叛卖性的军事行动。在特罗胥的调遣下，大量国民自卫军和正规军于本日拂晓出击，攻打巴黎附近的比桑瓦耳。战士们英勇作战，上午10时就解放了蒙特勒图多面堡，比桑瓦耳公园和圣克鲁的一部分，直逼加尔什。可是，怪事层出不穷：进攻部队没有后备部队和炮兵的支援，但却故意让普鲁士人有充分机会调动增援部队和炮兵，使出击部队处处被动挨打。下午6时，特罗胥竟下令出击部队统统放弃已经占领的据点，立即撤回到原出发地，造成了这次出击的惨败。事后，特罗胥急忙发布战败消息，并故意夸大伤亡情节，声称必须请求普鲁士人停战两天来收拾尸体和运送伤员（后来在两小时内便处理完毕），以吓唬国民自卫军。国防政府企图通过比桑瓦耳战役向公众表明：以工人为主体的、坚决要求抵抗普鲁士人的国民自卫军，没有任何作战能力，因此任何解围的试图都是徒劳的，只有投降这一条路可走了。比桑瓦耳战役是巴黎被围期间最后的一次出击。

国防政府增派大量反动军队驻守市政厅，并加强市政厅的防御工事，以对付巴黎革命人民的反抗。

法国北方军团在圣昆廷会战中溃败。

1 月 20 日

在一手制造比桑瓦耳惨败后，国防政府成员认为促使巴

黎投降的有利时机已经到了。于是，他们召集巴黎各区区长开会，专门讨论投降问题。在这次会上，特罗胥在法夫尔等人的支持下，向区长们公开地透露了他的投降计划。特罗胥无耻地炫耀自己远在9月4日刚上台时就“预断”“巴黎要打算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简直是一件蠢举”，不打自招地供认他们这一伙是十足的政治骗子和卖国贼。特罗胥、法夫尔等人在会上以巴黎的饥饿和普鲁士人的威胁来恐吓区长，千方百计地诱劝区长们出面跟俾斯麦进行投降谈判，以便日后把投降的罪责推卸到区长身上。但区长们也不愿意承担投降的罪名，他们拒绝了特罗胥等人的建议。

1 月 21 日

在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的组织下，革命群众在“白皇后”俱乐部和“法维埃”俱乐部举行集会，会议决定在明日中午12时到市政厅前举行示威游行，一场新的起义在酝酿着。当晚，一批国民自卫军战士冲进了马扎斯监狱，救出了弗路朗斯、米里哀尔以及其他由于10月31日起义而被捕的政治犯。

在特罗胥的建议下，维努亚接替特罗胥担任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国防政府调派大量宪警部队守卫巴黎市区要道及主要建筑物。

1 月 22 日

巴黎无产阶级第二次举行起义！为推翻国防政府、建立公社进行了新的尝试！

连日来，比桑瓦耳的惨败，粮食供应的急剧恶化，以及

严冬来临后燃料的严重不足，使饥寒交迫的巴黎广大劳动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他们根据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满怀悲愤的心情到市政厅前举行示威，并准备再一次举行武装起义。对于这次起义，国防政府早就作好血腥镇压的准备。市政厅前戒备森严、杀气腾腾。市政厅周围筑起了防御工事，窗口都堵上了沙袋，内部配备了特罗胥的亲信部队——以镇压工人闻名的布列塔尼流动自卫军。为了使起义者腹背受敌，维努亚在市政厅附近交通要道驻扎重兵，并调遣炮兵到市政厅。而在革命者方面，对这次起义则组织得很差。由于没有统一的领导，参加这次起义的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人的意见不一，各行其事。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核心主张举行武装起义，而共和主义同盟（新雅各兵派）的领导人则主张极力避免流血冲突。因此，在示威群众中，有荷枪实弹的国民自卫军，有徒手的国民自卫军，也有为反对粮食定量配给制而前来的妇女，等等。下午一点钟，市政厅前已有大批示威群众，但国民自卫军还为数不多，人们高呼建立公社、打倒国防政府等口号。不久，市政厅前人群越来越多，下午三时，已有六千人左右，国民自卫军的武装队伍，在二十区中央委员会领导人杜瓦尔、萨皮阿、马隆、米里哀尔等人的指挥下，也陆续开到。革命领袖布朗基也出现在广场上。这时，示威群众派代表进入市政厅，国防政府派市长助理舍迭（右翼蒲鲁东主义分子）出来接见。代表们提出要求撤免国防政府成员的问题，舍迭断然拒绝就这个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消息传来，广场上群情激愤，国民自卫军几支队伍试图从南门冲入市政厅。这时忽然枪声大作，反动军队悍然向密集在市政厅前的人群射击，国民自卫军也开枪还击，

双方接火约15分钟后，起义者的队伍被驱散，起义者伤亡约50人，其中多半是妇女和赤手空拳的国民自卫军战士。二十区中央委员会核心成员萨皮阿也伤重身亡。巴黎劳动人民为推翻国防政府、建立公社而举行的英勇起义，又一次遭到资产阶级的血腥镇压！

国防政府下令大规模地逮捕起义参加者，被列入逮捕名单的达数百人。当晚就有83人被捕，其中包括年老有病的德勒克吕兹。

国防政府对巴黎革命人民的血腥镇压，为的是替它的投降活动清除障碍。当晚，政府立即举行会议，决定派法夫尔次日动身到凡尔赛跟俾斯麦进行投降谈判。

1 月 23 日

国防政府加紧镇压起义者，除继续大肆逮捕外，还取缔了17种报纸（包括《战斗报》和《觉醒报》），查封了许多革命俱乐部。

法夫尔急忙到凡尔赛跟俾斯麦进行和谈，谈判继续了五天。

1 月 26 日

由于国防政府与普军当局进行的投降谈判进展顺利，普军开始停止炮击巴黎。普法双方在巴黎城下的军事行动，在持续了130天以后，至此停息。

停战谈判的消息传来，巴黎军民纷纷抗议，巴黎一万五千名水兵宣称他们绝不放弃所守的炮台。

1 月 27 日

国防政府发布关于停战谈判的消息。巴黎国民自卫军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者高呼“打倒政府！”等口号，强烈抗议国防政府的卖国活动。许多区里敲起警钟，号召人们前去支援水兵。伯利维尔区聚集了几百人准备行动，但政府逮捕了领导者，并把群众驱散了。

在市场上，投机商人开始投放屯积的食品和日用品，价格奇昂，在围城期间饱受饥寒交迫的巴黎劳动人民忍无可忍，起来造反，捣毁了中央市场。

1 月 28 日

法夫尔代表国防政府跟德意志帝国签订了停战协定。根据停战协定，法国方面把巴黎周围大部分炮台（除蒙瓦勒里安和南部的几个炮台外）移交给普军，大规模解除正规军和流动自卫军的武装，拆除炮台和防御工事的武器设施并移交给普军。法夫尔还出卖了法国东方军团，停战协定规定对东方军团的军事行动仍然继续，但法夫尔在对甘必大发出关于签订停战协定的通知时，却对此只字不提，使该军团毫无精神准备。

停战协定没有对解除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武装问题作出任何规定。尽管在谈判过程中俾斯麦曾对此提出要求，但法夫尔知道他们一伙没有力量解除巴黎工人的武装，他巴不得让普鲁士人去替他们实现这个梦寐以求的罪恶计划，于是建议俾斯麦“亲自到巴黎试一试”。可是俾斯麦也同样害怕遭到英勇的巴黎工人阶级的坚决反抗，不敢贸然一试。

停战协定有效期为三个星期，在这期间国防政府应选出

国民议会来决定和战问题。对此，克马思写道：“那时候，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土陷于敌人手中，首都和外省的联系已被割断，一切交通线已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要选出真正能代表法国的人，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是不可能的。”

在停战协定签订后，投降已成定局，法国资产阶级正式与普鲁士握手言欢，并勾结起来共同镇压法国无产阶级。法兰西的阶级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 月 29 日

根据停战协定的规定，德军进占巴黎东部和北部炮台。

2 月 1 日

由于法夫尔的出卖，法国东方军团被德军包围，全军八万八千人被迫越境进入瑞士。

2 月 4 日

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中痛斥国防政府的卖国行径，指出像法夫尔这些“普鲁士国王的俘虏先生们”的所作所为，甚至比路易·波拿巴在色当被俘以后的表现更为无耻。

2 月 8 日

在普鲁士和国防政府的共同策划下，进行了国民议会选举。不言而喻，这次选举结果当然是反动派占了绝对优势。在全部630个席位中，保皇派占了430席（其中奥尔良派200席，正统派200席，波拿巴分子30席），资产阶级温和派和

激进派合占 200 席。工人阶级的死敌梯也尔、特罗胥、法夫尔、皮卡尔、西蒙、费里、普野一克尔蒂约等人都当选为代表。马克思写道：“**停战条款已经使战争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而为了批准俾斯麦所指定的和约，法国最坏的人是最合适的人。**”在普法战争中志愿支援法国人民的意大利民族英雄朱泽培·加里波第，由于受法国广大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也被选为代表。

2 月 12 日

国民议会在波尔多歌剧院开幕。在会上，法夫尔装腔作势地宣布国防政府卸任。在会议第一天的发言中，反动分子就公开流露出对巴黎革命人民的极端仇视。

2 月 13 日

国民议会挑衅性地制止加里波第的发言，并对他发出粗暴的侮辱性的叫嚣，充分发泄它对革命者的仇视。加里波第当天辞去了代表的职务，离开了法国。国民议会的这种反动无理行径，当场激起马赛共和派代表加斯頓·克列美的义愤，他对胡乱起哄的反动代表喝道：“这简直可耻！安静！地主们！”此后，人们又称国民议会为“地主议会”。

2 月 15 日

国民自卫军联合会和中央委员会筹备成立！
阶级斗争的新形势要求巴黎工人阶级从速建立一个坚强的阶级组织和军事组织。这天，三千多名国民自卫军代表在蒂沃里一沃克斯霍尔跳舞厅举行了国民自卫军第一次代表大会。

会议的基本目的是要把巴黎国民自卫军组织起来，以捍卫巴黎无产阶级的权利，对付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武装镇压。为此，大会决定建立国民自卫军联合会及其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并决定选派巴黎各区国民自卫军营队代表20人组成一个临时委员会，以负责拟定国民自卫军联合会章程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办法。会议还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要求，包括：反对任何解除国民自卫军武装的企图；把前国防政府的主要成员特罗胥、法夫尔及其同谋犯梯也尔等人交付法庭审判；建立社会拯救委员会；用武力反对普军进入巴黎，等等。国民自卫军联合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筹备成立，是巴黎工人阶级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由于巴黎工人和劳动者基本上都加入了国民自卫军，因此，国民自卫军联合会和中央委员会乃是他们的阶级组织和军事组织。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很快地取代了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的地位，在组织和领导巴黎无产者夺取国家政权中起了杰出的作用。

同日，国民议会下令取消国民自卫军的津贴（每日1.5法郎），使当时参加国民自卫军的广大劳动人民生计断绝。国民议会这一挑衅性的行动，激起巴黎广大劳动人民的极大义愤。

2 月 16 日

国民议会组成主席团。在梯也尔的推荐下，反动分子、巴黎讼棍格列维当选为主席。

2 月 17 日

国民议会推选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梯也尔为行政首

脑。

2 月 19 日

梯也尔组成新内阁，名单如下：

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

内政部长：厄内斯特·皮卡尔

教育部长：茹尔·西蒙

司法部长：杜弗尔

陆军部长：勒夫洛

海军部长：波图奥

农商部长：拉姆勃列施特

社会工作部长：拉尔西

财政部长：普野一克尔蒂约

这个班子，是梯也尔为了镇压巴黎工人阶级而精心挑选出来的。

同日，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发表一项原则宣言。宣言强调要宣传国际工人协会的思想，指出“警备委员会全体成员都必须声明他们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成员，他们应利用一切可能达到的手段去消灭资产阶级特权，推翻资产阶级这个统治等级，建立劳动者的政权即社会平等”。随着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建立，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的骨干分子（他们本身就是国民自卫军战士）都参加了国民自卫军联合会的各级机构。从二月底开始，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的作用逐渐消失，但它在领导巴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留下光辉的一页。

2 月 24 日

国民自卫军代表两千人在蒂沃里—沃克斯霍尔跳舞厅召开国民自卫军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讨论了临时委员会起草的国民自卫军章程草案，并作出几点决议，大意是：1. 国民自卫军通过其中央委员会反对任何企图解除其武装的行动，并宣布在必要时将进行武力反抗；2. 代表们应将下列决议传达给连队，即一旦普鲁士人进入巴黎，全体国民自卫军应立即集合以打击前来进犯的敌人；3. 在当前形势下，国民自卫军只承认由他们自己委派的将领，而不承认其他任何将领。会后，全体代表整队前往巴士底狱广场参加示威游行。

梯也尔指派其代理人比桑（国民自卫军第25营指挥官，原为师团将军，波拿巴分子）在罗亚尔宫召集国民自卫军军官会议，阴谋分裂国民自卫军，破坏国民自卫军组织的建立。

为了纪念1830年和1848年革命，反对梯也尔政府的卖国行径，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的组织下，巴黎广大军民在巴士底狱广场上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巴士底狱广场上，人山人海，战鼓喧天，号声嘹亮。国民自卫军营队浩浩荡荡地沿广场中心的七月园柱通过，革命口号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园柱顶上升起一面红旗（它一直保留到巴黎公社被颠覆），园柱台座周围挂满了革命军民向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殉难烈士敬献的花圈。许多人攀上园柱台座，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歌颂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痛斥梯也尔政府的滔天罪恶。晚上，在熊熊火炬的照耀下，

示威游行一直延续到深夜。这次示威游行是巴黎革命力量的大检阅。

2 月 25 日

示威游行继续进行，规模更大，警察都吓得溜走了。

2 月 26 日

示威游行的声势空前壮大，除国民自卫军外，参加游行的还有梯也尔政府的大批正规军（包括法伦师团的士兵，流动自卫军和水兵等）。人们特别热烈地向水兵队伍致意，因为水兵们在停战后拒绝把炮台让给普鲁士军队。使梯也尔政府最伤脑筋的是，政府军队跟革命军民进行联欢。维努亚调遣了 4 个步兵营前来镇压，然而士兵们非但不镇压群众，反而跟群众进行联欢。有一个便衣警察想抄下各营队的番号，当场被愤怒的群众抛到河沟里去。

梯也尔、法夫尔跟俾斯麦在凡尔赛签订了和约先决条款。和约先决条款规定，法国应割让亚尔萨斯省全部（除贝尔福尔堡外）和洛林省大部（包括麦茨和拉昂维尔两城堡），赔款 50 亿金法郎，三年内付清，其中 10 亿法郎应在 1871 年内支付。同时规定普军从 3 月 1 日起占领巴黎西部爱丽舍大道一带地区，直到国民议会批准和约先决条款为止。为了帮助梯也尔政府镇压巴黎人民，俾斯麦表示同意把巴黎的政府军增至 4 万人，以“维持秩序”。

普军即将进驻巴黎的消息很快就在巴黎人民当中传开。由于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大部分停放在普军行将进驻的地段（这是梯也尔政府的阴谋），国民自卫军和革命群众发扬

冲天干劲，立即把四百多门大炮赤手空拳地运到蒙马特尔、伯利维尔、麦尼尔蒙坦等工人区，其中相当一部分停放在蒙马特尔高地（约一百七十多门）。

2月27日——3月初

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发动下，国民自卫军和革命群众在巴黎各地区普遍地搜查了军火库，抄走了大量枪枝弹药。在组织起来的武装国民自卫军面前，梯也尔政府不敢轻举妄动，只好听之任之。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影响不断扩大，在巴黎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起着真正的政权的作用。群众甚至把逮捕的犯人也押送到中央委员会审理，而把警察局撇在一边。由于害怕“革命瘟疫”蔓延到巴黎卫戍部队，维努亚下令撤走驻扎在伯利维尔和麦尼尔蒙坦这两个工人区的卫戍部队。

2月27日

国民自卫军若干营队沿爱丽舍大道向凯旋门挺进，扎营在普军行将进驻的地带，准备与入侵普军决一死战。这些营队由中央委员会派出的参谋部进行指挥。

2月28日

在国际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工人协会联合会，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的有关人士的规劝下，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毅然改变了原先的决定，下令全体军民避免跟普军冲突，指出“任何行动只能使人民受革命的敌人——德国和法国君主派的打击，从而使人民的一切社会要求都淹没在血海中”；但

同时号召巴黎革命军民要注意严密监视敌人，在敌军进占的地段周围修筑街垒网，切断它同市内其他地区的联系，使敌人陷于孤立之中。中央委员会及时改变决策，是为了使巴黎革命力量免于腹背受敌，因为当时梯也尔政府正巴不得让普军直接动手镇压巴黎无产阶级。

3月1——3日

普军开始进驻巴黎西部地区。在普军占领巴黎的三天里，全城挂起黑旗致哀，商店关门，喷泉干涸，路灯熄灭，报纸停刊，街上静悄悄的。在武装的巴黎无产阶级面前，趾高气扬的侵略军也不得不抱恭恭敬敬的态度。他们龟缩在爱丽舍大道，不敢擅越雷池一步。几个到卢弗尔博物馆鉴赏艺术珍品的德国兵，还必须得到巴黎人的许可。恩格斯就当时的情景写道：“胜利者不敢凯旋进入巴黎；他们只敢占据巴黎的一个小角落，……并且这个角落也只被他们占据了几天！在这几天内，曾把巴黎围困了131天的胜利者们自己处于受巴黎武装工人包围的境地，这些工人机警地监视着，不让一个‘普鲁士人’越出让给外国侵略者的那个角落的狭窄界限。巴黎的工人们竟使一支使帝国一切军团放下了武器的军队对他们表示这样的尊敬。跑到这里来向革命策源地进行报复的普鲁士容克们，竟不得不正是在这个武装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来，向它敬礼！”

3月1日

为了加紧分裂国民自卫军组织，梯也尔的代理人比桑召开了一个所谓军官和军士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多半是高级

军官，会上搞了一个章程草案，声称忠于共和主义原则（实质上是忠于梯也尔政府），并规定国民自卫军组织的代表名额选派办法。按照这个办法，国民自卫军代表机关中绝大部分名额被军官所垄断（军官与士兵代表的比例为六比一）。会议还大肆散布什么“全体国民自卫军都是一家人”等欺骗言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及时觉察了比桑一伙的阴谋，立即赶到会场说服代表们不要另搞组织，并跟比桑一伙展开激烈的辩论，把他们驳得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最后，大多数代表接受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同意两个组织合并，使比桑一伙陷于孤立，梯也尔政府企图分裂国民自卫军组织的阴谋，就此宣告破产。

受马克思影响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装订工人瓦尔兰，在巴黎国际委员会会议上极力主张国际会员应参加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他的说服下，一些国际会员放弃了蒲鲁东主义的不参加政治斗争的错误观点。最后，巴黎国际委员会决定派出由瓦尔兰、潘迪、阿拉乌安、杜朗四人组成的委员会，参加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使这两个革命组织之间开始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3 月 3 日

国民自卫军再一次召开代表大会，有两千名代表参加。这次会议通过了国民自卫军联合会章程，规定国民自卫军联合会的组织机构如下：

全体代表会议。由连队代表（每连一名，军阶不限）和军官代表（每营一名）组成；

营委员会。由每连选派代表两名，该营全体军官选出的

军官代表一名以及营指挥官组成；

团委员会。由该区每个营委员会选派代表两名（军阶不限）和全体营指挥官组成；

中央委员会。由巴黎22个区（20个市区和2个郊区）的每个团委员会选派代表两名（军阶不限）和由每个团的全体军官选出的营指挥官一名组成。中央委员会的名额总共为66个。

这次会议在对2月15日代表会议选出的临时委员会进行重大的改组和补充后（经改组后原有的20名委员只剩下4名），组成了一个31人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正式选举产生之前，由临时中央委员会负责领导。被选进临时中央委员会的有瓦尔兰、贝热瑞、维阿尔、潘迪、阿尔诺、阿拉乌安、杜朗、库尔蒂等人，领导力量大大加强。会议代表在发言中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例如取消常备军代之以全民武装，国民自卫军只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命令，逮捕一切胆敢违抗中央委员会命令的军官，等等。瓦尔兰建议重新改选国民自卫军的指挥官，把那些不称职的撤换下来，让那些被反动政府撤免的优秀军官重新复职。瓦尔兰的建议，对纯洁国民自卫军的领导力量起了积极的作用。改选结果，瓦尔兰、弗路朗斯、雅克拉尔、爱德等社会主义者都当选为国民自卫军指挥官。

国民议会批准了和约先决条款，普军占领巴黎结束。

法兰西银行总裁卢兰写信给梯也尔，催促他“要尽快地化言论为行动”，从速镇压巴黎革命。

梯也尔政府委任波拿巴分子、以残酷镇压士兵闻名的奥雷耳·德·帕拉丹为国民自卫军司令，以替换克列芒·托

马。这项任命完全是挑衅性的，它是针对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关于巴黎国民自卫军不承认任何不是由他们选举出来的长官这项声明的。

3 月 4 日

国民自卫军搜查了藏有大批步枪的第十三区“葛布兰”仓库，把所有的枪枝搜出，转归人民掌握。

在凡尔赛，梯也尔政府跟俾斯麦签署了关于撤出塞纳河左岸炮台的军事协定。该协定第九条规定把巴黎卫戍部队增至四万人，并从哈弗尔等地向巴黎增援新的部队。在普鲁士的支持下，梯也尔为镇压巴黎革命进行了紧张的军事布署。从三月初到三月中旬，梯也尔一方面把受中央委员影响、参加过二月间示威游行的政府军队数万人调出巴黎，另一方面把他认为可靠的，没有受首都革命气氛影响的外省军队调进，同时就军队的士气、军官的构成、以及不让军队同革命群众接触等问题跟他的军事头目进行了周密的研究。

3 月 5 日

梯也尔回信给卢兰，说他的政府正在积极准备镇压巴黎革命。

梯也尔政府试图夺走停放在卢森堡公园的大炮，没有得逞。

流动自卫军第10营的士兵对上级克扣他们的薪俸表示极大愤慨，他们把营长扭送到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请求处理。在这些日子里，中央委员会还受理了流动自卫军第9营、第16营所提出的问题。这些事例说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

员会威信的提高，就连梯也尔政府的若干正规部队也把它奉为唯一的政权机构。

3 月 9 日

反动报纸《辩论报》惊呼“蒙马特尔政府已成为唯一的真正的政府”，反映了资产阶级舆论界对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威信提高的惶惶不安的心理。

梯也尔政府的军事法庭缺席宣判布朗基和弗路朗斯的死刑。

3 月 10 日

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取消债务延期偿还的法令。这项在法兰西银行直接影响下通过的法令，体现了大财政资本家的利益，使当时负债累累的小资产阶级蒙受重大打击，银行股票行情随即上涨。

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维努亚下令封闭六家最受巴黎人民欢迎的革命报纸：《复仇者报》，《口令报》，《人民呼声报》，《铁嘴报》，《度申老爷报》，《讽刺漫画》。

国民议会迁到凡尔赛，规定于3月20日复会。

国民自卫军举行代表会议。会上，中央委员会委员们纷纷发言驳斥连日来资产阶级报刊大量散布的关于中央委员会阴谋挑动内战的反革命舆论。会议通过一项告政府正规军的宣言，揭露梯也尔企图镇压巴黎人民的阴谋，指出“尽管巴黎有30万国民自卫军，但还不断地从外面往巴黎调入军队”，提醒梯也尔政府的士兵们不要受骗，号召他们跟巴黎人民联欢。

3 月 11 日

由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新委派的第14区国民自卫军指挥官下令占领一家商店，并悬挂国民自卫军旗帜。为了想抵制中央委员会的影响，该区区长艾利贡出面干涉，他以所谓“法律的名义”要求国民自卫军从商店撤走。国民自卫军指挥官理直气壮地对他说：“我代表人民！”艾利贡回答说：“第14区人民是由我代表的”，指挥官反驳说：“如果你们代表法律，那么我们代表实力！”艾利贡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事后他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实力在他那方面”。

奥雷耳·德·帕拉丹开列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黑名单，准备逮捕他们，但刚逮捕了两个人，便不得不在群众的压力下把他们释放了。

3 月 15 日

国民自卫军举行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根据国民自卫军联合会章程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并推选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担任国民自卫军总司令。至此，中央委员会才正式产生。当选为中央委员的除前临时中央的领导骨干瓦尔兰、潘迪等人外，还有阿西、兰维埃、茹尔德、克勒芒斯、爱德、莫罗等人，一共40人左右（还不足额）。在这些中央委员会委员中，不少人是普通工人，他们经常在民众集会和革命俱乐部发表演说，积极参加革命斗争，深为巴黎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和了解。马克思热烈地赞扬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他写道：“从来还没有过在选拔上进行得这样认真仔细的选举，也从来还没有过这样充分地代表着选举他们的群众的代

表。局外人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些代表都是些无名之士——诚然，他们只为工人阶级所熟悉，他们不是老奸巨滑的家伙，也不是因过去种种劣迹和孜孜钻营名利地位而声名显赫的人物——对于这种反对意见，他们骄傲地回答道：‘当年十二伎徒就是这样’；他们还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这种指责。”

巴黎警察局长索邦向梯也尔汇报了巴黎的革命局势，建议梯也尔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受到梯也尔的赞许。

3 月 16 日

梯也尔任命波拿巴分子、宪兵队长、“铁腕人物”瓦伦顿为巴黎警察局长。

维努亚宣布巴黎处于戒严状态。

国民自卫军拒绝交出沃日广场的大炮。

3 月 17 日

梯也尔召开军事会议，具体策划夺取国民自卫军大炮、镇压巴黎革命的阴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勒夫洛、维努亚、瓦伦顿、奥雷耳·德·帕拉丹等人；前任警察局长索邦也列席了会议（负责提供革命者的黑名单）。会上传达了维努亚的军事行动计划，其要旨是：集中全部武装力量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并解除其全部武装，逮捕其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摧毁巴黎一切革命组织。

具体军事布署如下：以休士比耶和法伦两个师为主力，攻占蒙马特尔区和伯利维尔区的停炮场和其他重要据点，其中蒙马特尔高地是主攻目标（该停炮场集中了国民自卫军全

部412门大炮中的171门），这个任务由休士比耶师担负。该师分为两个纵队，一队主要由第76步兵团的两个营组成，由帕久烈尔率领，从西北方向进犯蒙马特尔高地；另一队主要由第88步兵团的三个营组成，由勒康特率领，从东北方向进犯蒙马特尔高地。这两个纵队都配备有宪警部队和工兵。

此外，在皮卡尔、克里希、布朗什三个广场及附近街道屯驻一部分兵力，作为进犯蒙马特尔的后备力量。休士比耶的司令部设在克里希广场。

法伦师的任务是占领伯利维尔区的梭蒙高地（有52门大炮）以及其他停炮场和重要据点，搜索并逮捕革命人士。

为了出人意料地进行突然击袭，规定部队在18日凌晨两点开始行动，凌晨五点完成夺炮计划。

会后，奥雷耳·德·帕拉丹并以国民自卫军司令的身份，召集他认为可靠的国民自卫军中40个资产阶级营队的军官开会，指望这次行动得到资产阶级营队的支持。

3 月 18 日

巴黎无产阶级，紧握手中枪，粉碎了梯也尔政府的武装镇压的阴谋，用革命暴力，推翻了资产阶级卖国政府的反动统治，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巴黎公社！

梯也尔的军队，按预定计划于凌晨二时倾巢出动，“发动了内战”。满以为“来一个改变的尝试”，反革命阴谋就可以得逞的梯也尔，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大造反革命舆论。他布置手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巴黎大街小巷张贴出所谓《告巴黎居民书》，这份“宣布他的政变措施的告示”大

肆污蔑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并以胜利者的口吻宣称：

“政府已决定采取行动，擅自企图建立政府的罪犯必须依法追究办，被夺去的大炮必须交还军械库”。

在蒙马特尔方面，勒康特所率领的第88团步兵和宪警部队于拂晓五时首先抵达蒙马特尔高地，当即被国民自卫军哨兵杜潘发现，杜潘喝令他们止步，勒康特下令宪警开枪，使杜潘中了致命伤。枪声惊动了附近罗捷街国民自卫军的一支一二十人的巡逻队，他们赶到现场，但寡不敌众。勒康特一伙夺取了大炮，下令士兵把炮拉走，但士兵动作迟缓。帕久烈尔率领的另一纵队，也从西面登上了蒙马特尔高地。

伯利维尔方面，法伦师也在凌晨五时左右占领了梭蒙高地停炮场，并占领了第二十区区政府，控制了巴黎东郊工人区。

这些反动家伙们满以为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已经得逞，兴高采烈，所谓战胜“叛乱分子”的喜报不断地传到梯也尔政府那里。

但是，敌人高兴得未免太早了！正当勒康特一伙千方百计地要把抢到手的大炮运走的时候，蒙马特尔的警钟像春雷般地震响，革命群众——包括男女老少——像怒潮般地从四面八方涌来，武装的国民自卫军也纷纷出动。蒙马特尔高地附近，人山人海，把勒康特一伙团团包围住。在革命力量占优势的情况下，革命军民对第88团士兵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英勇的巴黎妇女，站在斗争的前列，在敌人枪口面前毫无惧色，他们大义凛然地斥责敌人指挥官说：“你们在这里干的事情是可耻的！”又责问士兵说：“你们给敌人服务吗？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呀！替你们的压迫者当盲目的工具难

道还没有当够吗？替卖国贼服务难道不害羞吗？”士兵被问得无话可说，抬不起头来。这样，勒康特及其少数宪警部队很快就处于孤立的境地。暴跳如雷的勒康特曾一连四次下令士兵射击手无寸铁的群众，并当场把不听从命令的士兵逮捕，但士兵仍然拒绝开枪。在第88团上士瓦尔德格带头下，该团士兵纷纷起义，站到人民群众一边来。在“步兵万岁！”“打倒维努亚！”“打倒梯也尔！”的口号声中，起义士兵跟革命军民纵情地进行联欢。勒康特及其亲信宪警被起义士兵逮捕，大炮重新回到革命人民的手里。这时候才是早晨七、八点钟，梯也尔的阴谋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宣告破产了！

驻扎在皮卡尔广场一带的休斯比耶部队，在上午九时左右企图到蒙马特尔高地去接应勒康特，当即被革命军民截击于皮卡尔广场，被打得人仰马翻，只好仓惶地往市中心撤退。

梭蒙高地方面，法伦也没有来得及把大炮运走，逮捕革命人士的计划更顾不得执行，便于10点左右仓惶率领部队向马尔斯教场方向撤退，以防止遭到跟勒康特同样的命运。

上午七时左右，奥雷耳·德·帕拉丹鸣鼓召集国民自卫军资产阶级营队，但前来集合者至多不过一千人。梯也尔在这方面的指望也落空了。

巴黎公社起义是革命群众自发地搞起来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事先并没有预定在这一天举行起义，但在起义发生以后，中央委员会就紧跟形势，站在群众当中，领导和推动这次起义，夺取起义的胜利。中央委员会于头一天晚上在巴士底狱广场巴夫鲁阿街一所学校里开会，研究委员会的组织工作，会议进行到深夜两点。早上七、八点钟，委员们被警钟惊醒。十点前后，瓦尔兰、阿西、贝热瑞等十几位中央委

员已先后赶到昨晚开会的地点，从那里发布命令和指示，不少委员则已自动地回到本区参加起义。中央委员会指派若干委员到各区去加强国民自卫军的领导，其中瓦尔兰被派到巴提诺尔区担任营指挥官。十一点钟，中央委员会派了三个营到蒙马特尔去加强警卫。从上午的情况来看，中央委员会的军事布署主要是防御性的，以防梯也尔突然进行反扑。与此同时，各区的革命组织领导人和革命群众则发挥了冲天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中午时分，起义群众占领了第5、11、13区，午后，第15区的起义者直接向塞纳河畔市中心区推进，若干国民自卫军营队控制了芒帕纳斯车站，直捣马尔斯教场和荣军宫。下午两点，第14区起义占领了安菲尔广场和索站。在基层群众的冲天干劲的鼓舞下，中央委员会随即采取了积极进攻的行动。下午两点半钟，中央委员会下令国民自卫军各营队向市中心推进，以占领旺多姆广场上的陆军部。三点钟左右，派杜瓦尔到第13区，占领警察局，把守圣母院桥，声援对市政厅的主攻。这时，革命烈火已呈燎原之势。四点钟左右，躲藏在外交部的梯也尔及其他政府要员，眼看大势已去，仓惶地从地道逃走，直奔凡尔赛。梯也尔在逃窜前下令维努亚把所有军队撤往凡尔赛，并下令放弃塞纳河左岸五个炮台和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蒙瓦勒里安炮台。四点半钟以后，起义士兵和革命群众在红宫花园镇压了对巴黎工人阶级欠下了累累血债的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后者在夺炮中担任密探，被群众捕获）。晚上九、十点钟开始，维努亚把残兵败将撤往凡尔赛，整整搞了一通霄，中央委员会对此却未加阻拦。晚上十点刚过，起义者占领了市政厅。市政厅上红旗飘扬，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作为一个新的革命

政权迁入了这座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建筑物。至此，起义者占领了整个巴黎，夺取政权，巴黎公社起义宣告胜利！

3 月 19 日

巴黎人民热烈欢庆起义的胜利。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说：“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权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权利”。中央委员会在《告人民书》中则宣布，当前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永远结束外敌入侵和国内战争时代”的共和国，并宣布巴黎“戒严状态已解除。兹召集巴黎人民进行公社选举”。在另一个文告中，中央委员会宣布将于3月22日举行选举，选举之后即将政权移交给公社。这些最初的文告已经表明，中央委员会虽然了解到夺取政权的必要性，但对于如何巩固政权则缺乏认识。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3月18日起义胜利后，随着反革命军警部队的崩溃和瓦解，国民自卫军成为巴黎的唯一的武装力量；同时，反动官僚逃往凡尔赛出现了由普通工人、职员、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新型的行政人员队伍。资产阶级旧国家机器被摧毁了！新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来！中央委员会从清早开始，就不断派遣它的委员去接管各军政财文部门。瓦尔兰和茹尔德被派去接管财政部，阿尔诺和格莱列（后者由瓦扬接替）到内务部，爱德到陆军部，杜瓦尔和里果到警察局，贝热瑞到卫戍司令部，格鲁塞到外交部，科姆巴兹到邮

电局，卢利叶到教育部，莫罗到《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简称《公报》，政府机关报）报社和国家印刷局，阿西任市政厅警卫司令，等等。这些普通的工人物登上领导岗位，接管了军政财文大权，表现出卓越的组织管理才能。

中央委员会解散了反革命政府的军事法庭，宣布大赦政治犯，并研究了若干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措施。

瓦尔兰和茹尔德到法兰西银行为国民自卫军支取津贴，该行总裁卢兰假惺惺地对他们说：“法兰西银行是不问政治的，实际的政府是你们”，并且很顺利地给了一百万法郎。当晚，国民自卫军就发了津贴。

梯也尔一伙逃到凡尔赛，所剩残兵败将仅一万五六千人，而巴黎却有三十万国民自卫军，立即可调动的武装力量达十万人以上。梯也尔忧心忡忡，担心巴黎派大军进剿。这几天，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中少数人（杜瓦尔等）和基层群众组织中若干领导人（第一区警备委员会委员纳皮阿一皮盖和欧仁·沙特兰等），都主张立即进攻凡尔赛，不忙于搞公社选举，但中央委员会并没有采纳这个正确的意见，而是急于搞公社选举，从而错过了向凡尔赛进军的大好时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中央委员会开始就公社选举问题跟巴黎区长们进行无休止的谈判。反动区长们奉梯也尔之命，利用中央委员会迷恋合法性的弱点，故意拖延时间，设置障碍，替凡尔赛争取喘息时间。

同日，德国首相俾斯麦向德军总参谋部司令毛奇发出指示，说德国要最高限度地关心保护梯也尔政府，并要求采取若干军事措施来对付巴黎。

3 月 20 日

中央委员会颁布一系列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法令，包括禁止当铺变卖典当品、禁止房东驱逐房客、以及一切长期债务延期一个月清偿等项法令。此外，还规定今后国民自卫军薪饷一律定期发放，并拨款一百万法郎救济最贫困的居民。

惊魂甫定的梯也尔派军队重新占领于3月18日仓惶弃守的蒙瓦勒里安炮台，中央委员会由于在军事行动上优柔寡断，更由于其将领留利耶的叛变，使这个重要战略据点又落在凡尔赛手里。

国民议会在迁往凡尔赛后举行首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任命一个15人的委员会来协助梯也尔进行反革命复辟，并指示巴黎区长继续对公社的选举进行阻挠和破坏，同时策划在巴黎组织“秩序党”进行反革命叛乱。

3 月 21 日

在梯也尔一伙的策划下，潜伏在巴黎的“秩序党”举行反革命示威游行。参加这次反革命行动的秩序党徒大约一千人左右，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和封建贵族士绅们，高喊“法兰西万岁！国民议会万岁！打倒委员会！”等反革命口号，吵吵嚷嚷，招徕过市。这些反革命分子满以为，只要他们这些巴黎“上层社会”的头面人物一上街，就会一呼百应，从而使新生的革命政权不攻自破。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为了配合巴黎的反革命行动，梯也尔和法夫尔都在国民议会上疯狂攻击、诽谤中央委员会和公社。但梯也尔却假惺

惶宣称：“无论如何，我决不派军队到巴黎去。”

这个资产阶级阴谋家，在还没有纠集到足够的军队镇压公社之前，故意散布这种烟幕来麻痹巴黎人民。

沙俄驻德大使向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汇报说：“俾斯麦愿意帮助梯也尔渡过危机”。

德国第三军参谋长冯一施格特海姆在代表德国军方给“巴黎现任指挥官”的通知中，散布德军恪守中立的欺骗性言论，同时扬言如巴黎形势影响到和约先决条款的遵守和德军的安全，则将把巴黎作为敌对城市对待。

巴黎公社起义的正义事业，得到世界进步舆论的支持，意大利《瑰玫小报》发表社论，赞扬巴黎公社起义，指出“巴黎宣布了伟大的不朽的原则”，认为法国“必将成为照亮欧洲进步道路的灯塔”。

3 月 22 日

由于昨日的反革命示威游行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秩序党”的反革命气焰进一步嚣张起来。他们又以“和平示威游行”为幌子，纠集了两千人，发动反革命暴乱。这伙反革命暴徒，揣着手杖刀、手枪、匕首等凶器，在埃克朗、科特洛贡和昂利·德·佩恩这一伙保皇分子的率领下，高喊“打倒中央委员会！打倒杀人犯！国民议会万岁！”等反革命口号，向国民自卫军司令部所在地旺多姆广场进发。到广场后，他们向正在广场上警戒的国民自卫军进行挑衅，试图夺取警卫战士的武器。中央委员会委员贝热瑞一再下令鸣鼓警告，国民自卫军战士则奉命不得开枪。这伙反革命暴徒，反而把国民自卫军这种容忍克制的态度视为软弱可欺，他们在

发出疯狂的污蔑和谩骂的同时，突然向国民自卫军发动武装袭击，当场打死国民自卫军战士两人，重伤九人，其中一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马尔儒纳尔。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贝热瑞下令国民自卫军开枪还击。枪声刚起，这伙张牙舞爪的反革命暴徒就狼奔豕突，作鸟兽散，沿途遗屍数具（其中有莫利奈子爵的屍，系被同伙所击毙），反革命凶器狼藉满地。一场反革命暴乱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事后，梯也尔政府开动了一切宣传机器，大肆造谣污蔑，胡说什么中央委员会“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

由于反革命暴乱的干扰，中央委员会宣布将公社选举日期推迟一天。

瓦尔兰和茹尔德今天再次到法兰西银行要求支取一百万法郎。这次法兰西银行由于感到中央委员会并不那么可怕，故意刁难不给。瓦尔兰随即下令派国民自卫军两个营前往银行，款项马上到手。但中央委员会和以后的公社并没有打算占领和接管法兰西银行，使这个对于国计民生具有重大意义的机构一直操纵在凡尔赛政府手里，从而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发布通令，凡国家机关人员于本月25日以前不回原工作岗位者，一律撤职。

在巴黎公社的影响下，里昂举行起义。起义者占领了市政厅，由国民自卫军和若干激进的市参议员组成了一个临时委员会，准备进行公社选举。

工人阶级叛徒托伦、路易·勃朗之流以赛纳省人民代表名义发表声明，胡说什么要争取“使巴黎的权利得到官方的承认”，公然叛卖公社革命。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复信给德军司令部声明巴黎公社的事件“主要是市政性质的”，并表示愿意遵守和约先决条款，不对德国采取敌对行动。中央委员会的这个态度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目的是想避免普鲁士人的军事干涉，以利于全力对付梯也尔政府。

3 月 23 日

在巴黎公社的影响下，马赛举行起义。举行起义的国民自卫军和革命群众占领了市政厅和警察局，逮捕了警察局长，宣布凡尔赛政府已被推翻。起义者高呼“公社万岁！巴黎万岁！”的口号，成立了以加斯頓·克列美为首的省委员会，并准备在4月5日举行公社选举。反动将军艾斯比方仿效梯也尔的反革命伎俩，将政府军队撤至离马赛17公里的奥班奈村，在那里积蓄力量，伺机进行反扑。

中央委员会接见来自里昂、马赛、波尔多、卢昂等地的代表团，向他们宣讲了巴黎革命的性质，并商讨了在外省开展公社运动的问题。

中央委员会决定免费开放卢弗尔宫、图伊勒里宫以及巴黎其他博物馆和公园，体现了工人阶级政府对人民的文化生活的关怀。

梯也尔任命赛塞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妄图在巴黎搞武装叛乱。这项任命公然由反动区长发布公告，在市内张贴，表示支持。赛塞在市中心“大饭店”设立反革命参谋部。

中央委员会跟区长的谈判仍无结果，公社选举又往后拖延，定于26日举行。中央委员会发表《告巴黎人民书》，声称巴黎建立公社的权利不容剥夺，同时采取了一些强硬措

施：占领了第6区区政府，把第3、4、10、12、18区区政府的旧人员全部赶跑。

俾斯麦就法国局势发表声明，声称德国政府“只能够跟那个由全民族选举出来并为各列强政府所承认的政府打交道”。这等于是公开表态支持凡尔赛政府。

3 月 24 日

外省公社运动犹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在这一天里，纳尔榜、土鲁斯、圣太田三个城市同时掀起争取建立公社的运动。在纳尔榜，国民自卫军占领了市政厅、军火库、警察局等要害部门，政府军来不及抵抗就被缴了械，起义者宣布公社成立！反动政府将军队撤出城市，重整实力，伺机反扑。在土鲁斯，革命群众举行了庆祝巴黎公社的示威游行，提出撤销警察局长的职务、解散国民议会、建立公社等项要求，并组成了一个执行委员会来实现各项斗争目标。在圣太田，革命群众占领了市政厅，准备进行公社选举。

赛塞在交易所广场集结反革命武装匪徒，进行武装示威。中央委员会闻讯后，下令勃留涅尔率领600名国民自卫军前往镇压，反革命分子闻风遁逃。由于在巴黎内部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遭到惨败，赛塞戴了一付黑眼镜，手里拿着一份革命报纸，狼狈逃回凡尔赛。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跟区长的谈判继续进行。晚上，中央委员会占领了第1、2区区政府。

中央委员会下令撤免留利耶的国民自卫军指挥官的职务，并将其逮捕，宣布由勃留涅尔、爱德和杜瓦尔负责领导巴黎武装力量。

3 月 25 日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全市贴出公告，宣布定于3月26日举行公社选举，号召人民要从他们自己当中选出“那些与你们同艰苦、共患难的人”，“不要相信那些野心家和爱出风头的人，也不要相信那些言行不一的空谈家，同样地要摆脱那些养尊处优的人，因为有钱人很少把劳动者看作自己的兄弟”。近几天来，中央委员会在同区长进行谈判的同时，镇压了反革命叛乱，强行接管了区政府，反动区长们见大势已去，被迫同意举行公社选举，但已经使选举拖延了不少时日，替凡尔赛政府争得一段急需的喘息时间。

公社释放了在3月18日被革命群众拘捕的尚济将军，条件是要他今后不再拿起武器反对人民，尚济表示完全接受。凡尔赛反动报纸曾就尚济被捕大做文章，认为尚济肯定要被公社处死。

由于领导力量薄弱，群众没有发动起来，里昂公社运动宣告失败。

3 月 26 日

巴黎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满怀喜悦心情，参加了巴黎公社选举！参加投票的人数总共为22万8千人。在工人区，群众成群结队，打着红旗，鼓乐喧天，欢天喜地去进行投票；在贵族区，则冷冷落落，显得不那么踊跃。中央委员会事先规定公社委员名额为90人，并在《度申老爹报》上公布了候选人的名单。选举办法是：各区公社委员的名额不等，其多寡按各该区居民人数的比例而定，这就打破了巴黎历次

选举所规定的各区代表名额一律相等的旧传统（那种办法有利于人数少的贵族区）；候选人所得票数要达到选民名单总数的 $\frac{1}{8}$ ，才算是有效选举。

选举结果是：共选出公社委员86人（原定90人，因瓦尔兰、德勒克吕兹等4人同时在几个区里当选）。在这86人中，有21名混入公社但不久就溜走的资产阶级分子，当选为委员的布朗基被梯也尔政府关押在外省监狱里，所以公社委员的实际人数为64人。这64人的情况是：从社会成份上看，工人27人，职员8人，各种自由职业者（新闻记者等）29人；从政治派别上看，蒲鲁东派20人，布朗基派21人，新雅各宾派和无党派人士各十余人。在这64人中，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有28人。

至此，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府，通过选举产生。由普选产生的公社委员，对选民负责，受选民监督，并且随时可以撤换，这是从根本上不同于资产阶级议员的新型的公职人员。

凡尔赛国民议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替被巴黎人民镇压的反动将军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修建纪念碑，公然向巴黎人民挑衅。

克列索掀起建立公社的运动。

3 月 27 日

鉴于在公社选举成立后复辟帝制已不可能，同时看到共和制同样可以有利于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梯也尔在国民议会中宣称：“我发现共和国已是既成事实，所以我断然决定

保护它”。

意大利革命家加里波第回信给巴黎人民，谢绝担任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的职务，他指出法国国民自卫军需要个人的集中领导，认为在法国能胜任此项领导职务者不乏其人。

土鲁斯公社运动宣告失败。

3 月 28 日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宣告成立！

这一天，灿烂的阳光照耀着革命的巴黎。二十万巴黎军民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市政厅前的格雷夫广场上，隆重庆祝巴黎公社的诞生。在市政厅门前的中央，正对着大门搭了一个很大的主席台，台后耸立着以红绸和红旗装饰起来的“共和”女神的雕像。广场周围人山人海、鼓乐喧天、红旗招展，国民自卫军的刺刀和大炮，在煦阳照耀下闪耀着令人夺目的光芒，到处充满着一派革命节日的欢乐景象。下午四时，公社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们披着红色十字形绶带登上主席台，公社委员兰维埃隆重宣布中央委员会把政权移交给公社，宣读了公社委员的名单，当他高呼“以人民的名义宣布公社成立！”的时候，广场上顿时响起“公社万岁！”

“共和国万岁！”的雷鸣般的欢呼声，人们用刺刀挑着军帽飞舞，鲜艳的红旗迎风飘荡，千万人从窗口和房顶上挥动着白手帕。礼炮声、鼓乐声、欢呼声，谱成一曲震撼世界的凯歌。国民自卫军的队伍，雄纠纠、气昂昂地越过广场，向公社致敬！庆祝活动一直延续到下午七点钟。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前

来探听风声的梯也尔的暗探，垂头丧气地回到凡尔赛，向他们的主子报告说：“整个巴黎是一条心”。

当晚，巴黎公社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其中讨论了今后公社会议内容应当公开还是保密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布朗基派委员认为公社应是一个军事委员会，所以会议内容要尽可能保密；蒲鲁东派委员则主张公布公社会议内容，以利于联系群众。在这次会议上还通过一个决议，赞扬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为巴黎和共和国立了大功”，但并没有明确规定中央委员会在公社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在以后长时间内，中央委员会往往以军事领导机关自居，干预公社事务，引起了种种矛盾。

梯也尔政府与德国政府签订了卢昂协定，该协定允许梯也尔政府进一步把军队从4万人增加到8万人，以利于镇压巴黎公社。

圣太田公社运动宣告失败。

3 月 29 日

公社建立十个委员会来统一行使其权力，这十个委员会的职能和人选如下：

(1) 执行委员会。负责执行公社的一切法令和其他委员会的一切决议。委员：爱德、特里东、瓦扬、勒弗朗赛、杜瓦尔、皮阿、贝热瑞。

(2) 军事委员会。负责公社的军事工作，领导国民自卫军。委员：潘迪、爱德、贝热瑞、杜瓦尔、沙尔东、弗路朗斯、兰维埃。

(3) 财政委员会。编制公社预决算，经管拨款、房

租、债务、捐税等事宜。委员：瓦尔兰、茹尔德、维克多·克勒曼、贝累、列热尔。

(4) 粮食委员会。负责巴黎的粮食供应，清查各商店所存的一切物品，对所有储存食品实行管理和支配。委员：德勒尔、商比、奥斯汀、维克多·克勒曼、巴利捷尔、艾米尔·克勒曼、霍·昂利。

(5) 司法委员会。管理一切诉讼案件，实行司法改革。委员：〔兰克〕^①、普罗托、米里哀尔、维尔莫列尔、列德鲁阿、巴比克。

(6) 治安委员会。负责保卫公社的安全，保护公民的利益，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委员：里果、费烈、阿西、库尔奈、沙兰、沙日拉丹、乌德。

(7) 劳动、工业和交换委员会。管理工业、公共工程和商业贸易，同时负责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委员：弗兰克尔、泰斯、马隆、杜邦、阿夫里阿尔、艾·日拉丹、蒲热、〔路瓦佐〕。

(8) 社会服务委员会。负责监督邮政局、电报局、公路总局和铁路公司。委员：奥斯汀、比约雷、克勒曼、马尔泰勒、莫蒂埃、拉斯图耳。

(9) 对外联络委员会。负责外交工作，也负责巴黎和法国其他公社的联系。委员：德勒克吕兹、〔兰克〕、格鲁塞、〔巴兰〕、安图昂·阿尔诺、阿尔图尔·阿尔努、沙·日拉丹。

(10) 教育委员会。管理公社的教育事业，进行教育改

^① 带括号的指在当选后又退出公社的委员，下同。

革，普及义务教育。委员：茹·瓦莱斯、库尔贝、〔勒费弗尔〕、乌尔邦、〔阿·勒鲁瓦〕、韦尔杜尔、达麦、茹·米奥、〔罗比奈〕。

这样，过通这些委员会的建立，公社委员担任行政、司法和财文等方面的一切职务，公社统一行使了行政和立法的权力。这是对资产阶级国家的三权分立的行政官僚体制的彻底否定，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

公社颁布第一道法令——关于废除常备军和代之以国民自卫军。该法令宣称：“一、取消募兵制；二、除国民自卫军外，不得在巴黎建立或调入任何武装力量；三、一切适于服役的公民都编入国民自卫军”。这个著名的法令，从法律上肯定了国民自卫军这种人民武装的制度，肯定了公社革命以来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并代以人民武装的现状，是巴黎公社在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建立无产阶级新型国家机器方面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公社通过了房租法令，规定巴黎居民免付“1870年10月至12月份、1871年1月至3月份、4月至6月份这几个季度的房租”，“在这九个月内房客已付的全部房租抵作将来各季的房租”。同时规定住户有权在本法令通过之日起六个月内解除任何租约，至于已经期满的租约则可根据房客的要求延期三个月。这项法令体现了巴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此外，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公社还下令宣布“当铺中的典当品一律禁止变卖”。

这一天，公社还颁布了一个重要法令，宣布“公社是当今唯一的政权”，“凡尔赛政府或其拥护者所发的命令、指

示一律无效”，“任何官吏或职员不服从本法令者，立即解除其职务”。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派遣赛拉叶到巴黎。马克思通过赛拉叶向巴黎公社提出极其宝贵的建议。马克思建议公社加强蒙马特尔高地的北部即对着普鲁士人的那一面的防御，提醒公社对巴黎内部的反革命分子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建议公社应对凡尔赛采取进攻的策略，并警告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领导人要提防皮阿、韦赞尼埃这一类小资产阶级人物的影响。

公社在财政委员会推选右翼蒲鲁东主义者贝累为驻法兰西银行代表。贝累随即跑到法兰西银行拜访该行付总裁德·普列克侯爵，卑恭屈节地说：“我并不代替政府，不过公社在贵行里有一个重要户头”。普列克要求贝累尊重法兰西银行的产业和业务活动，贝累竟满口答应。贝累事后透露出他的地地道道的蒲鲁东主义见解，即夺取银行“将是对于凡尔赛政府、公社、整个国家、法国信用事业和全体工商界的严重打击”。这种蒲鲁东主义的观点当时在公社委员中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出版的《蜜蜂报》（《Albina》），发表文章赞扬巴黎公社。文章认为公社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保障民主制和共和国”，并称赞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告巴黎人民书》是“最好的作品”。

公社委员德勒克吕兹宣布放弃其国民议会代表的身份，因为这一身份是和公社委员的身份不相容的，在这前后，个别有双重身份的公社委员也都采取了跟德勒克吕兹同样的立场。

3 月 30 日

《公报》发表了公社选举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先就审查外国籍公社委员弗兰克尔（匈牙利人，奥地利籍）的资格问题，作出外国人可以加入公社并批准弗兰克尔加入的重要决定，因为“巴黎公社的旗帜就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而“公社委员的称号是比公民称号更为重要的信任标志”。这个决定体现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同一个报告里，还作出关于禁止公社委员兼任凡尔赛国民议会议员的决定。

公社作出了一项关于公社委员工作的决定，即公社委员不仅应在公社中制订方针大计和参加决策，而且同时应兼负本选区的区政府的领导工作，并可自行组织一个委员会来协助处理日常事务。

今天公社将其机关报改名为《巴黎公社公报》，编号为第一期。

由于邮政局的旧官员进行怠工破坏活动，公社委任泰斯为驻邮政局代表，同时还正式任命贝累为驻法兰西银行代表。对贝累的任命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等于给法兰西银行派去一个法定的保护人。

巴黎一份有广泛影响的报纸《人民呼声报》发表文章，描绘公社成立的盛况，提出今后自由的军民的任务便是重新走向工厂，走向柜台，反映了当时在巴黎内部相当流行的一种和平麻痹思想。

3 月 31 日

公社会议讨论了公社委员的薪金问题，认为“公社委员

的薪金应按民主原则来规定”，并规定公社委员的薪金为每日15法郎。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未经公社同意，擅自任命克吕泽烈为军事代表。

公社又恢复其机关报原来名称，即《法兰西共和国公报》，这表明公社委员们意识到巴黎公社应当是全国性的政权机关，而不应当是一个地方性的政权。

纳尔榜公社运动失败。

4 月 1 日

公社通过了关于限定公职人员最高薪金为每年六千法郎的著名法令。该法令宣称：“以前各公共机关里的高级职位由于所得高薪而往往成为钻营的对象，并按谋职者的后台势力来分配，而在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里，既不应该有高薪的闲职，也不应该有过高的薪额；兹规定各市政机关职员所得的最高薪金每年为六千法郎”。这项法令，是巴黎公社在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新型国家机器方面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公社不仅规定公社委员由普选产生、对选民负责、受选民监督、随时可以撤换，而且废除了高薪制，把公职人员的最高工资限定为每年六千法郎，也就是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这两项措施结合在一起，就可以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恩格斯）

经过一段喘息时间之后，梯也尔在德意志帝国的直接支持下，已经大大地扩充和整顿了凡尔赛的兵力，准备对公社

进行反扑了！这一天，梯也尔向法国各省军政要员发出一份通告，对巴黎公社进行疯狂的诽谤和污蔑，胡说什么公社“对巴黎人实行暴政，巴黎人迫切地等待解放”等等，同时吹嘘凡尔赛正在组织“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公然炫耀其反革命武力，对公社发出进攻的信号。

捷克《工人政治报》发表题为《巴黎起义》的文章，表达了捷克进步人士对巴黎公社的同情和支持。文章在分析巴黎公社起义的原因时指出，起义是“由于极端恶劣的生活条件引起的”，而“这就是为什么有钱人不喜欢巴黎红色党人的真正原因”。

奥地利《人民意志报》表示满意地看到跟维也纳工人有联系的爱·瓦扬参加了公社，认为公社由这样的人才组成，就“可以保证我们在法国的事业的成功”。

共济会总会（中、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组织）宣告成立。

4 月 2 日

公社通过了关于政教分离的法令，内容为：一、教会与国家分离；二、取消宗教费预算；三、各宗教团体的动产与不动产收归国有；四、立即对上述财产进行调查统计，并交由国家支配。马克思就该法令的意义写道：“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

由于公社委员名额不足，（一部分混入公社的资产阶级分子溜走，一些区的人选重复），公社在《公报》上颁布了关于补选公社委员的法令。

凡尔赛悍然对巴黎发动武装进攻。今日上午11时，凡尔赛军一万人，在维努亚的率领下，以蒙瓦勒里安炮台的火力为掩护，攻打巴黎西北郊的重要据点库尔贝瓦。凡尔赛军企图在攻占库尔贝瓦后，经讷伊桥渡塞纳河，闯入讷伊地区，从西北方向威胁巴黎。公社驻防在库尔贝瓦—皮托一线的防军只有两千人，他们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英勇抗击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傍晚，凡尔赛军占领了库尔贝瓦和皮托，但未敢攻占讷伊桥。

凡尔赛突然发动武装进攻，引起巴黎极大的震动。广大巴黎军民，人人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出征凡尔赛。到傍晚，在巴黎的一些广场和街道上，已经自动地集结了国民自卫军五万多人，他们强烈要求打到凡尔赛去。

为了回答梯也尔的武装挑衅，公社会议通过一项法令，命令将凡尔赛政府要员（梯也尔、法夫尔、杜弗尔、西蒙、波图奥等五人）交付法庭审判并查封他们的财产。然而，这个法令除了表达公社委员们的义愤外，并没有起任何实际作用。

这一天，波兰革命军事家东布罗夫斯基到市政厅要求为公社效劳，公社添了一位杰出的军事领导人。

德国汉诺威工人三千人举行大会声援公社，大会通过了给公社社员的信——《致法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书》，对公社事业表示热烈的赞扬和支持。

4 月 3 日

在凡尔赛军事进攻的刺激下，公社才决心进攻凡尔赛，但是已经太晚了！公社仓促地调动了三、四万军队，在缺乏周密准备的情况下，分为左、中、右三路，冒然向当时已拥

有六、七万装备精良的军队的凡尔赛进军。这次军事行动遭到了严重失败，其经过如下：

右路：这支部队由贝热瑞和弗路朗斯率领，大约有一万六千人。部队在经过蒙瓦勒里安炮台时，遭到该炮台的猛烈射击，队伍被打乱，受到相当损失。在重整队伍后，公社军队继续英勇挺进，占领了吕埃伊，离凡尔赛还有一半路程。这时，凡尔赛军突然以优势兵力包围贝热瑞的队伍，贝热瑞不得不撤退。弗路朗斯所部在掩护贝热瑞撤退时被打散。弗路朗斯被捕，英勇牺牲。

中路：由兰维埃和阿夫里阿尔率领，约一万人。在相继攻克巴一麦顿、穆林诺、瓦尔—弗列尼后，于麦顿堡遇到凡尔赛大股兵力阻击，由于地势不利，加之粮弹殆尽，不得不在伊西、旺夫两个炮台的掩护下撤退。所幸兵力折损不多。

左路：由杜瓦尔率领，约七千人，节节推进至普蒂—比塞特尔和维拉—库勃列地区，离凡尔赛东南不过6至6.5公里，遇到凡尔赛大股兵力阻击，损失颇重，因无后援，杜瓦尔所部不得不向夏提荣撤退。入夜，部队在夏提荣高地露宿。

公社执行委员会在《公报》上发表《告巴黎居民书》，严厉谴责凡尔赛政府挑动内战，并号召巴黎人民起来保卫巴黎。在本日《公报》上，还刊登了直接税局的一个通告，宣布该局已战胜了旧官员的怠工破坏，“现在各机关恢复了工作，一千五百个积极而有经验的共和主义者，将完成一万人的大群寄生者的工作”。

同日，巴黎邮政在公社委员泰斯等人的努力之下，也已恢复正常运转。泰斯争取了中下层职员的支持，在邮局实行

降低高薪、提高低薪的工资政策。

4 月 4 日

凡尔赛军追击杜瓦尔余部（约1500人）。杜瓦尔所部在夏提莱高地一带被敌军四、五倍的兵力包围。经过英勇抵抗后失败，杜瓦尔被俘。维努阿亲自下令枪杀杜瓦尔。杜瓦尔高呼“公社万岁！”英勇就义。

公社出击凡尔赛的军事行动就此宣告失败。此次行动，在公社方面除大量伤亡外，被俘约两千人。凡尔赛匪军肆意屠杀公社战俘。维努阿由于发布了把从公社方面俘虏来的任何常备士兵一律枪毙的通令，被梯也尔授与了荣誉军团十字勋章。宪兵队长德马列由于把曾在10月31日起义中救过国防政府委员性命的弗路朗斯活活砍死，得到了梯也尔的大力表彰和嘉奖。

公社正式任命克吕泽烈为军事代表。克吕泽烈上台后，在军事上采取消极防御的策略，对公社军事斗争危害极大。克吕泽烈并下令限定17—35岁的未婚男子参加国民自卫军，从而把公社里大批富有战斗经验的战士排除在国民自卫军之外。

巴黎共和主义工商联合会（代表巴黎资本家利益）写信给凡尔赛，呼吁停止内战，试图调停凡尔赛与公社的冲突，起了散布和平主义幻想的恶劣作用。

里摩日爆发公社运动！今天，被梯也尔政府所公布的凡尔赛军胜利捷报激怒了的里摩日工人群众，在车站截住了一支被调到凡尔赛去的武装部队，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把他们争取过来。革命群众和国民自卫军高呼“公社万岁！”的

口号，占领了市政厅和警察局。这个运动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第二天就被镇压下去。

马赛公社运动宣告失败。原定于4月5日举行公社选举的**马赛**，受到反动将军艾斯比万率领的强大的政府军的进攻，起义者经过12小时的浴血战斗后，终于失败。反动派当局大肆镇压**马赛**公社运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公社运动领导机关一省委员会的负责人加斯顿·克列美被捕，随后被判处死刑。

4 月 5 日

鉴于杜瓦尔遇害以及凡尔赛每日枪杀公社战俘，公社颁布关于拘禁人质的法令，宣布凡是被揭发与凡尔赛政府勾结的人，经起诉法庭审判后，将作为巴黎人民的人质拘押，今后凡尔赛方面“如果杀害一名战俘或巴黎公社合法政府的拥护者”，公社将“处决在押的人质三名”。但是，这项法令始终没有贯彻执行。

公社对外联络委员会向各国外交使节发出照会，通知巴黎公社政府成立，表示公社愿意“加强巴黎人民与其他各国人民的兄弟般的联系”。然而，这个照会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4 月 6 日

马克思写信给威·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在信中预见**了**公社难免要失败并深刻地分析了导致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他说：“看来巴黎人是要失败的。这是他们的过错，但这种过错实际上是由于他们过分老实而造成的。中央委员会以及后

来的公社都给了梯也尔这个邪恶的侏儒以集中敌人兵力的时间：（1）因为它们愚蠢地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梯也尔力图用暴力解除巴黎武装并不是开始内战似的；好象只是为解决对普鲁士人和战问题而召集起来的国民议会不曾立即对共和国宣战似的！（2）为了避免篡夺政权的嫌疑，它们失去了宝贵的时机（当反动派在巴黎——旺多姆广场——失败以后，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而去进行公社的选举，组织公社等等又花费了许多时间”。

公社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废除将军军衔的决议，理由是“考虑到将军的军衔与国民自卫军的民主组织原则不相容”。以后公社的公文中仍出现将军这种称号，但这已经是作为一种职务的标志，而不是作为一种头衔。在执行委员会的这个决议里，还宣布任命东布罗夫斯基为巴黎城防指挥官。

国民自卫军第11区团委员会发布关于焚毁断头机的决议，指出：“由被推翻的卑鄙政府付款订制的新的断头机（更轻便、动作更快）目前正在制造之中”，宣布“没收这些君主制度实行统治和奴役的工具，并决定永远消灭它们……并定于4月6日在区政府前广场上将这些断头机焚毁”。根据这个决议，国民自卫军317营将断头机拖出，在群众的欢呼声中烧毁。

公社通过关于解散各区团委员会的决议，理由是这些委员会擅自发布命令，破坏统一军事领导。实际上，团委员会有的很好，有的则受凡尔赛特务操纵，从事破坏活动。

为了利于进攻巴黎，凡尔赛重新布署了军事力量，它将现有的六万五千名军队（其中包括5500名炮兵，4500名骑兵）组成了第一、第二两个军。麦克马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

军长，维努阿任第二军（后备军）军长。第一军由三个兵团编成，第一兵团为拉德米罗兵团，第二兵团为赛塞兵团，第三兵团为杜巴拉依骑兵团。第一兵团布署在巴黎西线，以攻打公社东布罗夫斯基将军的防线；第二、第三两个兵团则布署于巴黎南线，以攻打符卢勃列夫斯基将军的防线。维努阿后备军则驻扎在凡尔赛和巴黎西南一带。左右兼顾。凡尔赛通过新的军事部署，开始从西南两面对巴黎摆开半圆形包围的阵势，而巴黎东北面则受德军包围，公社在军事上实际上处于四面受困的境地。

为了配合凡尔赛对公社施加军事压力，德军当局宣布巴黎周围四省（塞纳、塞纳—瓦瑟、塞纳—马纳、瓦瑟）进入戒严状态。

凡尔赛国民议会通过杜弗尔法案，该法案的中心内容是“简化”军事法庭审判程序，以便为大规模镇压公社社员作好准备。

公社通过一项法令，对逃避兵役的国民自卫军军人采取解除武装、停发薪饷、剥夺公民权等项制裁办法。

公社任命库尔贝为巴黎艺术家协会主席。

公社派出梅日、杜邦、泰亚克三人为代表，前往马赛支援该地公社运动。（公社还不知道马赛公社已在前一两天失败）

4 月 7 日

凡尔赛军继续在西线发动进攻。他们在蒙瓦勒里安炮台的火力的掩护下，以优势兵力向公社在纳伊桥的防御工事发动猛攻。经过激战以后，凡尔赛军占领了纳伊桥。该桥是当

时塞纳河上仅存的一个渡口，有很大的军事价值。

公社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反对任意逮捕的决议，建议司法委员会立即提供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并对被捕人作出处理，即予以释放或送交起诉法庭审判。

在公社会议上，在外省被捕释放回来的公社委员冈邦介绍他的体会说：“法国没有行动。公社在各地受到镇压只是因为它的委员们不善于采取坚决的措施。如果他们在马赛、里昂、圣太田都按照革命的方式行动，那么在这些地方建立公社就会有保障；巴黎应该以此作为经验教训”。他还建议封闭那些对公社造谣污蔑的报纸，并派一些代表到各大城市去推动公社运动、反对凡尔赛政府，认为只有用这样的代价才能挽救公社。

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国民自卫军书》，向广大战士介绍里摩日等外省公社运动的情况。但所介绍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说明公社对外省情况了解很差。

公社决定将杜瓦尔的公社委员薪俸继续支付给他的孀妻，以示对烈属的关怀。

4 月 8 日

梯也尔派遣法夫尔到卢昂同俾斯麦磋商加快遣返法国俘虏兵的问题，以利于进一步扩充其反革命武装力量。梯也尔并请求俾斯麦让凡尔赛军从德军防线通过，以便从北部进攻巴黎。俾斯麦欣然同意，让凡尔赛方面直接与德国第三军司令部具体磋商这一军事行动的细节和日期。

东布罗夫斯基在讷伊地区实行反攻，经过激烈战斗后，取得初步战果，把凡尔赛军驱逐至英格曼林荫道。

公社会议上就公社拘捕凡尔赛人质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公社委员贝累、韦尔莫列尔、勒弗朗赛等反对拘押神父，而治安委员会委员里果则认为“神父们是宣传方面的危险的特务”，应当加以拘捕。奥斯汀、泰斯等则谴责治安委员会“不应该采取捕人过多的逮捕制度”。里果、费烈和沙尔东在激动之下，声明辞去治安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这个事件已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公社蒲鲁东派委员和布朗基派委员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分歧。

公社颁布关于发放伤员抚恤金的法令，规定凡在保卫公社战斗中伤残以致失去全部或部分劳动力的公社社员，可以领取终年抚恤金300—1200法郎不等。

根据克吕泽烈的建议，公社决定立即成立街堡建筑委员会。

伦敦革命群众举行声援巴黎公社的集会，会前并举行了示威游行。

奥地利《人民意志报》对于奥地利籍工人列奥·弗兰克尔参加公社表示高兴，表达了奥地利进步人士对公社支持的心愿。

4 月 9 日

东布罗夫斯基所部继续在讷伊地区进行猛烈反攻。夜间，东布罗夫斯基率领一支部队对阿尼埃尔进行突击，拔下这个据点，并派另一支部队克复了贝康城堡。通过这次反攻，公社还占领了一段铁路，缴获了一些大炮和装甲火车。凡尔赛军对阿尼埃尔进行反扑，被打退。东布罗夫斯基利用装甲火车对库尔贝瓦和讷伊桥进行射击，以利于巩固阿尼埃

尔，并进而拔除敌军在讷伊地区的其他据点，但由于缺乏增援，沒有收到预期的战果。

在公社会议上，一些委员反映各区的团委员会根本沒有按照公社的命令解散，有些委员要求一劳永逸地解决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问题。公社最后作出决议，责成每个区的公社委员监督执行公社关于解散团委员会的决定。

鉴于梯也尔政府不断地开动反革命宣传机器对公社进行诽谤和污蔑，为了向法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说明公社的真相，公社决定起草公社纲领，并推选德勒克吕兹、瓦莱斯、泰斯、库尔奈、马隆和比约雷组成公社纲领起草委员会。

共济会代表团前往公社，试图调停公社与凡尔赛之间的内战。公社委员瓦扬等人接见了该代表团，并告诉他们这种调停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凡尔赛政府一直把公社看作叛乱政府，而公社在任何一点上都不能让步。

罗马尼亚《蜜蜂》（《Albina》）发表评论，认为公社代表了首都的中心力量，正在成为“国家的主人”，同时谴责凡尔赛国民议会的活动“违反国民原则”。

4 月 10 日

《公社报》发表《巴黎公社告农村劳动人民书》（这篇重要文献是由女作家安德烈·列奥和贝·马隆起草，是《法国与我们在一起》这篇论文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篇文章的作者从争取法国农民支持巴黎公社出发，对农民进行了宣传鼓动。文章以真挚的、朴素的语言告诉农民他们受人欺骗，指出巴黎起义是要“改变那种使富人有全权统治劳动人民的法律”，“巴黎愿意不再有拿走人民三千万法郎来养肥他的

家族和仆从的国王……巴黎希望不再有支薪两万、三万和十万法郎的官职，因为这使一个人有可能一年吃掉足够很多家庭花费的财产”，而随着这些开支的节约，就可以大大减轻人民的捐税负担和为老年劳动者开办养老院。文章直接了当地告诉农民，他们的利益和公社是一致的：“巴黎的事业是你们的事业，目前正在包围巴黎的将军们正是出卖法国的那些人……如果巴黎陷落，那么穷日子的套子仍旧要套在你们的脖子上，还要套在你们子孙的脖子上”。文章向农民发出呼吁说：“你们要帮助巴黎打胜仗……土地给农民，劳动工具给工人，人人都要干活……革命将一直进行到这些话实现为止”。这些文章后来印刷了成千上万份，用轻气球散发到外省。它说明在公社内部还是有少数人认识到争取农民的重要性。

《公报》发表署名为“一群女公民”的《告巴黎女公民书》，这份文告强调指出妇女在巴黎公社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号召妇女们“积极参加当前的斗争，为的是永远结束这种同胞相残的斗争。这场斗争只能以人民的胜利而告终，否则它便会重新发生！”

共济会派代表团到凡尔赛进行调停活动。由茹尔·西蒙接见。西蒙盛气凌人地扬言凡尔赛政府“代表权利、正义和法律，不能与破坏共和国和法兰西生存的叛乱代表谈判”，断然拒绝共济会的要求。

公社颁布关于发放国民自卫军阵亡烈士家属抚恤金的法令，规定烈士的妻子领取抚恤金 600 法郎，未满 18 岁的子女（不论其父母的婚姻是否通过教会登记）支付抚恤金 365 法郎（按月发放），孤儿由公社负责抚养教育；烈士的直系亲

属可视其生活困难程度，领取津贴费100—800法郎不等。

4 月 11 日

恩格斯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指出：“向凡尔赛进军，应当是在凡尔赛还软弱的时候，可是这个有利的时机被错过了，看来现在凡尔赛占了优势并在逼近巴黎人”。他断定凡尔赛的进攻会遭到巴黎无产者无比坚决的抵抗。

巴黎革命妇女成立了“保卫巴黎与救护伤员妇女联合会”，这个组织在路易丝·米歇尔、爱德夫人以及俄国女革命家图曼诺夫斯卡娅等人的领导下，充分地发挥了巴黎妇女在捍卫公社事业的斗争中的积极作用。

鉴于凡尔赛政府公开吹嘘它派遣特务打进公社军队进行分化瓦解工作，破坏军内的组织纪律性，公社决定成立军事法庭。军事法庭在每个团内建立一个，成员七人，其中包括军士和士兵各两人，由各连代表选举产生。军事法庭判决之死刑案件，须经公社执行委员会批准后才能执行。

东布罗夫斯基继续在西线对凡尔赛军进行新的反击。在南线，凡尔赛军开始在夏提荣与克拉马尔之间挖掘壕沟，企图向伊西、旺夫两炮台逼近，以便发动进攻。

公社为在本月初跟凡尔赛作战而牺牲的公社战士举行隆重的葬礼。公社委员们怀着悲愤沉痛的心情参加了送葬仪式。

公社命令凡藏有枪枝弹药的公民必须在48小时内向陆军部申报，违令者立即送军事法庭查办。

4 月 12 日

马克思写信给库格曼，热情赞扬巴黎公社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历史创举，他说：“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马克思在信中热情地歌颂了“冲天的”巴黎工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尽管马克思在公社革命发生前曾警告法国无产阶级不要举行起义，但在公社革命起来以后，马克思却以高度的革命热情支持它、歌颂它，充分地显示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革命群众运动的原则立场和态度。马克思在这封信里同时也指出了公社的错误：“如果他们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当维努亚和随后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反动部队逃出巴黎的时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那邪恶的侏儒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

公社通过了关于拆毁旺多姆凯旋柱的决议，决议宣称：“考虑到旺多姆广场上的皇帝凯旋柱是野蛮行为的纪念物，是粗暴武力和虚假荣誉的象征，是对军国主义的推崇，是对国际权利的否定，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永久侮辱，是对法兰

西共和国三大原则之一——博爱的侵犯，为此决定将旺多姆凯旋柱拆毁”。

旺多姆凯旋柱是拿破仑第一在1809年用对外掠夺战争中卤获的1200门大炮铸成的。拆毁旺多姆凯旋柱的决议的通过，表明作为工人阶级政府的巴黎公社，坚决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同历代统治阶级所颂扬的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定义彻底决裂。

根据瓦尔兰的建议，公社下令停止对拖欠债务进行法律追究，直到公社在这方面作出有关决议为止。公社的这项法令，主要是照顾到当时负债累累的小商人和小企业主的利益，对团结和争取这个阶层的人民群众具有积极的作用。

公社授权库尔贝重新整顿卢弗尔宫博物馆，争取在最短期间向巴黎人民重新开放。

公社颁布关于国民自卫军军官待遇的法令，这个法令贯彻了4月1日法令的精神，规定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待遇为每年6000法郎，中校为3600法郎，少尉为1800法郎。

《公报》发表第三区区政府对选民的一份报告，报告该区政府恢复和整顿的过程，指出公社以9名工作人员接替了逃往凡尔赛去的原17名旧官员的工作，公社这9名工作人员的年薪合计为3525法郎，而那17名旧官员的年薪则为42300法郎！这个报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社打碎旧官僚国家机器的情况。

凡尔赛军在西线发动全面进攻，公社军事代表克吕泽烈不予西线任何增援，东布罗夫斯基仅以千余人的微弱兵力抵挡凡尔赛军大股兵力的袭击。凡尔赛军在公社防线右翼科伦勃村站稳了阵脚。

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通过关于开除工人阶级叛徒托伦的决议，谴责托伦“最卑鄙、最可耻地背叛自己的事业”。并将这个决议呈送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批准。托伦从二月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起，便死心塌地跟梯也尔政府站在一起，反对公社。

意大利佛罗伦萨“国际民主协会”发表《告巴黎公社公民书》，高度赞扬公社的英勇斗争，它说：“不论你们是胜利还是失败……你们的旗帜是未来的旗帜”，并且表示意大利的先进人士将不惜为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而牺牲一切。

4 月 13 日

巴黎艺术家协会宣告成立，有47名艺术家参加了该协会第一届委员会，其中包括欧仁·鲍狄埃、库尔贝、达鲁等人。

公社发布关于巴黎粮食供应的命令。这个命令的目的在于调动商人向巴黎输入粮食的积极性，以便在不增加公社的预算支出的情况下保证巴黎的粮食供应，具体措施包括把仓库免费地提供给粮食输入商使用，并在必要的情况下规定粮食的最高限价，公社不征用输入的粮食，但可按最高限价优先收购。

为了加强国民自卫军的卫生勤务组织，公社通过了关于组织战地医疗队的法令。法令规定组织卫生连（由医生20名，医学院学生60名，卫生员120名组成，另配备救护马车10辆，担架30付），每个卫生连又分为10个排，每个区配备2—4个卫生排。

鉴于连日来公社各报刊纷纷刊载群众来信，揭发一些医务人员（包括修女等）在医院公开进行反革命宣传，公社社

会救济局局长通令各医院院长说：“任何工作人员如作反对公社的宣传煽动，将立即免职”。

在公社会议上，一些公社委员在讨论社会救济问题时揭露了旧制度下救济工作的腐败，例如，一万五千个贫民的救济款还抵不上40名救济处官员的薪俸；在19区，拨充社会救济用的25万法郎，就有5万法郎为官员所中饱。

公社派遣两名委员参加法国著名作家、政论家比埃尔·勒鲁的葬礼，但同时声明公社作出这个决定，并不是表明公社赞同勒鲁的“神秘主义思想”，“因为我们至今仍受这些神秘主义思想的祸害”，而是为了向勒鲁“在六月起义后立即勇敢起来保卫战败者”的行为致敬。

4 月 14 日

在凡尔赛的优势兵力进攻下，守卫西线的公社战士不得不从任维埃多面堡和库尔贝瓦北部撤走。在南线，凡尔赛军利用所挖掘的壕沟为掩护，对旺夫炮台发动进攻，被公社战士击退。

《公报》发表一群女公民给公社执行委员会的来信，信中豪迈地表示巴黎女公民誓在“敌人侵入巴黎时与敌人决一死战，以保卫我们共同的权利”，并且要求公社拨出大量房屋来为女公民开展政治活动创造有利条件。在信上签署的有七名女工和俄国女革命家伊利沙白·德里特里叶娃（图曼诺夫斯卡娅）。

巴黎共和权利联盟（资产阶级组织，大部分成员是前区长和国民议会议员）竟在《公报》上发表声明，报告它到凡尔赛活动的结果，说什么梯也尔拒绝跟公社商谈，只答应不

追究那些放下武器的公社社员，但杀害勒康特和托马的人不在此限，云云。这个组织公然利用公社的机关报来替梯也尔传话，为匪张目，完全暴露其作为凡尔赛的帮凶的真面目。

同日，中央共和主义者联盟（巴黎小资产阶级组织）对共和权利联盟的活动提出抗议，指出该组织主张跟梯也尔谈判，只能起瓦解民心、散布幻想的作用，认为巴黎应该斗争到最后。

公社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专事调查前国防政府每个成员的罪责。该委员会由布依担任主席。

4 月 15 日

公社会议经过详细讨论后，拟定了关于敌产管制和惩治逃兵逃亡分子的法令。该法令规定对反动官员的财产实行国家管制，对逃亡分子课以重税，对逃兵则剥夺其公民权并送交军事法庭审判，但这项法令一直没有公布。

关于梯也尔同俾斯麦互相勾结、企图从北部入侵巴黎的消息，近日来在一些资产阶级报刊上有所透露。巴黎北部住区（蒙马特尔和巴提诺尔）的公社社员，紧急动员起来，立即在通往圣丹尼的一些街道修筑街垒。

凡尔赛再次对旺夫炮台发动进攻，又被击退。

在国际工人协会发起下，日内瓦工人举行大会，通过了给巴黎公社的致敬信《告巴黎劳动者书》，对巴黎公社“致力于建立新社会制度”这一雄伟事业表示高度赞扬，认为公社的事业“是不会灭亡的，因为它是国际工人解放的事业”。信中还表达了瑞士先进工人誓要追随公社的事业的决心，并以“巴黎公社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的口号作为

结束。

4 月 16 日

公社颁布了关于将逃亡企业主所遗弃的工厂移交工人生产协会的重要法令。该法令宣称：“鉴于许多工场被拒不履行自己公民义务和不顾考虑劳动者利益的企业主所遗弃；由于这种卑鄙的潜逃，许多对于城市生活很重要的企业停工了，从而对于劳动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损害”。为了恢复这些企业的生产，公社授权工人协会联合会设立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来从事下列工作：1. 调查被遗弃的工厂的状况和编制工厂的财产清册等；2. 拟定实际开工措施，依靠由本厂工人组成的工人生产协会的力量来使用这些工厂；3. 制定工人生产协会章程；4. 成立仲裁法庭，以规定在厂主归来后将工厂完全交给工人生产协会的条件，并且确定付给厂主的补偿金额。公社颁布的这个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法令，完全符合广大工人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受到了巴黎工人群众的热烈拥护。

由于公社委员的名额不足，巴黎在今天举行了公社委员的补选。这次补选结果，有17名新委员被选入公社^①，其中包括欧仁·鲍狄埃、赛拉叶、沙尔·龙格、库尔贝等人。经补选后公社委员的名额共为81人^②。

① 经过这次补选各区共选出委员21人，其中重复当选者1人。实际上不能参加公社活动者1人，因鉴于本人所得选票不足法定数额而辞退者二人，所以实际上产生新委员17人。

② 3月26日选举实际产生委员名额为64人，加上本次补选17人，共计81人，但因杜瓦尔和弗路朗斯两人牺牲，所以截至这时为止委员实际人数应为79人。

公社会议上讨论了国民自卫军第 218 营占据并征用比利时领事馆的事件，并作出决议，责成对外联络委员会追查这个破坏外交的事件，同时在《公报》上对肇事者严加谴责。

在外省，波尔多和格勒诺布尔的革命群众举行声援巴黎公社的示威。伦敦“国际民主协会”在海德公园召开群众大会，声援巴黎公社。参加大会的群众达三、四万人。大会一致通过了给巴黎公社的致敬信，信中称赞公社战士为“新社会制度的先锋队和建设者”，为公社战士在千难万阻面前仍然“讨论那些全都跟社会事业有深刻联系的社会改革问题”而感到鼓舞。

4 月 17 日

马克思写信给库格曼，指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

经过几天来的认真讨论，公社通过了关于过期债务延期偿还的法令。法令规定一切债务（票据、提货单、货款、借据等等）一律自本年度 7 月 15 日起无息延期三年偿付。全部债款平均划分为 12 个部分，自 1871 年 7 月 15 日起，每三个月偿付一部分。公社的这个法令，大大地挽救了当时负债累累、濒于破产的小商人和小企业主，有力地争取了这部分人对公社事业的同情和支持。

为了巩固在讷伊地区所占领的地盘，凡尔赛军出动了五千左右的兵力进攻贝康城堡。守卫在贝康城堡的 250 名公社战士，以一当二十，英勇抗击敌军达六小时之久。贝康城堡

被攻陷，公社守军撤至塞纳河东岸。

公社决定将第13区意大利广场改名为杜瓦尔广场，以纪念本月初进军凡尔赛失败后壮烈牺牲之公社委员杜瓦尔。

4 月 18 日

为了向国际工人阶级阐明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使巴黎公社的斗争经验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财富，马克思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起草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当时对巴黎公社的斗争一直高度关注的马克思，抱病接受了这项任务，并立即以巨大的革命热情，投入紧张的劳动。

公社会议讨论了公社纲领起草委员会草拟的公社纲领。委员里果和勒弗朗赛对纲领中出现“王权共产主义”一词提出批评，认为“它是对整个社会主义学派的暗中指责”，是“经济学和历史学上的错误”，起草委员会当即删去了这个词。这个纲领被全体出席会议的公社委员通过（只有一人投反对票）。

公社决定查封四家敌视公社的反动报纸，即《晚报》、《钟报》、《国家评论报》和《公共福利报》。公社会议上宣布国民自卫军进占立法团大厦，逮捕了看守人，并查获了与凡尔赛勾结的罪证。这个作为第二帝国立法团会址的大厦，迟至今日才真正地被公社所占领！

公社决定成立公社委员调查委员会，以对全体公社委员过去的历史活动进行调查。委员会由普罗托、里果、米奥、达麦和朗之万等五人组成。

凡尔赛军以贝康城堡和科伦勃村为据点，从西南和西北两个方向对阿尼埃尔进行反扑。阿尼埃尔告急。面对讷伊地

区的严重军事局面，东布罗夫斯基请求克吕泽烈火速增援，要求至少增援两千人。但克吕泽烈竟置诸不理。东布罗夫斯基只得到援军300人！

4 月 19 日

巴黎公社纲领—《告法国人民书》发表。纲领宣布公社的目标是巩固共和制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公社的完全自治，并宣称公社的权利如下：批准公社预算；任命经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受监督并随时可以撤换的各级公职人员；保证个人自由、信仰自由和劳动自由；保证公民经常参加公社事务；组织城防与国民自卫军；进行必要的行政与经济改革等等。纲领宣布巴黎希望实现在地方自愿联合基础上实现的政治统一，认为“公社革命在政治上开创了新的纪元”，这意味着“旧政府制度和教权制度的终结”，意味着“军国主义、官僚主义、剥削、投机倒把、垄断和特权的终结”。纲领指出巴黎与凡尔赛的斗争是“不能通过空泛的协议来结束的”，斗争的结局“必将是国民自卫军的战胜”，它豪迈地宣称：“这一次，巴黎再度为着整个法国而工作和忍受苦难；它进行战斗，作出牺牲，以此准备着法国的思想、道德、行政、经济的复兴，法国的光荣和繁荣”。这个纲领虽然力图阐明公社作为一个新的国家政权机关的种种特征，但远远没有把公社革命的性质、任务、目标和意义阐述清楚，这个任务不久由无产阶级伟大导师马克思解决了。

在凡尔赛军的优势兵力进攻面前，东布罗夫斯基经过长时间的战斗后，不得不撤出阿尼埃尔，将余部带到塞纳河东岸。从4月初以来在讷伊地区的军事斗争中，凡尔赛军占了上

风。凡尔赛军拉德米罗兵团终于在塞纳河西岸（从任维埃到圣克鲁门一线）站稳了脚跟。

在公社会议上，治安委员会跟执行委员会发生冲突。特里东列举了治安委员会的种种错误，攻击治安委员会不执行命令、粗心大意、敷衍塞责、甚至叛变。费烈、沙兰则为治安委员会辩护。有的委员提出了解散治安委员会的提案，未被通过。公社决定成立三人特别委员会来调查这一冲突。

德勒克吕兹在公社会议上介绍他代表公社接见里昂市政委员会代表团的情况。该代表团希望公社跟凡尔赛议和，并要求公社答复。这个代表团的目的是既不让公社运动向法国其他省份扩展，又不想让君主制在法国复辟。德勒克吕兹坦率地告诉他们，在维护共和制问题上，他“更相信国民自卫军的刺刀，而不相信梯也尔先生的协助”，他请这些先生们看一看公社的纲领，说“这就是我们的答复”。

《公社报》建议在摧毁旺多姆凯旋柱后，在原基础上建立烈士纪念碑。

4 月 20 日

公社对权力机关进行第一次改组。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公社的十委员会的政权组织，由于机构庞杂，政令抵触，不够灵活，已经不能适应客观要求，特别是在近日来军事状况逐渐恶化的情况下，矛盾更形突出。本日公社会议就改组权力机关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委员们在发言中分别从加强组织、划清职能、加强军事领导以及需要建立专政机构等角度出发，纷纷要求进一步改善和加强政权组织，使之更集中、更果断、更灵便。最后会议决定将十委员

会的体制改组为委员会代表制。即将军事、财政、粮食、对外联络、教育、司法、社会服务、劳动与交换等九个委员会的权力集中到九个代表的身上，由这九个代表组成一个新的执行委员会来行使权力。上述九个委员会仍然保留，作为对其代表的谘议与监察机构，并负责每日向公社提供有关其代表活动的报告。新的执行委员会向公社报告工作，受公社监督，并每日开会表决通过各有关委员会的决议。

公社选出新的执行委员会的九名代表如下：克吕泽烈（军事委员会代表），茹尔德（财政委员会代表），维阿尔（粮食委员会代表），格鲁塞（对外联络委员会代表），弗兰克尔（劳动与交换委员会代表），普罗托（司法委员会代表），安德里约（社会服务委员会代表），瓦杨（教育委员会代表），里果（治安委员会代表）。这种由九个主要委员会的代表联合组成一个新的执行委员会的体制，使公社权力机关的集中制有所加强。但进入执行委员会的人选并不完全是公社最有威望的活动家。此外，执行委员会的职权也规定得不够明确，它仍然没有摆脱疲于繁琐的日常事务的处境。

公社通过一项法令，宣布“面包房的夜班制一律取消”，并勒令“前帝国警察局所成立的职业介绍所停止办公”，规定“该项职务将由各区政府设置的登记处来执行”，以消灭对劳动者的中间剥削。

《公报》发表公社选举工作委员会关于4月16日补选结果的报告，其中指出由于一些选区的选民逃离巴黎，以至选民人数减少，因此取消原规定候选人至少获得选民登记数1/8票数才能当选的办法，而改变为候选人得绝对多数票即能当选。

在凡尔赛军猛攻下，公社南线据点班尼埃失守。

4 月 21 日

公社会议决定对原来九个主要委员会的人员全部进行改选，并限定每个委员会的委员名额为五人。会议提议各委员会对其代表的活动起检查监督作用，但不要直接干予他所作的决定。经改选后各委员会的委员名单如下：

军事委员会：德勒克吕兹、特里东、阿夫里阿尔、兰维埃、阿尔诺德。

财政委员会：贝累、比约雷、维·克勒曼、勒弗朗赛、皮阿。

治安委员会：库尔奈、韦尔莫列尔、费烈、特兰凯、杜邦。

教育委员会：库尔贝、韦尔杜尔、米奥、瓦莱斯、让·巴·克勒曼。

粮食委员会：瓦尔兰、巴里捷尔、艾·克勒曼、阿·阿尔努、商比。

司法委员会：岡邦、德勒尔、克勒曼斯、朗之万、杜邦。

劳动与交换委员会：泰斯、马隆、塞拉叶、龙格、沙兰。

对外联络委员会：梅叶、日拉丹、阿姆鲁、饶安纳尔、乌尔班。

社会服务委员会：鲍狄埃、奥斯汀、韦赞尼埃、拉斯图耳、安·阿尔诺。

凡尔赛军企图从克里希强渡塞纳河，被公社守军击退。经过4月初以来半个多月的激战，凡尔赛军感到疲惫不堪，于是同意在讷伊地区实行停火，名义上是为了疏散讷伊地区的和平居民，实质上是利用这个时机进行休整，积极准备新

的进攻。截至目前为止，凡尔赛军已经完成了对巴黎西南两面的包围。

外省共和联盟召开有六千人参加的群众集会，号召外省支持巴黎公社。

《马赛曲》俱乐部建议公社建立市营肉铺，以抵制私商的投机倒把，从而改善巴黎的肉食供应。

4 月 22 日

在公社会议上，一些刚从前线视察回来的公社委员揭发了军事代表克吕泽烈失职的事例，如军队纪律松弛，驻防军长期没有替换，后勤供应很差，病号很多等等。公社决定让军事委员会第二天向公社汇报情况。

为了审理人质案件，公社通过了关于建立起诉法庭的法令。该法令规定法庭陪审员由国民自卫军选举产生，判决至少应经三分之二以上陪审员通过才算有效，被告在判决前有权自选辩护人，辩护费用甚至可以由公社负担，等等。在凡尔赛政府对公社战俘肆意进行屠杀的情况下，公社却对审理凡尔赛人质问题采取如此拘谨的态度，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公社及时接受《马赛曲》俱乐部的建议，决定开设市营肉铺，平价供应肉食。

共济会指示其前赴凡尔赛的代表团坚决要求凡尔赛政府在公社纲领的基础上实现和平。

4 月 23 日

在公社会议上，公社委员对军事代表克吕泽烈纷纷提出质问。克吕泽烈对委员们所提的问题一问三不知，就连他手

下有多少军队都回答不出来。有人问：“东布罗夫斯基那里有多少人？”他回答：“人数我不知道，因为我派遣给东布罗夫斯基公民有三、四个营，人数是900、1200、1500，但是到他那里去的只有200、300、400”。德勒克吕兹揭发，东布罗夫斯基那里只有1200人来防守从讷伊到阿尼埃尔这条防线，指出这如果是事实，那就是“叛变”。军事委员会委员们揭发克吕泽烈玩忽职守，甚至在公社与凡尔赛交战最激烈的时刻还睡懒觉。克吕泽烈对公社委员的质问十分抵触，百般为自己狡辩。尽管当时公社已经发现克吕泽烈极不称职以及公社在军事上所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但没有及时采取果断的措施进行补救，说明公社对于军事斗争问题非常忽略。

为了贯彻执行公社4月16日法令，巴黎机械工人工会和五金工人协会举行会议，会上作出了一个共同指示，并派遣两名代表携带该指示前往公社劳动与交换委员会商讨接收和动用逃亡企业主的工厂问题。在这个共同指示中，工人们向公社表达了誓把当前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以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争取劳动者彻底解放的坚强决心”。

巴黎群众为杜瓦尔的家属募捐而组织义演，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公社烈士缅怀与爱戴的心情。参加这次演出的有《法兰西喜剧院》和《日姆纳兹戏院》的演员。一些反动分子和演员极力想破坏这场演出。为了防止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公社治安委员会参与组织了这场具有政治意义的演出。

公社撤销了皮洛泰尔的公社警察委员的职务，因为皮洛泰尔被控在逮捕犯人过程中私吞他们的钱。公社委员阿·阿尔努主张在有关这件事情的通报上加上这样一段话：“我们

首先是正直的人，每个有不正当行为的人，都要立刻撤职。我们是正直的人，我们只想让正直的人为我们服务”。

公社会议讨论了军事法庭对第 105 营的处分问题。军事法庭庭长罗塞尔指控 105 营毫无纪律性，拒绝跟敌人作战，决定对全营进行处分。但不少公社委员在讨论中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们指出 105 营是个“爱国主义情绪最高的一个营”，不能“笼统地惩办整个营”，同时认为“军事法庭不按政策办事”，“只要作出四、五件这样的判决，就不会有一个国民自卫军战士来防守巴黎”。军事代表克吕泽烈则支持罗塞尔的判决。最后，公社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对 105 营的处分问题。

第三区区政府发表公告，隆重宣布该区已经开办了三所世俗学校。这表明公社关于政教分离的法令正在不断贯彻执行。

根据公社的建议，公社与凡尔赛之间就交换人质的问题进行谈判，公社方面表示愿意以在押的巴黎大主教及其他许多神甫交换工人领袖布朗基一人。但梯也尔对这种谈判根本不感兴趣，执拗地拒绝这种交换。因为“他知道，放走布朗基就是给公社一个首脑，而大主教则在成了死尸之后对他更加有用。”（马克思）

巴黎《真理报》（激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对革命后巴黎的社会秩序报导如下：“巴黎的犯罪案件惊人地减少了。小偷和荡妇没有了，暗杀和路劫没有了：所有的保守分子都逃到凡尔赛去了！”“自从公民自己担任警察职务以来，即使是在最地僻人稀的街区也没有一次夜间抢劫事件报案。”

罗马尼亚《电讯报》（左派自由党人报纸）转登巴黎公社关于摧毁旺多姆凯旋柱的法令，并加以赞扬。该报于公社期间大量报导公社的情况，对公社持同情立场。

公社派出由六名公社委员组成的委员会到各营队去慰问，以鼓舞士气。

4 月 24 日

公社会议讨论了在讷伊地区实行停火和安顿居民的问题，并通过了征用一切空房的法令，即对逃亡到凡尔赛去的官僚、地主、资本家的空房加以征用，分配给由于凡尔赛军野蛮炮轰而流离失所的难民。公社委员沙兰在公社会议上报导了外省运动的情况，并说他派出一些人到外省去活动，同时把公社纲领也带去散发和张贴，而所有这些派出人员的旅差费只花了不到1500法郎。

4 月 25 日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发言中分析了巴黎公社的局势，论述了公社所采取的措施，他指出：“关于房租和商业期票的法令，真是绝妙的措施；如果不颁布这些法令，四分之三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就要破产。”他认为最引起反动分子恼怒的，“是公社的管理费用很低。高级负责人员每年只得到6000法郎，其他公务人员只得工人的工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根据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的决定，作出关于开除工人阶级叛徒、右翼蒲鲁东分子托伦的决议。托伦身为国际工人协会法国会员，却在凡尔赛国民议会中为敌效劳，可耻地背叛公社事业。总委员会的这一决议由恩格斯亲

自起草，并经马克思修改。

关于调查 105 营处分问题的委员会向公社提出报告，认为军事法庭对 105 营的处分不当。公社撤销了对该营的处分。这件事情的处理，反映了公社对克吕泽烈等人在国民自卫军中推行旧的惩办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所作的抵制，反映了来自普通战士的公社委员们对下情的了解和体贴，同时也表明公社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有权重新审查任何司法机关的判决。

由于对 105 营的判决问题，引起公社会议对过去一般司法机关的逮捕和拘押是否合法的问题，以及是否容许单独拘押人犯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最后公社选出一个委员会去审查拘押人犯的情况。但单独拘押人犯的作法仍决定保留。

公社委员拉斯杜尔在公社会议上控诉昂利上校不让他出城到讷伊地区去鼓舞士气，认为这种作法冒犯了公社的尊严。然而，许多公社委员不同意拉斯杜尔的控诉，一个委员说：“在城市被围时期，只有防区指挥官才能随意进出。即使你们当了二十次公社委员，这也不能让你们享有不经防区司令许可而随意进出的权利。”

凡尔赛政府驻彼得堡代办哈勃利阿克在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密谈后，写信给法夫尔说：“可以相信，俄国过去和现在都尽一切努力来为您提供必要的条件去镇压起义”。“只要和约最后条款一签订，普鲁士就会同法国一样地关心打败公社”。在公社起义后，沙皇俄国十分害怕革命的火焰会在欧洲蔓延，它一直在普鲁士和凡尔赛之间进行斡旋，促使和约早日签订，以便联合欧洲反动力量共同扼杀公社。这正如

马克思所指出的：“**欧洲各国政府在巴黎面前表明了阶级统治的国际性质**”。

按照公社与凡尔赛协定，讷伊地区从早晨九时到下午五时实行停火，以疏散居民。但截至这时为止，整个讷伊地区已基本上陷落在凡尔赛军队手里。半个多月来，东布罗夫斯基将军尽管力图扭转公社的单纯防御的被动局面，曾多次在讷伊地区主动出击，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但由于得不到克吕泽烈的支持，在长达10公里的防线上，仅仅依靠三千人的兵力来抗击凡尔赛的7—9倍的优势兵力，战局终于失利。英勇的公社战士，在讷伊地区的保卫战中，一条街接一条街地、一幢房子接一幢房子地进行战斗，公社的炮兵往往连续48个小时不下火线，表现出冲天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凡尔赛军在侵占讷伊的战斗中，除投入大量装备优良的步兵和炮兵外，还要弄种种阴谋诡计，例如穿着公社军队的制服、打着红旗前来偷袭，真是卑鄙到极点！

在南线，公社军队在符卢勃列夫斯基将军的指挥下，三天来连续反攻班尼埃，终于收复该据点。但同时，凡尔赛军集中了150—200门重炮向公社的伊西、旺夫两个炮台猛轰。到下午5时，伊西炮台严重损坏，丧失了反击能力。

在巴黎南部维耳茹伊弗附近的贝耳—埃潘地方，四名公社战士被凡尔赛一队骑兵队包围，在解除了这四名战士的武装后，骑兵队长竟用手枪将他们逐个击倒。其中三人当场牺牲，一人身负重伤。凡尔赛匪军的这一暴行，只不过是他们任意残杀公社战俘的无数暴行中的一例而已。

第三区“公社俱乐部”要求把当铺里的典当品无偿地发还给穷人。

梯也尔拒绝共济会会员的调停，不肯停战。于是共济会倒向公社一边。

4 月 26 日

马克思写信给弗兰克尔，就公社财政委员会想在伦敦交易所出售有价证券一事进行答复，体现了对公社事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马克思并在信中代表总委员会驳斥和揭露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钻进公社委员会的投机分子费·皮阿对赛拉叶的恶毒诽谤。

凡尔赛军继续对伊西炮台进行炮轰，伊西炮台几乎被炸平。尽管如此，英勇的炮台守军屹然不动，千方百计地进行修复。伊西炮台的守卫，全靠伊西南面的旺夫、蒙鲁日炮台，西南面的普恩一迪一茹尔炮垒，以及在塞纳河上巡戈的公社炮艇所发挥之火力。为了从后侧切断伊西炮台的联系，进而攻占该炮台，凡尔赛军不断挖掘壕沟，节节推进，一直把壕沟伸延到穆林诺村，离炮台不到1500公尺。

公社会议对四名国民自卫军战士在贝耳一埃潘被凡尔赛军野蛮屠杀事件展开热烈讨论。治安代表里果以及其他若干委员提出处决凡尔赛人质的问题，此议却遭到大多数公社委员的反对。公社只是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对贝耳一埃潘事件进行调查。

《社会报》发表第19区警备委员会关于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的倡议书，其中说道：“鉴于巴黎的局势日益严重，考虑到危险越是不可避免，就越需要表现出更大的毅力，所以首先建议公社立刻着手成立享有全权的社会拯救委员会，以获得实施公社法令所必要的权力并保证胜利的到来”。这个

关于改组公社权力机关的建议，是在公社新的执行委员会建立不到一星期后提出来的，反映了在公社局势日益危急的情况下，人们要求建立一个新的专政机关来更为集中地行使公社权力的迫切愿望。

公社执行委员会秘书昂利·勃利萨克在一个通知里说：“我们每天收到大批口头和书面的建议，其中有些是个人提出的，有些是在俱乐部或国际支部通过的。这往往是一些很好的建议，应该提交公社审查”。这充分反映了公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

公社军事代表克吕泽烈跟德国外交助理霍尔斯坦在奥伯尔维耶堡垒举行谈判。克吕泽烈提出建议如下：公社偿付给德军五亿法郎作为第一期赔款，而德国则应在法国内战中恪守中立，德军在撤退后将所占领的炮台移交给公社，取消对巴黎的饥饿封锁，出售给公社“沙斯波”步枪。德方代表除了对出售给公社“沙斯波”步枪的要求断然拒绝外，对其他建议不表示意见，而是拐弯抹角地提出公社拘押巴黎大主教的问题来讨论。克吕泽烈竟然表示他个人反对逮捕大主教，并保证他要在公社执行委员会上提出释放大主教的问题。在谈判过程中，克吕泽烈甚至还跟德方代表探讨了在德国主持下结束凡尔赛与公社之间的内战的问题，这完全是一个叛卖性的活动。德国跟克吕泽烈举行这种谈判，其用心是极为阴险毒辣的。德国支持凡尔赛的方针是早已定了的，而且实际上也早已这样做了，通过这种谈判，它一方面可以促使凡尔赛政府在行将签订的和约中作更大的让步，另一方面则利用克吕泽烈来对巴黎进行欺骗，在公社内部制造混乱，以便在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下扼杀公社革命。

罗马尼亚《联盟报》撰文赞扬公社发表的《告法国人民书》（公社纲领），把这个文件譬喻为“公社投向法国和欧洲的一团火球”。

巴黎《人民呼声报》发表比利时委员会（巴黎比侨组织）告比利时侨民书，内容为呼吁比利时侨民起来保卫公社。

公社作出了一个有关调整与中央委员会的关系和成立军事局的决议。公社任命里果为检察长。

4 月 27 日

公社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禁止任意罚款和非法克扣职工工资的法令。法令指出：“罚款事实上是一种变相的压低工资，只有利于罚款的课收者”，罚款“往往是以毫无道理的借口而课处的，并给职工带来实际的损害”，“在本质上和形式上都是极不道德的”。该法令禁止任何公私机构课收罚款或任意克扣职工工资，规定职工工资应全数付给，违令者将依法惩处，并规定凡于3月18日以后课收的全部罚款和扣款，应在本法令公布之日起半个月內一律退还本人。这项法令保障了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公社决定拆除布雷阿教堂，指出该建筑物是“对六月起义失败者和为人民事业而牺牲的烈士的经常难忘的耻辱”，同时决定把该教堂的旧址改建为6月广场，以纪念巴黎无产阶级1848年6月起义。反动将军布雷阿是镇压那次起义的刽子手，于1848年6月25日被起义者努里打死。因此，公社还考虑象征性地作出一个决定，赦免因打死布雷阿而被囚禁在凯恩（南美法属圭亚那首府）达22年之久的努里。

克吕泽烈在公社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他与德方代表谈判的经过，并公然提出要求释放达尔布阿大主教的问题。公社领导人坚决反对克吕泽烈的这种丧失原则性立场的建议。

德勒克吕兹向公社提出关于重新审定选民名单的法案，要求“凡是在3月18日以后离开巴黎的20—40岁的人，以及拒绝到国民自卫军服役的40—60岁的人，一律从选民名单中剔除”。然而，这个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法案，竟没有被公社采纳。

4 月 28 日

在公社会议上，公社委员揭发了在克吕泽烈领导下军事部门的混乱状态，指控克吕泽烈日无组织纪律（在当前军事局势那么严重的情况下竟连续五天不向公社提供军事报告），并纷纷指责执行委员会的软弱无能。公社委员米奥集中了他的选区（第19区）无产阶级选民的意见，在会上提出关于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的建议。米奥的建议如下：“（1）立即组织社会拯救委员会；（2）本委员会由公社以提名表决方式选出五名委员组成；（3）本委员会只对公社负责，对其他一切委员会享有最广泛的权力”。米奥的提案引起激烈的争论，公社决定在下一次会上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由于面包房老板的阻挠和破坏，公社颁布的关于废除面包工人夜班制的法令未能如期实施。本日公社会议再一次讨论了这个问题，公社委员们在发言中重申了这项法令的正义性。弗兰克尔指出，这个法令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法令”，“实行这些社会改革难道需要先征求老板们的意

见吗？不！……我在接受委任状时，除了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最后，公社通过了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规定关于废除面包工人夜班制的法令从5月3日开始执行，即自那一天起面包房一律不得在清晨5时以前开工。

公社教育委员会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组织初级世俗教育和职业教育，以进行教育改革。

公社委员饶安纳尔向公社反映了最近一个星期来凡尔赛特务在北方铁路公司从事破坏活动的情况。这些特务们大肆骚扰，把器材、车辆都偷运走了。他建议公社宣布“如该铁路两昼夜内不恢复交通，就把铁路公司的财产收归国有，并把高级职员送法庭审讯”。但这个建议并没有引起公社的重视。

由于感到巴黎地位孤立，与外省联系断绝，公社又发表《告农民书》。这份文告由德勒克吕兹执笔。

公社委员们商讨了次日接待共济会代表团的问题，许多委员主张隆重接待，并宁可为此推延公社的会议，理由是“公社应抓住这个场合向巴黎人民热情地显示一下自己”。

4 月 29 日

共济会会员举行支持巴黎公社的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来到市政厅的时候，公社委员接见了共济会的代表，并加入了他们的游行队伍。游行队伍高呼“公社万岁！”“共济会万岁！”“世界共和国万岁！”等口号，冒着凡尔赛军的枪林弹雨向公社的前沿阵地进发。共济会会员把会旗插在公社的前沿阵地上，公社委员则把红旗插在共济会会旗旁边，表

示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从晚间开始，凡尔赛军对伊西炮台发动猛烈进攻。敌军继续采取挖掘壕沟逐渐推进的办法，从四面包抄逼近，最后离炮台只有三四百米的距离。公社守军为保卫炮台而浴血战斗，伤亡约三百人。伊西炮台危在旦夕。

公社任命艾利·列克侣为国立图书馆馆长。

4 月 30 日

凡尔赛军继续攻打伊西炮台。敌军的壕沟几乎从四面把炮台围住，敌军大炮不断向炮台猛轰。逼近炮台的凡尔赛军官一再向公社守军喊话，发出反革命的敦降书，进行威逼利诱，扬言如公社守军不在一刻钟内投降，则在攻克炮台后一律枪毙。公社战士毫不动摇，依然坚守不懈。清晨 5 时，公社的三百名守军悄悄地撤离炮台，只剩下一位 17 岁的年轻战士杜孚，他准备在凡尔赛军进占炮台时点燃炸药库，与炮台同归于尽，但凡尔赛军迟迟未敢进来。下午，公社援军赶到，重新占领了炮台。

近日来，巴黎南线战局不断恶化，伊西炮台这一重要据点几乎丢失，军事代表克吕泽烈玩忽职守，给公社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因此，公社决定撤免克吕泽烈的职务，并将其逮捕。同时委任原参谋长罗塞尔为军事代表。罗塞尔虽然有些军事学识，但对公社事业毫无信念，是一个资产阶级同路人。

公社会议再一次讨论关于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的议案。在讨论中意见对立十分尖锐。公社对该议案采取逐条讨论表决的办法，结果是除第一条外，第二、三条获得多数通过。

公社决定明天再就第一条进行表决。

各省共和主义者联盟在卢弗尔广场举行五万人的大会。在大会通过的决议书中声称：“大会号召各省的一切正直公民对巴黎作道义上的支援，并在可能范围内给予实际帮助”。公社接见了受大会委托前来递交决议书的代表。

法国各省根据凡尔赛国民议会的选举法进行市政选举。巴黎公社的存在对这次选举起了相当大的影响作用。在新当选的70万名市政委员中，保皇派只占八千人。在很多地方，选举是在革命示威的情况下进行的，参加示威的人们种植“自由树”，悬挂红旗，高呼“公社万岁！”的口号。

意大利罗马举行声援巴黎公社的群众性示威游行，此次游行为加里波第分子所组织，它虽被意大利反动政府镇压下去，但具有深远的意义。

5 月 1 日

公社再一次改组权力机关，成立了社会拯救委员会！在本日公社会议上，又一次对关于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的议案进行讨论和表决，先是表决了议案的第一条，接着又对整个议案进行表决。结果，会议以45票赞成，23票反对，通过了米奥的议案。在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的问题上，公社委员中蒲鲁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的分歧和斗争呈尖锐化和表面化，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多数派”（布朗基主义者以及支持他们的新雅各宾主义者）认为，在当前公社处于危急的情况下，只有高度集中权力，巩固专政，才能挽救危局，因而主张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而“少数派”（蒲鲁东主义者）则认为，把权力集中在由少数人组成的社会拯

救委员会手中，只能导致“专政统治”，“违背选民的政治意愿”，“真正地篡夺民权”，“丝毫不能加强公社”，因而极力反对。显而易见，在这个问题上，“多数派”的主张是比较正确的。二十年后，恩格斯对公社的两派作了这样的分析和评价：“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主义者，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中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信徒。那时绝大多数的布朗基主义者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虽然公社是由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组成的，但它的措施却往往是正确的。很明显，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这些法令的优点和缺点，首先应当由蒲鲁东主义者负责；而对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应当由布朗基主义者负责。正如政权落到空谈家手中时常有的情形那样，无论是蒲鲁东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都按照历史的讽刺，做出了恰恰与他们学派的信条相反的事情。”

社会拯救委员会的五个成员经选举产生如下：安·阿尔诺、兰维埃、梅叶、皮阿、日拉丹。第三区“公社俱乐部”举行五千人的集会，通过决议，热烈欢呼公社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要求公社“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的革命道路前进，只有这条道路才能挽救公社和保证共和国的最后胜利”。

公社通过关于取缔当铺的法令，该法令指出“当铺不外乎是奴役制度的杠杆”，认为“随着当铺的取消应当出现一种社会机构，这种机构能够真正地保障劳动人民在失业和生病的情况下得到帮助和支持”。

公社跟工程师依里布签订关于摧毁旺多姆凯旋柱的合

同，拆除费用为二万八千法郎。

5 月 2 日

在公社会议上，财政代表茹尔德作了公社财政收支报告（从3月20日到4月30日）。在这期间，公社收入总额为2500万法郎，支出总额为2513万8千法郎。在支出中，军费开支占五分之四。从财政报告来看，公社对资金的使用十分节约而合理。

公社通过关于废除政治宣誓和职业宣誓的法令，法令宣称：“考虑到人们请神为自己的行为作证是不合理的和不道德的，神的存在及其对人类事业的影响是科学所绝对否认的。兹决定废除政治宣誓与职业宣誓”。

巴黎各区居民纷纷表态支持公社建立社会拯救委员会，人民普遍希望该委员会的建立有助于战局的扭转。

新上任的社会拯救委员会的委员皮阿，公然在其主编的《复仇者报》上发表题为《致梯也尔先生》的叛卖性文章。在文章里皮阿宣称：“任何人也不会像我们这样充满着最崇高的和平善意，巴黎希望同凡尔赛讲和，以便跟普鲁士绝交”。皮阿的文章博得资产阶级的喝采，受到巴黎进步舆论的一致谴责。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派代表团到市政厅，向公社提出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代替公社军事代表的方案，为公社所拒绝。这个问题再一次反映了中央委员会与公社之间的矛盾。

第17区公社委员马隆在公社会议上报告了本区阶级斗争的复杂情况，问题出在该区国民自卫军团委员会指挥官谬勒

(凡尔赛特务)身上,谬勒曾公开扬言:“我只承认自己的团委员会,如果它命令我逮捕公社委员,我就照办”。马隆声称他已下令逮捕谬勒。然而以后事实表明,马隆的计划没有实现,斗争结果,谬勒反而占了上风。这事情表明凡尔赛特务在公社内部活动何其猖狂!

凡尔赛军加紧进攻伊西炮台。夜间,敌军在付出重大伤亡代价后,占领了伊西炮台北面的伊西城堡。但公社战士寸土不让,经过浴血战斗后,又收复了该堡。另一路敌军则由于探听得口令,轻取了位于伊西炮台东南250公尺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克拉马尔火车站。伊西炮台紧紧被围,受到猛烈轰击。

当晚,梯也尔调遣一支部队埋伏在布伦林苑附近的湖泊面前,想等待城内的奸细打开附近的城门,里应外合地攻入巴黎。但这个阴谋没有得逞。

5 月 3 日

皮阿滥用职权,盗用社会拯救委员会的名义,向公社南线司令官符卢勃列夫斯基下令驰救伊西炮台。在符卢勃列夫斯基执行皮阿的命令的过程中,指挥官加里安乘机叛变,将口令出卖给凡尔赛军。敌军遂于夜间突击并占领了位于伊西炮台和蒙鲁日炮台之间的重要据点木兰—萨克多面堡。当时,大多数公社战士正在酣睡,一百五十多名战士被敌军用刺刀挑死,三百余名被俘。这个事件给公社军事上造成严重损失。

卢弗尔军械修配厂(公社管辖的国营企业)职工拟定了该厂的章程草案,提交公社审批。章程草案规定:厂内一切领

领导人由全体工人大会选举产生，向大会负责，并随时可以改选和撤换；厂内业务工作由工厂理事会领导，理事会由厂长、车间主任、工长以及工人代表组成；参加理事会的工人代表有权组织专门的监督委员会来监督厂内业务和财会收支情况，等等。章程草案中规定劳动日为10小时，但需要赶修急件时可加班加点1—2小时，这种加班加点是“为了保卫公社”，因此是无报酬的；同时为了便于用户夜间取件，还规定职工在夜间轮流值班，这种值班也是无报酬的，因为“在目前情况下有必要尽可能地节约公社的资金”。该章程草案还对职工的工资规定如下：工人工资每小时不超过60生丁（每月约为150法郎），工长工资每小时70生丁（每月约为175法郎），车间主任工资每月210法郎；厂长工资每月250法郎。这个章程草案反映了在公社制度下国营企业实行厂内民主管理的情况，特别是反映了普通工人在厂内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以及广大职工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冲天的革命干劲。

为了坚决实施关于取消面包工人夜班制的法令，公社决定对违抗该法令的面包房业主实行制裁，即“一律没收其在夜间烤制出来的面包，并将这些面包交给区政府分发给穷人”。

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决定成立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倡议委员会，由它负责把巴黎各支部的工作成果反映给公社，提请公社考虑并采纳。这个委员会将起巴黎支部联合会与公社之间的桥梁作用。

巴黎珠宝业工人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以贯彻执行公社在4月16日颁布的有关处理逃亡企业主的工厂的法令。

公社会议研究了关于国民自卫军军乐队在街头募捐的问题，决定禁止这种“带有行乞性质”的活动。

公社决定给六月起义者努里（因打死反动将军布雷阿而被流放在外）的母亲发放养老金。

5 月 4 日

在公社会议上，追查了木兰—萨克多面堡的事件。军事代表罗塞尔被召请来说明事情的经过。罗塞尔指出该要塞其所以丢失，是由于社会拯救委员会擅自调动符卢勃列夫斯基。罗塞尔对社会拯救委员会特别是皮阿胡乱干预军事进行指责。皮阿则在会上矢口抵赖他曾给符卢勃列夫斯基下过任何命令。这事情引起了公社内部激烈的争论。

随着公社军事状况的恶化，巴黎内部的调和派活跃起来。巴黎共和权利联盟建议：凡尔赛政府和巴黎公社停战20天，“以示文明”，并在这期间商定结束内战的条件（即取消公社，保持共和制）。公社严厉地驳斥了联盟的建议。

公社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达成一项分工协议，即将公社军事机构划分为作战部门和行政部门，前者由公社军事代表罗塞尔领导，后者在军事委员会的直接监督下委托给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负责。

公社会议宣读了一个关于征用一切大企业的法案，但没有进行讨论通过，而是决定以后再审查。

为了落实4月16日法令，生产小五金的工人举行集会。会议决定派出三名代表去了解被企业主遗弃的工厂情况，并决定在这些工厂恢复生产后，专门接受公社的加工订货。

5 月 5 日

在公社会议上，公社委员阿尔诺德拿出了皮阿给符卢勃列夫斯基的命令原件，当众宣读。这道命令除有皮阿的亲笔签署外，还有社会拯救委员会另外两个成员的签字。在白纸黑字面前，皮阿不得不认账，但又诡称由于工作繁忙，把这件事给忘记了。皮阿的不老实的态度，激起许多委员的公愤，他们纷纷对皮阿进行批判。皮阿提出辞职，公社委员当即揭发皮阿要求辞职的实质是对公社事业丧失信心。皮阿的不光彩的行径，大大地损害了新成立的社会拯救委员会的威望。公社委员——特别是“少数派”委员，在批判皮阿的同时，也激烈地抨击了整个社会拯救委员会，引起了“少数派”和“多数派”的激烈争论。

《度申老爹报》撰文批判皮阿于5月2日发表的《致梯也尔先生》这篇叛卖性文章，谴责皮阿“谋求罪恶的妥协，给公社事业造成巨大损失”，“他一心一意想保全自己的皮，而置革命利益于不顾”。

社会拯救委员通过决议，决定拆除为法皇路易十六赎罪而建造的小礼拜堂。决议指出该礼拜堂是“对第一次革命的永久的侮辱，是反动派对人民正义事业的永久对抗”。

根据里果和费烈的建议，公社决定将原公社委员布朗舍清洗出公社并逮捕。布朗舍原名普里耳，先后当过修道士、古董商人、里昂法院翻译、警察局专员秘书，曾因破产下狱，以后改名换姓，隐瞒历史，混入公社。

公社调任瓦尔兰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治安委员会下令取缔七种敌视公社的报纸，计有：《小

导报》、《小国民报》、《良知报》、《小快报》、《小日报》、《法兰西报》和《时报》。凡尔赛继续在南线攻打伊西炮台，并在西线左翼加强军事部署，在该地区布署了十倍于公社的兵力。

公社颁布关于由公社军需机关管理市场的法令。

第五区区政府向居民发布关于减价出售马铃薯的通知。

5 月 6 日

在公社会议上，“少数派”委员尖锐地批评社会拯救委员会胡乱干预军事，表示对该委员会不信任，提出限制该委员会的权力的问题。“多数派”委员则极力为该委员会辩护，认为在当前非常情况下社会拯救委员会必须拥有无限权力。这次争论没有结果，会议决定这个问题以后继续讨论。在会上，皮阿枉费心机替自己开脱罪责，说自己“精疲力倦”，“完全不可能一一阅读需要签署的文件”。

公社通过关于无偿发还当铺里的典当品的法令，规定“凡在1871年4月25日以前典当在当铺里的衣服、家俱、衬衣、书籍、被褥和劳动工具等物品，其典当金额不超过20法郎者，一律凭当票从本年5月12日起无偿发还”。这项法令是对剥削制度的一个打击，体现了巴黎广大贫苦人民的利益，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当时在当铺里符合这项法令规定的典当品至少有80万件，总值达800万法郎。

针对当前社会上主张妥协调和的逆流，“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联盟”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坚决反对一切调和活动，指出“当前要求调和就意味着背叛”，表示巴黎劳动妇女决心跟凡尔赛匪帮斗争到底，“誓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来保卫公社，来保障公社的胜利！”这个声明体现了公社妇女的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朝气蓬勃的革命激情。为了实践自己的声明，巴黎妇女开始组织妇女营队。

公社教育代表瓦扬批准了关于开办第一所职业学校的决议，规定该校招收年满12岁的学童，让他们接受普通教育，并学习一种手艺。这个决定标志着公社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上迈出了第一步。

在革命群众的自发组织下，在图伊勒里宫举行了盛大的音乐会（这种音乐会以后还举行若干次）。音乐会的收入完全用来赈济公社伤员。一些同情公社事业的著名艺术家（女演员阿加尔等）都参加了演出。演出的节目大都是激奋人心、鼓舞斗志的富有爱国主义色彩的作品。观众成份都是巴黎的普通工人、国民自卫军战士和一般市民。

第三区“公社俱乐部”（设在尼古拉—德—尚教堂）号召其他各区的公社社员仿效他们的榜样，征用教堂来举办公社俱乐部。

凡尔赛占领位于伊西和旺夫两个炮台之间的间多面堡，从而切断了这两个炮台之间的联系。至此，伊西炮台跟后方联系完全断绝，粮食供应就此中断。

凡尔赛分子由于近来在军事上接连得逞，反动气焰大为嚣张。凡尔赛《三色旗报》叫嚣：“应当把巴黎摧毁，强迫它投降，把这场暴动淹没在血泊之中，使它掩埋于硝烟迷漫的城市的断垣瓦砾之下——妥协是不可能的。”充分地暴露出这一伙反革命分子的杀气腾腾的反革命狰狞面目。

凡尔赛政府外长法夫尔到法兰克福跟俾斯麦策划签订最后和约的问题。

5 月 7 日

本日公社会议原定继续讨论社会拯救委员会的权限与活动问题，由于多数委员缺席，会议没有开成。“多数派”委员在第一区区政府内召开派系会议。

梯也尔发表所谓《告巴黎人民书》，以最后通牒的口吻，狂妄地要巴黎人民举行起义来反对公社，以配合凡尔赛军的进攻。梯也尔这一反革命挑衅行径，激起了巴黎人民的极大义愤。他们纷纷对梯也尔这份反革命文告进行口诛笔伐。当时流行一份题为《一个巴黎人对梯也尔先生的回答》的传单，十分有力地批驳了梯也尔的谬论，它正告梯也尔一伙，如果他们胆敢进犯巴黎的话，他们只会遇到巴黎人民的迎头痛击和坚决抵抗。

巴黎四个群众组织（“共和国捍卫者”、“共和同盟”、“共和中央联盟”、“二十区代表团”）的代表400人举行集会，通过决议，谴责凡尔赛国民议会，宣布四个组织集体参加公社。在这四个组织中，除二十区代表团为无产阶级组织外，其余均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组织。这事情反映了公社在团结中小资产阶级的先进阶层的工作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公报》发表4月15日日内瓦工人大会给公社的致敬信《告巴黎劳动者书》。

凡尔赛军集中200门大炮，从8个据点向伊西炮台猛轰。伊西炮台只剩下3门大炮，而且弹药已尽，情况十分危急。

5 月 8 日

在公社会议上，两派委员围绕着是否公布5月4—6日会议记录的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少数派”委员极力主张公布。“多数派”委员则反对，他们认为公社内部的分歧不应当宣扬出去，否则“会严重破坏公社和革命的声誉”。结果是“多数派”的意见占了上风，会议决定不公布这几次会议记录。在会上，一些委员还揭发了皮阿所领导的第八区工作紊乱，群众意见很多，甚至还窝藏有反革命军火库。公社委员互扬指责皮阿不接受任何监督，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会议主席建议将这些意见提交社会拯救委员会研究处理。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宣称它已接管公社军事委员会的财政拨款事务，这件事又一次引起中央委员会与公社的磨擦。公社通过决议，一方面肯定社会拯救委员会让中央委员会参与陆军部的行政管理这一决定是“对于整个事业有利的必要措施”；另一方面则责成军事委员会在军事代表的同意下明确规定中央委员会的职权。同日，军事委员会作出一个决议，限制中央委员会的军事管理权，规定中央委员会无权任命任何官员，同时应每日向军事委员会提出行政工作报告。

公社颁布关于面包限价的法令，限定巴黎面包售价为每公斤50生丁。在本日公社会议上委员维阿尔提出降低肉价、防止投机活动的问题，他指出有些商人为了政治目的而关闭肉铺，因此坚决主张开设区营肉铺。这些措施和建议，都体现了公社对稳定市场供应、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关心。

公社治安委员会将巴黎“大歌剧院”经理皮伦撤职，并

起用青年演员欧仁·哈尼埃代替他。这是因为皮伦自公社成立以来，一贯利用职权，对抗公社，拒绝上演公社所要求上演的剧目，并玩弄种种卑劣手段实行怠工破坏。

鉴于巴黎舆论坚决反对妥协，皮阿赶忙随风使舵，摇身一变，在《复仇者报》上发表文章，声称坚决反对同凡尔赛妥协。

在敌军猛烈炮轰下，伊西炮台成为一片瓦砾。晚上九时，公社守军撤离该炮台。

在巴黎公社的英勇斗争的榜样的影响下，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工人首次举行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政治性的示威。

5 月 9 日

早晨，凡尔赛军占领了伊西炮台。公社丢失了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要塞，使公社的军事状况急剧恶化。

公社军事代表罗塞尔发表叛卖性的公告，公然声称“在伊西炮台上升起了三色旗”，为匪张目，扰乱人心。罗塞尔背着公社委员，擅自把这份公告印发了一万份（公告印数通常为六千份），到处张贴。同日，罗塞尔向公社提出辞呈，在辞呈中有意公开暴露公社防务上的种种弱点，并将辞呈送往巴黎各报发表，等于变相地向敌人告密。罗塞尔这些表演，完全是作给凡尔赛看的，用意无非是想在公社失败后能博得凡尔赛的饶恕^①。罗塞尔的叛变，严重地危害了公社事业。

公社举行秘密会议，会上对社会拯救委员会的工作进行了批判，两派委员又展开激烈争论，以至会议曾因“多数

^① 凡尔赛屠夫并没有因此饶了罗塞尔的命，罗塞尔于1871年11月28日被梯也尔政府的军事法庭判处枪决。

派”退场而一度中断。会议决定逮捕罗塞尔，并改选了社会拯救委员会。新任社会拯救委员会成员为：兰维埃、阿尔诺、岡邦、爱德、德勒克吕兹。这五个人全都属于“多数派”。

晚上，公社通知各区政府揭掉罗塞尔的公告，并派两名委员去执行逮捕罗塞尔的命令。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策划建立军事专政，并建议罗塞尔担任军事专政的首脑。此议被罗塞尔拒绝。

前线公社战士英勇杀敌，出现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迹。今天，在伊西公园的争夺战中，一对青少年兄弟——14岁的恩斯特·杜南和17岁的菲里克斯·杜南，在100米的短距离内顶住了敌人一个多小时的射击，然后跟同伴们一道向敌人进行白刃冲锋，占领了穆林诺街垒。弟弟在奋勇地把军旗插上街垒时不幸牺牲，哥哥立即冲上去保护军旗，并想抢回弟弟的尸体，结果也壮烈牺牲。国民自卫军第六军当即通令表彰了这一对为公社革命而献出自己的年青的生命的杜南兄弟的事迹。

5 月 10 日

凡尔赛政府跟德意志帝国在法兰克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和约。和约规定把亚尔萨斯和东洛林割让给德国，并赔款50亿金法郎。赔款期限如下：1871年内偿付10亿（其中首批5亿应于所谓“巴黎秩序恢复后”30天内付给）；1872年5月1日前偿付10亿；其余30亿应于1874年3月2日前付清。在签订和约的谈判过程中，双方还达成秘密协定如下：凡尔赛军队可以越过德军防线进攻巴黎；由德军司令部出面向公社提

出要求拆除巴黎城防工事的最后通牒；德军切断巴黎的粮食供应线，对巴黎实行饥饿封锁。通过法兰克福和约的签订，德法两国资产阶级更紧密地勾结起来，共同扼杀巴黎公社。

鉴于由军人担任的军事代表一再出问题，公社选出有威望的文职人员德勒克吕兹为军事代表。德勒克吕兹向全体国民自卫军发表呼吁书，号召他们为公社的理想斗争到底。德勒克吕兹对公社事业忠心耿耿，但未能从速把巴黎的军事力量全面地加以整顿和组织，在军事领导上有抱残守缺之弊。

为了回答梯也尔在5月7日发表《告巴黎人民书》这一反革命挑衅行为，社会拯救委员会决定查封梯也尔的动产，拆除他的住宅。

第18区革命俱乐部对公社关于无偿发还典当品的法令提出一项修正意见，即建议无偿发还典当品的对象仅以国民自卫军和烈士家属为限。这项建议反映了部分群众希望公社的福利照顾能够体现更强的阶级性。

罗塞尔在拘押过程中畏罪潜逃。

5 月 11 日

公社治安委员会下令取缔六家反动报纸：《宇宙导报》、《观察家报》、《宇宙报》、《观察者报》、《星报》、《匿名者报》。尽管自5月初以来公社曾下令取缔多种反动报刊，但这些报刊经过改头换面，仍然继续发行。

公社教育委员会颁布法令，命令将一切宗教象征——神像、教义、祷告从学校中革除出去，规定凡以贵金属制造的宗教器皿，均应开具清单，送往铸币厂处理。

公社对外联系委员会致函军事代表，要求对法兰西银行

采取坚决措施，理由是该行依仗纯粹由其职员所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守卫，在行内私设军火库，事实上已成为凡尔赛特务和反动势力的大本营。

5 月 12 日

在公安特派员、布朗基分子勒一本体的率领下，国民自卫军 208 营和两个分队（“弗络朗斯复仇者”分队和“加里波第分子”分队），包围了法兰西银行，并要求入内搜查。公社驻法兰西银行代表、蒲鲁东分子贝累闻讯后抱病赶到现场，对前来执行任务的国民自卫军大肆训斥，极力阻挠他们执行任务，并大言不惭地说：“在这里我代表公社！”由于贝累的阻挠，公社军队未能进入法兰西银行搜查，只好撤走。事后，贝累立即向公社提出辞呈，并要求调查这一事件。法兰西银行付经理德普列克侯爵则劝说贝累继续留任，并让他搬到银行里住，以利于保护该行。公社对待法兰西银行的态度纯粹受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认为银行碰不得，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于瘫痪，于是对法兰西银行采取一不没收，二不敢碰的错误政策，给公社事业造成严重损害。恩格斯后来写道：“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在公社期间，法兰西银行拨给凡尔赛政府二亿五千七百六十三万法郎，只拨给公社一千五百万法郎，它实际上一直掌握在凡尔赛手里，并成为凡尔赛政府在巴黎进行特务破坏活动的黑据点。

鉴于德勒克吕兹提出他不能同时兼任军事代表和社会拯救委员会委员这两项职务，公社决定补选一名社会拯救委员会委员。被提名的有比约雷（“多数派”）和瓦尔兰（“少数派”），结果比约雷当选。这次补选表明，“多数派”决心继续保持社会拯救委员会的全部席位。在今天的公社会议上，两派委员再一次就社会拯救委员会的权限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最后通过一项决议，重申社会拯救委员会的权力高于其他一切委员会和各部门代表。“多数派”重申社会拯救委员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其用意是想利用这种权力来把“少数派”从其他权力机构中清洗出去。

弗兰克尔（劳动与交换委员会代表）向公社提出关于检查包工合同的报告。这个报告揭露了一些私商依靠压低工资来廉价地承揽公社军需机构的加工订货，从中进行剥削的情况。例如，缝制一件短大衣的单价原为6法郎，而包商只要4个法郎甚至3法郎50生丁，缝制一条裤子的单价原为3法郎50生丁，而包商只要价2法郎50生丁，但工人的工资却被压低一半。为了保障工人的切身利益，限制商人的剥削，报告中要求把缝制军服的单价恢复到原来水平，并尽可能地把军需定货交给工人合作社。弗兰克尔还补充说：“我们不要忘记了，3月18日革命完全是由工人阶级完成的。我们的原则是社会平等，如果我们不替这一阶级作一点事情，那么，我就看不出公社的存在有任何意义”。公社委员，无论是“多数派”或“少数派”，在讨论中都一致同意这一报告，并且通过了一个关于包工合同的法令。该法令规定公社的军需定货应优先交给工人合作社，定货条款和价格应在财政委员会参与之下由劳动与交换委员会、军需部门和工人合作社

共同商定。同时在合同中必须对工人工资的最低限额作出规定。

公社公共财产管理局根据社会拯救委员会的决议，定于今日下午四时拆除梯也尔的住宅。公社选出了由库尔贝、德麦等组成的五人委员会来处理梯也尔所收藏的青铜古玩（据估价约值150万法郎）、珍贵图书、稀有档案文件等文物。这充分地反映了公社对保护历史文物的高度重视。德麦说：“不要忘记，这些细小的青铜艺术品代表人类的历史，我们劳动人民愿意保存过去的精神财富以建设未来。我们不是野蛮人”。

梯也尔在凡尔赛发出反革命叫嚣，声称“将手持法律进入巴黎”，公然对巴黎人民进行威胁。

社会拯救委员会发表《告巴黎人民书》，号召巴黎人民提高革命警惕，严防敌特、内奸的破坏活动。

梯也尔调集大量兵力到奥特伊门和太子门附近，企图在预先约定的时刻由奸细打开城门，轻易地进入巴黎。但这个阴谋没有得逞。

公社军事法庭下令处决里通凡尔赛的内奸、国民自卫军军人蒂博。

凡尔赛军攻入伊西村，公社守军奋勇抵抗。与此同时，凡尔赛军占领了旺夫炮台与蒙鲁日炮台之间的地带，切断了夏提荣与蒙鲁日之间的通道。旺夫炮台与蒙鲁日炮台的联系宣告断绝。

公社根据德勒克吕兹的请求，通令嘉奖了国民自卫军第128营，表彰该营在东布罗夫斯基将军的指挥下，发扬高昂的斗志，于昨夜肃清了盘据在萨布伦村公园里的凡尔赛军。

公社炮艇“长剑号”被凡尔赛炮火击毁，全体船员视死如归，高呼“公社万岁！”与舰艇同归于尽。

5 月 13 日

鉴于公社已处于危急之中，马克思写信给弗兰克尔和瓦罗兰，建议公社“把那些能使凡尔赛的恶棍们声名狼藉的案卷放到安全的地方去”，指出“公社浪费在琐屑事务和私人争执上的时间似乎太多了”，提醒公社“完全有必要在巴黎以外，在英国和其他地方赶快做你们认为需要做的一切事情”，同时警告公社要当心凡尔赛同普鲁士的勾结，因为在缔结最后和约后，“普鲁士就尽可能地给予凡尔赛分子种种方便，以加速占领巴黎。”

“多数派”开始加强自己在政权机关中的力量。社会拯救委员会指派费烈接替库尔奈的治安委员会负责人职务；派韦济尼埃接替龙格的《公报》主编职位。

凡尔赛军包围了旺夫炮台，入夜，公社守军撤离该炮台。由于伊西炮台陷落，旺夫炮台弃守，在塞纳河上守卫着巴黎西南角的公社舰队，失去了有力掩护，不得不顺塞纳河驶往市中心河滨，停泊在协和桥附近。这样一来，巴黎西南角的防卫力量，更形薄弱。

公社任命进步音乐家丹尼尔·萨尔瓦多为巴黎音乐院院长。萨尔瓦多立即积极地从事音乐院的恢复工作，有人问他：

“您知不知道您有掉脑袋的危险？”他毅然决然地回答：“我知道我有被枪毙的危险，但我只能根据我的信仰来行事”。

新任公社治安委员艾米尔·克勒曼利用职权私自进入警察局档案室，形迹可疑，图谋不轨，公社立即对他进行拘押

审查。

巴黎公社正式宣布参加日内瓦公约。

5 月 14 日

今天的公社会议由于“多数派”委员大量缺席，没有开成。“少数派”委员单独集合，并拟定了一份宣言。

凡尔赛军在奸细的通风报信下，知道公社守军已经撤离旺夫炮台，于是立即占领了该炮台，并且马上动手重新修复和装备伊西、旺夫这两个炮台，以加强对巴黎的攻击力量。

为了加强警备、防止反革命破坏，公社社会拯救委员会决定在每个区政府内设置中央警务特派员，特派员应每日向治安委员会代表汇报自己的工作。

在公社形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广大公社战士求战心切。连日来，第二区公社委员不断收到该区各营队战士的意见书，希望把他们放到捍卫公社的最前线上。今天，第二区公社委员发表告该区国民自卫军官兵书，表示支持他们热望投身于捍卫公社的战斗的要求。

公社公共财产管理局公布关于处理梯也尔的家财的办法，即将贵重艺术品和图书送交国家图书馆和博物馆，衣物被褥等送流动医院，其他家俱动产及拆除住宅所得建筑材料变卖后用以赈济孤儿寡妇，并打算在梯也尔住宅的废墟上重建一所公园。

第十一区区政府颁布关于取缔卖淫的法令。自3月18日革命后，公社封闭了妓院，取缔了妓女。过去有152个妓院，12万妓女的巴黎，如今妓女已经绝迹了。

《公报》公布公社关于降低该报售价的命令。

5 月 15 日

今日公社会议又由于“多数派”大量缺席而没有开成。

“少数派”委员在报上公开发表宣言，声称公社由于“把权力移交给一个名为社会拯救委员会的专制机构，从而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并且声明他们今后将不再出席公社会议（除非是在“审判某些公社委员的场合下”），而把全部时间投入本区的工作，并尽力直接参加同凡尔赛的武装斗争。在这个宣言上签字的有：贝累、茹尔德、泰斯、勒弗朗赛、欧·日拉丹、韦尔莫列尔、克勒曼斯、安德里约、赛拉叶、龙格、阿·阿尔努、维·克勒曼、阿夫里阿尔、奥斯汀、弗兰克尔、潘迪、阿尔诺德、瓦莱斯、特里东、瓦尔兰、库尔伯、后来又加上马隆（于次日登报声明参加签署）。一共22人。“少数派”宣言的发表，表明公社内部两派的斗争已达到高潮。尽管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两派委员的政治思想观点截然对立，再加上社会拯救委员会本身的缺点错误，以及找不到解决内部矛盾的正确的方式方法。只能使内部分歧不断加深。这是公社没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领导的必然结果。“少数派”宣言把公社内部分歧公开暴露出来，对公社事业极为不利，这是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多数派”继续从政权机关中清洗“少数派”。今天，社会拯救委员会改组了军事委员会，撤免了瓦尔兰、特里东、阿尔诺德、阿夫里阿尔等“少数派”委员的职务，任命了贝热瑞、热烈姆、勒德鲁阿等“多数派”委员。

为了对公社颁布的关于废除面包工人夜班制的法令表示

拥护和感戴的心情，巴黎面包工人两千人举行盛大集会，会后整队游行，沿途高呼革命口号。当游行队伍到达市政厅前，面包工人派代表向公社表达工人人们的感戴心情，公社委员弗兰克尔和安德里约接见了工人代表。

巴黎俱乐部联合会宣告成立，并举行了首次会议。该会会址设在市政厅对面，以便于加强同公社的联系。

巴黎妇女营队宣告成立，并举行了检阅仪式。

社会拯救委员会颁布关于在巴黎居民中实行身份证制度的决定，作为防范凡尔赛特务猖獗活动的一项措施。

《政治与社会革命报》一篇文章指出：“对革命巴黎的敌人讲慈悲就是犯罪。”

布鲁赛尔举行支持巴黎公社的群众集会。

从5月中旬开始，凡尔赛军队已经紧缩了对巴黎的包围圈，全线逼近了巴黎的城墙堞壕。敌军集中了大量大炮（每公里包围线平均布署70—80门）对巴黎实行猛轰，企图打开攻城缺口。巴黎西南一带城门——包括拉—缪艾特、奥特伊、圣克鲁、普恩—迪尤—茹尔、色弗尔、伊西等城门，都遭到猛烈轰击。

5月16日

公社在旺多姆广场上举行拆除“凯旋柱”的隆重仪式^①不少国民自卫军官兵和革命群众踊跃地参加了，人们高唱革命歌曲，拆毁工程由下午三点进行到五点一刻。当这个象征着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凯旋柱”被截断倒塌，而柱顶的

^① 由于广场面积有限，为了避免拥挤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公社事先签发了入场券，对参加该仪式的人数进行控制。

暴君拿破仑第一的铜象摔在垃圾堆上的时候，广场上一片欢腾。在“凯旋柱”的底座上竖起了象征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红旗。公社委员贝热瑞、兰维埃和米奥在拆除工程完成后向群众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们在讲话中热情歌颂拆毁“凯旋柱”这一历史业绩，提醒人们注意凡尔赛的报复和镇压，鼓舞人们去迎接行将到来的殊死战斗。为了使摧毁旺多姆凯旋柱这一光辉创举所体现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永远发扬光大，公社把旺多姆广场改名为国际广场。

巴黎革命舆论谴责“少数派”的宣言。《社会拯救报》（布朗基派报刊）谴责“少数派”不服从多数决定，擅自脱离公社，同时还批驳了“少数派”宣言中暗示他们只在公社审判某些“多数派”委员时才出席公社会议的说法，声称“少数派”只能作为被告回到公社。

凡尔赛匪军野蛮地残杀公社第105营女护士一名。

为了加强对军事的领导和监督，社会拯救委员会向公社将领派遣文职专员如下：派德勒尔到东布罗夫斯基那里，派茹安纳尔到拉·谢西利亚那里，派梅叶到符卢勃列夫斯基那里。

社会拯救委员会颁布关于加强铁路检查的命令，规定凡进入巴黎的火车均应事先经警务特派员检查。

《公报》报导昨天巴黎市民和国民自卫军在伏尔泰林荫道捕获四名打扮成国民自卫军的凡尔赛特务。该报建议公社治安代表和军事代表对敌特的破坏活动采取坚决措施，并号召人民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凡尔赛特务的捣乱。

《人民呼声报》发表文章，表达巴黎人民誓与公社共存亡的坚定决心，其中说道：“炮台可能一个又一个被占领，

碉堡也可能陷落。但没有一个敌兵能够进入巴黎……巴黎宁可牺牲一切但绝不投降。”

5 月 17 日

凡尔赛特务纵火焚烧拉普大街弹药工厂，引起极其严重的爆炸事件。社会拯救委员会在有关报告中强烈指责这一反革命案件是“凡尔赛政府所犯的又一椿”最可怕和最卑鄙的新罪行”，指出在这事件中“有一百多人牺牲，一些妇女和乳婴被炸得四分五裂”，声称已经逮捕了四名罪犯。

今天公社会议有66名公社委员出席，其中包括在宣言上签字的“少数派”委员15人。会前里果曾企图逮捕“少数派”委员，这种过激的主张被德勒克吕兹等人所制止。会上“多数派”提议讨论“少数派”宣言的问题。“多数派”对“少数派”宣言以及他们的作法进行猛烈抨击，指责“少数派”搞分裂，称他们为“新吉伦特党人”；“少数派”则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两派争论激烈。会上也有主张两派和解的意见。例如，列日尔认为，“少数派”发表宣言是“可耻的事实”，但“只要他们回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就应该友好地接待他们，以便共同促进我们所追求的运动的目标”；瓦扬认为应当为了拯救革命而加强队伍的团结；比约雷激动地说：“拉普大街弹药厂爆炸了，现在还在燃烧……而你们还在争论不休”。“少数派”委员弗兰克尔和朗之万表示愿意回到公社来。最后，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强调指出社会拯救委员会一直从属并服务于公社，“公社的最高权力从来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被人篡夺”，声称公社大多数委员“决意忘记那些声明撤销自己在宣言上签署的少数委员的行为”。但

是，这个决议并没有解决两派的争端和分歧。赛拉叶在会上当场表示，他决不撤销自己在宣言上的签署，反映了少数派委员的思想情绪。

巴黎舆论界对“少数派”宣言问题纷纷发表评论。《度申老爹报》对“少数派”进行猛烈攻击，要求把“少数派”委员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并枪决；《复仇者报》谴责“少数派”在巴黎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刻脱离公社”，认为这只会削弱革命的力量和破坏斗争的成果；《人民呼声报》则替“少数派”的行为辩护，认为“少数派”并没有象凡尔赛所期望的那样走向分裂，而只不过是把自己的活动中心转移到区里，以行动来代替言论。资产阶级舆论则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支持“少数派”的行动，并大肆叫嚷什么“少数派”宣言是公社趋于分裂和复灭的预兆；他们的《民族展望报》还胡诌说：公社“目前由于没有足够数量的委员开会，已经是名存实亡”。

公社会议听取了乌尔邦关于凡尔赛军枪杀公社女护士的暴行的报告，以及公社医务人员在打着日内瓦旗帜的情况下还遭到敌军密集步枪的射击的事实。会议对凡尔赛军的暴行表示极大的义愤，并通过决议，重申4月5日颁布的关于人质问题的法令，要求“立即付诸实施”。

鉴于在巴黎某些区内教士牧师继续以各种方式来干预学校教育，宗教教育仍然没有剷除，公社下令各区政府于48小时内把那些仍然受教会管理的学校造册上报，凡没有贯彻实施彻底的世俗教育的区政府，则将其负责的公社委员的姓名每日在《公报》上点名通报，以示警告。同日，教育代表瓦扬向各区政府发布关于设立普通教育职业学校的指示。

公社第三区区政府颁布关于向国民自卫军官兵的妻子发放补助金的通知，规定对于一切履行公民义务的国民自卫军官兵的妻子，无论是否经过所谓的“合法的”婚姻登记手续（即经过教会登记），一律发给补助金。

5 月 18 日

社会拯救委员会下令取缔10种疯狂攻击巴黎公社的资产阶级报刊，计有：《巴黎回声报》、《法兰西独立报》、《民族展望报》、《祖国报》、《海盗报》、《民主党人》、《两个世界评论》、《乌尔特拉马尔回声报》（L'Echo de Ultramar）、《公社报》、《正义报》。（最后两种是右翼蒲鲁东分子的报刊）。为了防止被取缔的报刊改头换面重新出版，社会拯救委员会的法令还规定在战争结束之前禁止发行任何新的政治性期刊，并且规定凡攻击共和国和公社的罪犯均送交军事法庭审判，以及违抗本法令的印厂主均以同谋犯论处，等等。

巴黎舆论继续对“少数派”宣言问题发表评论。《社会拯救报》刊登第六区一群公民的来信，质问“少数派”委员有什么权利不跟自己的选民打招呼就擅自退出公社，要求追究这些擅离职守的委员们的法律责任，并通过新的选举来撤换他们的职务。《度申老爹报》系统地驳斥了“少数派”的一些论据，指出：对社会拯救委员会的人选和活动的不满，并不能作为退出公社的根据。《公社报》既批评“少数派”，又谴责“多数派”。《真理报》则支持“少数派”反对“多数派”，公然煽动“少数派”不如公开提出辞职，退出公社。

《公报》发表巴黎公社告法国各大城市书，声明巴黎公社誓将血战到底，呼吁各大城市在斗争中不要袖手旁观，它指出：“巴黎在为法国和全世界而斗争，不支援它就等于出卖它”，“精神上的同情已经够了。你们都有枪炮和弹药，拿起武器吧！”“如果巴黎为世界的自由而陷落，那么，历史将有权利在自己的判决书中指出，巴黎是因为你们听任它灭亡而灭亡的”。

凡尔赛军在巴黎南部包围线加强炮轰，企图打开攻城缺口，但在公社战士坚决还击下，未能得逞。晚上，一群凡尔赛分子边喊着“公社万岁！”的口号边向卡尚的公社战士接近，进行突然击袭。但公社战士成功地制止了他们向灌木丘多面堡前进。

凡尔赛议会迫不及待地批准了丧权辱国的法兰克福和约。

5 月 19 日

公社通过了关于禁止兼职兼薪的法令。该法令宣称：“鉴于在公社制度下，每种职务都有一定的报酬，其数额足以维持供职者的生活和操守。……公社决定：禁止一切兼职兼薪；公社公职人员除从事本身工作外应当协助其他方面的工作，但无权另得任何报酬”。这个法令是对4月1日颁布的关于最高薪金法令的重要补充。

教育代表瓦扬建议公社将剧院交与教育代表团（即教育委员会）管辖，指出“首先应该把剧院看作是规模巨大的教育机构”。他批驳了皮阿提出的所谓国家不应干涉戏剧和文学的反动观点，说：“国家既定名为公社，那它就应该经常

干涉，为了正义和自由而干涉”。公社委员乌尔邦支持瓦扬的观点，认为戏剧是“教育人民的最伟大的最好的工具”，并指出“我们以前的政府一贯把戏剧当作培养种种罪恶的手段，而我们则要把它变为培养公民一切良好品德的手段”。公社根据瓦扬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剧院的法令，宣布剧院归教育代表团管辖，取消剧院的一切津贴和特权，责成该代表团结束由经理或企业家团体经营剧院的制度，并在最短期间用协会制度代替之。

在今天公社会议上，两派委员的关系仍然表现紧张。在补选司法委员会三名委员的问题上，“多数派”某些委员极力排除“少数派”候选人。此外，“多数派”委员米奥要求在《公报》上补登他在讨论“少数派”宣言时所发表的一段话，这段话的大意是，如果不是由于“多数派”委员的慎重和克制，那么“少数派”的行为本来可能引起内战的。米奥的要求当即引起“少数派”委员的强烈不满，但会议却表决通过了米奥所提出的要求。

社会舆论继续评论公社内部的分歧。《人民呼声报》指出凡尔赛屠夫离巴黎城墙不过500公尺，要求公社委员停止一切争论，而在“同一旗帜之下携起手来，为拯救社会而团结到胜利”。《公社报》攻击“多数派”，公然要求逮捕和枪毙社会拯救委员会全体成员。《无产者报》（第11区“无产者”俱乐部的机关报）宣称：人民对这一派或那一派都无所谓，他们被“无休止的空谈”折磨得够受了，他们对“救世主”感到厌烦，希望“今后讨论一下实际行动”；该报并对“少数派”把工作中心移到本区的作法表示支持，要求他们严肃从事，坚守岗位。

公社军事委员会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联合发表《告巴黎人民和国民自卫军书》，宣称“中央委员会受社会拯救委员会的委托，自即日起管理陆军部”。这个文告显示了“多数派”委员为改善同中央委员会的关系而作的努力。

在公社会议上，一些委员揭发了隐藏在公社内部的阶级敌人从事贪污盗窃活动的情况。公社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盗窃分子的法令，宣布凡被指控犯有贪污盗窃罪行的公职人员和供货商人，经军事法庭审判后，如罪行确凿，即判处死刑。

第18区区政府颁布关于征用空房的法令，宣布“凡是逃亡分子所丢弃的大小住宅以及有家俱设备的房间，一律征用，并交由查明其房屋财产确被凡尔赛炮火毁坏的公民使用”，违抗命令者将受法律制裁。

今天公社还讨论了关于制止街头义演募捐问题以及优抚拉普大街弹药厂死难者家属的问题。在局势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公社仍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斗争问题上。

美国驻法大使华施贝恩向美国政府报告巴黎的情况。他在报告中得意洋洋地描绘了最近这一阶段公社军事状况的急剧恶化，但还嫌凡尔赛分子进展太慢，为凡尔赛没有能够更快地扑灭公社表示遗憾。在公社期间，美国政府通过华施贝恩一贯从事破坏和颠覆公社的阴谋活动，包括建立特务机构，用金钱收买公社人员，以及通过大量发放大使馆签证（每星期高达500份）来人为地制造居民的外流，等等，但表面上还装成非常公允甚至同情公社的样子，充分地说明它的阴险毒辣、诡谲狡诈的反动本质。

5 月 20 日

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支部联合会召开会议，出席的支部有27个，会议通过决议，支持“少数派”关于公布公社会议记录和限制社会拯救委员会的权力的要求，但同时号召国际会员要“尽一切力量维护公社的团结”，因为“这种团结是战胜凡尔赛所如此迫切需要的”。在公社委员中，属于国际委员的多半是“少数派”。

第4区召开了选民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号召本区公社委员（几乎都是“少数派”）重新回到公社去，并希望公社会议公开，以便“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艾米尔·克勒曼案件审查委员会发表调查报告。经调查证明，艾·克勒曼原是一个投靠第二帝国警察当局并公开宣布效忠于路易·波拿巴的无耻叛徒。他于5月13日利用职权进入警察局档案室，目的是要销毁那些证实其个人历史污点的档案材料。

在面临敌军紧紧包围和猛烈进攻之下，东布罗夫斯基将军发挥极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出人意料地率领部队出击盘据在布伦林苑、紧迫城防工事的凡尔赛军，把他们赶跑，使西线被围困状况有局部改善。但由于在整条战线上敌我双方兵力过于悬殊，这次战斗对战局不能起根本的扭转作用。

从午后一时开始，凡尔赛军集中300门重炮对巴黎西南侧城防工事进行猛轰，并且通过间谍很快地了解到炮轰的结果，即蒙鲁日、旺夫等城门已严重损坏，而圣克鲁门的损坏则更为严重。

5 月 21 日

今天公社会议有两派委员参加，会议主席为瓦莱斯，付主席为库尔贝，这两人都是“少数派”。连日来，在革命舆论的敦促和本区选民的指示之下，“少数派”委员终于又回到公社出席会议。为了鼓励“少数派”这一行动，“多数派”对他们作了亲切的欢迎，并把他们当中的杰出人物选为会议的正付主席。这是在公社局势垂危的情况下两派委员力求实行和解的一种迹象。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公报》上发表一项通告，声称：“巴黎居民请在48小时回到自己的住所；逾期不归时，他们的国债券和国债总帐即予销毁”。在公社会议上，茹尔德等强烈反对这一通告，指出这样的通告只会引起居民的极大不安并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公社通过一个决议，授权社会拯救委员会采取措施制裁签发该通告的负责人。

公社通过关于提高教员薪金法令，规定男教员的年薪为2000法郎，男助教为1500法郎，并规定男女同工同酬。

今天是星期日，天气晴朗，久经战火锻炼的巴黎人民在凡尔赛的隆隆炮火下镇静地、满怀信心地度着假日。下午三时，城西圣克鲁门由于防务上的疏忽大意，空无一人，在凡尔赛奸细杜卡特尔的指引下，两连凡尔赛军趁虚而入，控制了该城门和附近的堡垒。梯也尔闻讯后，赶忙调动大量军队从这个缺口入侵巴黎，昼夜之间开进了三万人。公社战士虽然奋起抵抗，但寡不敌众。经过激战后，凡尔赛军占领了奥特伊区和帕西区的一小部分，在巴黎西南角站稳了脚跟，并不断地往城里调遣军队，为最后攻占巴黎、对公社进行大规

模的血腥镇压作好准备。开始了震撼世界的“五月流血周”。

5 月 22 日

凡尔赛军连夜由圣克鲁门、帕西门、奥特伊门、色弗尔门、凡尔赛门等五个城门蜂踊而入，到拂晓，开进巴黎已有12个师，约9—10万人。凡尔赛军所到之处，都遇到公社战士的顽强抵抗。经过一天激战，凡尔赛军占领了第15区和第16区，以及第7、8、17这三个区的大部。至此，巴黎大约四分之一的地区陷落在敌军手里。

德军当局根据同梯也尔签订的密约，开始严密封锁巴黎，使公社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公社举行例会，二十多名委员凑在一起交换了情况。皮阿也出人意料出席了会议，他慷慨激昂地说：“我还能希望比战死在街垒上更光荣的下场吗？”他随即建议公社搞一个出席这次会议的委员的名单，以确定谁在坚守岗位。他在名单上头一个签上自己的名字后，便逃之夭夭，再也不露面了。这次会上，在皮阿的提议下，公社通过了一个非常失策的决议，即决定公社委员全部回到本区去组织防御，这一来将公社有限的防御力量完全拆散，不能集中起来抗击敌人，从而大大地削弱了防御的效果。

梯也尔在凡尔赛国民议会上发出大屠杀的疯狂叫嚣，他说：“秩序、正义和文明终于获得胜利了！……惩办将是严厉的！”凡尔赛的议员们，地主、资本家以及他们的臭婆娘们，都一窝蜂似的涌到巴黎近郊，眺望和欣赏凡尔赛匪军对公社的野蛮残酷的镇压。

社会拯救委员会发表公告，号召巴黎人民拿起武器到街

垒去，打击凡尔赛匪军。

5 月 23 日

凡尔赛匪军继续往前推进，占领巴提诺尔区并围攻蒙马特尔。公社社员逐条街地进行英勇的、顽强的抵抗，使敌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重大的代价。在芒帕纳斯公墓，仅仅几十个公社战士就阻击凡尔赛大批军队达数小时之久。在塞纳河左岸的一个街垒里，一个社员把六枝枪搁置在不同的位置上，长时间地抵御了整整一队凡尔赛军。公社女战士发扬高昂的革命斗志，他们不久前成立的妇女营在路易丝·米歇尔等妇女领袖的领导下，在蒙马特尔保卫战中尽显身手。完全由妇女担任防守的布朗什街垒，战士们英勇杀敌，前赴后继，牵制了敌人好几个小时。在塞纳河左岸，由符卢勃列夫斯基指挥作战的鹤鹑丘，成功地顶住了敌军的进攻。这一天，公社在政治上军事上最大的损失是失去了蒙马特尔区。蒙马特尔是最重要的工人区，是3月18日革命的发源地，它的高地是全城的制高点（128公尺）。凡尔赛匪军夺取了蒙马特尔高地后，居高临下，炮击公社的据点，占了很大的优势。

在公社保卫战中，公社委员们身先士卒，站在战斗的最前列。在格列涅尔街和杜巴克街附近，公社委员瓦尔兰率领部队英勇地阻击敌人。两派委员在大敌当前、公社垂危的形势下，已经携起手来，并肩作战，为保卫公社而共同洒出自己的鲜血。在一次战斗中，韦尔莫列尔遇见费烈，他半开玩笑地招呼道：“喂！费烈，少数派成员在战斗呢！”费烈回答说：“多数派委员将尽自己的责任！”

公社将领东布罗夫斯基在蒙马特尔的保卫战中英勇牺

牲。他的遗体运到市政厅，公社委员和战士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向这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杰出的军事家的遗体告别。

巴黎市内起火，许多街区浓烟滚滚，燃成一片火海，起火的主要原因是凡尔赛匪军疯狂地进行炮轰和凡尔赛政府要员们为了销毁自己的见不得人的历史罪证而有意下令纵火。

凡尔赛匪军所到之处，大肆进行烧杀掳掠，公社社员大批被杀害。在蒙马特尔的罗捷街，为了祭祀勒康特和托马的阴魂，竟一次枪杀了49人（其中包括三名妇女和四名儿童）。第17区的蒙索公园等地，成为凡尔赛匪徒杀人取乐的主要场所。公社社员的无辜鲜血，把塞纳河的河水都染红了。

公社枪决了四名凡尔赛人质，其中包括1月22日起义时曾在市政厅内下令枪杀革命群众的舍迭。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中论述了巴黎公社的斗争问题，他表示担心公社的结局快要到来了，但是他说：“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在巴黎公社面临覆没的时候，马克思以伟大的科学预见，向全人类宣告了巴黎公社的事业必然在全世界胜利的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在公社遭到残酷镇压的这些日子里，为了保护公社战士和他们所开创的革命事业，马克思不畏强暴，挺身而出，顶住了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妖风恶浪，伸张公社事业的正义，揭露凡尔赛政府的反动，并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来帮助蒙难的公社社员：帮助他们到国外避难，对他们的生活给以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组织群众大会和通过其他各种方式来声讨凡尔赛的暴行。

5 月 24 日

战斗在巴黎市中心激烈进行，公社社员为保卫每一条街道、每一幢房屋而浴血战斗。为了加强对市中心的攻势，德军当局让五艘凡尔赛炮艇顺塞纳河驶至市中心区河滨，掩护配合凡尔赛匪军的进攻。经过激战后，凡尔赛匪军占领了旺多姆广场、交易所、法兰西银行、卢弗尔宫、中央商场等市中心据点，在北面占领了北站，在塞纳河左岸占领了卢森堡公园、卢森堡宫、美术学院、铸币厂等据点；公社社员为保卫名人公墓而进行英勇的战斗，经过长时间的搏斗后才弃守。在符卢勃列夫斯基将军的指挥下，市南的鹤鹑丘展开了出色的防御战，公社战士凭借几个堡垒顽强固守，并不时伺机主动出击，连续打退敌军的四次进攻。由于敌人在市中心的不断推进，公社委员会不得不撤出市政厅，迁至第11区区政府内。在撤出市政厅时，公社社员放火点燃了该建筑物，以阻挡敌军的进逼。经过一整天的战斗，公社失掉了市中心区和塞纳河左岸的一些重要据点，到傍晚为止，公社只剩下了第11、12、19、20区以及第3、4、5、10、13区的一部分。现在，公社必须准备在首都东部工人区跟敌人进行殊死战斗。

凡尔赛匪军继续疯狂地对公社社员进行大屠杀，只要他们看中谁，谁就得丧命，他们还捏造了所谓公社派出大批女石油纵火犯的谣言，借此大肆捕杀公社妇女。公社检察长里果在战斗中不幸被捕，他高呼“打倒杀人犯！公社万岁！”的口号，壮烈牺牲。巴黎音乐院院长丹尼尔·萨尔瓦多也在街垒战中英勇牺牲。

公社处决了凡尔赛人质 6 名，计有巴黎大主教达尔布阿，神甫德盖里，大官僚邦然以及 3 名教士。

公社机关报《公报》出了最后一期。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发表叛卖性的公告，公然提出跟凡尔赛议和的建议和条件。

在公社行将被颠覆的时刻，美国大使华施贝恩加紧施展其帮凶的作用，他假装出一付同情公社的样子，并派他的秘书给公社带来所谓普鲁士人同意调解公社与凡尔赛之间“纷争”的条件，这些条件中包括凡尔赛军撤出巴黎，以及公社社员“不应受到任何惩处”。但华施贝恩背地却恶狠狠地说：

“凡是公社社员和一切同情公社的人，都要枪毙”。华施贝恩的这一反革命活动，旨在在关键时刻麻痹公社的斗志，以加速公社的灭亡。

5 月 25 日

昨晚整夜炮轰不停，凡尔赛匪军从蒙马特尔高地、特罗卡德罗、名人公墓等据点炮轰公社的守地，公社则从梭蒙高地、拉雪兹神父公墓、毕塞特炮台等据点开炮还击。

清晨，公社在第 11 区政府举行了指挥员会议，讨论了防御计划，并在拉雪兹神父公墓隆重而悲壮地举行了东布罗夫斯基的葬礼。

凡尔赛匪军一早就发动进攻，战斗在东部工人区外围和塞纳河左岸激烈进行。公社的防御的主要据点是沙托·得奥广场、巴士底狱广场和拉维勒特广场，因为这几个广场是通向东部工人区的要隘。战斗在沙托·得奥广场（通向七条街道的要冲）进行得特别激烈。在这个街垒上，德勒克吕兹、

韦尔莫列尔、泰斯、尤格、阿夫里阿尔、茹安纳尔、勃留涅尔等公社委员和公社活动家李斯邦都同战士们一道进行殊死战斗。连日来，这些公社委员们从一个街垒又一个街垒地转战到这里来，誓为保卫公社而战斗到底，表现了革命者的崇高气节。在沙托·得奥广场上，韦尔莫列尔、李斯邦等都负了重伤，这个街垒到晚上宣告失守。军事代表德勒克吕兹在伏尔泰路的街垒上光荣牺牲。

公社普通战士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的光辉事迹层出不穷，一个19岁的青年女战士，在沙托·得奥广场上顽强地战斗了一整天；在博物馆街垒，在公社战士撤出后，一个女战士单独留守在大炮旁边，当凡尔赛匪军进入射程以内，她就点燃大炮，对敌人迎头痛击。

在塞纳河左岸，由符卢勃列夫斯基指挥的公社队伍，发挥了罕见的顽强战斗力，固守鹌鹑丘阵地，有效地阻击了具有优势火力的敌军的推进。但由于南部的蒙鲁日、毕塞特、伊弗里等炮台失守，鹌鹑丘受到严重包围，在坚持了一整天后，不得不撤出鹌鹑丘阵地。入晚，凡尔赛军占领了公社在塞纳河左岸的最后一些地盘，并渡河占领了马扎斯监狱，至此，巴黎南部全部沦陷。在市中心，凡尔赛军则往东推进到巴士底狱广场和博马舍林荫道一带。

经过一天的浴血战斗，公社只剩下第19、20两个整区和第11、12区的一半。公社在巴黎的地盘只剩下五分之一了。晚间，公社将指挥部由第11区迁到第20区，并任命瓦尔兰接替德勒克吕兹，指挥全盘战斗。

在美国大使华施贝恩的所谓调停建议的干扰之下，一些公社委员中了圈套，想找普鲁士人谈判，结果白白耽误了时

间。一些公社社员也轻信了华施贝恩所扩散的关于普鲁士人愿意保持中立、充当内战调解人的谣言，跑到了普军防线方面去，遭到枪杀和逮捕，上了大当。普军把在文森城门截获的三千名公社社员全部引渡给凡尔赛军。

凡尔赛军从拉维勒特到马扎斯监狱这一条长不过4—5公里的战线上布署了七、八个师的兵力，准备对公社的最后一些地区进行更猛烈的攻击。

5 月 26 日

凡尔赛军极力从南面围攻公社阵地，战斗主要在贝尔西（第12区）和圣安东（第11区）内进行，经过激战后，巴士底狱广场、王位广场、文森车站等据点失守，至此，凡尔赛军占领了公社在市区内最后几个据点，打开了向东部工人区进行最后攻击的道路。

公社的剩余兵力主要集中在伯利维尔（第19区）和麦尼尔蒙坦（第20区），公社战士斗志昂扬，准备迎接最后的战斗。

根据同德军当局的秘密协定，凡尔赛军的拉德米罗军团越过德军防线，以便从东北方向对公社进攻。

英勇的公社战士，在战斗中奋不顾身、前赴后继，誓为保卫公社而牺牲一切。守卫在达利格勒街和克罗查提街街垒的一百名公社战士，英勇奋战，全部壮烈牺牲。守卫在日耳曼街街垒的一千名公社社员（男女老少都有），竟长时间地阻击了拉德米罗兵团的两万五千名军队，这个英雄的街垒直到晚上才失陷。不幸被俘的公社社员，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大义凛然。克罗查提街的一个炮手，是3月18日起义过

来的，被凡尔赛军俘虏后，敌人威胁要枪毙他，他蔑视地耸耸肩膀回答说：“人不是只死一回吗？”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长时间抵抗后被俘，一个敌军官想把他拉到垃圾堆上去枪毙，老人大义凛然地斥责说：“我勇敢地进行了战斗，我有权利不死得那么窝囊”。

凡尔赛军继续疯狂地屠杀公社社员，连手无寸铁的老人、妇女、小孩都列为屠杀的对象。马扎斯监狱、罗博兵营、卢森堡宫、沙台列剧院、甚至连法兰西大学等地方，都成为杀人的场所。公社的新闻工作者米里哀尔被捕，他高呼“人类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

公社社员在第20区阿克索街处决了最大一批凡尔赛人质共50人。在整个公社期间，总共不过处决了凡尔赛人质64人。

凡尔赛政府指令其驻国外的使节，坚决要求各国政府引渡流亡到国外的公社社员。

5 月 27 日

昨晚凡尔赛军加紧炮击，并在清早发动攻击。由于下雨，公社社员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坚持战斗。

被凡尔赛军围困在由梭蒙高地到麦尼尔蒙坦方圆约12—15平方公里土地的公社社员，发挥了使敌人心寒胆战的无比顽强的战斗力。在这里，公社还有两个坚固的据点，即梭蒙高地和拉雪兹神父公墓。公社的战斗指挥部迁到伯利维尔区政府，在那里举行了最后一次公社委员会，会上决定集结最后一些兵力对敌人进行反击。

趾高气扬的凡尔赛军，打算在今天把公社剩余的兵力全部消灭掉，它极力紧缩包围圈，从北面进攻梭蒙高地，从南

面进攻拉雪兹神父公墓，并且同时从东北和东南两个方面向被包围的公社社员进行夹攻。

在梭蒙高地，敌人以20倍的兵力对公社社员实行围攻，公社社员奋勇抵抗，坚守通往高地和伯利维尔的各个要冲，由于兵力悬殊，加之弹药用尽，到傍晚公社社员不得不弃守高地。

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不到200名公社社员，英勇地抗击5000名凡尔赛军。公社战士以墓碑为掩护，寸土不让，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在公墓大门被敌军炮火炸毁、敌人步步逼近的情况下，公社战士同敌人展开白刃战，跟敌人拚个你死我活，一直厮杀到天黑，大部分战士牺牲了，剩下一些不幸被俘，在公墓墙根被凡尔赛军全部屠杀。后来，为了纪念公社的死雄烈士，革命人民在这个地方修起了“公社社员墙”。这堵墙——正如恩格斯所说，——“作为一个哑的但却雄辩的证人，说明当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时，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

这一天，经过激烈的战斗，公社失掉了第19区以及第11区第20区的一部分，公社的最后两个重要据点——梭蒙高地和拉雪兹神父公墓也都失陷，公社已经没有任何坚固的据点可以防守了。但尽管如此，由于公社社员的英勇抵抗，凡尔赛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到晚上为止，公社手里还占有第20区的一部分和第11区的一小部分，剩余的公社战士，在瓦尔兰、费烈、兰维埃、茹尔德等公社委员的领导下，巍然屹立，坚守公社最后一块土地，迎接最后的战斗。

5 月 28 日

凡尔赛军凌晨四时开始发动猛烈进攻，被围困在不到4

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公社社员，拚死把守各个街垒，人自为战，街自为战，发扬了高昂的斗志。经过激战后，第20区政府、拉罗盖特监狱、巴黎街高地等街垒相继失守。到上午九点，只有一小块地区还在抵抗，那就是由汤普勒郊区街、三博尔内街、三库隆街和伯利维尔林荫道组成的四方形地区。到上午11点左右，战斗基本结束。但是，公社最后一个街垒——拉姆庞诺街垒直到下午三时才放弃。这个街垒只有一个公社战士守在那里，他曾一连三次把凡尔赛军趾高气扬地插在街垒上的军旗打得粉碎，狠狠地打击了敌军的反动气焰。这个英勇非凡的战士，单枪匹马地同大批敌军周旋了一刻钟之后，机智沉着地安然撤走。拉姆庞诺街垒的反抗的枪声，仿佛向全世界宣告，英勇的无产阶级是永远不会在资产阶级暴力面前屈服的，斗争将会继续，直到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取得彻底胜利！

凡尔赛军继续疯狂屠杀公社社员。公社杰出活动家瓦尔兰不幸被捕，受尽敌人的折磨，他英勇顽强，刚毅不屈，高呼“公社万岁！”壮烈牺牲。

今天是“五月流血周”的最后一天，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在经历了短暂的72天以后终于被颠覆了。在“五月流血周”和以后的日子里，凡尔赛政府对公社进行了法国历史上空前残酷的血腥镇压。被屠杀的公社社员（包括妇孺老人）达三万人之多，加上以后被大规模流放和监禁的，受害者共达10万人左右。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文明”、“正义”的真正凶残面目。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每当资产阶级制度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子的时候”，“这种文明和这种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行为和

无法无天的报复行为。”英勇的公社社员，怀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在捍卫公社的斗争中前赴后继，视死如归，誓以自己的鲜血，为全人类的解放开辟前进的道路。马克思写道：“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5 月 29 日

孤悬在巴黎东郊的文森炮台弃守。凡尔赛军占领该据点后，大肆屠杀公社守军。

5 月 30 日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上宣读了《法兰西内战》这篇光辉著作。在这篇光辉著作里，马克思向全世界揭示这次内战的阶级内容，伸张公社事业的正义性，揭露资产阶级的腐朽和反动，并且精辟地总结了巴黎公社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使公社的经验上升为科学的、系统的革命理论，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宝贵财富。马克思强调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摧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所总结的巴黎公社的这条原则，一百多年来，指引着全世界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附 录

公 社 时 期 巴 黎 二 十

市 区 顺 序 号	市 区 名 称	区 政 府 所 在 地
第 1 区	卢 弗 尔 区	卢 弗 尔 广 场
第 2 区	交 易 所 区	银 行 街 8 号
第 3 区	坦 普 尔 区	坦 普 尔 广 场
第 4 区	市 政 厅 区	罗 博 广 场
第 5 区	名 人 公 墓 区	名 人 公 墓 广 场
第 6 区	卢 森 堡 宫 区	波 拿 巴 路 78 号
第 7 区	波 旁 宫 区	格 莱 涅 尔 路 116 号
第 8 区	爱 丽 舍 大 道 区	圣 安 诺 莱 丹 若 街 11 号
第 9 区	歌 剧 院 区	德 鲁 奥 街 6 号
第 10 区	圣 诺 兰 区	圣 马 丁 路 72 号
第 11 区	波 宾 库 尔 区	伏 尔 泰 广 场
第 12 区	雷 依 区	王 位 广 场
第 13 区	葛 布 兰 区	意 大 利 广 场
第 14 区	天 文 台 区	天 文 台 广 场
第 15 区	沃 日 拉 尔 区	区 政 府 广 场
第 16 区	帕 西 区	帕 西 大 道 67 号
第 17 区	巴 提 诺 尔 区	巴 提 诺 尔 街 18 号
第 18 区	蒙 马 特 尔 区	修 女 街 14 号
第 19 区	伯 利 维 尔 区	克 里 米 亚 街 160 号
第 20 区	麦 尼 尔 蒙 坦 区	伯 利 维 尔 街 128 号

区 有 关 资 料 一 览 表

人 口 状 况		选 民 人 数		公 社 委 员 名 额 (每 两 万 人 口 分 配 一 名)
总 数	在 各 区 中 所 占 名 次	总 数	1/8 人 数 (有 效 选 举 最 低 票 数)	
81665	12	22060	2757	4
79909	13	22858	2857	4
92680	11	(未见公布)	(未见公布)	4
98648	10	32060	4007	5
104,083	8	21632	2704	5
99115	9	24807	3100	5
75438	15	22092	2206	4
70259	16	17825	2228	4
106,221	7	26608	3336	5
116,438	4	22801	3600	6
149,641	1	42153	5269	7
78635	14	19990	2498	4
70192	17	16597	2074	4
65506	19	17769	2221	3
69340	18	19681	2460	3
42187	20	10731	1341	2
122,300	3	26574	3321	6
130,456	2	32962	4120	7
113,000	5	28270	3533	5
108,000	6	21960	2740	5

巴 黎 公 社 委

所属 选区	姓 名	生卒年	社会 成分	3月26日当选		4月16日当选	
				投票 人数	所得 票数	投票 人数	所得 票数
第 1 区	安德里约, 茹尔 (Andrieu, Jules)	1820—1884	记者				1736
	皮奥, 让·雅克 (Pillot, Jean-Jacques)	1808—1877	政论家			3271	1748
	韦济尼埃, 比埃尔 (Vésinier, Pierre)	1826—1902	记者				2626
	克吕泽烈, 古斯塔夫·保尔 (Cluseret, Gustave-Paul)	1823—1900	军官				1968
第 2 区	鲍狄埃, 欧仁·爱德蒙 (Pottier, Eugène-Edmond)	1816—1887	印花布 图案工			3601	3352

员 简 况 表

公社革命前简历	公社期间担任职务	备 注
<p>当过公路管理局职员，会计，教师，后来成为作家，记者，著有《中世纪史》（1866年出版）和《哲学与道德》（1867年出版）等著作，并任《工人论坛报》记者。曾在塞纳省警察局任职，并参加国际。共和国成立后任市政厅人事处长。</p> <p>早年曾任牧师，后与教会决裂，学习医学，信仰巴贝夫共产主义，参加过1848年革命，曾主持《人民论坛报》。第二帝国时期一度流亡国外，共和国成立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参加过10月31日起义。</p> <p>历任民主报刊编辑，当过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因诬蔑总委员会于1868年被国际开除。共和国成立后，参加国民自卫军，参加过10月31日起义。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p> <p>曾参与镇压1848年革命，参加过美国南北战争，随后加入国际，并在纽约建立支部，共和国成立后回法国，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曾先后反里昂、马赛活动，给那些地方的革命运动带来很大的损失。</p>	<p>先后任市政厅人事处处长，社会服务委员会代表，执行委员会委员。</p> <p>第1区区政府代表</p> <p>先后任社会服务委员会委员，公社秘书，司法委员会委员</p> <p>军事代表，执行委员会委员</p>	<p>国际会员，蒲鲁东主义者，少数派，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被缺席判处流放。1880年后回法国，曾任泽西岛付领事。</p> <p>多数派，公社失败后被判处无期徒刑，死于狱中。</p> <p>多数派。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被缺席宣判死刑，后来成为反对总委员会路线的“1871年法兰西支部”书记。1880年回法国。1892年发表《公社是怎样灭亡的》一书，诽谤公社。</p> <p>该委员同时在第18区以8480票当选。巴枯宁主义者，在军事斗争中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对公社事业危害很大。4月30日因失职被公社撤职逮捕，后宣判无罪释放。公社失败后侨居比利时，被缺席判处死刑。1880年后回国，曾任众议员，著有《克吕泽烈将军回忆录》一书。</p>
<p>1848年革命参加者，印花布图案工人工会的组织者，长期从事革命诗歌创作。1870年参加国际。共和国成立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国民自卫军181营服役，参加过香槟战役，后来又当选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p>	<p>社会服务委员会委员</p>	<p>国际会员，多数派，在“五月流血周”中英勇战斗。公社失败后隐蔽在巴黎。6月间创作了光辉不朽的《国际歌》歌词，后来流亡到英国、美国，参加工运。1880年后回国，参加工人党，发表革命诗歌集。</p>

所属 选区	姓 名	生卒年	社会 成分	3月26日当选		4月16日当选	
				投票 人数	所得 票数	投票 人数	所得 票数
第 2 区	赛拉叶, 奥古斯特 (Serrailler, Auguste)	1840—?	制鞋工				3141
	杜朗, 雅克·路易 (Durand, Jacques- Louis)	1817—1871	鞋样 裁剪工			3601	2874
	茹安纳尔, 茹尔·保尔 (Johannard, Jules- Paul)	1843—1892	假花 制造工				2804
第 3 区	德麦, 安图昂·马蒂埃 (Demay, Antoine- Mathieu)	1822—1884	造型工		9004		
	潘迪, 让·路易 (Pindy, Jean-Louis)	1840—1917	木工	(未 见 公 布)	8095		
	杜邦, 克罗维斯·约瑟夫 (Dupont, Clovis- Joseph)	1830—1902	制筐工		5752		

公社革命前简历	公社期间担任职务	备注
<p>1869年起任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曾任比利时、荷兰、西班牙通讯书记，1870年9月4日后，由总委员会派往巴黎，与巴黎支部联合会取得联系，他积极参加巴黎支部联合会的整顿工作和第二区警备委员会的活动。任国民自卫军121营营长。1871年2月回伦敦向总委员会报告法国革命形势。</p> <p>制鞋工人工会组织者，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曾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p> <p>曾因抨击第二帝国受政治迫害而流亡伦敦。1867年参加国际，任总委员会委员，意大利通讯书记，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国际巴黎组织第三次审判案的受迫害者之一。1870年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p>	<p>劳动与交换委员会委员</p> <p>司法委员会委员</p> <p>对外联络委员会委员，公社派驻拉·谢西利亚将军部队的政委</p>	<p>国际委员，少数派。3月29日返回巴黎。在公社期间积极与总委员会保持联系，曾向公社负责人转达马克思给公社的建议。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被缺席判处死刑，在国际斗争中反对无政府主义。</p> <p>国际会员，多数派，在“五月流血周”中积极参加战斗，5月25日牺牲。</p> <p>国际会员，多数派，在“五月流血周”中参加战斗，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被缺席判处死刑，后再度参加国际总委员会，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采取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立场。</p>
<p>1870年9月4日后，经常参加民众集会和俱乐部活动，积极参与警备委员会的建立，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红色公告》的签署人之一，3月18日起义的参加者。</p> <p>工会联合会和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曾出席国际布鲁塞尔和巴塞阿尔代表大会，国际巴黎组织第三次审判案的受迫害者之一，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曾签署《红色公告》，3月18日起义的参加者。</p> <p>1870年9月4日后，参加国民自卫军并参加俱乐部活动。1871年3月10日当选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p>	<p>教育委员会委员，第三区区政府代表，并参加在梯也尔住宅抄获的材料文件审查委员会</p> <p>市政厅警卫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自卫军参谋部上校</p> <p>劳动与交换委员会委员</p>	<p>亲新雅各宾主义者，多数派，公社失败后流亡日内瓦，被缺席判处死刑。1880年后回巴黎。</p> <p>国际会员，少数派。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被缺席判处死刑，在国际路线斗争中站在无政府主义者一边。</p> <p>国际会员，多数派。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被缺席判处服苦役。在伦敦期间曾一度参加“1871年法兰西支部”，不久退出。1880年后回法国。</p>

所属 选区	姓 名	生卒年	社会 成分	3月26日 当选		4月16日 当选	
				投票 人数	所得 票数	投票 人数	所得 票数
第 3 区	阿尔诺, 安图昂 (Arnand, Antoine)	1831—1885	记者		8912		
	阿尔努, 沙尔·奥古斯特·阿尔图尔 (Arnould, Charles-Auguste-Arthur)	1833—1895	作家 记者		8608		
第 4 区	勒弗朗赛, 古斯塔夫·阿道夫 (Lefrançais, Gustave-Adolphe)	1826—1901	教师		8619		
				13910			
	阿姆鲁, 沙尔 (Amouroux, Charles)	1843—1885	制帽工		7950		
	克勒曼斯, 伊波利特·阿道夫 (Clémence, Hippolite-Adolphe)	1838—1889	装订工		8163		

公社革命前简历	公社期间担任职务	备注
<p>当过铁路职员，后来任《马赛曲报》编辑。1870年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10月31日起义的参加者，曾签署《红色公告》，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p>	<p>先后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驻内务部代表，公社秘书，对外联络委员会委员，社会拯救委员会委员。</p>	<p>国际会员，布朗基主义者。多数派，在“五月流血周”中参加战斗，公社失败后，先后流亡比利时、英国，被缺席判处死刑。任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曾出席海牙代表大会，因在总委员会迁往纽约的问题上持错误观点而退出国际，1880年后回国。</p>
<p>曾发表不少长篇小说，并为《马赛曲报》等民主报刊撰稿。1870年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四第区付区长。</p>	<p>先后任对外联络委员会和交换委员会委员。粮食委员会委员，教育委员会委员，社会拯救委员会委员。</p>	<p>蒲鲁东主义者。少数派。同时第8区以2114票当选为公社委员，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被缺席判处死刑。在国外与巴枯宁有勾结，曾在比利时为无政府主义报刊撰稿。1878年出版《公社人民和议会史》一书。1880年后回国从事写作。</p>
<p>1848年革命参加者，社会主义教师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因反对帝国政府而被革除教职。50年代受政治迫害而流亡英国，回国后任会计员等职，继续从事反对第二帝国的活动，60年代末参加国际。1870年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曾参加10月31日革命，被捕，2月24日获释。</p>	<p>先后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劳动与交换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p>	<p>国际会员，蒲鲁东主义者，少数派。在“五月流血周”中参加战斗，公社失败后流亡日内瓦，被缺席判处死刑，在国际路线斗争中倒向无政府主义一边，曾为无政府主义者报刊撰稿，著有《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研究》和《一个革命家的回忆》等书。</p>
<p>制帽工人工会奠基人，因从事政治活动屡受反动政府迫害，1870年流亡比利时，并参加国际。1870年9月4日后回巴黎，先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p>	<p>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派赴里昂，马赛等地的代表，公社秘书和第四区政府代表，对外联络委员会委员。</p>	<p>国际会员，布朗基主义者，多数派，在“五月流血周”中战斗负伤，公社失败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1880年后回法国，为激进派报刊撰稿，一度任巴黎市议会付主席和议员。</p>
<p>1869年创办《装订与藏书评论》刊物。参加国际并在法国支部的刊物《工人论坛》上撰稿。1870年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p>	<p>司法委员会委员，第4区区政府代表。</p>	<p>国际委员，少数派。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被缺席判处死刑。在瑞士一家银行里工作。1885年回国，在马隆创办的《社会主义评论》上撰稿。</p>

所属选区	姓名	生卒年	社会成分	3月26日当选		4月16日当选	
				投票人数	所得票数	投票人数	所得票数
第4区	日拉丹, 欧仁·弗兰斯瓦 (Geradin, Eugène-François)	1839—? (1827)	油漆工	13910	8104		
	茹尔德, 弗兰斯瓦 (Jourde, François)	1843—1893	会计员		7310		
第5区	特里东, 爱德蒙·玛丽·古斯塔夫 (Tridon, Edmond-Marie-Gustave)	1841—1871	律师 政论家		6469		
	勒德鲁瓦, 沙尔·约瑟夫 (Ledroit, Charles-Joseph)	1818—?	制鞋工	12422	5848		
	列日尔, 提奥多尔·多米尼克 (Régère, Théodore-Dominique)	1816—1893	兽医		7469		
	布朗舍, 让·巴蒂斯特 (Blanchet, Jean-Baptiste)	1833—?	旧司法人员		5994		

公社革命前简历	公社期间担任职务	备注
<p>1867年参加国际，同年秋，任国际巴黎局执委会委员（共15人）。1868年2月，在国际巴黎组织第一次审判案中受审并被判罚款，旋即脱离组织。1870年9月4日后，参加组织第4区警审委员会，并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p>	<p>劳动与交换委员会委员</p>	<p>国际会员、蒲鲁东主义者，少数派。在“五月流血周”中参加战斗，5月27日跑到德军防线，向德军投降。随后被引渡给凡尔赛政府。公社失败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1879年1月15日被释放。</p>
<p>第二帝国时期任银行职员和巴黎桥梁公路职员。1870年9月4日后，参加国民自卫军第160营，曾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3月18日革命的参加者。</p>	<p>先后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驻财政部代表，财政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代表，执行委员会委员</p>	<p>国际会员、蒲鲁东主义者，少数派，在“五月流血周”中积极参加战斗，公社失败后被流放新喀里多尼亚岛，1874年同格鲁塞等人从流放地逃亡，到斯特拉斯堡当会计员，曾发表《一个公社委员的回忆》这部著作，1880年后回国，参加工人党。</p>
<p>民主报刊《老实人报》、《批判报》的创办人，著有《阿贝尔派》等书，因参加进步运动而受反动当局迫害。1868年曾出席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70年8月14日，参加布朗基的拉·维勒特事件，9月4日后，参加创办《祖国在危急中》报，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10月31日起义参加者。1871年2月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为抗议和约初步条款的签订而辞职。</p>	<p>先后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p>	<p>国际会员，布朗基主义者，少数派，是布朗基派委员在少数派宣言上签字的唯一的一个。在“五月流血周”中积极战斗。公社失败后流亡比利时，不久去世，著有《1793年巴黎公社》一书，于逝世当年出版。</p>
<p>1845年曾领导工人罢工被判刑。1852年又受政治迫害。曾任摄影师。1870年9月4日后参加国民自卫军，任大尉。</p>	<p>先后任司法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p>	<p>多数派，公社失败后流亡日内瓦，被缺席判处死刑，在国际路线斗争中站在无政府主义者一边。</p>
<p>1848年革命参加者，曾出版《吉伦特论坛报》，1851年波拿巴政变后被流放。1870年6月到巴黎，参加国际，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p>	<p>第5区区长，财政委员会委员</p>	<p>国际会员，多数派。公社失败后被捕。在敌人法庭上有变节表现（据公社委员龙格揭发），被判处流放新喀里多尼亚岛。</p>
<p>原姓普里耳，曾做过修士、古董商，里昂法院翻译，警察局秘书，以后曾经营生丝买卖，因破产入狱。出狱后隐名改姓，混入革命队伍，1870年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p>	<p>司法委员会委员</p>	<p>多数派，在5月5日公社会议上被检举，当即被公社开除并逮捕。公社失败后跑到瑞士，被缺席判处死刑。1872年出版一部诽谤公社的著作——《巴黎公社的失败原因及其错误和罪行》。</p>

所属 选区	姓 名	生卒年	社会 成分	3月26日 当选		4月16日 当选	
				投票 人数	所得 票数	投票 人数	所得 票数
第 6 区	瓦尔兰, 路易·欧仁 (Varlin, Louis- Eugène)	1839—1871	装订工	9499	3602		
	贝累, 沙尔 (Beslay, Charles)	1795—1878	工业资 本 家		3714		
	库尔贝, 古斯塔夫 (Courbet, Gustave)	1819—1877	艺术家				2418
	罗扎尔, 路易·奥古斯特 (Rogear, Louis- Auguste)	1820—1896	记者				2292
						3469	

公社革命前简历	公社期间担任职务	备注
<p>60年代期间，编辑《工人论坛报》等革命报刊，组织装订工人工会，先后出席国际伦敦、日内瓦、巴塞代表大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国际巴黎组织第二次审判案的受迫害者之一。1870年4月创办国际巴黎支部联合委员会和巴黎工会联合会，因反动政府搜捕而流亡比利时，在国际巴黎组织第三次审判案中被缺席判刑。1870年9月4日后回到巴黎，任国民自卫军第193营营长，参加10月31日起义，创办“锅子”食堂。1871年1月22日起义参加者。1871年3月，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3月18日起义的领导人之一。</p>	<p>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驻财政部代表。3月29日任财政委员会委员，3月30日起任财政代表。4月21日任粮食委员会委员。5月2日任国民自卫军军需处主任。5月5日任军事委员会委员。5月25日任军事代表。</p>	<p>国际会员，蒲鲁东主义者，少数派。同时第12区和第17区分别以9843票和9356票当选公社委员。在“五月流血周”中英勇作战，在领导第6区和第11区的保卫战中起了杰出的作用。5月28日不幸被捕，英勇牺牲。</p>
<p>当过工程师，1830年曾任莫尔比昂省议长、代表，随后在巴黎开设蒸气机厂。1848年任临时政府驻莫尔比昂专员，制宪会议成员，第二帝国时期，按普鲁东的原则开办汇兑贴现银行。1866年参加国际。1870年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p>	<p>财政委员会委员，公社驻法兰西银行代表</p>	<p>国际会员，蒲鲁东主义者，少数派，对法兰西银行极力进行保护，对公社事业危害很大。公社失败后，在法兰西银行的协助下跑到瑞士，曾出版《我的回忆》和《公社真相》两本书，宣扬蒲鲁东主义，污蔑公社革命。</p>
<p>1848年革命参加者，普军围城期间任文物保护委员会主席。1870年9月曾向国防政府提出关于拆除军国主义纪念物旺多姆纪念柱的建议（这项建议后来为巴黎公社所采纳）。</p>	<p>4月12日，受公社委托恢复巴黎博物馆工作，4月13日任艺术家协会主席。4月16日兼任教育委员会委员。</p>	<p>蒲鲁东主义者，少数派，公社失败后被判徒刑六个月并罚款500法郎。1873年5月30日，国民议会决议处罚他以30万法郎罚款，以重建旺多姆园柱，迫使他流亡瑞士，并在瑞士逝世。</p>
<p>曾任教师，1851年波拿巴政变后被剥夺教书的权利，以后因反对波拿巴政府而一再受迫害，流亡比利时、卢森堡、伦敦等地。1868年曾发表政论集。1870年9月4日后回巴黎。为《战斗报》和《复仇者报》撰稿，曾参加1871年1月22日起义。</p>		<p>该委员鉴于自己所得选票不足法定数额，自认为当选无效，于4月20日声明拒绝接受公社委员这一委任，但始终积极参加公社的活动。公社失败后先后流亡维也纳，佩斯，被缺席判处死刑。1880年后回国，为《号召报》撰稿。</p>

所属选区	姓名	生卒年	社会成份	3月26日当选		4月16日当选	
				投票人数	所得票数	投票人数	所得票数
第7区	勃留涅尔, 马格鲁瓦·安图昂 (Brunel, Magloire-Antoine)	1830—1904	军官		2163		
	乌尔邦, 拉乌尔 (Urbain, Raoul)	1836—1902	教职员	5065	2803		
	巴里泽尔, 弗兰斯瓦·路易 (Parisel, François-Louis)	1841—1878	医师		3367		
	西卡尔, 奥古斯特·亚历山大 (Sicard, Anguste-Alexandre)	1839—1911以后	制鞋工			1939	1699
第8区	里果, 拉乌尔·若尔日·阿道夫 (Rigault, Raoul-Georges-Adolphe)	1846—1871	大学生政论家	4396	2173		

公社革命前简历	公社期间担任职务	备注
<p>50年代期间任军官，因持共和主义观点而被开除军籍。1870年9月4日后，在巴黎被围期间任国民自卫军第107营营长，曾参加10月31日起义。停战协定宣布后，策划夺取东部炮台，事败被捕，后来被战士营救出狱。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3月18日起义的领导人之一。</p> <p>长时期任教员和私立学校校长，因持共和主义观点而被撤职，学校也被查封，后来当铁路职员。1870年9月4日后，参加俱乐部活动，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p> <p>在巴黎第15区行医，其诊所被群众称为“民众药房”。1870年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红色公告》的签署者之一。</p> <p>帝国末期在俱乐部、民众集会中进行革命宣传。1870年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红色公告》的签署者和3月18日起义的参加者。</p>	<p>3月24日，任巴黎武装部队三名指挥官之一，4月3日参加出征凡尔赛，纵队指挥官之一；4月30日至5月28日，第二军第一纵队长；5月6日起兼任第10军团长。</p> <p>先后任教育委员会委员，对外联络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p> <p>先后任粮食委员会委员，公社驻贸易部代表，科技研究委员会负责人。</p> <p>特罗卡德罗火药库总管，公社驻军工业企业代表，军事委员会委员。</p>	<p>多数派。“五月流血周”中积极投入战斗，在协和广场指挥作战。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在达尔慕航海学校任教，被缺席判处死刑。</p> <p>多数派。公社失败后被判处服苦役终身，1880年后回国。</p> <p>多数派。公社失败后先后流亡伦敦、美国，被缺席判处死刑。</p> <p>多数派，“五月流血周”中在所在地区组织街垒战，公社失败后流亡伦敦，被缺席判处死刑。</p>
<p>医科大学生，60年代期间参加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1865年出席列日国际学生代表大会。次年被捕，不久释放，曾为《老实人报》、《批判报》、《马赛曲报》撰稿。1869—1870年间因发表反对波拿巴政府的言论而一再受迫害。1870年9月4日后，任驻警察局特派员，为《祖国在危急中》报撰稿。国民自卫军营长，曾参加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2日两次起义。</p>	<p>3月29日起任治安委员会委员。4月20日起任治安代表和执行委员会委员。4月24日辞去治安代表职务，又被选为治安委员会委员。4月26日起，任公社检察长。</p>	<p>布朗基主义者，多数派，在“五月流血周”中积极参加战斗，5月24日英勇牺牲。</p>

所属选区	姓 名	生卒年	社会成分	3月26日 当选		4月16日 当选	
				投票人数	所得票数	投票人数	所得票数
第 8 区	瓦扬, 爱德华·弗罗里蒙·玛丽 (Vaillant, Edouard-Florimon-Marie)	1840—1915	工程师 学 者	4396	2145		
	阿利克斯, 茹尔 (Allix, Jules)	1818—1903	政论家		2028		
第 9 区	勃里昂, 奥古斯特 (Brionsne, Auguste)	1825—1873	假 花 制 造 工			3176	2456
第 10 区	冈邦, 斐迪南·沙尔 (Gambon, Ferdinand-Charles)	1820—1887	法 官 政 论 家	16765	13734		

公社革命前简历	公社期间担任职务	备注
<p>60年代初期，先后攻读工程技术和医学，得到理工科和医学博士学位。1866—1870年在德国学习哲学，接触到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并参加国际，曾于1867年出席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70年9月4日后，先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参加过10月31日和1月22日两次起义。</p> <p>1848年革命参加者，曾任制宪会议代表。1853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驱逐出法国，跑到泽西岛，在那里跟作家雨果结识。1860年回国后，提出一系列社会改革方案，被关进疯人院。1870年9月4日后，任第8区区长，参加过1871年1月22日起义，并致力于筹建工人协作社和妇女委员会。</p>	<p>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驻内务部代表。3月29日，任执行委员会委员。4月20日，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教育代表，</p> <p>第8区区政府代表，国民自卫军第8团团长。</p>	<p>国际会员，布朗基主义者，多数派。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被缺席判处死刑。1872年8月，在伦敦参加国际总委员会，不久就退出国际。1880年后回国，任布朗基主义者中央委员会领导人，并先后任巴黎市议员、众议员等职。1901年参加社会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p> <p>多数派。5月6日因患精神病去职。在“五月流血周”中积极参加战斗，公社失败后被捕，拘禁在沙兰登疯人院，直到1876年。</p>
<p>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在帝国时期因从事革命活动屡次被判刑。1870年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曾签署《红色公告》。</p>	<p>国民自卫军第128营营长</p>	<p>国际会员，蒲鲁东主义者。该委员由于所得票数不足法定数额，本人认为当选无效，于4月20日拒绝接受公社委员这一委任。但仍继续积极参加公社的活动。公社失败后流亡日内瓦，被缺席判处死刑。</p>
<p>1848—1849年任制宪会议和立法会议代表，第二帝国时期因发表革命言论而屡遭迫害。1871年2月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3月18日革命后，辞去这个职务。</p>	<p>先后任司法委员会委员，治安委员会委员、社会拯救委员会委员（从5月9日起）</p>	<p>新雅各宾主义者，多数派，曾受公社委托到普烈拉岛去迎接加里波第，在该地被捕，不久释放。在“五月流血周”中积极参加战斗，公社失败后流亡日内瓦，被缺席判处死刑，1880年后回国，曾当众议员，出版有《法兰西和公社的复仇》、《最后的革命》等著作。</p>

所属 选区	姓 名	生卒年	社会 成分	3月26日 当选		4月16日 当选	
				投票 人数	所得 票数	投票 人数	所得 票数
第 10 区	皮阿, 费里克斯 (Pyat, Félix)	1810—1889	剧作家 政论家		11813		
	霍图奈, 昂利 (Fortune, Henri)	1822—1882	制革工		11364		
	商比, 昂利·路易 (Champy, Henri- Louis)	1846—1902	造币工	16765	11042		
	巴比克, 茹尔·尼古拉 (Babick, Jules-Nico- las)	1820—1902	化妆品 商人		10943		
	拉斯图耳, 保尔·艾 米尔 (Rastoul, Paul-Emile)	1835—1875	医师		10738		
第 11 区	德勒克吕兹, 路易· 沙尔 (Delescluze, Louis- Charles)	1809—1871	政论家	25183	20264		

公社革命前简历	公社期间担任职务	备注
<p>长期从事文艺写作。1848年革命参加者，任临时政府舍尔省委员，制宪会议和立法会议代表，以后流亡英国，1864年后参加国际法国支部，从1868年起，对国际总委员会进行疯狂的诽谤和攻击。1870年9月4日后，先后在巴黎出版《战斗报》和《复仇者报》。曾投机参加10月31日起义。1871年2月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后来辞去这个职务。</p>	<p>先后任执行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社会拯救委员会委员（5月1日至9日）</p>	<p>新雅各宾主义者，多数派，在公社中扮演极不光彩的角色。对公社事业危害极大。在“五月流血周”中临阵脱逃。公社失败后跑到英国，被缺席判处死刑。1880年后回国，办《公社报》，后来当上众议员。</p>
<p>帝国时期两度被判所谓侵犯宗教与道德罪，1870年普法战争前夕到巴黎，为建立共和制进行宣传鼓动，1870年9月4日后，任国民自卫军军官，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p>	<p>粮食委员会委员，并参加有关国防政府成员罪证审查委员会的工作。</p>	<p>多数派，公社失败后流亡西班牙，被缺席判处死刑。1880年后回国。</p>
<p>跟国际保持联系，1870年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参加国民自卫军第203营内务委员会，在俱乐部进行宣传活功。</p>	<p>粮食委员会委员。</p>	<p>多数派，公社失败后被捕，在敌人法庭上表现软弱动摇，被判流放出境。1880年后回国，以后加入法国工人党。</p>
<p>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0年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红色公告》的签署者。</p>	<p>先后任司法委员会委员，社会服务委员会委员。</p>	<p>国际会员，蒲鲁东主义者，少数派，波兰人，原名巴比茨基·尤利。公社失败后流亡日内瓦，被缺席判处死刑，后来在日内瓦去世。</p>
<p>在巴黎学医。1870年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国民自卫军第9营服役，曾参加布尔日战役，担任俱乐部主席，并自费组织救护医疗队。</p>	<p>社会服务委员会委员。行军医院总监。</p>	<p>少数派，公社失败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的松岛，从该岛逃亡时溺死。</p>
<p>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曾任临时政府驻北方省和加来海峡省委员，以后长期间参加共和主义运动，多次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1868年创办《觉醒报》。1870年9月4日后，曾一度支持国防政府，但不久就积极参加10月31日起义。1871年1月被捕，2月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后出狱。（公社成立后宣布放弃国民议会议员职务）。</p>	<p>3月29日，任对外联络委员会代表；4月3日，任执行委员会委员；4月21日，任军事委员会委员；5月9日任社会拯救委员会委员；5月10日，任军事代表。</p>	<p>新雅各宾主义者。同时第19区以5846票当选为公社委员。在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问题上没有参加投票，在“五月流血周”中组织并参加战斗，5月25日在街垒战中牺牲。</p>

所属选区	姓名	生卒年	社会成分	3月26日当选		4月16日当选	
				投票人数	所得票数	投票人数	所得票数
第 11 区	阿西, 阿道夫·阿尔 丰斯 (Assi, Adolphe-Al- phonse)	1841—1886	机械工		19890		
	爱德, 艾米尔·弗兰 斯瓦·德泽勒 (Eudes, Emile-Fran- çois-Déséré)	1843—1888	记者		19276		
				25183			
	阿夫里阿尔, 奥古斯汀 (Avrial, Augustin)	1840—1904	机械工		17944		
	普罗托, 沙尔·欧仁· 路易 (Protot, Charles- Eugène- Louis)	1839—1921	律 师 政论家		19780		

公社革命前简历	公社期间担任职务	备注
<p>曾在加里波第军队中服役。1870年克列索大罢工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国际巴黎组织第三次审判案的受迫害者之一，曾流亡英国。1870年8月14日前回到巴黎，先后任国民自卫军第192营军官和第67营营长，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p>	<p>先后任市政厅警卫长，国民自卫军团长，治安委员会委员，公社驻军工生产企业代表</p>	<p>国际会员，在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问题上没有参加投票。4月2日曾被公社逮捕，不久释放。公社失败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1880年后回国，任市参议员。</p>
<p>医科大学生，曾任印刷所职员《自由思想报》的编辑。第二帝国期间参加共和主义运动，屡受迫害。1870年8月14日，参加拉·维勒特事件，被捕并判处死刑。9月4日后出狱，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国民自卫军138营营长，《祖国在危急中》报的撰稿人。曾参加10月31日起义，后来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3月18日革命的参加者。</p>	<p>巴黎武装部队的三名指挥官之一，执行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4月3日出征凡尔赛的指挥官之一。巴黎南部各炮台司令官，赛纳河左岸炮台总监，第二后备旅指挥官，社会拯救委员会委员(从5月9日起)</p>	<p>布朗基主义者。3月18日起义后曾主张立即进攻凡尔赛，在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问题上未参加投票。在“五月流血周”中积极参加战斗，公社失败后先后流亡瑞士、伦敦，被缺席判处死刑。曾创办《复仇者报》。1880年后回国，布朗基主义者中央革命委员会创立人之一。1888年，试图在巴黎市政厅宣布成立新的公社。同年在一次群众大会上猝然逝世。</p>
<p>机械工工会的组织者，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国际巴黎组织第三次审判案的受迫害者之一，1870年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国民自卫军第66营营长，10月31日起义和3月18日起义的参加者。</p>	<p>国民自卫军第11团团团长，劳动与交换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炮兵器材管理局局长。</p>	<p>国际会员，蒲鲁东主义者，少数派。在“五月流血周”中积极参加战斗。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被缺席判处死刑，曾任“1871年法兰西支部”委员，不久退出该支部。一度在亚尔萨斯一家机器厂工作。1880年后回国，曾发明一种机器，并继续参加工运。</p>
<p>民主派律师、政论家，屡受反动当局迫害。1866年曾出席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70年初，为杀死反动警察的革命人士梅日辩护，再一次受迫害。1870年9月4日后，任国民自卫军营长。</p>	<p>先后任司法委员会委员，司法代表，执行委员会委员。</p>	<p>布朗基主义者。在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问题上未参加投票。在“五月流血周”中积极参加战斗，受重伤。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英国，被缺席判处死刑。1880年后回国，反动政府禁止他从事律师业务，于是从事阿拉伯文字的研究工作。</p>

所属选区	姓名	生卒年	社会成分	3月26日当选		4月16日当选	
				投票人数	所得票数	投票人数	所得票数
第11区	莫蒂埃, 昂利·约瑟夫 (Mortier, Henri-Joseph)	1843—1894	职员	25183	21186		
	韦尔杜尔, 奥古斯特·约瑟夫 (Verdure, Auguste-Joseph)	1825—1873	教师		17351		
第12区	热列姆, 让·巴蒂斯特 (Geresme, Jean-Baptiste)	1826—1890	缝纫工	11329	8896		
	菲利浦, 让·路易 (Phillippe, Jean-Louis)	1830—1873	酒品经销商			5423	3483
	龙克拉, 阿尔丰斯 (Lonclas, Alphonse)	1841—1921以后	木工				2810
第13区	弗兰克尔, 列奥 (Frankel, Leo)	1844—1896	首饰工	8010	4080		

公社革命前简历	公社期间担任职务	备注
<p>当过伐木工人，建筑师事务所职员，1870年9月4日后，任国民自卫军第191营营长。曾参加1871年1月22日起义，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p> <p>小学教师，第二帝国时期因持共和主义观点而被革职，后来当过会计，曾为《马赛曲报》撰稿。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委员。</p>	<p>社会服务委员会委员，治安委员会委员，第11区区政府代表。</p> <p>教育委员会委员，第11区区政府代表。</p>	<p>布朗基主义者，在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的问题上未参加投票。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被缺席判处死刑。</p> <p>国际会员，多数派。公社失败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于流放中逝世。</p>
<p>1870年9月4日后，在本区进行民主宣传鼓动，在国民自卫军第200营中服役，1871年3月15日当选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p> <p>当过店员，后来经销酒品。1870年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国民自卫军第206营服役，在第11、12区中享有威信。后来任国民自卫军第56营营长，第12区区长。曾跟龙克拉共同组织阿利阁街委员会。</p> <p>1870年在一家纽扣厂工作。9月4日后，任国民自卫军第73营第一连连长，1871年3月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第73营营长。跟菲力浦一道创办阿利阁街委员会。</p>	<p>先后任司法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p> <p>第12区区长。</p> <p>国民自卫军第12团团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p>	<p>多数派。公社失败后被判处服苦役终身。</p> <p>多数派。在“五月流血周”中积极参加战斗，被捕，被判处死刑，1873年就义。</p> <p>多数派，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被缺席判处死刑。曾参加“1871年法兰西支部”。</p>
<p>60年代末积极参加法国工运和社会主义运动，曾侨居德国和英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跟爱尔兰一道组织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巴黎德籍工人国际支部的组织者，国际巴黎组织第三次审判案的受迫害者之一。1870年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参加国民自卫军，经常在俱乐部中发表演说。1871年1月22日革命的参加者，3月18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p>	<p>3月29日，任劳动与交换委员；4月5日，任财政委员会委员；4月20日，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劳动与交换委员会代表。</p>	<p>匈牙利籍，国际会员，蒲鲁东主义者，少数派。曾投票赞成社会拯救委员会的成立，但又在少数派宣言上签字。在“五月流血周”中积极参加战斗，曾两度负伤，公社失败后流亡到英国，被缺席判处死刑，任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在国际路线中反对无政府主义，以后曾组织并参加匈牙利工运。1889年参加第二国际代表大会。</p>

所属 选区	姓 名	生卒年	社会 成分	3月26日 当选		4月16日 当选	
				投票 人数	所得 票数	投票 人数	所得 票数
第 13 区	杜瓦尔, 艾米尔· 维克多 (Duval, Emile- Victor)	1840—1871	铸工		6482		
	沙尔东, 让·巴蒂斯特 (Chardon, Jean- Baptiste)	1839—1900	锅炉工	8010	4663		
	梅叶, 列奥 (Melliet, Leo)	1843—1909	律师		6531		
第 14 区	比约雷, 阿尔弗莱德· 爱德华 (Billioray, Alfred- Edouard)	1841—1876	画家		6100		
	马尔泰勒, 茹尔 (Martele, Jules)	1843—1913 以后	玻璃器 皿雕画 师	6570	5912		

公社革命前简历	公社期间担任职务	备注
<p>1867年参加国际。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秘书，国际巴黎组织第三次审判案的受迫害者之一，铸工工会主席。1870年曾领导铸工工人大罢工，获胜。1870年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第13区采取革命措施，雷厉风行，大长无产阶级志气。曾积极参加1871年1月22日起义，国民自卫军第13团团团长，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3月18日起义的领导和参加者之一。</p> <p>1870年参加国际。曾在奥尔良铁路车间做工，1870年3月因有革命思想而被辞退。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组织俱乐部活动，曾参加10月31日起义。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p> <p>1870年9月4日后，经常参加塞纳河左岸地区各俱乐部的活动，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第13区付区长。</p>	<p>巴黎武装部队的三名指挥官之一，3月29日，任军事委员会委员。4月3日出征凡尔赛的指挥官之一。</p> <p>先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治安委员会委员。</p> <p>先后任司法委员会委员，公社庶务主任，对外联络委员会委员，社会拯救委员会委员（5月1日至9日），毕塞特炮台司令官，公社派驻符卢勃列夫将军部队的政委。</p>	<p>国际会员。3月18日革命胜利后曾主张立即进攻凡尔赛。4月2日凡尔赛军队突然袭击巴黎后，极力主张攻打凡尔赛，当即组织兵力于4月3日出征，受挫被围，4月4日被捕，英勇就义。为了纪念他，公社决定把意大利广场改名为杜瓦尔广场。</p> <p>国际会员，多数派。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被缺席判处死刑。在瑞士当锅炉工，后来受建筑机械协会委托，到埃及、古巴、海地展出机器，并在海地定居，1880年后回法国。</p> <p>多数派。公社失败后流亡苏格兰，被缺席判处死刑，1880年后回国，以后曾任众议员。</p>
<p>1870年9月4日后，在第14区警备委员会中工作，并参加国民自卫军。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p> <p>1870年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在国民自卫军第136营服役。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2日两次起义的参加者，《红色公告》的签署者之一。</p>	<p>先后任社会服务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社会拯救委员会委员。</p> <p>社会服务委员会委员。</p>	<p>多数派。公社失败后被捕下狱，患有严重肺病，后来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于流放中逝世。</p> <p>多数派。公社失败后先后流亡比利时、日内瓦、美国，被缺席判处死刑。在流亡中曾以教授绘画为业。</p>

所属选区	姓名	生卒年	社会成分	3月26日当选		4月16日当选	
				投票人数	所得票数	投票人数	所得票数
第14区	德康, 巴蒂斯特 (Descamps, Baptiste)	1836—1873	铸工	6570	5835		
第15区	瓦莱斯, 茹尔·约瑟夫·路易 (Vallès, Jules-Joseph·Louis)	1832—1885	记者作家		4403		
	朗之万, 比埃尔·卡米尔 (Langevin, Pierre-Camille)	1843—1913	矿工	6469	2417		
	克勒曼, 维克多·约瑟夫 (Clément, Victor-Joseph)	1824—?	染色工		5025		
第16区	龙格, 沙尔 (Longuet, Charles)	1833—1903	记者			1590	1058

公社革命前简历	公社期间担任职务	备注
<p>巴黎工会联合会委员。</p>		<p>蒲主鲁东义者，在公社期间未参加活动，是个徒有其名的公社委员。公社失败后被捕，宣判无罪。两年后因失火事件再度被捕，判处死刑。</p>
<p>当过小学教师，曾创办民主主义报刊并发表若干民主主义色彩的著作。1870年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创办《人民呼声报》，并任国民自卫军营长，《红色公告》的签署者之一。</p> <p>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国际巴黎组织第三次审判案的受迫害者之一。1870年9月4日后，任第15区警备委员会委员，曾参加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2日两次起义。</p>	<p>先后任教育委员会委员，对外联络委员会委员。</p> <p>司法委员会委员。</p> <p>财政委员会委员。</p>	<p>少数派，在“五月流血周”中积极参加战斗，公社失败后流亡伦敦。凡尔赛军曾先后把4个人当作瓦莱斯枪杀，事后又缺席判处他死刑。1880年后回国，复刊《人民呼声报》，著有反映公社的文学著作，即《雅克·万特拉》三部曲的第三部《起义者》。</p> <p>国际会员，蒲鲁东主义者，少数派，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德国，被缺席判处死刑，1880年后回国，曾创办若干消费合作社。</p> <p>国际会员，蒲鲁东主义者，少数派。以所谓“温和”著称。自称在公社以前只对经济问题感到兴趣。公社失败后被判徒刑三个月（有的资料说是三年）。</p>
<p>在大学里学法律，第二帝国时期为《左岸报》等民主报刊撰稿，受政治迫害流亡国外。1865年出席列日国际学生代表大会，次年加入国际，任总委员会委员和比利时通讯书记，曾出席国际洛桑和布鲁塞尔两次代表大会。1870年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国民自卫军第248营营长，3月18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p>	<p>《公报》主编，劳动与交换委员会委员。</p>	<p>国际会员，蒲鲁东主义者，少数派。公社失败后流亡日内瓦，后转赴伦敦，被缺席判处死刑。在伦敦任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曾先后参加国际伦敦和海牙代表大会，反对无政府主义。1872年同马克思的长女燕妮结婚。1880年后回国，从事新闻工作，1886年任巴黎市议员，1889年任《平等报》主编，在法国工运中依附于机会主义派别一可能派。</p>

所属选区	姓 名	生卒年	社会成分	3月26日当选		4月16日当选	
				投票人数	所得票数	投票人数	所得票数
第 17 区	马隆, 贝努瓦 (Malon, Benoit)	1841—1893	染色工		4199		
	沙兰, 路易·德尼 (Chalain, Louis-Dénis)	1845—1885 以后	镀工	11394	4545		
	日拉丹, 沙尔·艾米尔 (Gérardin, Charles-Emile)	1843—1921	商 品 推销员		6142		
	克勒曼, 艾米尔 (Clément, Emile)	1826—1881	制鞋工		7121		
	杜邦, 安蒂姆 (Dupont, Anthime)	1842—?	银行 职员			4848	3450

公社革命前简历	公社期间担任职务	备注
<p>七岁开始放羊,以后当过书店店员,1863年到巴黎当染色工,从事政论写作。1865年参加国际,次年组织染色工人罢工。并出席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8年任国际巴黎支部通讯书记。后来任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国际巴黎组织第二次和第三次审判案的受迫害者之一。1870年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第17区付区长,曾参加10月31日和1月22日两次起义。1871年2月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因反对和约初步条款而辞职。</p>	<p>劳动与交换委员会委员,第17区区政府代表。</p>	<p>国际会员,蒲鲁东主义者,少数派,3月18日革命后一度立场动摇。在“五月流血周”中积极参加战斗,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被缺席判处死刑。1871年发表《法国无产阶级第三次失败》一书,同年试图调和马克思跟巴枯宁之间的原则性斗争未遂,结果倒向巴枯宁一边。1878年一度跟盖得合作,但1880年后突然与盖得决裂,成为机会主义派别——可能派的领导人</p>
<p>1870年初参加国际,国际巴黎组织第三次审判案的受迫害者之一。1870年9月4日后,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俱乐部的活动家。</p>	<p>先后任治安委员会委员,劳动与交换委员会委员,对外联络委员会委员。</p>	<p>国际会员。在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问题上未参加投票,公社失败后流亡伦敦,一度任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后来参加了“1871年法兰西支部”,倒向无政府主义者一边。</p>
<p>1870年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国民自卫军第257营营长,《红色公告》的签署者之一。</p>	<p>先后任治安委员会委员,对外联络委员会委员,社会拯救委员会委员(5月1日至9日)</p>	<p>国际会员,多数派。5月10日,在负责看守在押的原军事代表罗塞尔时,同罗塞尔一道潜逃,先后逃到比利时、英国。公社失败后,被缺席判处死刑。1880年后回国。</p>
<p>1856年因组织秘密社团和地下印刷厂而被捕,不久即卖身投靠第二帝国,充当反动警察局的鹰犬,曾写信给路易·波拿巴表示效忠。1870年9月4日后摇身一变,混入革命队伍,任国民自卫军军官。</p>	<p>先后任粮食委员会委员,治安委员会委员。</p>	<p>多数派。5月13日被任命为治安委员会委员的当天,利用职权进入警察局档案室,试图销毁证实其个人反动历史的有关档案材料,当即被公社拘捕审查。公社失败后逃到英国,不久又回到巴黎,被捕后判处流放新喀里多尼亚岛。1880年后回国。</p>
<p>1870年7月,在布洛瓦审判案中阴谋颠覆国家罪名被判处徒刑15年。1870年9月4日后获得释放。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1871年3月18日被任命为市政厅警务专员</p>	<p>巴黎市警察局长,治安委员会委员。</p>	<p>亲布朗基主义者,在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问题上未参加投票,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被缺席判处徒刑,在一家报纸上写文章。1872年又回到巴黎,被捕并判处死刑,后来改判服劳役终身,1879年又改判驱逐出境。</p>

所属 选区	姓 名	生卒年	社会 成分	3月26日当选		4月16日当选	
				投票 人数	所得 票数	投票 人数	所得 票数
第 18 区	布朗基, 奥古斯特· 路易 (Blanguie, Auguste- Louis)	1805—1881	职 业 革 命 家		14953		
	费烈, 泰奥菲尔 (Ferré, Théophile)	1845—1871	记 者		13784		
	韦尔莫烈尔, 奥古斯特 (Vermorel, Auguste)	1841—1871	记 者	17443	13402		
	泰斯, 阿贝尔 (Theisz, Albert)	1839—1881	青 铜 雕 刻 工		14950		
	克勒曼, 让·巴蒂斯特 (Clément, Jean- Baptiste)	1836—1903	铜 匠		14188		

公社革命前简历	公社期间担任职务	备注
<p>法国著名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的奠基人。因参加革命活动而长期受迫害。1870年8月由比利时潜回巴黎,组织以推翻帝国为目的的拉·维勒特事件,遭到失败。9月4日后,一开始对国防政府的阶级本质认识不清,不过很快就觉悟过来,对国防政府进行有力的揭露和批判。《祖国在危急中》报的创办人,10月31日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参加者。曾任国民自卫军第169营营长。</p>		<p>该委员于3月17日在外省被捕,未能参加公社活动。他同时第20区以13859票当选为公社委员,并获得14个区的选票。1879年出狱后,又从事革命活动,直到1881年逝世。一生中在反动派监狱中度过37个年头。</p>
<p>当过会计员,60年代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一再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1870年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祖国在危急中》报编辑,在国民自卫军第152营服役,在18区警备委员会和俱乐部的活动中起杰出作用。3月18日起义的积极参加者。</p>	<p>先后任治安委员会委员,公社付检察长,治安代表,公社驻警察局代表。</p>	<p>布朗基主义者,多数派。3月18日革命胜利后主张立即进攻凡尔赛。在“五月流血周”中积极参加战斗。公社失败后一度隐蔽起来,敌人想尽种种卑鄙办法来搜捕他。被捕后随即判处死刑,于1871年11月28日英勇就义。</p>
<p>第二帝国时期积极反对帝制,《法兰西快报》、《改革报》等共和主义报刊的编辑,著有史学著作多种。1870年9月4日后,曾参加10月31日起义一度被捕,随后又因参加1月22日起义。</p>	<p>先后任司法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委员,治安委员会委员。</p>	<p>蒲鲁东主义者,少数派,在公社期间先后创办《秩序报》、《正义报》和《人民之友报》。在“五月流血周”中积极参加战斗,负伤后被捕。6月间因伤势恶化,反动当局不予治疗,于狱中逝世。</p>
<p>1867年参加国际,并参加有名的青铜工人罢工。1868年出席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70年,任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兼工会联合会委员,国际巴黎组织第三次审判案的受迫害者之一。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国民自卫军第152营服役,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p>	<p>劳动与交换委员会委员,邮政总局局长,财政委员会委员。</p>	<p>国际会员,蒲鲁东主义者,少数派。同时第12区以8710票当选为公社委员,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被缺席判处死刑。曾参加“1871年法兰西支部”,不久退出。1880年后回国,参加工运。</p>
<p>长期从事诗歌创作和政论写作。1867年起为民主报刊撰稿,反对第二帝国政府,一再受迫害。1870年1月被判有期徒刑三年,9月4日后释放,先后参加过10月31日起义、1月22日起义以及3月18日起义。</p>	<p>社会服务委员会委员,公社驻军工生产企业代表,教育委员会委员。</p>	<p>多数派,在“五月流血周”中积极参加战斗,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被缺席判处死刑。1880年后回国,参加工人党,先后加入“可能派”、“阿勒曼派”,著有《公社社员的复仇》等书。</p>

所属选区	姓名	生卒年	社会成分	3月26日当选		4月16日当选	
				投票人数	所得票数	投票人数	所得票数
第18区	格鲁塞, 巴斯卡尔 (Grousset, Paschal)	1844—1909	记者	17743	13359		
	德勒尔, 西蒙 (Dereure, Simon)	1838—1900	制鞋工		14661		
	阿尔诺德, 若尔日 (Arnold, Georges)	1839—1912	建筑 工程师			10068	5402
第19区	米奥, 茹尔 (Miot, Jules)	1790—1883	药剂师		5520		
	库尔奈, 弗雷德里克 (Cournet, Frédéric)	1839—1885	记者	11282	5540		
	蒲热, 阿尔弗莱德 (Puget, Alfred)	1826—?	会计		9547		

公社革命前简历	公社期间担任职务	备注
<p>《马赛曲报》等民主报刊的撰稿人，因抱民主主义观点曾受第二帝国政府的迫害，曾打算与比埃尔、波拿巴亲王决斗，由于他的助手维克多·奈尔被无故打死，引起一场革命风暴。1870年9月4日后，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p> <p>制鞋工人工会的创立人之一。1869年曾出席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马赛曲报》的编辑。1870年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9月4日后，组织警备委员会，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第18区付区长。</p> <p>曾任巴黎建筑工程助理总监。1870年9月4日后，任国民自卫军第64营营长，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3月18日起义的参加者。</p>	<p>对外联络委员会委员，对外联络代表，执行委员会委员。</p> <p>先后任粮食委员会委员，司法委员会委员，公社驻东布罗夫斯基将军的政委。</p> <p>军事委员会委员。</p>	<p>多数派，公社失败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1874年同茹尔德等人从流放地逃往英国，1880年后回巴黎。发表若干著作，曾任众议员。</p> <p>国际会员，布朗基主义者，多数派。公社失败后先后流亡英国、美国，任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曾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反对无政府主义。1880年后回国，参加工人党。</p> <p>蒲鲁东主义者，在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问题未参加投票。在“五月流血周”中积极参加战斗。公社失败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1880年后回国，仍当建筑工程师。</p>
<p>1849—1851年任立法会议委员，路易·波拿巴政变后，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1860年释放回国，不久即组织推翻帝制的秘密团体，被捕，判处徒刑三年。1865年到伦敦，在那里参加国际。1870年8月4日后回到巴黎，任第19区付区长。</p> <p>《觉醒报》的撰稿人。第二帝国时期因持共和主义观点而一再受迫害。1870年9月4日后，任国民自卫军第224营营长，1871年1月22日起义的参加者，2月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当选为公社委员后放弃这个职务）</p> <p>当过瓷器画工。1870年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围城时期参加国民自卫军，任157营营长。</p>	<p>教育委员会委员。</p> <p>先后任治安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委员，治安代表，军事委员会委员。</p> <p>劳动与交换委员会委员。</p>	<p>布朗基主义者，多数派。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的提案人。在“五月流血周”中积极参加战斗。公社失败后流亡日内瓦，被缺席判处死刑。1880年后回国。</p> <p>布朗基主义者，多数派。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被缺席判处死刑。1871年间任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不久由于在国际迁往纽约问题上坚持错误观点而退出国际。1880年后回国，在一些社会主义报刊上发表文章。布朗基派中央委员会的创立人之一。</p> <p>在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问题上未参加投票。在“五月流血周”中积极参加战斗。公社失败后，被缺席判处死刑。</p>

所属选区	姓名	生卒年	社会成分	3月26日当选		4月16日当选	
				投票人数	所得票数	投票人数	所得票数
第19区	乌迭, 约瑟夫 (Oudet, Joseph)	1826—1909	陶器画工	11282	10065		
	奥斯汀, 弗兰斯瓦 (Ostyn, François)	1823—1912	铨工		5065		
	加里波第, 米诺蒂 (Garibaldi, Menotti)	1840—1903	军官			7090	6076
第20区	弗路朗斯, 古斯达夫 (Flourens, Gustave)	1838—1871	自然科学家	16792	14089		
	兰维埃, 加布里埃尔 (Ranvier, Gabriel)	1828—1879	漆器画工		15049		

公社革命前简历	公社期间担任职务	备注
<p>第二帝国时期因参加政治活动受反动当局迫害，曾先后流亡比利时、英国，1870年9月4日后回国，参加俱乐部活动，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第19区付区长。</p> <p>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0年9月4日后，参加国民自卫军，后来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p> <p>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曾以志愿军的身份参加法国游击队。</p>	<p>治安委员会委员。4月初被派到第16区，负责该区行政管理工作，并监督第6防区的战斗活动。</p> <p>粮食委员会委员，社会服务委员会委员。</p>	<p>多数派。在“五月流血周”中战斗负伤，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1880年后回国。</p> <p>国际会员，蒲鲁东主义者，少数派。该委员原籍比利时。公社失败后流亡日内瓦，被缺席判处死刑，后来站到无政府主义者一边去。</p> <p>意大利民族英雄朱译培。加里波第的长子，因不在法国，未能参加公社活动。</p>
<p>从1863年起在法兰西学院讲授人种志，后来因持唯物主义观点而被解职，侨居英国、比利时。1868年曾参加克里特岛希腊人的民族解放运动，同年回巴黎，投入反对第二帝国的斗争，受政治迫害，流亡荷兰、英国、在美国同马克思一家亲密交往，并参加国际。9月4日后回巴黎，任国民自卫军第63营营长，伯利维尔五个营的总指挥，积极参加反对卖国政府的斗争。10月31日起义的主要参加者。12月7日被捕。1871年1月21日被营救，参加1月22日起义，被缺席判处死刑。一度曾任第20区付区长。</p> <p>60年代期间参加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一再受政治迫害。1870年7月被捕，9月4日后出狱，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国民自卫军第141营营长，第20区区长等职务，曾参加10月31日起义。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3月18日起义的参加者。</p>	<p>国民自卫军第20团团团长。3月29日，任军事委员会委员，4月3日出征凡尔赛的指挥官之一。</p> <p>军事委员会委员，社会拯救委员会委员。</p>	<p>国际会员。同时第19区以4100票当选为公社委员。4月3日出征凡尔赛时被捕，英勇就义。生平著有《人的历史》、《欧特弗里德》等书。</p> <p>布朗基主义者，多数派。在“五月流血周”中积极参加战斗，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被缺席判处死刑，在伦敦任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曾参加海牙代表大会，反对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随后由于在国际迁往纽约问题上坚持错误观点而退出国际。</p>

所属选区	姓名	生卒年	社会成分	3月26日当选		4月16日当选	
				投票人数	所得票数	投票人数	所得票数
第 20 区	贝热瑞, 昂利 (Bergeret, Henri)	1830—1905	职员	16792	15290		
	特兰凯, 阿列克西斯 (Tringuet, Alexis)	1835—1882	制鞋工			9204	6771
	维阿尔, 庞培·奥古斯特 (Viard, Pompée-Auguste)	1836—1892	商业雇员				6368

说明：（一）本表内不包括在3月26日当选后陆续退出公社的21个人，即：亚当、梅兰、罗沙尔、巴列（以上属第1区）、布列雷、路瓦佐、蒂拉尔、舍隆（以上属第2区）、缪勒（第3区）、勒鲁瓦、罗比奈、古庇尔（以上属第6区）、勒费弗尔（第7区）、兰克、巴朗、费里、德马勒、纳斯特（以上属第9区）、弗吕诺（第12区）、马莫当、布蒂叶（以上属第16区）。这些人大都是混入公社的反动区长、付区长、国民议会议员以及敌视公社的资产阶级分子。

（二）本表中“多数派”与“少数派”系泛指在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问题上分裂的两派，前者赞成成立该委员会，后者反对。

公社革命前简历	公社期间担任职务	备注
<p>1850—64年间在军队中服役，后来当过马夫、商品推销员以及印刷所和银行的职员。1870年9月4日后，任国民自卫军第8营营长。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3月18日起义的参加者。</p>	<p>巴黎武装部队三指挥官之一。军事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自卫军参谋长。4月下旬被释放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后备旅旅长。</p>	<p>亲布朗基主义者，多数派，在3月22日镇压反革命暴乱中态度坚决。4月初(5—7日间)被公社逮捕，4月22日宣布无罪释放。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被缺席判处死刑。</p>
<p>《马赛曲报》报社职员，曾在1866年组织过工人合作社。1870年因发表共和主义言论受到政治迫害。1870年9月4日后，在围城时期参加国民自卫军。</p>	<p>治安委员会委员。</p>	<p>多数派。在“五月流血周”中积极参加战斗，公社失败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1867年试图逃亡，没有成功。1880年后回国，曾一度当选为市参议员。</p>
<p>1870年9月4日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参加国民自卫军，后来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p>	<p>粮食委员会代表，执行委员会委员。</p>	<p>布朗基主义者，多数派，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被缺席判处死刑。</p>

巴 黎 公 社 委 员

选区 (市区)	3月26日选举情况			从3月26日到4月中旬变动情况				
	选出 委员	人选与别 区重复	实际 选出	4月2日 前退出	4月2日 后退出	在敌人 监狱中	实际 人数	4月初战 斗牺牲
第1区	4		4	4			0	
第2区	4		4	4			0	
第3区	5		5	1			4	
第4区	5		5				5	
第5区	5		5				5	
第6区	5		5	2	1		2	
第7区	4		4		1		3	
第8区	4	1	3				3	
第9区	5		5	3	2		0	
第10区	6		6				6	
第11区	7		7				7	
第12区	4	2	2	1			1	
第13区	4		4				4	1 (杜瓦尔)
第14区	3		3				3	
第15区	3		3				3	
第16区	2		2	2			0	
第17区	5	1	4				4	
第18区	7		7			1 (布朗基)	6	
第19区	6	1	5				5	
第20区	4	6	3				3	1 (弗路朗斯)
总计20区	92人	6人	86人	17人	4人	1人	64人	2人

共21人

说明：(一)个别委员一时偶然变动的情况在本表内不作反映。

(二)5月中旬到“五月流血周”开始这一阶段，因人员无显著变动，故从略。

人 数 动 态 表

截至4月16日补选前实际人数	4月16日补选情况						经实际补选后人数	从4月16日到5月中旬变动情况			
	选出委员	人选与区重复	别与重复	人在外地无法就任	因选票不足而辞职	实际选出		开除	逮捕审查	擅离职守	实际人数
0	4					4	4		1 (克吕译烈)		3
0	4					4	4				4
4							4				4
5							5				5
5							5	1 (布朗舍)			4
2	2				1	1	3				3
3	1					1	4				4
3							3				3
0	1				1	0	0				0
6							6				6
7							7				7
1	2					2	3				3
3							3				3
3							3				3
3							3				3
0						1	1				1
4	1					1	5		1 (艾·克勒曼)	1 (沙·日拉丹)	3
6	2	1				1	7				7
5	1			1 (米·加里波第)		0	5				5
2	2					2	4				4
62人	21人	1人	1人	2人	17人	79人	1人	2人	1人	75人	

说 明

俱 乐 部

第 1 区

- ① 圣欧斯塔什教堂俱乐部
- ② 圣热尔明—洛舍鲁瓦教堂俱乐部，即“自由思想家”俱乐部
- ③ 第一区选举委员会，让·雅克·卢梭路35号

第 2 区

- ④ 迷窟俱乐部

第 3 区

- ⑤ 圣伊利沙白·杜·坦普尔俱乐部
- ⑥ 莫里哀大厅俱乐部
- ⑦ 圣尼古拉·德·尚俱乐部，即“公社”俱乐部
- ⑧ 中央共和联盟俱乐部，设在杜尔阁学校
- ⑨ 圣路易教堂俱乐部，设在第1区内，是“公社”俱乐部的第三分部

第 4 区

- ⑩ 俱乐部联合会，设在盖斯弗尔滨河街
- ⑪ 圣保罗圣路易教堂俱乐部，设在第7区警备委员会内

第 5 区

- ⑫ 阿拉斯俱乐部，设在阿拉斯大厅
- ⑬ 法兰西大学俱乐部
- ⑭ 圣雅克教堂俱乐部
- ⑮ 革命俱乐部（法学院内）
- ⑯ 圣谢维伦教堂俱乐部
- ⑰ 医学院俱乐部（在第6区内）

第 6 区

- ⑱ 圣休皮士教堂俱乐部，即胜利俱乐部

第 7 区

- ⑲ 学者园地俱乐部，设在学者园地路

第 9 区

- ⑳ 人民之友俱乐部，设于卡德路卡西诺大厅
- ㉑ 约弗雷阿俱乐部
- ㉒ 三位一体教堂俱乐部

第 11 区

- ㉓ 圣安布鲁斯教堂俱乐部，即无产者俱乐部
- ㉔ 圣马格利特教堂俱乐部

第 12 区

- ㉕ 坚实土地俱乐部，位于坚实土地街大厅

第 13 区

- ㉖ 第13区社会民主俱乐部

第 14 区

- ㉗ 第14区警备委员会，布拉尔路14号
- ㉘ 圣蒙鲁日教堂俱乐部
- ㉙ 圣普列桑斯圣母院俱乐部

第 15 区

- ㉚ 圣兰贝尔教堂俱乐部，即雅各宾党人俱乐部，位于沃日拉尔
- ㉛ 圣克利托夫教堂俱乐部

第 17 区

- ㉜ 社会革命俱乐部
- ㉝ 圣米歇尔教堂俱乐部，即巴提诺尔俱乐部

第 18 区

- ㉞ 圣贝尔纳教堂俱乐部，位关阿弗尔路

第 19 区

- ㉟ 马赛曲俱乐部，位于弗兰德路

第 20 区

- ㊱ 克鲁阿圣母院俱乐部

国际支部

- 1 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设在科尔德里广场6号（在第4区内）

法国书记：瓦尔兰、古内
国外书记：泰斯、弗兰克尔
会议秘书：汉麦尔
财务委员：弗兰金

第1区

- 2 社会主义学习小组，圣丹尼路380号。开会地点在联合会内。会议书记：罗萨

第2区

- 3 弗路朗斯支部。通讯处：蒙马特尔区拉维林路53号

第3区

- 4 绿林支部。书记：阿贝尔
会址：菲利浦路12号

第4区

- 5 勃兰多姆支部。书记：哥迪尼埃 会址：波狄埃路8号
6 “锅子”食堂合作社（瓦尔兰创办）支部。地址：勃朗克·曼图路40号

第5区

- 7 学校社会支部。驻联合会委员会代表：比松 会址：阿拉斯路3号

第6区

- 8 马尔米特支部。拉雪街8号（在第5区内）
9 葛布兰支部，德·福塞·圣雅克路11号（在第5区内）

第9区

- 10 鱼市支部。通讯址与会址：鱼市郊区街138号布迪埃家

第10区

- 11 里科勒支部。通讯处：瓦瑟滨河街91号，列维
12 蒙马特尔大采石场支部。书记：库曼纳姆，拉斐德路83号
13 圣路易医院支部。书记：米勒。会址：圣约瑟夫路9号
14 东站支部。书记：杜蒙特尔 会址：迷窟（在第2区内）

第11区

- 15 坦普尔郊区支部。书记：大卫 会址：圣摩尔路108号
16 波宾库尔支部。巴士底狱广场12号达尔莫叶宫
17 里查·勒努瓦支部 里拉路1号

第13区

- 18 伊弗里和贝尔西车站支部。书记：诺斯塔 会址：贝尔西滨河街13号（在第12区内）
19 拉·格拉西埃尔支部。意大利林荫道13号
20 第13区支部。书记：塔尔迪夫 会址：意大利路5号

21 杜瓦尔支部。
书记：汉麦 联系人：鲍依埃 会址：意大利路76号

22 伊弗里人支部（设在郊区）
亚历山大：伊弗里区政府
德拉维尔：巴黎街48号

第14区

23 蒙鲁日支部。
书记：米塔尔
会址：普罗塞西昂街110号
（在第15区内）

24 马尔米特支部。
美因河堡街42号

第15区

25 格莱涅尔—沃日拉尔支部
剧院街10号

第17区

26 太尔纳支部。
通讯处：蓬塞勒街29号，达沃斯特

27 巴提诺尔支部。
书记：甘姆波 会址：达姆路23号

28 马尔舍贝支部。
书记：邦奈封 会址：马尔舍贝路24号
第18区

29 斯蒂汶生支部。
书记：阿尔勃兰 会址：斯蒂汶生街15号

第19区

30 战斗支部。
书记：德罗 会址：拉梭佩勒街207号

第20区

31 库隆支部。
书记：霍利逊
会址：库隆街34号

32 伯利维尔支部。
书记：普列奥尔
会址：巴尔塔路4号

公社时期主要

报 纸 名 称	主 编	发 行 情 况
《法兰西共和国公报》 (简称《公报》)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艾·勒伯, 爱·莫罗 (3月20—26日) 沙·龙格 (3月27日—5月13日) 比·韦赞尼埃 (5月14—24日)	从3月20日至5月24日, 共出刊66期, 编号从第79号到144号(承续过去的编号)。此外还发行晚刊, 从3月20日至5月19日, 共出刊60期, 编号从第79号到139号, 其中3月30日一期(第89号)曾改名为《巴黎公社公报》(编号改为第1号)。该报的发行业务掌握在敌视公社的私人手里, 发行量大受影响, 每日刊数只有3500份。
《人民呼声报》 (《Cri du peuple》)	茹·瓦莱斯 比·丹尼 (4月20日以后)	从2月22日至5月23日, 共出刊83期。其中曾断刊9期(因梯也尔政府于3月10日勒令该报停刊)。该报发行量相当大, 刊数估计在五万份左右。
《度申老爹报》 (《Peve Duchêne》)	欧·韦尔美尔什 阿·安贝尔 马·维约姆	从3月7—11日, 3月21日—5月22日, 共出刊68期(因3月10日被梯也尔政府查禁, 有所中断)。该报发行量最大, 每日刊数高达六万份。
《公社报》 (《La Commune》)	奥·德列马尔 若·度申 让·米里哀尔	从3月19日至5月19日, 共出刊60期。
《人民觉醒报》 (《Réveil du Peuple》)	沙·德勒克吕兹	从4月18日至5月22日, 共出刊35期。
《复仇者报》 (《Le Vengeur》)	费·皮阿	从3月30日至5月24日, 共出刊56期。
《社会革命报》 (《La Sociale》)	列奥·安德列(女)	从3月31日至5月17日, 共出刊48期。
《山岳党报》 (《La Montagne》)	古·马罗多	从4月2日至25日, 共出刊22期。

革命报刊简况表

备

注

该报原为梯也尔政府的机关报。3月19日接收过来，先后作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的机关报。该报发布巴黎公社的各项法令和决议，刊登有关军事、社会、政治、经济、文教方面的重要消息。从4月15日起，还负责公布公社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但该报对公社的各项政策法规很少进行宣传解释，在作风上还受旧官方报纸传统的约束，例如对读者来信不予刊载，影响跟广大群众的联系。

在公社期间，梯也尔政府在凡尔赛发行同一名称的报纸。

该报广泛刊登读者来信，反映他们的建议和要求，从而跟巴黎劳动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在该报的撰稿人中，有不同政治派别的人士（布朗基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等等），反映了公社时期各种政治派别的见解。

该报为布朗基派报纸，坚持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等项正确主张，对现实问题的反映较快，文字也较通俗易懂，颇受读者欢迎。在篇幅版面上也独出心裁，外形像小册子。该报在风格上机械地模仿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阿贝尔创办的同名报纸，恩格斯曾把它称为“蹩脚的模仿品”。该报在罗塞尔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把叛变公社事业的罗塞尔鼓吹为英雄人物。在五月间参加公社两派斗争，坚持多数派的主张，对少数派展开猛烈的攻击。

该报为蒲鲁东派报纸。除广泛报导各方面的消息外，还发表不少有关公社的社会任务和经济任务方面的理论性的文章。五月间参加公社的两派斗争，维护少数派，猛烈攻击多数派和社会拯救委员会。5月18日被勒令停刊。

该报为新雅各宾派报纸，对公社委员会会议情况作了详细报导，并经常由编辑部发表专文来论述公社的各项措施。在创刊号中指出公社革命是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群众自发行动。在第3期中表示反对跟凡尔赛妥协。对少数派发表宣言的做法表示不同意。

该报为新雅各宾派报纸，撰稿人有各种政系的人士，新闻报导的范围颇广，包括公社各方面的活动、军事斗争情况以及外省和国外的消息等等。但在报上也大量充斥其主编皮阿所写的夸夸其谈、言之无物的大块文章。该报在五月间两派斗争中支持多数派，反对少数派。

该报主张坚决同凡尔赛作斗争，以大量篇幅报导和歌颂国民自卫军战士的英雄业绩，对工人阶级的作用问题也着重进行探讨和论述，并注意到各种社会问题（住宅问题、粮食供应问题等）。该报辟有《无产者专栏》，专门刊登读者来信，最后几期公布了有关国防政府叛国活动的调查材料。

该报支持并歌颂公社的各项措施，主张对教会和教士采取严励手段，广泛报导关于俱乐部、国际支部、工会的活动消息，辟有《官方文件》、《消息报导》、《军事消息》、《社会论坛》等专栏。

报 纸 名 称	主 编	发 行 情 况
《社会拯救报》 (即《公安报》) (《Salut Public》)	古·马罗多	从5月16日至23日,共出刊8期。
《行动报》 (《L'Action》)	奥·利沙加勒	从4月4日至9日,共出刊6期。
《人民论坛报》 (《Tribun du Peuple》)	奥·利沙加勒	从5月17日至24日,共出刊8期。
《自由人报》 (《L'Affranchi》)	巴·格鲁塞	从4月2日至25日陆续出刊24期。
《人民之友报》 (《Ami du Peuple》)	奥·韦尔莫列尔	从4月23日至29日,共出刊4期。
《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报》 (《La Revolution politique et sociale》)	茹·诺斯塔	从4月2日至5月15日陆续出刊7期。
《号召报》 (《Le Rappel》)	维·雨果 弗·雨果	从3月18日至5月23日,共出刊67期。
《口令报》 (《Mot d'Ordre》)	昂·罗施福尔	从2月3日至3月12日,4月1日至5月20日共出刊86期(因3月12日被梯也尔政府查禁而停刊,公社革命后于4月1日复刊)。

该报的前身是《山岳党报》，在五月中旬复刊后改换名称。广泛报导新闻消息，在公社两派斗争中支持多数派和社会拯救委员会。最后一期以传单形式出刊，号召巴黎人民拿起武器保卫公社。

该报在凡尔赛对公社实行武装进攻的时候出刊，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创刊号上发表利沙加勒本人的文章《拼死去！》，号召人们跟凡尔赛作坚决斗争。该报极力主张查禁反革命报刊，并向公社提出关于发表公社纲领、以利于争取外省支持的积极性建议。

该报在凡尔赛侵入巴黎的几天以前出刊，一直坚持出到“五月流血周”当中，该报支持社会拯救委员会的成立，对公社的防御提了不少建议，报导各区在公社保卫战中的动态，极力发挥鼓舞士气的作用。

该报的前身是《新共和报》（3月19日创刊）。4月2日后改换名称。除报导公社的官方消息和国内外消息外，还辟有《社会问题》这一理论性文章专栏，探讨的范围很广泛。诸如关于妇女的作用、贫苦儿童的教育、发扬革命传统、反对教会斗争等等。此外，还辟有《劳动者论坛》（评价职工会的活动）和《反动毒草》（批驳凡尔赛报刊的反动言论）等专栏。

该报原拟作为对选民的报告书，随即作为报纸刊行。所以头两期是刊物形式，后两期是报纸形式。在头两期中，除包含若干消息外，主要是对公社的性质的论述，阐明公社的革命是自发地发生的，并没有任何阴谋。指出“3月18日革命致力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提高，如同1789年革命致力于资产阶级的政治提高一样”。后两期除报导一般消息、官方文件、军事情况外，着重地跟皮阿进行了论战。对皮阿的两面派面目有很好的揭露，为了回答皮阿的污蔑，韦尔莫列尔还写了《我的档案》一文。

该报为国际伊弗里和贝尔西车站支部所创办，论述一般革命理论，刊登国际巴黎支部联合委员会的重要决议（关于开除托伦的决议以及关于成立倡议委员会的决定），建议公社在敌人面前不要软弱，但又不要实行所谓“恐怖”，并表示由于公社没有实行“恐怖”而感到庆幸。反映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理解。

该报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刊物，有许多稿件出于雨果父子之手，署名以弗·雨果居多，总的说来，该报反对凡尔赛，支持公社。在4月2日社论中明确宣布“公社的胜利就是共和国的胜利，凡尔赛的胜利就是反动势力以至王权的胜利”。但对公社取缔反动报刊这一革命措施表示不满。到后期政治态度暧昧，例如把凡尔赛炮轰凯旋门跟公社折毁旺多姆凯旋柱相提并论，一概加以否定。

该报为资产阶级激进派知识分子的刊物，辟有社论、新闻、政评、报导、《公报》转载、杂闻等主要专栏，反对凡尔赛政府，说了公社一些好话。它认为正是梯也尔的“秩序”引起巴黎的“无秩序”，而这种所谓的“无秩序”则建立了公社的秩序。在4月6日一篇文章中，罗施福尔暗示巴黎人民拿起锄头拆毁梯也尔之流的华丽住宅，来回答他们对民宅的炮击破坏。在5月17日的一篇文章里，对拆毁旺多姆凯旋柱表示赞扬。但该报对公社的一些重大措施并不支持，尤其反对公社关于处决凡尔赛人质的措施，反映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心理。